伊拉塞克选集

捷克古老传说

伊拉塞克选集

捷克古老传说

万世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ALOIS JIRÁSEK

STARÉ POVĚSTÍ ČESKÉ

Státní pedagogické nakladatelství,

(Praha, 1956) 捷文版译出

捷克古老传说

Jieke Gulaochuanshu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3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书号 10019·3901 定价 1.80 元

前　　言

每个民族对自己的国土、祖先和历史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个长期遭受外族统治和奴役的民族，对其斗争的传统和英雄人物更是倍加珍视和崇敬，并不断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捷克作家伊拉塞克就是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对本民族的独立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人物。他如同一只辛劳的蜜蜂，在捷克历史的充满荆棘的花丛中采撷吮吸，酿成浓郁的花蜜，滋养着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他以捷克历史为题材，创作了大量长短篇小说、剧本和其他作品。《捷克古老传说》是伊拉塞克的短篇集之一，被认为是研究他的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学作品的入门，是在捷克人民中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读物之一。

一

伊拉塞克于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捷克北部边陲地区赫罗诺夫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为织布工人，烤过面包，兼做小生意。为维持生计，一家人辛勤操劳，但仍负债累累，连房租也难以缴纳。尽管家庭经济如此困难，父母

还是让伊拉塞克进学校读书。起初，他到当地的日耳曼人学校就读，由于不断受到欺侮，他幼小的心灵上开始萌生了被压迫民族的意识。后来他转到赫拉德茨城的捷克中学学习，于一八七一年毕业。赫罗诺夫地区偏僻贫困，富于斗争传统。一七七五年，这里曾发生过大规模农民起义。伊拉塞克从母亲等人的娓娓动听的讲述中熟悉了当地的种种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并掌握了讲故事的本领。他中学毕业后，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历史。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图书资料，并开始了文艺创作，同时还结识了不少文坛人士。八十年代末，他迁居布拉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一九一七年五月，他毅然在要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捷克作家宣言上签了名，这个行动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晚年，由于疾病缠身，他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写作亦逐渐减少。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在布拉格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二

伊拉塞克的一生，是辛勤创作的一生。他是捷克历史上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从捷克古代到十九世纪末的每个重要历史阶段，都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反映。可以说，他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就是用文学形式撰写的一部捷克斯洛伐克通史。

从十世纪左右开始，捷克王国便受到日耳曼民族和教

会势力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压迫。十五世纪上半叶，在捷克掀起的震撼欧洲的胡斯革命运动，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反抗日耳曼民族的压迫和教会统治的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是捷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伊拉塞克为这一重要时期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和几个剧本。这三部小说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部《在激流中》写的是胡斯革命运动的序幕，即酝酿与准备时期。它从捷克国王瓦茨拉夫四世(1378—1419)写起，通过统治者内部的冲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展示了一幅当时历史的广阔画面。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圣杯之战》(原名《反对一切》)写的是胡斯革命运动的发生与高潮。作者真实地反映了运动中的各个派别，深刻地揭示了运动的社会根源。作品还描述了革命的主要力量、胡斯革命军首领日什卡的塔博尔派的建立以及他们的同盟者，所谓布拉格派的情况。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兄弟军》写的是胡斯运动的末期，起义军在斯洛伐克的最后斗争以及该运动失败后所产生的巨大回响。作者通过人物描写，特别是中心人物玛利亚的描写，使作品具有更为完整的情节和发展线索。伊拉塞克还就胡斯运动的几位重要人物写了几个剧本。一个是《杨·胡斯》，写的是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初捷克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杨·胡斯，将他作为忠于真理和人民的象征来加以歌颂。另一个剧本《杨·日什卡》写的是胡斯起义军的杰出统帅日什卡同敌人斗争的情况。剧本《杨·罗哈奇》描写了胡斯运动末期的一位领导者，表现了起义军的顽强斗争精神。这三部长篇小说和三个剧本生动地反映了胡

斯革命运动的全貌。

一六二〇年，捷克王国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失败后，捷克民族完全丧失了独立，被置于王朝和教会的统治之下，从此进入了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许多捷克人因遭受政治迫害，纷纷流亡国外，捷克语受到排挤，日耳曼化日趋严重，捷克民族濒临灭亡的危险。伊拉塞克满怀悲愤，写出了反映这个时期的著名长篇小说《黑暗时代》。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捷克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以及教会的影响无所不在的情景。该书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捷克独立的前夕，它起了加强民族意识的作用。作者在这个时期还创作了描写边境地区农民起义的小说《还我自由》。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是捷克民族的复兴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捷克民族中一大批具有启蒙思想的人物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复兴运动。运动的中心内容是宣扬捷克的民族传统和语言文化，以增强民族意识，为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争取本民族的政治独立奠定基础。伊拉塞克作为一位忠于捷克民族传统的历史文学家，又亲身参与了复兴运动的高潮阶段，自然不能不对这个时期给予极大的注意。他为此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五卷集的历史小说《弗·勒·维克》，这部小说以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梅特涅执政等重大事件为背景，通过维克这个身为学生、商人而又是启蒙者的主人公，将历史事件和普通人物的

日常生活糅合在一起，反映了民族复兴过程的种种内在联系和时代特点。另一部是以民族复兴为内容的四卷集的小说《在我们这里》，这部作品将读者带到了他那可爱的家乡赫罗诺夫，使人们深切感到民族复兴运动、爱国主义的意识在这偏僻的村镇也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作者还就一八四八年革命写了一部与民族复兴时期有关的历史小说《哲学者的故事》，小说将历史事件和艺术创作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他最有名、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还谴责了怯懦的捷克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势力。

三

伊拉塞克的主要作品大都是反映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至于捷克的其他历史时期，作者也在另一些作品中作了真实生动的反映。读者手里的这本《捷克古老传说》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这是伊拉塞克用优美而富于斗争精神的捷克古代民间传说所编织的一个花环，是捷克历史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以群众所熟悉的、从远古时代至十八世纪的民间传说为题材，从捷克民族的祖先捷赫率领部族迁徙到这块地方写起，将一幅幅神秘、优美而动人的古代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部落之间的纷争开始了，甚至男女之间也展开了残酷的厮杀，发生了所谓“姑娘战争”。外族入侵更是接连不断，但捷克人英勇善战，加上天助神佑、法宝

利器，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作者不仅通过神话传说反映了捷克民族抵御外侮的斗争精神，而且还歌颂了日什卡、达利博尔、杨诺西克等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和绿林好汉，满怀深情地叙述了群众对他们的崇敬与怀念。传说以颂歌般的赞美描述了仪态端庄、美丽非凡、聪明睿智的女大公莉布谢的形象。该书还以相当大的篇幅叙述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心脏——布拉格的各种生动有趣的传说。捷克著名历史学家、文艺评论家涅耶德利指出：伊拉塞克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捷克人民的灵魂，人民的哲学和道德历史观”。《捷克古老传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故事组成的，时间前后相距近千年，但首尾相互呼应，浑然一体，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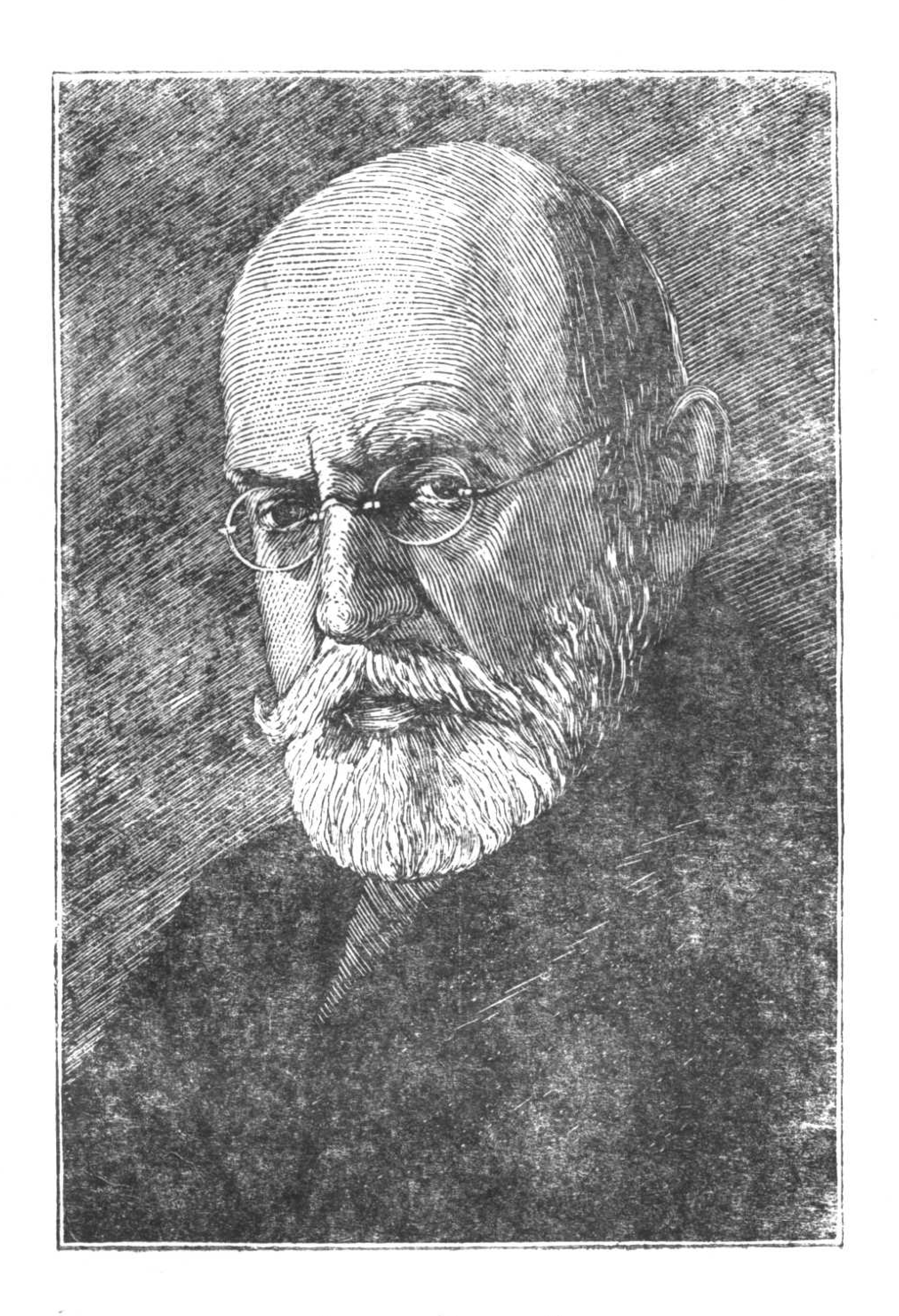
伊拉塞克的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其鲜明的特点。首先，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这从他所侧重描述的历史时期、事件和人物，从其作品的倾向中均可明显看出。一九一一年，作者在他的家乡赫罗诺夫的一次讲演中说道：“我努力复活我们的历史，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它。我并非一个迷恋于历史、不去关心本民族当前斗争的幻想家。正因为我全神贯注于今天的斗争，才感到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历史。因为谁不了解过去，也就不可能充分了解现在。……过去的

一切，并不全是僵死的历史。战斗者消逝了，战斗依然存在。我们的祖先英勇奋战数百年，我们又继承着他们的斗争。必须很好地了解他们是怎样为民族的自由、信念和生存而战斗的。"对于这一段话，无须作任何解释，就可看出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创作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某种阶级和平的思想，无法给斗争指出正确的出路，这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伊拉塞克是捷克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创始人，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非凡的文艺才华，在表现捷克历史时，不是孤立地描述捷克历史，而是将它的发展同欧洲的重大事件结合起来，从而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因此，他的历史小说既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伊拉塞克的作品对我国读者并不是陌生的，他的长篇小说《还我自由》和剧本《杨·胡斯》早在五十年代就已介绍到我国。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陆续出版包括本书在内的《伊拉塞克选集》，这对促进中捷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的了解定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译　者



作　者　像

目　次

捷克古老传说

我的神思飞到了
古老的年代。
——赞美诗

请你们来听听我国古代的传说吧，听听我们的祖先是怎样来到我们祖国各地，怎样在拉贝河畔、伏尔塔瓦河两岸和其他流域定居下来的吧！

你们听吧，听听黑暗时代留下了什么，祖祖辈辈的美好传说还保存着哪一些；听听我们的祖先啊，在古老晦暗的密林里，怎样对众位天神顶礼膜拜，给泉水、湖泊、河流和神圣而富于生命的火举行祭祀的吧。

让我们追忆一下古老的年代，想一想我们部族到来之前祖国的面貌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还没有城镇，村庄简陋寥落，位于边远地区，那里残留着异族居民贫困的痕迹。土地沉睡着，平地，高原，山谷，一片荒凉，杳无人迹。

边境上，茫茫林海，覆盖着起伏的山峦，一直伸展到内地，所以那里也是丛林一片。繁茂的草原，闪耀着嫩绿，随风泛起层层波浪。密林深处，沼泽深潭星罗棋布，鸟儿啁啾，许多阴森的洞坑，使人望而生畏。苔藓宛如地毯，古树盘根

错节。

这片辽阔的土地，人迹罕至，野兽成群。因为没有人追捕屠杀，所以繁殖得很快，多得几乎容纳不下。森林里的熊，在蜜蜂麕集的树洞里偷吃蜂蜜。野猪用它的尖嘴，翻拱林中松散的土地。狐狸和野猫，在荆棘丛生的灌木林中来回乱窜。敏捷的大山猫，以锐利的目光窥视着前方。远处的野牛，哞叫着奔向水滩。鹿群自由地跳跃，啃着青草。狼群在树林和原野徘徊，悄悄地接近它们猎获的对象。

森林的上空，红日高照。鸟中之王苍鹰和山鹫，展翅翱翔。密林岩洞，栖居着成群的野禽，如鹞鹰、大角枭、雕、猫头鹰等。

溪流湖泊，鱼类繁多。水獭栖息在古杨和垂柳的阴影下，等待丰盛的食物。海狸辛勤营造着它们的巢穴。

在树林的飒飒声中，小溪哗啦啦地流着，江水奔腾咆哮。黄金般的沙粒，在河滩上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

大地底层之门深锁着，谁也不曾打开它，让它献出矿产和稀有金属的宝藏。

这里处处蕴藏着春天的活力，处处都是宝贵的财富。富饶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勤劳的人们去享用它那丰盛的赠礼。

人们终于来到这里，开垦荒地。他们通过繁重的劳动，将使这块土地变得更加美丽；通过无数次流血战斗，使它显得神圣庄严。人们用劳动捍卫着获得的土地和本族的语言。

我们的祖先，在首领捷赫[1]率领下，从遥远的斯拉夫人祖居的地方来到这里。

好，就从这儿开始，讲述我们的传说吧。

① 通译为捷克人，此处音译为捷赫，是捷克民族的始祖。

捷　　赫

一

塔特拉山那边，维斯拉河沿岸，从远古时候起，就是克罗地亚的土地，斯拉夫人最初的辽阔故土的一部分。

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住过许多部落。他们的语言、道德风尚和生活习俗十分相近。

但是有时候，部族之间为了边界和继承权，也发生争执和流血斗争。一个部族统治另一个部族，血缘亲近的部族，竞相争斗，相互残杀。

那时，一支强大部族的两位首领，捷赫和莱赫兄弟，决定离开这块战斗连绵的不幸的故土。他们说："我们去寻找新的住地，让我们部族平安地生活，辛勤地劳动吧！"

他们同祖辈一样，习惯于勤劳耕作、种植谷物、饲养牛马猪羊。

怎么决定的就怎么行动！他们召开部族会议，祭祀神明，举着先人的画像，告别父辈的土地，朝着日落的方向，陌生的地方，迁移而去。一个部族跟着一个部族，每个部族都有许多家庭，彼此都是亲朋好友。斥候和武装的男子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须发苍苍、刚毅坚强的首领捷赫和他的兄弟

莱赫，各族头人长老骑马簇拥在后。紧接着是乘坐笨重车辆的老弱妇婴和畜群，最后又是武装的男子。他们就这样先通过亲近部落的住地，越过克罗地亚，横渡奥得河，进入了陌生的山地。

在这稀落的村庄里，居民的语言同他们相近。拉贝河两岸的情形也是如此。

越过这第二条大河，原野显得更加荒芜，村庄寥落，相距遥远，居民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他们身穿毛皮，人数极少，但都性格强悍，英勇刚毅。他们手拿武器，阻挡着来者的去路。捷赫和莱赫率领大家击败了他们，将贫困的村落和窑洞夷为平地，然后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继续向前进发。

密林深处的道路实在难行。徒步穿过草地，穿过芦苇、蒲草、苔藓和灌木丛生的沼泽地，真是艰辛无比。他们从傍晚到黎明都燃着火把，用它照亮黑漆漆的森林，吓唬凶猛狡黠的野兽。

走呀，走呀，来到第三条河，即流经荒原的伏尔塔瓦河。大家涉水而过。有的仆役抱怨说，艰难的路没有个尽头啊，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首领捷赫指着屹立在前方的高山说：

"等我们到达那座山麓的时候，小孩和牲畜就可以休息了。"人们走到山脚下才停下来，它的名字叫希普山。首领和长老察看土地，都说非常肥沃。清晨，朝霞初现，捷赫披衣而起，独自一人穿过尚被夜幕罩着的寂静的森林，登上希普山顶。

这时候，晨光照耀。在他的眼底，辽阔的原野一直伸展到青山脚下。树木和野草覆盖着平坦的原野，河水泛起白色的银光，同繁茂碧绿的草地交相辉映。

捷赫看着这块肥沃的土地，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他思忖着，他的部落和子孙后代将怎样在天神赐予的这块土地上生活。

他从山顶下来，给大家叙述了所见到的情景。第二天，人们纷纷上山观看。真是土地肥沃，鱼池无数，景色宜人。他们说，定居在这里，是再适宜不过了。

第三天，红日照亮森林的时候，捷赫召唤他的兄弟和各位元老，下令部族的人同他一起登上山顶，对他们说：

"你们再也不会抱怨了，现在已经找到了安身之地，这就是你们要寻找的处所。我曾多次提到它，答应过你们，一定将大家带到这个地方来。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这里鸟兽云集，甜丝的蜂蜜几乎要溢了出来。在这里，你们会应有尽有；在这里，你们可以防御敌人。这的确是你们称心如意的地方。可是它还没有个名字，请你们想一想，取个什么名字为好。"

"用你的名字，用你的名字命名！"氏族中一位年纪最大、银发白须的老人，好象得到了神的启示，高声喊道。从长老到仆役，异口同声地呼喊着

"用你的名字！"

"用你的名字命名！"

捷赫受到人民意愿的鼓舞，跪在地上，亲吻土地，亲吻

本部落的新的祖国。随后站立起来，举手向着辽阔的原野，发出激动人心的呼唤和祝福：

“神圣的土地，亲爱的祖国，我们向你致敬！愿你让我们平安如意，让我们的民族连绵万代！”

说完，他愉快地将那从故土上带来的、用白布裹着的神像安放在地上，点燃起熊熊的篝火。人们祈祷着，献上感恩谢天的祭礼，无不欢天喜地。

二

艰苦繁重的劳动开始了。人们把土地一分，便着手耕种。他们砍除或烧掉树林，刨去树根，铲光草地，第二年即进行耕种。

随即又动手建造住宅，用木头垒墙，茅草作屋顶。每个家族，都紧靠着自己的土地居住着。

院落、耕地和草原，是氏族所有家庭的共同财产；森林，牧场，河流和湖泊，归村社所有。一个村落，就是一个家族。

猪圈牛棚是用木头建成的。后面是圆形的空地，建有仓库和谷场，都是用藤条篱笆和木架子造的。仅仅一年，土地增多了，收成也丰富了。黑麦，小麦，大麦，燕麦，小米，长得又高又密，麦浪随风翻滚。高地上种着柔软的亚麻、苎麻，两旁是鲜艳夺目的罂粟花圃。

蜂群嗡嗡之声响遍草原和菩提树林，在枯树干和草堆之中营造蜂房。牛马一年比一年兴旺，牝马在草地上欢快

地吃草，小马驹在旁边活蹦乱跳。

民选的村社长老管理氏族一切事务及其财产，代表氏族主持祈祷、祭祀，接待宾客，仲裁氏族纠纷，给仆役分配农活，使人人各得其所。妇女们料理家务，纺纱织布、缝制长袍褂子、寿衣裙裤、外衣皮袄之类。

男人放牧，抵御野兽，从事农活和狩猎，用弓箭、长矛、陷阱等捕杀动物，诱杀最多的是对牲畜危害最烈的狼群。

村子内外，朝气蓬勃。草原上传来的牧童的短笛和喇叭声，悠扬悦耳。青年的歌声，在田间、草原和菜地回荡。只有到了中午才一片沉寂，没有歌声。身披白袍的午神，象影子似地从田野向住宅移动，吞噬那些无人照料的儿童。午神的两眼一大一小，脑袋肥大丑陋，向人们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此外，森林里还有婀娜多姿的金发姑娘，头戴花环，身披洁白的衣裳。

人们惧怕她们，更害怕挖人眼睛的迷人的女妖、漂浮于泥潭的绿衣幽灵。大家出于恐怖心理，只好绕过湖泊和森林的泥潭，那里也有小个儿水妖出没，在古树和灌木的黑影中窥伺；还有裹着绿衣、脸色惨白的水姑娘，诱惑人们走向死亡。

但是，人们最害怕的莫过于雷神贝隆纳，"上帝的使者"和其他伤人肌体、使人变蠢的恶魔。大家祈祷着，在河边宰杀母鸡或鸽子作为献礼；他们特别朝拜维勒斯神，祈求它保佑家畜兴旺。

村社的院落里则较为轻松自在。有家神、祖先和他们的

英灵守护着。祖先的画像高竖在火场旁的庄严地方。淘气的鬼怪、脚手带爪的小仙，给人们带来幸福，照管财富，饲养牲畜，但却扰得奴仆们难以安眠。可是，只要灶旁或炉灰下藏有家蛇，即这儿的老主人，幸福的祝愿就有了保证。

秋天，落叶遍地，浓雾弥漫。冬天，冰天雪地，门户紧闭，人们呆在用大柱支撑的宽敞的房间里。

巨大的石灶暖烘烘的，广场上的篝火烧得正旺，红红的火苗飞窜到墙上，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悬挂的、用兽皮覆盖着的盾牌、弓箭、鱼网、长矛、短剑和沉重的石棰，还可看出鹿角和野牛角投在墙上的弯曲的影子。

在闪烁的火光下，妇女纺织，男子修理器具，准备武器，有的则在休息，恢复狩猎时的疲劳。他们还在叙谈各种事情，唱着古老的歌曲。猎手们叙述同熊和野牛搏斗的故事，还讲到毛茸茸的野人如何悄悄地从神秘的低洼之处摸到树林和泥坑，使不少猎人在那里失踪。

两鬓斑白的老者，怀念着遥远的故土，回忆往昔的战斗，赞颂勇敢的英雄和威武的首领，如何在战斗开始前的午夜离开队伍，模仿狼的嗥叫声，有一只狼跟着他叫，许多狼就都嗥叫起来。

谈话持续到漆黑的深夜，人们叙述那沼泽地带、辽阔的田野和林中荒地的稀奇的见闻，火神鸟如何掠过黑暗的夜空，恶毒的巫婆如何霸占着水池；还谈到白色的命运女神出现在婴儿的摇篮旁边，谈到神通广大的魔术师和各种凶吉预兆。大家以严肃紧张的神情，倾听着有关部族的神秘的

预言。

篝火熄灭了，全村的人为祖先祈祷一番，躺到铺着毛皮的床上。祖先的英灵关切地守护着子孙后代的财物。他们的后裔连绵不断，代代繁荣。氏族之间的情感将活着的和死去的，将现在和过去联系在一起，世代相传。

篱笆围着的村落堆满积雪，萧索的寒夜分外凄清。两眼射出青光的狼，悄悄走近村子，水獭发出短促的响声，机警的犬吠声立刻从远处传了过来。

冰天雪地，黄昏和黑夜是那样漫长，一切由死神统治着。当太阳神照耀人间的时候，大地才显得比较温柔暖和。冰块融化了，所有村落和部族一片欢腾。人们唱着歌儿走向池边，走向缓缓流动的小溪河畔，把象征严冬和死亡的神像扔到水里，用欢乐的歌唱迎接可爱的春之女神维斯纳。

太阳升到天空的时候，只见一望无际的田野，麦浪起伏，百花盛开，处处在欢庆神圣的夏至节日。这一天，白昼最长。它的前夜，充满神秘的力量。洒满露珠的花朵有着魔术般的威力，能预卜未来，治疗创伤，还能够保护作香料的野草，免受当夜特别猖獗的恶魔鬼怪的践踏，免受麕集在小丘和洞穴的妖精的侵犯。这个夜晚，高地和土堆上都燃着火炬，一直照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头戴花环的男女青年愉快的歌声，荡漾在上空，赞颂赐予人类以生命和爱情的太阳神的威力。

夏至过去，收获期开始，凉爽的秋天到了，接着就是隆冬。时光年复一年地逝去，人丁日益兴旺，捷赫统率的部族

中一片繁荣景象。远在故土的人们，在这些传说的吸引下，纷纷迁居到这里。土地已经容纳不下了，氏族只得分开。有的昼夜兼程，走向四面八方，不论东南西北，不论依山傍水，到处建立起新的栖身之所。

大大小小的城堡，供长老首领居住，同时也是为了保卫边界和国土；当敌人入侵的时候，则供老弱妇婴藏身，或用来围圈牲畜。这些城堡修建在河边、林中空地或沼泽之间，除了独木桥，再也没有别的通道。城堡周围，高高筑起三道围墙，外边用粗大的木头架起人行小道。

捷赫的兄弟，莱赫首领，也拥有众多的臣仆。他打算继续向日出的方向进发。当他讲出自己的想法，请求人们谅解的时候，首领捷赫和大家都不希望他走。但还是亲切地向莱赫祝福，要他不要走得太远。一旦出现敌人入侵的危险，希望他能支援自己的同族兄弟。

莱赫回答说：

"亲爱的兄弟们，孩子们，捷克的勇士们！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出身于你们的部落。所以我不想远离你们，使我们断绝音讯。我将把我们到达的地方通知你们。我们离开后的第三天，太阳升起之前，请你们登上希普山。你们将看到我在树林中点起的大火，滚滚的浓烟，那就是我们定居的新地方。"

约定的那一天，黎明以前，人们登上希普山举目瞭望，只见东北方向，雾霭弥漫，通红的火光，穿过灰暗的大地，烟尘直冲云霄。莱赫在那个地方停下来，修城堡，筑围墙。因

为开始的时候，那里升起了烈火浓烟，所以就给它取了科乌日姆①这个名字。

三

首领捷赫在捷克这块地方，几乎度过了三十个春秋。当他年近八十高龄，到达了生命的尽头，溘然而逝。臣民们悼念他，象哀恸自己的父亲那样哭泣。他们说：

“你是我们的首领和父亲，带领我们到达这里，你是你的臣民和所有部族当之无愧的忠实的管理者。不幸啊，真不幸啊！从今以后，谁来管理和关心我们啊！”

没有人不为他的逝世而悲伤。人们坚信，他的灵魂将上升天堂，到达永远是春天的地方，如同生前在人间那样，继续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尊严。人们给他穿上新寿衣，套着打褶的外衣，扎着宽腰带的裙子，上面镶着金属缘饰，配上漂亮的花裤和鞋子。他那白发苍苍的头顶，戴着珍贵的黑貂皮帽。

黄昏之前，装殓完毕，捷赫的遗体安放在高地的一堆木头上，盖着刺绣的帏幔。逝者的灵魂，安息在高大的古菩提树和橡树的阴影之下，三叉路口附近。然后，人们又将蜂蜜、果品和香草，放在死者的身边，前面摆上大圆面包和鲜肉，两旁则是他使用过的兵器：长矛，剑，锤和盾牌。人们把被宰杀的公鸡和母鸡扔在边境上。首领的亲人走上前去，点

① 意为烟雾。

燃木头，用右手举起，走向木堆。在尸体开始焚烧之前，点火的人将左手放在背后。木板点着了，其他的人将松明火把扔向木堆。

一阵强烈的风，将火焰掀起，直冲云霄，淹没了主持过最后一次臣民会议的首领的魁梧身躯。人们在周围哭泣祷告，妇女们唱起了哀歌。

木材堆烧尽了，人们把骨灰放入骨灰盒，把它连同死者的装饰品和武器一起葬入坟墓，又在高高的圆形墓前竖起了墓碑。黄昏后，人们从墓地穿过幽暗的森林，返回住地，沿途捡起石子，树枝和落叶，从头上向后扔去，谁也不回头张望。

过了很久，人们去拜谒墓地，哭泣、跪拜、划十字，祝福他们的首领。他的英名流芳百世，代代相传。

克罗克和他的女儿

首领捷赫当政的时候，处处纪律严明，井然有序，人们真诚相待，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偷盗和抢劫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部族之中人人各得其所，只有不爱劳动的人才陷于贫困，受到革除。

捷赫去世以后，群龙无首，人们孤独无依，开始腐化蜕变，权利沦丧。为财产继承和边界纠纷，经常争论磨擦，甚至诉诸暴力。景况一天不如一天。部族的元老集合到捷赫墓前，一面怀念死者，一面商量说："让我们推选一位首领来管理大家，由他按法律进行裁决吧。"

大家决定，派人到捷赫的兄弟莱赫那里去请他来治理人民。莱赫也无意在科乌日姆久留，因而没有同意去捷克地区。他推荐了另一个强大氏族的族长克罗克来担任首领和公断人。这人住在因他而闻名的一座城堡里，城堡位于姆热河畔的森林中，离兹贝奇纳村不远。他的仓廪充实，才智过人，不仅本氏族，连周围的人，也象蜜蜂朝王似地请求他裁决一切。大家根据莱赫的建议，一致推举克罗克为全体人民的仲裁者。

克罗克被拥戴登上捷赫墓上的宝座，戴上捷赫的桂冠，接受捷赫的权杖。人们向他欢呼致敬。

这时候，莱赫派遣的使者继续朝着日出的方向寻找新

的地方。他们不久就回来报告说，山峦的那边，奥得河岸，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人烟稀少，土质肥沃。莱赫听了这种赞扬，随即告别了克罗克，带着家属臣民向使者所指的方向前进。莱赫在那儿定居下来，修筑城堡。因为当地鹰窠众多，他便将一座城堡命名为赫涅兹诺①，另一城堡则以他的儿子克拉科夫的名字命名。

克罗克就这样治理着捷克国土，仲裁一切，教人们学知识。他作为首领，就住在布德契。附近开设了一所学校，那里讲授祀祷仪式，古老歌曲、卜乩与魔术。在当时，魔术被认为是最伟大的艺术。谁能预卜未来，谁就是亲近上帝的神人。在蒙昧时代，连英明的克罗克也是这种看法。

有一回，他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传旨三天之内，任何人不许觐见。他独自一人，走进布德契的大殿，向森林神、山神和水神祈祷。那是个神秘的夏夜，山岭上火焰飞腾，青年男女的歌声在幽静的山谷中回荡。克罗克祷告着，乞求众神给予启示，指点未来。通过占卜，他获悉了许多秘密的卜语，其中有的明白易懂，有的晦涩难解。他把卜语全部刻在白桦树皮上，留给他的女儿们。他随即召集众位首领元老，转述神明在那天夜晚的启示：这里的未来必将黑暗。他说："布德契这块地方靠不住，维持不长，决不是久恋之地，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安身的地方。"

大家对此深信不疑。克罗克当即选派使者，并发出指示："明天日出之前启程，一直往东，到伏尔塔瓦河畔，到神

① 捷文意为鸟巢。

灵所指引的好地方去。”

使者们走呀，走呀，走到伏尔塔瓦河右岸，森林深处岩石密布的地方。只见宽阔的河流，在森林的阴影笼罩下静静地流着。落日的余辉照射着悬崖峭壁，对岸是无垠的草原，险峻的山峰、大片的森林。

再往前走，河水向东流去。哗啦啦的流水声打破了原始森林深沉的寂静。使者们眼看着四周的山岩、森林和原野，顷刻之间，在神明的启示之下异口同声地喊道：“这就是我们所要挑选的地方！”

克罗克和众位元老骑着骏马前往巡视的时候，也都这么一致认定。他们选派技术熟练的木工，用古橡树和云杉的粗大树干，修建城堡、圆柱大厅、幽静的住房，还有宽阔的庭院，供集会、祭祀、选举首领或聆听他的判决和旨意之用。

在没有悬崖的地方，他们则挖掘壕沟，修筑堤防，用木头垒高加固城墙和城门，城门上安装着门闩，紧闭着。

城堡附近的森林里，有一棵古老的榉树，树下有一口泉眼，可汲取清澈的泉水，取名为叶塞尔卡①。因为城堡建在悬崖之上，所以名叫维舍堡②。它对整个捷克部族来说，光荣而且神圣，有关它的故事，流传到邻近的部落和遥远的他乡。

人们隆重地请求克罗克和他的全家登上城堡，以表示对他的敬意。他们热爱英明的首领。在他的治理之下，人

① 捷文意为小湖泊。

② 捷文意为高高的城堡。

们重新得到了所祈祷的幸福.到处是安宁的劳动,长矛弓箭和所有武器只用来对付野兽。他们辛勤耕种,通过砍树伐木,烧成灰烬,使耕地和村落不断扩大。仓廪充实,一片升平景象。克罗克当政共二十有三年。他离开人间的时候,全体人民悲恸不已。他的骨灰安放在捷赫的墓旁。英明的管理者留下了三个女儿:卡齐、特塔和莉布谢。她们的童年是在布德契度过的。在那里,她们同本部族和来到这里的其他部族的男女青年,如斯塔迪茨部族的普热米斯尔,一起学习各种知识。

在所有姑娘们之中,还是克罗克的女儿们独冠群芳,她们象纤细的百合花,盛开在草原的花丛之上。她们聪慧端庄,面容秀丽,体态苗条,玉洁冰清,人们无不交口称赞。

卡齐善认药草,擅长医治各种病痛,并以妙语佳音减轻人们的痛苦,以万能的神灵的名义为他们祝福,常常使得命运女神将停止呼吸的人复生。父亲去世以后,她常住在奥塞克山麓姆热河边的一座城堡之中,因此,那里被称为卡齐城堡。

二女儿特塔,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座城堡,位于姆热河边的陡峭的石崖之上。那里地势险要,固若金汤。她敬畏神灵魔鬼,举行祷告仪式,教人们顶礼膜拜,献奉种种祭礼。她本人经常在黄昏时刻登上波赫莱德山,向着竖立在悬崖古橡树下面的凶神恶煞的偶像祈祷,有时候,在白昼也举行祭祀。

但是,人们最为敬仰倾心的还是莉布谢。尽管她芳龄最

小，却娇美可爱，心地纯洁，举止温柔庄重，谈吐坚定审慎。当她笑盈盈地走近人群的时候，粗野好斗的男子也压低嗓门，变得轻言细语，阅历丰富的疲惫的老人对她赞不绝口：

"她比她母亲更加婀娜多姿，比她父亲更加聪慧明智。"

大家谈起她的时候，充满着一种神圣的崇敬的感情，说她踌躇满志，被卜乩之神所激动，还说当她预见到未来的黑暗和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她的面庞和眼神变幻无穷。

克罗克去世之后，部族首领和大众齐集到叶塞尔卡泉边的神圣的丛林中。他的女儿们也到达那里。部族长老和全体臣民在古老的榉树、菩提树和橡树的阴影之下，毫无争议地一致认定：仍然由克罗克家族、即他最年轻的女儿莉布谢来治理。

河边响起一片欢腾，声音一直传到古老晦暗的密林之中。人们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头戴花环、心情激动、脸色红润的年轻女大公，从叶塞尔卡泉边登上神圣的维舍堡。姐姐卡齐和特塔，还有众位姑娘与她同行，名门望族的长老头人，则呼拥着跟在后面。

大家将莉布谢领到大公城堡开阔的庭院里，拥戴她登上繁茂的菩提树下的石雕宝座，那里曾是她的父亲，明智的公断人和执政者坐镇的地方。年轻的女大公修建了自己的城堡，按她的名字命名为莉布谢城堡，位于兹贝奇纳村落附近的森林旁边。但是，她即位以后一直住在维舍堡，英明地统治着全体臣民。

比 沃 伊

莉布谢的住地，是坚固的维舍堡。庭院草色青青，奇花异树竞相媲美，曲径通幽令人迷惘。小道曲折蜿蜒，纵横交错，穿过丛丛树林和草坪花坛，每条路都这般相似，使你在那神秘的花园里东西莫辨，迷路难行。

莉布谢喜欢同姑娘们一起在园中逗留。清晨，当每一朵花、每片树叶上的露珠闪烁着太阳光辉的时候，傍晚，每当树丛映着落日霞光的时候，或黄昏，当夜幕降临树梢的时候，她常常独自一人在花园漫步。

这时候，身材硕长、发丝蓬松的年轻女大公，身着洁白色披肩，宛如一道白光，或慢慢移步，或伫立不动。娇美的面庞，仰望着天空，在寂静的星光和月光的淡淡阴影之下，沉思默想。

有一回，莉布谢领着从卡齐城堡乘坐快马前来访问的卡齐来到这里。阳光已从花园草坪和小道上消失，只有灰暗的树枝、粗大栋梁所建立的城堡，在风雨之后还映照着落日的余辉。太阳西沉到浩瀚的林海，森林沉浸在伏尔塔瓦河边群峰之间的雾霭之中。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刻，城门口传来了吼声，声音愈来愈清晰和洪亮，一直传到女大公的花园。男性的喊声好象突如其来的风暴。在远处的强烈喊声

中，夹杂着欢呼，似乎还有号角声，这胜利的信号伴随着愉快的欢呼，传遍整个城堡。

谈得兴致正浓的姐妹俩停止了交谈，细心倾听。激动异常的城堡管理人快步跑来，请两位姐妹到庭院观看。

只见一位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两手叉在脑后，身负重担似地在卫侍和士兵的簇拥和护卫之下走进宽阔的庭院。他的面容红润黝黑，略向前倾斜，帽沿下面的黑色卷发垂到前额。

女大公惊诧地望着他和他背上的重担，原来是背的一只活野猪。那人紧抓着野猪的耳朵，野猪的肚皮朝上。

年轻的猎人，没有长矛，他粗壮的腰部佩带着宝剑。紧裹着的鞋子沾满污泥。他背着那样沉重的东西，却象背一把野草似的，步伐稳健坚定，脚不打颤步不停。

老年人，青年人，欢呼雀跃，都用手和长矛指向粗壮肥大的老野猪。它的皮毛呈深褐色，头大无比，嘴巴又黑又尖，剑一般的闪光的门牙向外龇着。它浑身颤抖，四腿乱踢，凶恶的两眼充血，眼珠直向上翻。

莉布谢和卡齐走过来的时候，人群静下来了。这勇敢的猎人就是比沃伊，苏底沃伊的儿子。他正站立在通往大厅的圆柱下面的台阶旁。

女大公肃立在台阶上。比沃伊站在所有男子汉的前面，背着凶猛的野兽，向莉布谢和她的姐姐致敬，并启奏道："我扛来了危害剧烈的野兽，卡夫卡山中的野猪。要是你愿意，我将让它死在你的面前。"

莉布谢微微点头表示同意。小伙子们大叫起来，紧握住宝剑长矛，准备动手。比沃伊对着喧闹的人群说：

"由我来收拾它。它是我抓住的，就让我来杀死它吧。请大家围住它，别让它跑掉。先将长矛放在我的脚下。"

人们照比沃伊说的办法，围成一圈，准备了武器，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环视四周，以炯炯的目光注视着站在高处的莉布谢大公，特别是她的姐姐。姐姐深情地望着那位曾经与她在叶塞尔卡泉边初次相见、以后就使她难以忘怀的勇士。这时候，他的男子气概、英武精神，使她倍感欣慰。但是，当比沃伊上前一步，用尽平生之力从背上将野猪扔到地上，使大地为之一震时，她的内心毕竟有些恐惧，禁不住闭上了双眼。野猪躺着。比沃伊弯腰拿起锋利的长矛，两手紧紧握着，严阵以待。

凶猛的野猪直着腿躺着，似乎是完蛋了。但是，它的肚皮颤动了一下，长长的鬃毛顿时高高竖起，乌黑的头上，两眼冒着凶光。说时迟，那时快，它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象箭似地左右乱窜，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锐利的门牙，不顾一切地、疯狂地冲向比沃伊。

野猪狂怒腾跳的时候，周围鸦雀无声。男子当中，有谁叫了一声，嫂子和姑娘们也喊了起来。野猪撞到比沃伊的长矛上，男人们高声嚷着，挥动武器。鲜血从野兽的嘴里往外涌流。它最后跳动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倒下了。涌出的鲜血，浸湿了四周的土地。

比沃伊从被杀死的动物身上抽出长矛，右脚踏着动物，

然后擦去额头和脸上的汗珠，向女大公禀奏说："它再也不能吓唬人伤害人了！"说着，又朝野猪踩了一脚。这时，城堡的一位元老跨前一步，对大公面前的比沃伊说：

"神灵祝福你！你给地方除了一大害。那是一头十分凶猛、为害极大的六岁的野猪。"元老指着野猪说，"就是这头野猪，使卡夫卡山区终日感到危险恐怖，惶惶不安。它干的坏事真不少啊！践踏和毁坏整片的庄稼，袭击动物，特别是猎犬，还有马匹。有一次，博热伊和它相遇，它撕裂了博热伊的坐骑的五脏六腑。它跳得很高，咬伤了不少人。人们害怕它，躲开它，直到比沃伊来到这里……"

没有等他讲完，人群中就响起了欢呼声，对比沃伊表示赞扬和感激。女大公们走下去，观看这头强壮的野兽。莉布谢接着询问他是怎样捕获到手的。这时候，周围一片寂静，卡齐双眼充满激情，望着健壮的猎人，并用紧迫的心情倾听比沃伊的叙述：

"这头野猪害人不浅，人们都怕它，这使我非常气愤。卡夫卡山麓竟没有人敢去了。野猪独霸在那里，见人就袭击，它撕碎了许多的人，还有数不清的马匹猎犬。我走近一棵古老的榉树下面的泥坑，在它躲藏的地方追踪寻找。中午，它一般在泥水中翻滚，蚊虫死死地叮它。它滚够了，就大模大样地去觅食，从不回避人，见人就进攻。

"今天我是专门为它而去的，我想等它从草原猎食回来。可是，当我刚刚走近山坡的时候，它突然出其不意地从林中向我冲过来。那样急促猛烈，使我来不及用长矛抵挡。

那是一片空地，就近连一棵树也没有。我无法闪开。扑倒在地吧，我又不情愿。

“就这样，我来不及躲避，它已冲到我跟前，用脚踢我，用头撞我。当它想从背后来伤害我的时候，我一下子揪住它的两只耳朵不放。它乱吼乱叫，疯狂地挣扎，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它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于是我急急忙忙把它背到这里来了。”

周围又是一片欢呼。喊声平静以后，年青的女大公亲切地对比沃伊说：

“神灵祝福你，祝福你的威力。你使这块地方得到了平安，再不遭受新的灾害。我和大家都感激你。勇敢的猎手，现在你去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吧。”

大公示意一位行政官员，他立刻带领比沃伊顺着台阶走进大厅。城堡的大臣要员、下面的随行人员鱼贯而入，不舍离开。

大厅并不高，但非常宽敞。粗大的横梁顶着整个天花板，横梁下面，由精雕细刻的大柱支撑着。大柱上悬挂着鹿角、武器、盾牌，还有野牛角和罕见的大熊皮。比沃伊被引到大厅右侧的一角，男子汉们沿着大方桌和橡树圆柱坐下来。

每张桌子都摆着整坛的蜜酒。金黄色的佳酿注入陶制和木制的酒杯之中。人们开怀畅饮，为比沃伊、为他的盖世之力干杯。年轻的英雄满心欢畅，对大家的称赞十分高兴。但他的目光却悄悄地转向沉重而矮小的大门，因为莉布谢大公和她的姐姐正从大厅款步向外走去。在人声喧哗的时

候，比沃伊想的是卡齐，希望能再看她一眼。

金色的霞光从树梢、城墙和高架上消失了，浓浓的阴影笼罩着宫廷的院落，夏日黄昏的余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射着大厅。年轻的女大公从大门前圆柱的影子中走出来。一位宫女提着鞣皮包裹，跟随在后面。她遵照莉布谢的旨意将包裹摊开，里面有一条漂亮耀眼的男子用的腰带。它很宽大，镶着银色的刺绣边，还装饰着铜片和闪光的链条，只要一摆动，腰带上的金属就叮当作响。

这条腰带是由卡齐从大公的父亲的宝库中挑选出来的。年轻的女大公把它赏赐给比沃伊。

“腰带上绣着劲草和蛇牙，”卡齐满怀柔情蜜意地说道，“佩带着它到森林中去，任何时候，哪怕是茫茫黑夜，也不会迷路，还可以防御毒草、恶魔和一切妖怪。”

年轻的英雄向女大公姐妹俩俯首表示感激，而大家则因为莉布谢和卡齐这样尊重勇士的力气和胆量，向她们表示敬意。女大公姐妹离去之后，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深夜。随后，他们散开去品尝丰盛的美餐和饮料。就餐完毕，宫廷官员将比沃伊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年轻的英雄躺在铺着羊皮的床上，一觉睡到东方日出。

天色明亮，比沃伊准备起程回到他当首领的地方去。城堡的官员为他准备好坐骑马鞍，并告诉他说，马是女大公赏赐给他的，还说，卡齐也打算动身返回城堡。比沃伊系上昨天得到的礼物——珍贵的腰带，向女大公鞠躬致意，然后英姿勃勃地跃上鬃毛闪亮的褐色骏马，策马飞奔而去，赶上了

女大公的姐姐的卫队。

经过城堡的大门，他和人们再次抬头看见了横梁上悬挂着昨天杀死的野猪的大脑袋，黑漆漆、毛呼呼的大嘴巴，龇出雪白的门牙，这一切使人们想起了比沃伊该有多么大的力量。卡齐不让他走在卫队中间，而是他俩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程。到了三叉路口，比沃伊不假思索地继续同她一道走，一直到达她的城堡下面。雄伟坚固的城堡屹立在姆热河上，四周有城墙围着。秋天过去了，比沃伊离开了他自己的土地和部族，永远住在卡齐的城堡中。卡齐对他十分锺情，接受他作为自己的丈夫。

莉 布 谢

从前，人们发生争执的时候，都去请克罗克评理；现在，不论远近，都来请莉布谢仲裁。因为她聪明贤慧，判决公正，对对立的双方都能作出明智的调解。有一回，两个邻近部族的长老为边界和土地发生争执，相互羞辱、谩骂，非常激烈。两位长老和部族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从此完全破裂，相互充满敌意，剑拔弩张。

争执中，双方各执己见，谁也不肯退让。女大公开庭仲裁，两位长老迅速到达维舍堡。

莉布谢头戴白色花环，端坐在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下铺着毡毯的宝座上。左右坐着强大部族的十二名首领和十二名臣属，白发苍苍的老人，前面还有卫士、臣仆和男女众人。这些人有的是来参加评判的，有的是代表本氏族出席的。

争执双方在女大公和法庭面前提出申辩。年轻的一位指控说，年老的一方企图非法霸占边界和土地。脸色阴沉的大胡子老人打断了对方的谈话，斩钉截铁地要求按照他的主张处理，不管邻近的部族是否遭受委屈。

莉布谢听取了双方的争论，经过考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各位首领，他们同意之后，她郑重宣布：年轻的一方受了欺负，争议的土地和疆界应属于他们。

她还没有讲完，年迈的长老已经怒气冲天，全身发抖，面红耳赤，三次用手杖敲打地面，两眼冒着怒火，又嚷又骂，象连珠炮似地喊了起来：

"这算什么权利?!难道我们不知道，是娘儿们在判决?!女人头发长，智慧短。她们纺纱、做针线活还差不离，仲裁判决可不成。让她们去缝衣织布吧，不要来搞什么审判。现在这样，简直是我们男人的耻辱!"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说话的时候，唾沫横飞。"这真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什么地方，哪个部落，是由女人统治男人的？只有我们是这样，所以被人耻笑。我们宁死也不能容忍这种统治!"

在场的人听了这般粗野不逊的语言，惊讶得目瞪口呆。

女大公蒙受了羞辱，两颊绯红，心绪激动，为这种不近情理的人感到难受。但是她没有满足诽谤者的要求，也不答理他。她将愤怒的目光投向群臣。当大家对狂热之徒都一声不吭的时候，女大公庄严激动地用颤抖的声音对大家说：

"是的，我是女人，象女人一样办事，没有用铁扫帚来对付你们，你们就以为我不懂世事。必须有一位比女人厉害的统治者来管你们，会有的!你们的要求会得到满足的。没事了，你们回去吧。让部族全体开会来选举首领吧。选上谁，我就让谁当我的丈夫。"

说完，她离开庭院走进城堡，立刻派遣使者骑马去到两位姐姐的城堡，请卡齐和特塔前来商议。大公本人则走到神秘花园的最靠角落的地方。那里是密林遍地，菩提树参天

的一块圣地，除了她和两位姐姐，别人是不能去的。

菩提树下，有一座木房，铺着石头的小路长满绿色的苔藓。室内有个偶像，立在雕刻粗糙的盘石上，它有着金黄色的胡须，银白色的脑袋。人们把它奉若神明，并且取了个名字叫贝隆。

莉布谢在神像面前行礼叩拜，坐到神像的脚旁，一直呆到夕阳西下、天近黄昏、晚风簌簌的时候。她静坐沉思，木然不动，俨然象一尊雕像。她思潮翻滚，想着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知会选出什么样的大公，两位姐姐是不是会同她一致。直到她的姐姐卡齐和特塔出现在晦暗的花园，站到她面前，她才豁然站了起来。城堡长官将她们从大门领进花园之后，就退到门口守卫等待。

莉布谢同两位姐姐交谈了些什么，她们得到卜占神灵的什么启示，在贝隆神像前商定了什么，任何人不得而知。

夏夜渐渐消逝，东方开始发白，一道淡淡的光芒，照射着城堡、城墙和树丛。清晨，凉风阵阵，克罗克的女儿们走出花园。莉布谢头戴白色花环，走在两位身披纱巾的姐姐中间，目光微微下垂，显得更加文静。姐妹三人，象影子一样，无声地走出花园，从台阶进入大厅，消失在柱廊之间。城堡长官看着这种情景，惊讶不已。这时，一切还处在淡淡的晨光的朦胧之中。

清晨过后，莉布谢派人四处通知，准备召开部族大会。收获季节过去了，到了开会的日子，各部族的男子，长老，众

多的臣仆，骑马的，步行的，戴帽的，穿裙子或外衣的，有的还戴着头盔，佩着宝剑和弓箭，他们穿过荒原和密林，纷纷来到集会的地方。

有许多人来自远方，来自边远地区，东方的兹利昌和普肖夫，来自英勇的部族聚居的卢昌和利托米什尔附近的北方地区，还有的来自南边的奈托利齐和杜德列比，来自克罗克城堡斯特布诺那边的广阔的森林，还有的来自涅麦茨、巴伐利亚地区。

城堡周围有许多建筑物，那里制造带装饰的马鞍、缰绳、马镫和马刺，还有武器和盾牌，都用铁环或黄铜环紧紧串着。来宾没有足够的地方住，马匹只好拴在篱笆旁边和大树下面。城堡四周，河岸两旁，人声鼎沸，好不热闹。亲朋好友们愉快地互致问候，谈论土地、狩猎、武器和冲突之类的事情，其中交谈最多的是关于两位长老的争端、莉布谢的裁决、今后将要发生的事和选举谁来当首领。

大会要开始了，城堡上吹起洪亮的号角，人们象一股洪流拥向维舍堡，直来到两座建筑之间的地方才停下来。每个人都引颈翘首，惊讶地望着吊在梁上的野猪大脑袋，一面指着它，一面以赞扬的声音喊着比沃伊的名字。随后，人流穿过巍峨的城门，来到大公宝座下面的宽阔的庭院。宝座两旁安排了两个荣誉席位，卡齐和特塔分左右两边拥着莉布谢并肩而坐。

全体出席者向大公鞠躬致敬。女大公在座位上庄重地颔首答礼，并开言道：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召集你们的首领、元老和全体臣民来到这里。你们不善于珍视自由。我已经察觉到了，尝到了滋味。按照神灵的启示，我宣布不再管理你们，因为你们在内心深处都要求男人担任首领。你们希望有这样的首领，你们的女儿将任他驱使，牛马将由他挑选，你们将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劳役，缴纳松树皮、马和麻布，到头来你们会感到痛苦和忧伤。

“那时你们就不会抱怨女人的统治了。我并不是吓唬你们。我只想重申一下神灵的启示和占卜之神指示给我姐姐的话。那么现在就请推选首领吧，但是请明智审慎一点，因为扶植一位首领容易，要他下台可就难了。要是各位固执己见，一切不幸准会发生。但是假使你们要求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出主意，将被选举的人的姓名住址告诉你们。”

“请指示我们吧！”

“请出个主意吧！”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刚才，人们象一堵墙似的站立不动，细心聆听；这时，他们因激情而轰动起来，象骤起的暴风掀起的巨浪，涌向大公的座位。

头戴花环的莉布谢巍然站立起来，向下环视，挥手指向人群。全场顿时寂然无声，仰望着恬静端庄的女大公。她举手指着北方说：

“注意，在莱姆齐的山那边，有一条名叫别林纳的小河，附近有个村落，住着斯塔迪茨部族。离村子不远有一块长宽一百二十步的空地，那是片神奇的地方，周围都是耕地，它却无所归属。你们的首领，在那片土地上用两匹色彩斑

斓的毛驴耕地。一匹的头部为白色，另一匹从前额到脊背是白色，后腿也是白的。现在，你们带上大公穿戴的长袍、外衣和披肩，去转达臣民和我的意愿，给你们请来大公，为我请来丈夫。他名叫普热米斯尔，他的后代将永远统治这个国家和所有的部落。”

各个主要部族的长老决定，经臣民和女大公同意，将从斯塔迪茨请来男主人。这时候，莉布谢说道：

“你们不必去寻路问道，我的坐骑会带领你们去的，在途中别犹豫不决。马儿领你们去到那里，还会带你们原路返回。它将在我说到的那个人面前停下来，昂首嘶鸣。当你们在铁桌旁见到自己的首领时，就会相信我说的话了。”

莉布谢将头一点，她的马儿出来了。这头白驹颈项粗壮，鬃毛很长，配着精致的马鞍，毛茸茸的坐垫。宽宽的皮套系着铜铃，闪闪发光。

人们把长袍、外衣和披肩安放在坐垫上，马儿拔腿飞奔，大公的使节启程了。

普热米斯尔

初秋的一天，阳光明媚，安宁寂静，莉布谢的马儿以迅速均匀的步伐急驰而去。没有人给它指路，对它吆喝。它是那样自信，象是回到自己的棚厩。人们惊诧不已，甚至认为这是老马识途，女大公在黄昏时分也许经常乘坐这神奇的马儿，到那里去，待鸡鸣之后，又返回她的宫廷。

白马在途中寸步不离主道，不论什么东西都没有能够诱惑它偏离正路。途中它不止一次遇见放牧的马群，它们以欢快的嘶鸣声欢迎它，吸引它，但是白马径直向前，对左右连看也不看一眼。随从白马的一行，在辽阔原野上的梨树或红松的阴影下休息时，白马则静静地站在一边。稍过片刻，又是它首先迈步登程。

他们越过高山，穿过平原。第三天清晨到达山麓下的一个村落。那是一片狭长的河谷，有条小河流经而过。人们到达的时候，迎面看见一个男孩，他们问他道：

"喂，好孩子，这就是斯塔迪茨吗？有没有一位名叫普热米斯尔的男子汉？"

"是的，这里就是斯塔迪茨，"男孩回答说，"普热米斯尔正在地头赶驴哩。"

只见附近有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汉，脚穿树皮鞋，扶着

犁稳健地往前走着，手中拿着棍棒驱赶套上缰绳的斑色驴。一头驴的脑袋是白色，另一头从前额到脊背为白色，后腿也是白色，正在翻耕宽阔的地界。人们走近他的时候，女大公的马匹停了下来，突然一转身，前腿竖起，高兴地嘶叫起来。马儿接着将前腿放下，在年轻的耕者面前低下了头，耕地的人也停止了劳动。

使者们从白马的背上取下大公的礼服，毛皮镶边的长袍，珍贵的外衣和披风，向普热米斯尔走去。他们对他深深鞠躬，表示敬意。

"幸福的人啊，神灵为我们选定的大公啊，你好，欢迎你！扔掉你的驴，换上礼服，上马同我们一起走吧。莉布谢大公和捷克族全体臣民委托我们向你报告，请你同我们一道走，去接受你和你的后代注定要享有的统治权吧。我们已经推举你作为我们的公断官，保卫者和大公。"

普热米斯尔静静地听着，一声不响地将手中的刮泥器插入地下，解开缰绳将两头驴放走，说："你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

话音刚落，两头驴飞奔而去，转眼就消失了。它们跑进村落下边的巨大悬崖之中。石门顿时大开，但又立刻关闭，驴已无影无踪。

普热米斯尔对使者说：

"可惜你们这么早就到了。要不然，让我耕完这块地，就永远会有充足的面包。可是你们来得匆忙，中断了我的劳动，今后我们国土上要经常发生饥荒了。"

仿佛这块土地给干枯的树枝注入了浆液和生命，小树枝象春天的树丛开始发芽，三条娇小的嫩枝，三片青青的细叶，一下子长了出来，绿油油的新鲜树叶和细嫩的果子也挂满枝头。

使者们看到这奇特的景象，惊讶不已。普热米斯尔请他们到桌旁就座，共进早餐。他将犁倒竖起来，拾起树皮制的小袋，从中取出面包奶酪，摆在被太阳照射得闪闪发光的犁铧上。

“这就是莉布谢所说的铁餐桌！”使者们吃惊地自言自语道。他们同普热米斯尔围在犁旁吃完早餐，饮尽了壶中的佳酿。两条嫩枝霎时间就枯萎了，只有第三条枝子迅速向四面八方猛长，客人们无不惊恐万分，指着这种情景问普热米斯尔，三条树枝，两枝枯萎，一枝生长，是什么意思。

“听我说吧，”普热米斯尔说道，“从我这一代起，许多人将作为统治者，但能够持续下来的，只有一位主人和首领。”

使者又问，为什么不在地面上吃饭，而用铁犁当餐桌。

“之所以在铁桌上吃饭，”当选的大公回答说，“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的家族将进行铁的统治。请你们尊重铁吧！和平时期，你们用铁耕地，艰难时期，用它捍卫自己，打击敌人！捷克人只要拥有这样一张桌子，就能克敌制胜；如果外国人夺去了桌子，捷克人就会丧失自由！”

说完，他站起来，同使者一道，向他那诚实高尚的氏族告别。他穿上大公的礼服，围上闪亮的腰带，穿起树皮靴，骑上白马。白马再次发出欢乐的嘶鸣。使者在途中又问普热

米斯尔，为什么还带着菩提树制的小包和鞋子，他回答说：

“我要把它交给你们永远保存下去，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的起源何在，使活着的人保持一种敬畏心理，不要傲慢地欺压他们所管理的人，因为大家彼此是平等的。”

他们到达维舍堡时，莉布谢出来迎接，她头戴银光闪闪的发饰，洁白的颈项佩上珍贵的琥珀和宝石；身穿洁白的长袍，仪态美丽端庄。当她看到骑着白马走在使者前面的普热米斯尔时，两眼发出了欢乐而激动的光辉。陪同女大公的有侍从、宫廷官员和各氏族头目，他们作为部族大会的出席人，正等待着消息和新的大公。

英俊健壮的男子汉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非常高兴。内心最充满喜悦的是挑选这位布德契人作丈夫的年轻女大公。他们两人紧握着手，脸上充满幸福的神情，一同步入城堡。臣民们兴高采烈，欢呼簇拥着普热米斯尔登上石砌的大公宝座，祝贺新大公登基，祝贺他与莉布谢的婚礼。这时候，城堡上下喜气洋洋，群臣和来宾坐满大厅和庭院，杯觞交错，欢庆这良辰美景。

美馔佳肴，异常丰盛，香甜的蜜酒，任人们痛饮。有的边饮边唱，有的欣赏歌手弹唱的赞颂英雄的和战斗的歌曲。欢庆选举和婚礼的活动从白昼持续到深夜。直到灯火和松脂熄灭，朝霞映照着树丛，维舍堡依然一片欢腾。清晨的风，将欢庆的声音吹到了河对岸雾霭朦胧的幽暗的森林深处。

莉布谢的预言

莉布谢就这样将普热米斯尔拥上了大公的宝座。婚礼完毕，她同他一起走进地下大厅。这是一座人工凿开的岩洞，四壁坚固严实，墙上和桌上，金，银，铜，铁器闪闪发光。厅里悬挂着宝剑，皮带，帽盔，铠甲和精致的盾牌，还有手镯，钮扣，戒指和银丝发夹，一串串琥珀珊瑚，玻璃宝石，一块块白银和一匣匣黄金。

她将所有的宝物珍品都指给他看，因为如今也属他所有了。她还带领他到花园的古树下那片神圣的地方，那儿供着表情阴沉的雷电神贝隆的银质头像。每逢春夏，他们都坐在那里进行严肃的交谈，还时常在叶塞尔卡泉边神秘的丛林中逗留。婚前，莉布谢曾经同姑娘们在这里嬉戏，沐浴，梳洗打扮，欢乐歌唱。

现在，她和丈夫一起，在这里考虑制度和权利问题。普热米斯尔制订法规，使狂热之徒变得规规矩矩。他的后代，用这些法规统治了多少个春秋。莉布谢在这里，宣告了神灵们的预言。

有时候，她同普热米斯尔、宫女和老人一起，登上耸立于伏尔塔瓦河边的悬崖。他们长长的影子，投射到山下鲜花盛开的草原。博季奇小河的流水，在赤杨、枫树和高大的

柳树下面，发出潺潺的响声。河右岸野狼门下面的平地上，丛林映着金色的麦浪。

人们看着这一派美好的年景和田野，都感到丰收在望，赞叹不止。有位长老高声谈到，已去世的大公当年派遣他和使者前来寻找修建新城堡的地方的时候，这里是个什么样子：

“那时候，这里杳无人迹，森林，森林，处处是森林，”他指着西面，指着阳光照耀的河岸上的丛林和小丘说道。涟漪的水面，小岛突起，岛上布满灌木丛林。河岸两旁的树荫之中，鸟儿飞舞，野草丛生，随风摇摆。芦苇惊动水鸟，唧唧喳喳地叫着。

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老人所指的地方。小岛那边，河的对岸，到佩特希纳和斯特拉霍夫山下，从山坡到周围，处处都是森林。

古老的树林投下阴影一片，被太阳的光芒所透过的一团青烟，一直投射到山顶。这一定是哪位猎人在森林深处燃起了篝火。

“只要这些树不倒，”老人说，“饥饿的狼群就会不断地来光顾我们。可是，在斯特拉霍夫那边，什拉霍夫和马勒耶夫一带，更是林海茫茫。当它们一旦枯萎……”老人没有讲完。这时候，谁也没有听他讲话，大家都一声不响，木然不动，怕扰乱了平静的气氛，人人都望着站在最前面的年轻女大公。只见她脸上突然闪起炽热圣洁的光辉，双目炯炯有神。庄严肃穆的气氛笼罩着大家，激荡着人们的心。莉布谢

心驰神往，陷入了沉思，好象丈夫和随从都不存在。她伸手指着河对面的蓝色山坡，望着平缓山丘上的密林，象预言之神那样开始讲述起来：

“在我们前面，将出现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光荣正气直冲霄汉。

“它离这里只有数里之遥，是一片森林地带，伏尔塔瓦河流经那里。

“它北起穿过深谷的布鲁斯尼莱河，南到斯特拉霍夫林区的石山。

“你们到那里去，会发现有一个人正在树林里雕刻它的城门。

“这座将建立的城堡，就命名为布拉格吧。大公和首领们将向城门俯首致敬，这也是对我的城市的敬礼。

“这座城市将获得光荣和声誉，将闻名于世界。”

她突然沉默下来，激情之火顿时熄灭，未能预言更多的事情，因为预言之神离她而去了。

人们立即走到河那边丘陵地的古老森林里，看到莉布谢所说到的那个人正在干活。大家开始在那里修筑城堡，终于建成了坚固的城防，西面靠近斯特拉霍夫的一面，更是坚不可摧，因为那是最容易进入城堡的地方。高高的城墙筑成了，深深的壕沟挖成了。城墙以粗大木头垒成，里面楔上木桩，墙面用泥和着草秆砌牢加固。这样垒砌城墙，是为了防火和易燃的武器。

布拉格城堡因而固若金汤，同维舍堡一起，统治着捷克

全国。

其他氏族的首领和各族有声望的长老纷纷来到维舍堡，对普热米斯尔说道：

“大公，我们可以说相当富裕了，牛马谷物，鱼肉家禽，样样齐备，就是缺少金属。从大地中得到的不敷应用，只好用高昂的代价，用皮货、蜂蜜和马匹向外商购买。你明智非凡，请你同女大公商量一下，请她召示给我们：什么地方埋藏着黄金、白银和其他矿物。”

普热米斯尔听取了他们的要求之后说，你们回去吧，十五天之后再到这里来，就会知道结果。他们在约定的日子来了。普热米斯尔端坐在宝座上，莉布谢坐在刻着她的标志的木制座位上。

“捷克国土上英勇的首领和男子们，你们听吧，”普热米斯尔宣布说，“听听你们母亲的话吧。她的话语将使你们和后代富裕昌盛。”

人们仰望着端庄宁静的女大公，预言之神启示她站立起来，稳步走过庭院，直到城墙的边缘。普热米斯尔同她并肩而行，宫臣和侍女们紧跟在后。她站到伏尔塔瓦河上的山岩之顶，开言说道：

山岩之下，地的底层，埋着宝藏，
神的启示，通过我的声音，使它重见天光。

这时，她朝日落的方向伸出双手说道：

布热兹山上，蕴藏着银矿，
谁去寻找，谁就会发现宝藏。
两边的邻居，不速之客，
也想攫取金属，称霸一方。
捍卫你们自己吧，别因大地的恩赐，
反使你们把奴隶的枷锁套上。

接着，她转身向左，对着南方说道：

伊尔山藏有丰富的金矿，
它包含着神奇的力量。
假如你们的爱的灵光一旦熄灭，
你们就会虚弱、昏迷，渐渐衰亡。

然后，她又转向左边，面对东方，发出了这样的预言：

那三峰鼎立的山峦，
多少世纪埋藏着银矿。
但白银的开采啊，
正如同鼎立的山峰，将三起三落。
矿藏象菩提树般吸引着外国人，
似鲜花般地招来蜂群。
懒汉似的雄蜂一无所得，
只有工蜂能使白银变成黄金。

说完，又转向左面，对着北方说：

在那克鲁普纳特山的深处，

铅和锡发出混浊的光芒。
边境上务必站岗放哨，
每一步都该警惕严防。
只要你们放弃一寸土地，
就会永远丧失整个家邦。

她指明了至今深埋在地下的各种金属矿藏之后，转身对那些静静地和以急迫心情聆听她讲话的首领和元老们说：

在你们的土地中，七种金属闪闪发光，
肥沃的田野，麦穗象黄金一样。
假如你们用血汗、劳动和赞歌，
捍卫祖辈开创的国土，
假如不向外人屈服，尊重祖德古风，
人人皆是兄弟，个个恭俭谦让，
你们氏族就会连绵万代，
　荣昌盛，幸福无疆！

莉布谢时常从住地走到维舍堡山崖下，到那寂静的沐浴的地方，伏尔塔瓦河把那里冲击成一个很深很深的渊潭。有一次，她在浴池旁边观看潺潺的流水和深邃的渊潭，刹那之间，预言之神掌握了她，使她预见到了未来。

阵阵流水一去不复回，昏暗的水底宛如一幕一幕的幻影恍惚迷离。莉布谢的心啊，潮水般地奔腾起伏。她越来

越忧郁悲伤，神思无定，心碎欲裂。

莉布谢面色灰白，全身战栗。她垂首低头，河水中的吓人的怪影以可怕的声音袭击着她。

宫女们惊骇而惧怯地望着女大公，只见她以难以抑制的悲伤心情注视着水底，沉默无言，但终于以充满痛苦的声调说道：

“我看到了一场大火的烈焰，火舌在黑暗的水中飞舞。村庄，城堡，巨大的建筑，一切都化为灰烬，都毁灭了！

“火光之中，正在进行血腥的战斗。战斗啊，惨白的躯体，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兄弟自相残杀，外人从背后来蹂躏他们。我看到人人遭受贫困、屈辱和可怕的惩罚。”

两位年轻的姑娘这时候将她们初生婴儿的金摇篮敬献给女大公。这种慰藉的光辉，使大公的眼神脸颊顿时明亮起来。她亲吻摇篮，接着将它沉入无底深渊，低着头，以激动的声音说道：

“我的孩子的摇篮啊，在水的最深处歇着吧，有一天我会再度把你呼唤。

“你不会永远沉在黑暗的深渊，笼罩祖国的黑夜不会没有尽头。当晴朗的一天重现时，我的人民将再次获得幸福。

“痛苦将使民族更加纯洁，爱情与劳动会使它越发坚强，它的宿愿必将实现，它将重新赢得荣光。

“摇篮啊，到那时候，你将从深水的黑暗中泛起，重睹天日，祖国定将得救，象婴儿一样在你这摇篮中休息安睡。”

年华飞逝，注定的日子到来了。经常以魔术般的祈祷治愈病人的卡齐，被死神夺去了生命。为了纪念她，人们在姆热河岸，她的城堡附近，筑起一座高高的坟墓。沿河有一条道路，通往奥塞克山那边的贝欣地区。

紧接着，马利亚的手又触及到虔诚的特塔，使她停止了呼吸。当地的人们沉浸在悲哀之中，如丧考妣。她的骨灰安葬在波赫莱德山上一棵古橡树下。这是一块圣地，特塔曾经多次在这里祷告和祭祀。

她去世后，人们在那里烧了九天九夜的大火，祭奠神灵；并在她的墓上竖起了一块大石碑。

三个姐妹，只剩下孤零零的莉布谢了。而她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她从神灵的启示中获悉自己已接近生命的尽头。她想到死后的归宿，想到了天堂的父亲和姐姐。她要求普热米斯尔召集氏族首领和长老会议，因为她希望再同他们讲一次话。

人们聚集到维舍堡。莉布谢祈祷之后，同普热米斯尔一起走到集合在庭院的首领和长老中。德高望重的女大公，脸色惨白，严肃恬静，目光之中，已显露出她的最后归宿了。

她告诉大家，她的生命已将结束，这是最后一次同人们见面和讲话。她要求所有的人忠于大公普热米斯尔，信任她的儿子，对他保持恭顺。当莉布谢请求她的丈夫对臣民仁爱为怀的时候，当她伸手为大家祈祷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个个沉浸在悲恸之中，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热泪

盈眶。

她回到房间，躺在地上。人们的母亲啊，与世长辞了。丈夫，儿子为她哭泣，宫女、臣民为之悲恸。人们在焚烧遗体，安葬骨灰之后，在她的墓地举行了追悼大会。

后代人谁也不清楚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年长的人说，在莉布谢的城墙之中，而古老的传说则认为，在利比采城堡靠近奥什科布赫神秘的山丘上，那里生长着贵重的药材和香料。

莉布谢去世之后，她的宝库原封不动地藏在她指给丈夫看过的岩洞里。普热米斯尔从未去动它。是啊，有什么必要呢。至今宝库还深埋在维舍堡山岩之中。只有在最严重的贫困和物价飞涨的时候，它才放射出光芒。而它一旦打开，出现在人间，物质就将无限丰富，贫困将永远消失。

莉布谢的金摇篮在维舍堡山岩下的伏尔塔瓦河底埋藏得很久很久。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捷克国土上，苦难接踵而来。村庄毁灭了，原野荒芜了，美丽的城镇村落被烈火烧成灰烬。战难连年不止，人们的鲜血洒在故国的土地上。莉布谢的那个氏族中，兄弟间不停地相互残杀，外国人则从背后来蹂躏他们。

但是，黑夜总有尽头。

维舍堡山岩下面的金摇篮从黑暗的水中出现了，纯金的闪光在白昼也明显可见。拯救祖国的希望，还象一个初

生的婴儿，在摇篮里酣睡着，那就是普热米斯尔家族后裔的儿子。

金摇篮与小孩一同生长，摇篮成了金床，孩子长成了大人，成了祖国之父。①在神圣的查理城堡，他用的就是这张神秘的床。每当治理国事疲劳困倦的时候，就在床上歇息片刻。他去世之后，金床没有任何人躺过，后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金摇篮又沉到维舍堡山岩下的黑暗深渊里，沉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在那里等待着，等待着……。

---

① 指查理四世，罗马帝国皇帝兼捷克国王。

姑娘之战

一

莉布谢离开人世之后，她的宫女们感到，她们已不象女大公在世时那样受人尊重了。她们对此忍无可忍，辛酸地怀念着女大公统治国土、管辖全体男人的那些年代。当有的男子以讥讽的口吻讲出下面的话时，她们更是怒不可遏。男人们是这样说的：

“你们当权的时候我们低声下气，可是，咳，现在你们都成了离群的小绵羊了！”

胸中的愤怒象烈火一样燃烧。姑娘们渴望统治权，迫切地想进行报复，因而拿起宝剑弓箭，不顾力量的悬殊，向全体男人展开顽强的战斗。莉布谢的主要侍从弗拉斯塔担任她们的统帅。她发出号令，并且第一个拿起武器。所有的女人聚集在她周围，拥向坚固的城堡。

那座城堡位于伏尔塔瓦河对岸的山顶上，是为进攻出击而建立的，比维舍堡略高一点。

姑娘们完全听从弗拉斯塔的指挥，就象服从大公和统帅一样。遵照她的指令，姑娘们回去号召所有妇女，丢下家务，迅速前往新城堡杰温，同男人作战，好让女人来治理国家，让男子俯首听命，扶犁耕地。

弗拉斯塔的号召并不是随风而逝的空洞言词，而象星

星之火，燃烧着姑娘们的心。她们象离巢的鸟儿，从丈夫、父兄身边走出，直奔杰温城堡，聚集在大厅、房间、庭院和路堤之上。

维舍堡附近的男子们冷眼观看着她们骑马、练武，觉得又开心，又好笑；阅历较深的人也用蔑视的眼光看着她们。男子们在普热米斯尔大公面前谈论全副武装的姑娘们时，充满着嘲笑的意味，他们打算试探一下妇女们的勇敢精神。

人们在大公周围谈笑着，不相信会发生什么丢面子的事。只有普热米斯尔一个人神色沮丧，忧心忡忡，他说：

"大家听着，我为什么不象你们那样感到开心。你们要是知道我昨夜的梦，就不会觉得好笑了。"

他想警告一下人们，就把梦中的见闻陈述了一遍：

"在黑沉沉的夜里，空气充满刺鼻的浓烟。烈火之中，我看见了一位戴头盔的姑娘。她那长长的头发一直拖到肩上。她一手拿剑，一手举杯。被杀死的男人们躺在泥土和血泊之中。那个姑娘疯狂地奔跑，践踏着死者身躯，将他们的血装入酒杯，象野兽似地，贪婪地啜吸着。男子汉们，听听神灵的声音，记住他的启示吧。我用我所见到的情景，警告你们。听我的话吧，切莫等闲视之！"

二

这时候，杰温城堡的姑娘们，正准备同男人战斗。热血沸腾的喊声淹没了一切。她们冷酷顽强地对父兄们宣布：

“从现在起，我们与你们毫不相干，各走各的路。你们自己去侍候自己吧！”

她们相互表示信赖，发誓赌咒：要是有谁玩忽懈怠，图谋叛变，让她死在自己的刀剑之下。她们就这样在城堡里向统帅弗拉斯塔宣誓，她给每个人确定了职位和任务。

最有才干的人留在她身旁出主意，小心谨慎的人看守城堡，最勇敢的人则派赴前线，让她们策马而上，象打狗一样地狠揍男子汉们。她还挑选若干身材修长、面容秀丽、神态诱人的姑娘，用美色和柔情去消灭他们。她希望通过武力和各种计谋去杀死男人们。

但是，男人们依旧执迷不悟，对普热米斯尔大公的警告毫不在意，象参加游艺会似地拥向杰温城堡。男人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出现，挥动刀枪，姑娘们就会象吓破了胆的小猫，四处逃散。

事情确实奇怪啊，姑娘们虽然没有登上城墙，但是并没有逃走。她们从城门一拥而出。弗拉斯塔在城堡前迅速指挥姑娘们列队开战。她骑着乌黑的战马，身穿盔甲，头戴帽盔，手握长矛，以烈火般的激情，号召姑娘们的前锋不要畏惧，英勇战斗。

“我们如果被打败了，”她大声地说，“男人们就会嘲笑我们。你们将要成为仆役；更糟糕的是，要当奴隶！我们宁可阵亡，也不能听任他们摆布。动手吧！别让他们任何人活着。不管他是谁，是兄弟，还是父亲，一律狠狠地打！”

话音刚落，她便摆动缰绳，策马飞奔，边呼喊边挥动长

矛。在她的后面，姑娘们喊声震天，列队相随。她们求战心切，紧跟着弗拉斯塔。走在前列的有：姆拉达、斯瓦塔娃、霍特卡和拎斯塔娃。

女勇士们的箭象突如其来的暴风雪，纷纷落到男人们身上。他们已经感到这决非儿戏。他们流着鲜血，成排成排地倒下。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姑娘们已经骑着马冲了过来，向着惊慌失措的人群乱砍乱刺。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三百名男子流着鲜血躺在地上，其余的逃之夭夭。阴暗的密林成了他们逃命和防卫之地。要是没有树林，他们谁都难免一死。

在杰温城堡和它的附近，姑娘们为胜利欢呼雀跃，斗志更坚，给更多的女伴们增添了力量。这件事传遍全国，那些犹豫不决的妇女也受到了鼓舞，行动起来了。形势十分严重，每天早晨，都发现有的男人被刺杀。他们为生命担忧，晚上离家到密密的森林里过夜。

杰温城堡的周围，男人们的处境也十分不妙。他们无法接近城堡，用强攻和用计谋都未能攻克。杰温城堡没有男人，姑娘当中没有一个人叛变。而她们在维舍堡却有一些女伴，这些人无疑不是同男子们站在一边，而是秘密地递送情报，报告男人们的打算和去向，在哪里可以追踪和袭击他们。

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既有战场上明火执仗的战斗，也有秘密的计谋智斗。一位标致的姑娘这样引诱她的男朋友说，当她同女伴们前往杰温城堡时，希望他来解救她。男青

年同他的伙伴们果然一起去了，在预约的一个偏僻地方等着。他等待的姑娘也果然带着九名女伴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姑娘们一踊而上，杀死了男青年和他的全部伙伴。

另一个青年男子也死于诡计。他轻信弗拉斯塔的侍从、一位漂亮姑娘要背叛杰温城堡的诺言，带着几个小伙子，按约定的办法在深夜偷偷溜进城堡。但是，他和伙伴们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年轻的茨迪拉德首领，也中计身亡。弗拉斯塔最痛恨他，因为在历次战斗中，他用宝剑杀死了为数最多的妇女。

三

一个夏天，茨迪拉德带着几名仆役从他们部落的村庄穿过田野，向布拉格城堡走去。年轻的首领和随从腰间佩着宝剑，肩上背着弓箭和皮鞘，有的还手持长矛。因为在姑娘们经常从背后袭击人的时候，一个人赤手空拳通过田野是不行的。

烈日当空，热气逼人。麦穗和芒麻叶子纹丝不动。茨迪拉德走进树林也不觉得凉爽。在古树的阴影下，在深谷中高耸的石壁旁，也无丝毫凉意，没有一点儿风。林中的小溪在悬崖下静静地流着，河流、树林，飞鸟，一切都寂静无声，只是偶尔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才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

茨迪拉德停下了脚步，其他人也惊讶地倾听着。山崖附近的叫声突然中止了。一只乌鸦掠过茨迪拉德头上，嘶

嘶哑哑地叫了一声。首领和随从都没有留意乌鸦发出的警报，继续朝着传出叫声的方向前进。他们绕过山崖，突然发现了一匹马。这一下使他们吃惊了。

山岩之下，盛开着毛蕊花。山下遍地是黑莓草莓，白花刚刚凋谢，果子已呈红色。林间的草地绿油油的。在阳光照耀下，芳草悠悠，连柳枝也映红了。古老的橡树挺立在山崖下，只见一位姑娘在树下躺着，被牢牢地拴在树干上。她衣衫湿透，疲惫不堪，低垂着头，松散的头发披在肩上，还背着一只猎手的号角。当马蹄声惊动她时，她抬起头，又呼喊起来，央求男人们行行好，可怜她，给她松绑，放她走开。

茨迪拉德被美丽的姑娘的请求和娇音打动了心，忘了小心谨慎；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他以轻快的动作纵身下马，挥剑砍断绳索，把她放开了。但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正是她们里面的一位妇女，背叛了男人、昨天晚上给弗拉斯塔送消息说，他今天要经过这里前往布拉格城堡。弗拉斯塔已作好一切准备，要让他有来无回。而那位美丽的姑娘就是来履行这项任务的。松了绑的姑娘热情感激茨迪拉德，说她名叫莎尔卡，奥科日诺人，是一位首领的女儿，杰温城堡的姑娘们在林中袭击她，捆绑她，还要把她带往城堡，在她身上发泄愤怒。说她们走到这里的时候，远处响起了马蹄声。

姑娘继续说："于是她们扔下我，把我捆得死死的。她们为了讥笑我，给我挂上一只号角，让我这个被捆绑的人，吹响呼救。你们看，还给我留下一壶蜜酒，使我越喝越渴。"

她指了指她脚旁草地上的一大壶蜜酒。说着，又哭泣起

来，哀求别把她丢下，救人救到底，希望他们在那些疯狂的女人们返回以前，带她回到父亲身边。

茨迪拉德坐在她身旁安慰她说一定照办，并把酒瓶递给她喝，让她在惊慌痛苦之后，提提精神。她呷了一口，递给茨迪拉德喝。伙伴们也下了马，把马拴在附近，然后躺在树荫下凉快一阵。这时已是紧急关头了。松树、千里香和路旁的花草，随着热腾腾的气流，散发着浓郁的馨香。在阳光照射的林间空地上，一点动静也没有，连蝴蝶也停止飞舞。仆役们个个眼皮下垂，昏昏欲睡。

但是他们的首领却兴致勃勃地倾听着娇美动人的莎尔卡的细语佳音。她再次把蜜酒给他。他则开怀畅饮，还欣赏了从她颈项取下的号角。莎尔卡说，不知道它发出的声音怎么样。茨迪拉德马上将号角贴近嘴唇，鼓足了气，把它吹响了。

响亮的号角声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响彻山崖密林，号声由近而远，直传到遥远的地方，才慢慢消失。

突然，一阵粗野的叫嚷声象暴风雨般地从四周的密林深处一轰而起。手持武器的姑娘们，成群结队地拥向草地。茨迪拉德的侍从们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上马挥剑，女勇士们已大批向他们压过来，又打又刺。

茨迪拉德想向伙伴们靠拢，但还没有来得及从地上拿起宝剑，妇女们已将他团团围住，踢倒在地，捆绑起来了。他被捆之处正是他刚才解救弗拉斯塔心腹的地方。他疯狂地挣扎、咒骂和叫着莎尔卡的名字，说她耍弄奸计必将受到惩

罚。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莎尔卡一个劲儿地笑着，大家也跟着笑，高兴得发狂。勇敢的被俘者被紧紧地捆绑着，只好跟着莎尔卡的坐骑同行，前往杰温城堡。他的随从们则躺在被踏毁的充满血迹的草地上。他们是被刺死的。在太阳光下，尸体上苍蝇成堆。他们刚才未曾注意到的乌鸦在上空哇哇地叫着，呼唤它们的同类来饱餐一顿。

茨迪拉德的侍从们就这样丧命，他们的首领也在灾难中倒下。这一事件发生的那个荒芜的山谷至今还以那使人毁灭的人名命名。①

四

第二天，哨兵和斥候给维舍堡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消息：杰温城堡上悬挂着被姑娘们折磨致死的茨迪拉德首领的尸体。

消息传到周围，传遍各地。于是，男人们全副武装，从四面八方急忙赶到维舍堡。姑娘们的敌对行动使他们愤怒已极，要求普热米斯尔率领他们去报仇雪恨，他们愿意听从他的指挥。还没等到下达旨令，不少人已自动奔向杰温城堡，沿途看到妇女就加以痛打。他们俘获了不少妇女，把她们统统押解到维舍堡。

弗拉斯塔怒火冲天，自信能夺得胜利。她率领全体妇女向维舍堡进发，想攻占它，杀死所有的男人。还没等她们

① 布拉格郊区，至今仍有莎尔卡山谷。

到达城墙下，渴望报仇雪恨的男人们已列队赶来迎敌。

一场残酷的战斗开始了。弗拉斯塔一马当先，冲入敌群。她满腔怒火，勇往直前，身先士卒。她以为，大队人马已紧跟在她的后面。谁知道姑娘们赶不上她，她已孤身陷入重围，只听得四面楚歌，她连宝剑也挥动不得。男人们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终于将她拖下马来，碎尸万段。

弗拉斯塔就这样丧命身亡。

其他的妇女也不过是作徒劳的搏斗。当她们知悉统帅被俘之后，突然感到恐惧。一度使男人们望而生畏的姑娘们开始逃跑溃散，乱成一团，仓皇奔回杰温城堡，寻求逃命之地。

她们许多人死在战场，不少人在逃跑中倒下，逃回杰温城堡的姑娘们也未能免遭灭亡。

男人们紧紧追赶，冲过桥梁，进入城堡。女人们的威力和勇气完全消失了，她们扔掉宝剑，恢复了女人的常态，开始嚎啕大哭，也认识她们的兄弟和亲属了。她们双膝跪下，两手合十，苦苦地哀求……。

但是，男人们要为茨迪拉德和所有战死的和被阴谋杀害的同伴们报仇。他们的报复是如此残酷，一个女人也不予赦免。姑娘们美丽的身躯倒下了，被从窗口、高墙扔到地上。男人们消灭了女人的队伍，将杰温城堡付之一炬，夷为平地。姑娘之战就这样结束了。

秩序和权力象以往一样重新确立，普热米斯尔大公独自统治着，再也没有女人的反抗。

克热索米斯尔与霍里米尔

一

普热米斯尔年事已高，在睡梦里无疾而终，灵魂回到了他祖辈的身边。

奈扎米斯尔继位。他又去世了，由姆纳达登上宝座。姆纳达后，沃延即位。继他之后，是弗尼斯拉夫掌权。他死后，克热索米斯尔在圣叶塞尔卡井边的大会上被宣布为掌权者。人们在那清澈明净的井水边点燃篝火，举行祭祀。年高德重的长老把普热米斯尔的桂冠戴到克热索米斯尔的头上，群臣兴高采烈，一致欢呼：

“克热索米斯尔，我们的主人！他将为我们祝福！”

大家向他致敬，俯首，热热闹闹地簇拥着他步入维舍堡，庄严隆重地扶他登上他的父辈和氏族奠基者的宝座。

克热索米斯尔统治时期，不重耕作畜牧，更多地注重山区。大批的人到处寻找地下的金属，从河流的沙粒中淘金，收获果然不小，特别是南部，所得更多。大公自己最重视祖先女大公的预言，派遣许多矿工前往伊尔和布热兹山区，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白银等金属。

人们从四方八面涌到那里，寻找矿藏，指望一下子发财致富。他们丢掉家务，不事耕种，结果蜂群死亡，田园荒芜，曾经盛产谷物和百鸟争鸣的原野，如今杂草丛生。

人们开采金属致富了，但却没有了面包。矿区粮食匮乏。淘金采矿者派人到布拉格周围购买面包。许多首领长老对此难以忍受，极力反对。他们预感到开矿会使田园毁灭；为了贵重金属，氏族的仆役走散，秩序和纪律松弛。霍里米尔带领一帮官员到维舍堡晋见大公，要求和提请克热索米斯尔更多地注意面包，少关心白银，最好将矿工遣散。可是大公被稀有金属的光泽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无视人们的提醒。官员们十分不满，愤然离去。

矿工们听说人们已经商妥要反对他们，消灭他们，个个怒不可遏，从矿地跑回他们的草舍茅棚。有人报信说，官员们，特别是霍里米尔在维舍堡如何策划。这一来，矿工们更是如同被捅了的马蜂窝。

他们愤怒地叫喊，以报仇进行威胁，扬言特别要收拾霍里米尔，要他的鲜血，而且刻不容缓。另一些人则狂笑，呼喊：谁担心没有面包，那就去捉拿霍里米尔充饥好了，把他吞下去，直到噎住为止。

这一下他们劲头更大了，象一群追逐小鹿的野兽，涌向诺伊麦德尔村。

成群的矿工，在秋天的傍晚，穿过田野荒原，穿过已经笼罩了一切的夜幕。

他们到达诺伊麦德尔村时，已经是深夜了。树丛中的草屋、仓库和围墙附近高高的草垛模糊难辨。矿工们蹑足而行，鸦雀无声，象是狡猾的野兽，向院墙潜行。但在这之前，一位好心的人去报告了外面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情。

首领被惊醒时，黑暗中已传来了粗野的喊声。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成群的矿工涌到围墙跟前，杀声震天。除了逃跑，官员们已别无出路。

霍里米尔箭步跑到马厩，牵出他最心爱的马儿，一跃而上，冲出大门，逃往野外。矿工们看见了，一面狂叫，一面追赶。霍里米尔听到追赶的马蹄声逼近，便赶忙快马加鞭。忠实的马儿急驰如飞，鬃毛竖起，蹄下泥沙四溅，火星划破了茫茫黑夜。

霍里米尔的白色披风在飞驰中犹如伸展的翅膀，吸引着追赶的人群。转眼间，他们追不上劲步飞驰的骏马，马儿已消失在秋夜的黑暗之中。直跑到森林的边缘那长满青石兰的地方，熟练的骑手才勒马而止。

他已脱离了险境，但当他回首遥望的时候，真是悲愤交加。只见熊熊的烈火在吞没着他的家园。红红的烈焰映照着黑暗的天空，火势越来越大，不可阻挡。

“一切都被烧掉了！”霍里米尔悲愤地思忖着，“房屋，满仓的粮食，草堆，丰收的庄稼，我们的全部劳动，都完了！”

他紧握右手，对着燃烧的方向发誓：

“即使被砍去头颅，烧成灰烬，我也要对这一切进行报复，加倍地、更残酷地报复！”

二

诺伊麦德尔村毁灭了。

没有烧掉的东西被矿工们洗劫一空。他们带走了丰富的缴获物，拉走了牲畜，用掠夺的马匹拖着掠夺的车子，装着霍里米尔的财物，欣喜若狂地走了，还不断地喊道：

“谁怕挨饿，偏让他挨！”

他们是如此的兴高采烈。而被烧毁的村庄却寂静和荒凉。燃烧的地方长时间冒着青烟，刺鼻的糊臭味被秋风吹到四面八方……

两天以后，霍里米尔召集本部族所有的男子集会，许多被矿工的暴行所激怒了的友好近邻也赶来参加。

天近黄昏，人们全副武装，由骑着忠实的白马的霍里米尔率领着，出发了。

在布热兹矿区，谁也没有预感到大难临头。矿工们以为，逃亡的霍里米尔一定在荒野流浪，孤立无援，不敢有任何作为。他们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地躺着，连岗哨也没有安排。深夜，一股难闻的烟味把人们惊醒了。突然，耀眼的火光烈焰照红了天边。他们的房顶也着火了，大家乱作一团，冲出门外，有的抢出财物，有的寻找孩子。

这时候，霍里米尔的人蜂涌而来，用短剑长矛又砍又刺。首领本人骑在马上，挥舞利剑，奔跑于草舍之间，并到矿井旁威胁人们说要把他们斩尽杀绝。

他那些愤怒的仆役如同黑夜的恶魔横冲直闯，拆毁房屋器具，用大石块填塞矿坑。矿工们用镐头创造的一切，全被毁了。

黎明以前，敌人撤离了，消失在茫茫的晨雾之中。他们

的队伍一回到诺伊麦德尔村便解散了。但是首领还继续往前走。他的马儿似乎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疾风一般地奔向首领的驻地。太阳出来的时候，不知疲倦的霍里米尔乘坐着他那不知疲倦的白马，到达维舍堡的大门前。

布热兹矿山事件的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大公的城堡。矿工们纷纷前来，报告那恐怖的夜晚所发生的浩劫，愤怒指控霍里米尔应对这一罪行负责。

但他矢口否认，推脱说那天黎明以前他在^^舍堡。克热索米斯尔为银矿的事件十分悲伤，决定将霍里米尔下狱，各部族首领集会时，才将他从狱中带到法庭。

霍里米尔一个人站在法庭上。愤怒的矿工强烈要求将他活活烧死。首领们想营救他，为他求情，希望保留他的性命。但是，大公更重视矿工的声音，因而判处了霍里米尔死刑。

但大公还是满足了首领们的部分愿望，稍微减轻了霍里米尔的刑，没将他活活烧死，而是由他本人用剑自裁。

判决之后，霍里米尔向大公提出：

"尊敬的大公，我受到你的法庭的判决，无法再活下去了。我只有一个请求：临死前，允许我骑上我亲爱的马儿，在外面兜上一圈，然后任你们处决。"

"去吧，"大公答应了，"但你那没有翅膀的白马救不了你！"大公讥讽地笑着，传旨关闭城门。

霍里米尔不顾克热索米斯尔的讥笑，高兴地跑到马厩里找他的白马，搂着马的脖子，把脸贴在马的头上，抚摸它，

轻轻地同它讲了几句话。白马发出一阵嘶鸣，前腿乱踢，连地面也被震动了。

所有的人，包括站立在台阶上的大公，首领，长老，庭院里的矿工，卫士，都惊讶地望着霍里米尔握住缰绳，牵着马走出马房，并称赞那匹漂亮的烈马。白马的脖子粗壮，有斑点，鬃毛很长，尾巴也很粗大，腿长蹄小，象小鹿一样，两眼光亮闪闪，头有力地晃动，鼻孔涨得红红的。

霍里米尔腾空一跃，跳上马背。马蹄象跳舞一样左右移动。骏马回到主人手中，兴致勃勃。主人一声吼叫，白马竖起前腿，高声嘶鸣，声音响彻庭院。它以敏捷的步伐绕场一周。霍里米尔发出第二次吼声，白马纵身一跳，从第一道门到了第二道门。靠近墙根时，霍里米尔发出第三次吼声，喊道：

“好，谢米克（白马的名字），腾空吧！”

霍里米尔的两腿紧夹着马腹，伏在飘动的鬃毛上。这时，谢米克开口说话了：

“主人，坐稳吧！”说着，一跃越过了土坎，再一跳，飞过了木头垒起的城墙。

看着这一情景，人人目瞪口呆，个个无可奈何。

白马背负着骑手，象鸟儿一样飞上天空。马儿的鬃毛，骑手的头发，随风飘动。他们象离弦之箭，转眼就消失了。

城堡里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惊讶万分，茫然不知所措。有人赶忙爬上城墙，只见绝望的骑手消失的地方，正躺着他的坐骑谢米克。它伤势严重，鲜血直流。

当霍里米尔的骏马还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首领们已尽力在为他求情了。宫廷官员经过这一番惊扰，也出面尽力为他帮忙，但克热索米斯尔根本不予置理。

不过他还是马上派人到诺伊麦德尔村，说只要霍里米尔回来，一切都可以得到宽恕。第二天，霍里米尔果然回来了，但骑的不是谢米克，而是另外一匹马。霍里米尔向大公屈服了。大公问道，马儿谢米克在什么地方。他悲伤地回答说：

“回到家里，它静静地站着，显得很伤心，因为那惊人的一次跳跃，使它大受损伤。”

霍里米尔在维舍堡坐立不安。大公本人的好感，宫庭官员的友情，都不能留住他。他的心离不开他那忠诚的谢米克。他受到大公和官员们的谅解，为此向他们表示了敬意，但还是尽快地离开了。他拼命地赶着马儿返回他那逃散的仆役们正在重建的家园。

他一回到村里，马上就去找他那可爱的马儿。马躺在地上，已经站不起来了。它说，它快完了，要求主人在它死后不要把它扔给飞禽和野兽，希望能埋在庭院门口。

霍里米尔极为悲恸，答应了一切，艰难地同谢米克诀别了。马儿死后，按它的请求把它埋葬了。

霍里米尔亲自将它埋在村里。直至今日，埋葬着忠诚的谢米克的那个地方，还竖着一块石碑。

卢昌人的骚乱

一

克热索米斯尔大公去世之后，内克兰在维舍堡即位。他对各个部族的统治明智合理，恭俭礼让，同利托米日采和列莫齐两个地区的关系友好和睦，他的旨意深受他们首领的尊重。可是，西北面有个心怀不善的邻居弗拉斯迪斯拉夫，他统治着奥哈尔卡和姆热河上游的强悍骄横的卢昌人。内克兰为人开明审慎，温柔敦厚，弗拉斯迪斯拉夫则狂热粗野，好勇喜斗，不尊重邻近部族的友好意愿、权利与公理，无情地挑起流血斗争，粗暴地欺压近邻，频繁骚扰列莫齐、利托米日采和捷克地区，对各地实行横征暴敛。

他抢劫正在耕地的马匹，任意强迫居民为自己和已被杀害的人纳税，把居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俘虏变卖为奴隶。由于奴隶的人数太多，他就将他们廉价卖给前来贩运奴隶的弗朗克商人和大胡子犹太人。

他最后一次侵入捷克国土的时候，给这个地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苦难。卢昌人所到之处，一切都陷入火海。他们焚烧住宅、仓库、马圈，没有一个村子能够幸免。他们还用刀剑赶走成群的牲口。从村里逃到城堡、堤边和围墙里躲

藏起来的老百姓，也同样遭受浩劫。

位处边境地区的德舍维奇城堡未能抗击住弗拉斯迪斯拉夫的队伍，斯拉尼城被攻克，接着是布德契被夷为平地。卢昌人又如同泛滥的洪水，涌向日阿洛夫附近神圣的赫拉德茨地区，伏尔塔瓦河上忧伤的鸽子岭就耸立在这里。

卢昌人围困了赫拉德茨，企图从这里直捣布拉格。赫拉德茨城被围得水泄不通，粮草断绝，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所有的牲畜都被宰杀了，面粉、肉食成了极为稀罕的东西。

被围困的人们，以焦急的心情遥望着从赫拉德茨经过乌涅蒂采、霍利肖维采通向布拉格城堡的那条"大道"。布拉格城堡是大公最喜欢逗留的地方。人们多么迫切地盼望他的队伍前来解围啊。

但是他们的愿望并未实现，布拉格的支援没有到来，在所谓"大道"上依然不见人影。赫拉德茨城的人绝望了，他们饿得头昏眼花，形容憔悴，眼眶深陷，把武器都扔到地上说：

"与其孤立无援，束手待毙，不如向卢昌人投降，听候处置，要么由他们杀死，要么请求给一条生路。"

当他们打算这样做的时候，突然发现卢昌人纷纷起来离开营地，开始撤退了。因为卢昌人得到确实情报，列莫齐人、利托米日采人和杰昌人已经出发，前来增援捷克人。卢昌人正好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弗拉斯迪斯拉夫勃然大怒，发誓赌咒说，要是容忍了杰昌人、列莫齐人和利托米日采人，就让他永世沦为奴隶。捷克族的人一定会屈服，他弗拉斯迪斯拉夫的旗帜必将作为

胜利的标志，高高飘扬在布拉格城堡的上空！

但是，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瓮中之鳖，他还是从赫拉德茨城撤退了。

不过他很快进行了报复。首先在利托米日采人的土地上的两座小山之间建立了坚固的城堡，用他的名字弗拉斯迪斯拉夫命名。他把野蛮强悍的部队派驻城堡，镇压曾经支援过捷克人的那些邻近的部族。

列莫齐人和杰昌人被吓住了，提出了和平的请求，答应与捷克人绝交，每年给卢昌人进贡纳税。布拉格大公知悉这一情况之后，忧心如焚，深感没有同盟者，势单力孤，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决定：宁可退让，也不能让战争爆发。

他派遣几位官员作为使者，前去同卢昌人的首领谈判和平和睦邻关系，向他赠送珍贵礼品：纯金数袋，金质头盔两顶，盾牌若干，良马十匹。

弗拉斯迪斯拉夫高高坐在装饰着雕刻与绘画的宝座上。他头戴貂皮帽，帽上插着苍鹭羽毛，身穿外国的带折褶皱纹和大纽扣的名贵礼服，居高临下，眯着两眼打量了一下使者，以不可一世的姿态接见了他们。等使者禀奏了主人的意思以后，他傲慢地说：

"我听取了大公的请求；看到了他所献上的礼物。他作得太不象样了，没有把他的全部黄金、马匹和财产给我送来。他送的这么点玩艺只不过是一种诱饵，你们把它带回去吧。告诉大公，太谢谢他了，请他妥为保存，以后我要向他索取一切，包括今天退回的东西。你们快滚蛋吧，要不

然，你们留在这儿的将不是礼品，而是脑袋！”

使者们吓得拔腿就跑，尽快离开了卢昌地区。回到布拉格城堡，向内克兰大公呈述了一切。大公听了，面无人色，十分忧虑：弗拉斯迪斯拉夫飞扬跋扈，贪得无厌，他不把整个捷克地区据为己有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二

卢昌人的首领对布拉格的使者大发了一通狂言谩语之后，立刻传旨在卢昌五个地区征集兵丁。

卢昌首领的一位使者佩带宝剑，率领卫队，骑着快马，奔向各地。另一位使者，是个铁腕人物，他那半露在皮鞘外面的利剑，寒光闪闪。出发走在他旁边的人，腰间系着皮带和绳索。他们好象一阵旋风掠过平原山谷、森林草地，走过一村又一村，经过一个部族又一个部族，从白昼走到深夜，从黄昏跑到黎明。

到达森林的一片空地之后，他们就停下来，召集长老、部族全体人员和青年男子开会。使者拔出首领的宝剑，往空中一挥，发布命令说，凡是身长超过宝剑的人，必须立即拿起武器和盾牌，到首领的城堡集合，准备出发打击捷克人。

另一个使者解下腰间的皮带绳索，高高地举过头顶，宣布首领的可怕的命令：凡不按规定时间出发的人，要用绳索绞死！明令在先，决不宽容。

使者还宣布说，凡喂有吸血的鹰隼、大鹞和山鹫等猛禽者，必须将它们一律带到前线，不准留在家中；凡违抗不办，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

他再次挥起首领的宝剑，使它在阳光照耀下闪起一道道白光。使者用宝剑测量所有男子的身高，作下记录，向首领报告每个家族应派多少人出征。

骑兵出发了，直捣敌方防守薄弱的部位，向邻近部族挺进。消息如飞，到处都等待着首领的宝剑的出现。各村社的牧民，惊愕地注视着野蛮的骑兵。男人焦躁不安，妇女忧心忡忡。士兵们到处制造不安和骚动，给妇女和姑娘们更是带来莫大的麻烦。

队伍就这样从首领的城堡穿过草原，走过了该部族的风景优美的第一个地区。这里处处是肥沃的田野，绿油油的草原，绚丽多姿的花的海洋。再往前走，还是田野、草原和花园，而这一切都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之中。经过许多村落之后，他们到达了第二个地区的布鲁斯尼采河两岸。这个地区的人们拿起武器，跟着队伍往北朝着奥哈尔卡前进。蓝色的厄勒山脉已经遥遥在望。经过第三个地区，即乌斯克河畔时，又召集两岸的人，测量他们的身高，并一一记录下来。

从这里再向西行，进入第四个地区的胡特纳河流域。河流两岸，奥哈尔克山谷、隘口、石林，到处响起了战争的呼啸，象是空中的雷鸣，奔腾的急流。

队伍走得那样急骤，如同春天的风暴，袭击着姆热河流域。这是一片浓密的森林，还有山峦、沼泽和泥潭。赫鲁姆

昌的村落，即掩蔽在这一带，这是卢昌人的第五个地区。使者照样挥动宝剑，传达首领的旨意。男子们欢喜若狂，不管身材高矮，只要能寻欢作乐，排解忧愁，都前往参加。

密林深处的黝黑野蛮的人起来了。他们扔下耕地和树林，用长满老茧的粗壮的手，拿起木棍、铁锤和黑皮裹着的饰有条纹的盾牌，带上吸血的大鹰和山鹞，牵着嗜血成性的、能与野兽搏斗的狼犬，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三

在赫鲁姆昌地区最偏僻的地方，在山峦之间，座落着一个用篱笆和木头墙围着的小村，周围是大片沼泽地，长满了香蒲，附近还有一条狭长的菩提树和枫树林带。村里的屋顶铺着一层厚厚的茅草，上面野草丛生。

人口稀少的日阿兰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这里。年轻骁勇的斯特拉巴，就是这里的主人。他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名捷克族妻子。她是被斯特拉巴在卢昌人最近一次武装围困赫拉德茨时俘虏回来的。这位捷克姑娘具有无比的魅力，使斯特拉巴一见钟情。斯特拉巴对姑娘说：

“你这个女俘虏，我的奴隶，给我作妻子吧！”

她同意了，成了他的妻子，但内心深处并不满意。她怀念着遥远的故土，向往自己的家乡。每当她回想起卢昌人在她的故乡制造的恐怖和灾难，真是五内俱摧。不过，她把痛苦和愤怒深深埋在心里，连她的丈夫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但是，斯特拉巴死去的父亲留下的继母，心里可是一清二楚。她身材较高，表情忧悒，目光灰暗而锐利，具有半老徐娘的风韵，精通魔法妖术，善于求神占卜。

首领的旨意传到日阿兰，这里的主人斯特拉巴打算亲自从军。他从墙上取下盾牌和铁轮箍着的牛皮头盔，磨剑整弓，安好弓弦，把铁锤系在鞍上，挑选了一匹最好的战马。乍一看来，这匹马儿不算很壮，皮毛也不大光滑，而且还有点蓬松松的，但是它跑起来快如飞燕，顶得住酷暑严寒，能够忍饥耐渴。

斯特拉巴年轻的妻子，一声不响地帮助他准备衣帽、裹腿和皮带，给背包里装满面包和奶酪，供他在前去首领的城堡的途中食用。

出发的前一天，后母悄悄地对他说：

"傍晚到山谷里去一次，可是不要对任何人讲。"

黄昏时候，斯特拉巴按照后母的吩咐，沿着泥泞的道路向阴暗的森林走去。矮小的赤杨和松林，越来越看不清楚，一丛丛深色的香蒲之间，一片片积水映着天空的微弱的光，呈现出淡淡红色。一阵阵微风将树林的嘈杂声吹过晦暗的沼泽地，向四面扩散，激起了更大的回响。沼泽地两旁生长着稀稀拉拉的野草，遍地乱石。参天的菩提树、橡树和椤树，交错杂乱地耸立着，稠密的枝叶上长满了槲寄生。深秋严冬，光秃秃的大树，全被这类植物铺盖着。

斯特拉巴的后母坐在山谷中的橡树下的篝火旁边，披头散发，头巾从前额一直缠到耳根和下巴。

她看到前妻的儿子走过来，就马上将一种奇特的香料扔进火里，祭起魔法，大声嚷道：

"烟雾遮住我的前面，挡着我的后面！除了魔鬼，谁也不能看见我们！"

话音刚落，地上泛起了白白的烟雾。她躺在圆盘上，沿着山坡徐徐升到山顶，直到飒飒作响的大树之上。斯特拉巴走近篝火旁边，正好大雾弥漫，除了朦胧的树影，什么也看不清了。后母站在熊熊的烈火中，用灰暗的两眼紧盯着斯特拉巴说道：

"你不是我养的儿子，可你父亲是我的丈夫。我唤你来，是想给你出个好主意。你靠近一点吧，因为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人听见！

"你知道吗，给你施魔法也无济于事。捷克巫师的法力更大，我们斗不过他们，相反他们将压倒我们，你们也同样会失败。我已预见到你们的困境。可怜，你们实在可怜！神灵帮你们战斗，到头来却去保佑敌人。

"你们走上战场之后，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卢昌人将听任捷克人摆布。首领和所有的队伍从那里再也回不来了。你如果听我的劝告，可免于一死。我告诉你吧，战斗一开始，你截住第一个向你冲来的对手，用长矛刺他，但别把他刺死，只割下两只耳朵，收藏好，然后骑马向回逃走，千万别理睬身后的噼啪声和呐喊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回跑。这样，你才能保住你自己。"

红色的晚霞消失了，夜幕笼罩着一片片泥潭。矮小的

赤杨的影子微微晃动。腐烂的柳树桩静静地立在河边，不时闪着神秘的光。

斯特拉巴从山谷里快步往家走着，忧心忡忡，难以平静。到达庭院大门，只见守门人的身影在树丛中忽隐忽现。篝火已经熄灭，洼地的水所映出的红光也消失了，周围漆黑一片，什么声音也没有。可是一进大门，就听到了歌声。

这是他的妻子在唱歌。这种奇怪的歌声他从来没有听过。他从黑暗中一出来，歌声骤然停止了。他问道，这是什么歌？为什么正好在这种时候唱歌？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四

布拉格大公获悉卢昌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和弗拉斯迪斯拉夫正在调集队伍之后，非常恐慌。内克兰害怕到这种程度，当人们报告说各个地方和部族对卢昌人的骄横无礼极为愤怒，准备进行斗争时，他也没有增加丝毫勇气。

大公城堡附近，刀光剑影，武器碰得叮当响。远处传来了战马的嘶鸣、士兵的呐喊和歌声。但内克兰大公却蜷伏在城堡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怕得要死。他不相信有可能打败弗拉斯迪斯拉夫，他鼓不起勇气。朋友们多方劝说也无济于事。他借口称病，说什么有魔鬼伤了他的肢体和筋骨。他的近亲切斯特米尔，英俊威武、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慷慨陈辞地指责他缺乏男子大丈夫气概，并且说只要他一声令下，人们全都会出征，而他不出来，则群龙无首，可内克兰还是

说道：

"我不去，也不能去。由你代表我，拿上我的武器，骑上我的马，率领他们去吧。让他们相信，是大公在指挥他们。"

切斯特米尔于是拿起大公的武器，穿上他的铠甲，戴着外国造的钢盔，护着两耳、面部、下巴和咽喉，拿着闪闪发光的盾牌，披着大公的风衣，骑着他的黑色烈马，在主要官员的陪同下奔向集合着队伍的列腾广场。

人们见到了"大公"，都欢呼雀跃，挥动武器，迅速摆成分列式。步兵、骑兵，个个戴着头盔和皮帽，手持弓箭长矛，腰间挂着装满箭镞的精制箭袋。

只见队伍中刀丛剑树，寒光闪烁。战士们的耳环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辉。切斯特米尔代表大家祭祀神灵以后，骑马检阅队伍。

他用洪亮的声音发布口令，将宝剑在空中一挥，队伍就出发了！沉重的脚步声、马蹄声、嘹亮的歌声和欢呼声，震撼着大地，激荡着大气。各族男子秩序井然地跟着切斯特米尔前进。他们武器精良，人数众多，行军时高举着部族的旗帜。

队伍经过所谓"大道"，到达利索莱，越过悬崖峭壁的山羊峰，绕过赫拉德茨城右侧，迅速开赴前线，回击卢昌人的压迫和蹂躏。他们到达图尔斯科那片开阔地带时，切斯特米尔命令停止前进。因为他获悉卢昌人已经逼近。他及时占据了高地，观察敌情。发现他们正象一团乌云似地压过来，比布拉格方面的人强大得多。可是这位布拉格队伍的

统帅没有被吓倒。他站在一棵古橡树旁，立马横刀，居高临下，向战士们发表讲话。大家细心聆听着，真以为是大公在发布训令。

“大家注意，卢昌人十分骄横，不可一世，”切斯特米尔说，“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男子，烧毁了多少村庄，劫走了多少妇女儿童。这一次又来烧杀，企图奴役我们，消灭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抗击，保卫我们的家园，不要玷污我们捷克的国土。我们是为自由，为最后的解放而战，宁可粉身碎骨也决不逃跑，落个可耻的下场。

“我们一定要坚守在这里，我将走在最前面。一旦我头颅落地，你们决不要惊慌，必须继续前进，直到获得胜利。那时候，如果我已经倒下，就把我埋葬在这里吧。”

队伍热烈欢呼：

“你在哪里倒下，我们就在哪里献出生命！”

“我们必胜！”

“把卢昌人斩尽杀绝！”

这时候，卢昌人的队伍已经涌到图尔斯科。有步兵、骑兵，他们装备精良，带着花纹盾牌，有的身穿铠甲，披着呢衣，个个英勇无比，特别是特尔诺夫人、日卢季采人和拉多尼采人，乌霍什人和赫拉贝采人也不在他们之下。最野蛮要算林区的赫鲁姆昌人。他们身穿皮衣，头戴毛帽，手拿利剑铁锤，牵着狼狗猎犬。有的人手中和肩上还带着吸血的秃鹰、山鹫之类的猛禽。卢昌人在广阔的原野上摆好阵式，准备迎战捷克人。捷克人的左翼控制着西部高地，右翼据

守着赫诺夫附近的林区。

卢昌人的队伍发生了惊雷般的吼声，还有凶猛野兽的狂叫声，犬吠声，马嘶声，军号声，汇成一片，响彻图尔斯科原野。

弗拉斯迪斯拉夫戴着头盔铁甲，挥舞着宝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他看到布拉格人，并没有逃跑，而是在原地坚守，就命令队伍停止前进，骑在马上用响亮的声音说道：

"你们看看那些怕死鬼吧。他们呆在山岗上，有什么用?!他们软弱无能，内心恐惧，哪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在平地上抵挡不住我们，害怕我们。只要一开火，他们就会逃之夭夭。狠狠地揍他们吧！让他们在你们脚下如同幼苗遇上冰雹一样。把狗放出去喝他们的血！把猛禽放出去！那些捷克人准会吓得象一只只小白鸽！"

各种毛色的狗，摆脱缰绳之后，犹如离弦之箭向前猛冲，发出凄厉的吠声。黑压压的一群猛禽放出去了，带着尖叫声掠过卢昌人的上空，好似漫天飞舞的雪花。飞禽的翅膀的呼啸声，鸟的尖叫声，人们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令人听了心惊胆颤。

数不清的猛禽象一片乌云，从卢昌人的头上飞向布拉格队伍的上空，把巨大的阴影投射在田野上。

在地面，则有恶犬在狂吠、奔跑。喧闹声震耳欲聋。成群的狗跑过去之后，紧接着就是卢昌人的队伍，他们发出战斗的呼喊，吹起响亮的军号。人声、动物的叫声，在辽阔的

图尔斯科原野响成一片。

疯狂的卢昌人野性大发，在荒原上贪婪地寻找着吸血的对象。首领弗拉斯迪斯拉夫骑着鬃毛倒竖、不断嘶鸣的战马，挥舞宝剑，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大队的人马分列在他的两旁和身后。他们个个满脸通红，眼珠鼓起，声嘶力竭地叫嚷，豕突狼奔地向前猛跑。

但是，切斯特米尔坚如磐石，岿然不动。闪电般的战斗开始了，他从山坡上俯冲而下，迎战卢昌人。各部族的队伍紧跟在后，争着冲在前面。身穿大公服装的切斯特米尔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切斯特米尔在人群最密集的地方挥动刀剑，左右砍杀，卢昌人的脑袋如同栗子一样纷纷落在地上。

突然，弗拉斯迪斯拉夫从队伍里跃马而出，直取布拉格队伍的首领。两人在愤怒的人群中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搏斗。只见刀来剑往，火星四溅，一直战到卢昌人的首领的缰绳从手中脱落，另一只手中的剑也掉下来，他本人在马背上摇晃不定，终于翻滚在地，鲜血直流，死于成堆的尸体之中，遭受马蹄的践踏。

恐怖和愤怒的呐喊，兴高采烈的狂叫，惊心动魄的呼号，震天动地。布拉格人勇往直前，越战越猛。卢昌人动摇了，退缩了。可是就在这一刹那，切斯特米尔的马倒了下来，他本人也跌落在地。但他马上站立起来，稳住脚跟，用盾牌保护着身体，继续杀开一条血路。

他的铠甲被刺穿多处，黑色盾牌也连中几刀。敌人的

刀剑，象流星一般地继续向他飞来，他的盾牌已经面目全非，把柄也被打坏了。英雄的手被震得发麻。他大声吩咐给他换一副盾牌。可是敌人的长矛重重地刺进了他的身躯。首领背着盾牌，握着长矛，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踉踉跄跄地倒下去了。

他在战斗前说的话终于应验了，他的头颅落了地，但他的队伍因此更加怒不可遏，冲杀得更为凶猛，决心要把卢昌人斩尽杀绝才罢休。正如斯特拉巴的后母在山谷里所预言的那样，除了斯特拉巴，所有的卢昌人，包括他们的首领，都倒在血泊一般的战场了。

不可一世的卢昌人被制服了，他们的队伍被歼灭了。布拉格人欢喜若狂。但当他们看到战死的首领的遗体时，都收敛了笑容。人们抬着全身披挂的首领和那百孔千疮的盾牌，遵照他的遗愿，准备安葬在一座小山上。大家望着他的头盔和武器，万分悲恸，因为他们辨认出，这就是英勇的切斯特米尔，他死得多么壮烈啊！

人们在耸立蓝天的古橡树旁为他准备墓地，战斗结束的当天夜晚，火化了切斯特米尔的遗体，埋葬了骨灰，建造起一冢高大的坟墓，全军悼念了牺牲的首领。

他们煮好大量的蜜酒祭奠死者。内克兰大公从布拉格城来到这里，在切斯特米尔墓前失声恸哭。悼念结束之后，全体队伍出发开往卢昌人居住的地区。

五

斯特拉巴骑着快马，早已离开了血淋淋的战场。他的刀锋上还留着斑斑血迹。这是战斗开始时，他刺中的第一个捷克人所流的鲜血。后来他再也没有厮杀。他割下了死者的两耳，不顾战场上的呐喊和号声，骑着马儿，仿佛被恶魔驱赶似地逃走了。

他一直跑到天黑，没有让马儿休息，又急急忙忙赶了一段路。途经赫鲁姆昌地区时，他绕过村落民房，从田间和荒原上飞驰而过，以免别人看出他临阵脱逃。

他跑了一天一夜。黎明开始降临，他骑着疲惫的马，困乏不堪地回到了他的部落之中。

村子还在朦胧的曙光中沉睡，古老的菩提树黑影憧憧，东方地平线上刚刚出现鱼肚色的白光。斯特拉巴走进院子，碰见从住宅走出的几位妇女。她们看见他时，吓了一跳，悲伤地对他说：

“你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回来了。”

他跳下马，走入暗淡的晨曦所笼罩的卧室。只见小窗近旁的一张床上的白被单下面，正躺着一个什么人，根据轮廓判断，大约是一具僵硬的尸体。窗户敞开着，好象是为了让死者的灵魂走上自由之路。斯特拉巴走近床前，揭开被单，借窗口透入的微弱的晨光，看到了这是他年轻妻子的灰白面庞。她双目紧闭，头发蓬松，胸口淤血，多么深的伤

痕啊！

他惊讶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时，他的后母身披白纱，象幽灵一般地出现在他的身后，木然不动，只是用灰暗的眼神，严厉地盯着死者。

“撩开她的头发吧！”她忧悒地说。

他撩开年轻妻子右太阳穴上浓密美丽的头发，一种可怕的预感使他大为惊骇。他拢起女人的头发，发现右边有一道伤痕。他赶忙掠开左太阳穴上的一绺头发，看见那儿又是一道带血的伤口。

他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愤怒地将他的口袋迅速打开，急忙从中取出还带着沾满血迹的耳环的一双耳朵。原来这正是他妻子的双耳！天哪，正是他的妻子在战场上袭击他，想杀死他，而又是他自己亲手杀死了他的妻子！出战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妻子奇怪的歌声，一起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原来你早知道了！”他对后母大声嚷道。

“可你当初还不相信哩，你被她迷住了。她是个捷克女人，对我们怀有仇恨。走，到山谷里去祈祷神灵吧！”

斯特拉巴下令将尸体运到村外。他面色阴沉，好象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情景，茫然地跟着后母走向幽暗的山谷……

杜林克与内克兰

一

悲哀的气氛，如同深沉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卢昌人的国土。没有一个部族，一个村庄，不为他们的死者哭泣致哀。到处都悲恸不止，到处都在念着图尔斯科那片地方，因为卢昌地区最坚强、最英勇的男子汉都在那里倒下了。人人都替死者惋惜，为他们的尸体在野外被野兽猛禽撕咬吞噬而无限伤感。

悲痛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有消息说，捷克人已从图尔斯科出发，越过边境地区了。卢昌各地，一片惊慌。人们从边境逃往内地、城堡和密林，惊慌失措地说，捷克人报仇来了。

这些话并非子虚乌有，也不完全是出于恐惧。敌人的确快来了。白天所见到的滚滚浓烟，冲天的大火，夜晚出现的映红天边的火海就是证明。村庄烧毁了，长满庄稼的田园烧毁了，高高的火苗一直飞舞到水面，刺鼻的浓烟被风吹到遥远的地方。

卢昌地区处于毫无防御的状态之中，强有力的人们都在图尔斯科倒下了。敌人迅速推进，占领了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所到之处，居民们一再沉痛地乞求怜悯，向布拉格

大公投降。但是，大公处处拆毁和焚烧住宅。先将弗拉斯迪斯拉夫城堡付之一炬，接着烧毁他在奥哈尔卡的其他据点。但是，没有抓到弗拉斯迪斯拉夫的儿子。有人告密说，他躲藏在河边岩石旁一位老妇的茅屋里。内克兰立即派队伍前去搜索。两天之后，他们发现了年幼的孤儿，弗拉斯迪斯拉夫唯一的儿子。

男孩长着金黄柔软的头发，刚满五岁，天真可爱，一点也没有预感到什么不幸和危险，可是，他父亲的敌人已经逼近身旁了。他用晶莹可爱的目光望着内克兰，按学会的方式对他鞠躬。

连内克兰对他的年幼无知、遭遇和漂亮的外表也产生了怜爱之情，丝毫没有伤害他，也未将他当作俘虏押走，而是允许他留在卢昌本土，为他修建城堡，使首领的儿子有个相称的住地。城堡名为德拉古什，不大坚固，有意建在不大适宜的公开场合，以防一旦有人阴谋造反时把它当成一个据点。

随后，内克兰带着大量战利品回到捷克地区，回到布拉格城堡。他将丰盛的祭品献奉给神灵，感谢它带来了胜利，帮助打败了可怕的敌人。而对这个敌人，他过去一想起来就感到害怕。不论白天黑夜，他躺在床上的时候都是如此。这个敌人象个可怕的幽灵扰乱了他平静的睡眠。

骄傲的卢昌人屈服了。他们的未即位的统治者弗拉斯迪斯拉夫的儿子兹比斯拉夫默默无闻地住在德拉古什城堡一个偏僻的角落。抚养者是塞尔维亚族人，名叫杜林克，同

他住在一起。弗拉斯迪斯拉夫在世时，对这个人十分信任。

内克兰也相信他，委托他照管兹比斯拉夫和德拉古什城堡。夏天秋天过去了，严冬来临，这是图尔斯科战斗后的第一个冬天。白昼一天比一天短，天气越来越阴沉。杜林克的心情也是如此。他在城堡里坐卧不宁，无法平静。

卑劣的念头象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使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野心和贪欲驱使他胡思乱想。他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

“去干掉那个孩子吧，干掉！只要弗拉斯迪斯拉夫的儿子还活着，内克兰肯定不会放心。你干掉这个小子，大公心头的石块落了地，他会重重地赏赐你的。你为男孩管理的城堡和周围一带就全都归你所有了。你将成为老爷和主人，而不是管家和奴仆了。只要你永远彻底除掉这个孩子，就是为布拉格的大公做了件大好事。”

恶魔这样对他低语着，血淋淋的想法不停地折磨他，使他无法摆脱。当他独自一个人呆着的时候，这种思想越来越厉害地再三向他袭来。一个冬天的黄昏，他同兹比斯拉夫坐在熊熊烈火的壁炉旁边，卑劣的想法突然又占据了他的头脑。他沉思默想，浓眉下一双碧绿的眼睛盯着孩子，孩子吃惊了，发生了什么事呢？

但是，当照管者摆脱了自己的想法，抚摸着孩子金黄的头发，和颜悦色地同他交谈的时候，他的心头又感到释然了。

有一回，杜林克亲切地招呼男孩到河边去抓鱼。逗人

喜欢的小孩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戴起帽子，穿上皮衣，兴高采烈地往外面跑去。心怀鬼胎的杜林克带了一把斧子，说是要用它敲破冰块抓鱼。兹比斯拉夫跳跳蹦蹦地跟着他走了。他们从积雪的小道走向河边。时间已是午后，天气明朗而寒冷。原野河畔显得如此寂静荒凉。岸边的古柳、白槭和枝桠光秃的赤杨纹丝不动。只有小小的松果孤零零地挂在枝头，或散落在闪着水晶般的银光的雪地上。岸边没人深的枯草和灌木林披上了银装，白雪裹着的松叶也放射着光芒。流水沉默了，一团团凝聚的白雪在晶莹碧绿的冰上滚动，宛如一朵朵银花。兹比斯拉夫飞快地跑到这里，还想到对岸去。杜林克对他说："站住，等我在冰上凿个窟窿！"他就停下来了。

管家又凿又砍，男孩好奇地注视着，只见冰屑四溅，冰块绽开，一会儿就成了一个大窟窿，冰下的水开始荡漾了。杜林克谄媚地说：

"啊，我的小主人，快来看吧，鱼正在水中游哩，真不少，都游到一块儿来了！"

天真无邪的孩子丝毫没有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象顽童一样地蹲下身去，急忙跪着观看冰窟中的游鱼。说时迟，那时快，他的长满鬈发的小脑袋刚一低下去，斧子已砍到他那纤细的脖子上去了。

鲜血倾注到洁白的冰块上，浸透到皑皑的白雪中。杜林克扔掉板斧，从腰间掏出一把快刀，结束了他的肮脏勾当，迅速地走掉了。

夜幕徐徐降落在赤杨丛林之中，远处的地平线上还残留着一抹红色的晚霞。在这悲伤的黄昏时候，人们在冰上发现了一具无头的男孩尸体，根据扔在旁边的帽子和皮衣可以判断，这是大公儿子的尸体。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为这个可怜的孩子感到极度惋惜。他们将孩子的尸体抬到城堡里。

但是，人们怎么样也找不到杜林克。有人说他刚刚骑着马匆匆忙忙离开了城堡。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二

杜林克径直向布拉格城堡奔去。他到达时，内克兰大公正同官员们在一起议事。杜林克一心想当众宣布自己的壮举，没有等通报就闯进去了。他进门向大公致意，大公一面点头，一面感到惊讶。杜林克高声对在场的人说：

"过去，我效忠于卢昌的大公，但是现在对于你这位大公，我情愿更忠实地效劳。真的，我告诉你们吧，我一斧头办了一件大事，大公和你们大家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想起了这么一句话：为了不使家中遭受损失，切勿让一点火星酿成大火。那一点点火星已经被我扑灭了，你们免除了一场灾难。"

说着，他解开腋下夹着的包裹，从白布中取出了被砍下的男孩的金黄色鬈发脑袋。它象活的一样，只是不能说话

罢了。杜林克把脑袋放在大公和官员面前的桌子上，指着它说：

“有朝一日可能要毁灭你们的那个人——他父亲的复仇者，没有让你们流一滴血就被击败了。你们相信吧，这家伙如果长大成人，你们和家属，许多人一定会人头落地。”

大公万分惊讶，把头转了过去，官员们也吓得魂不附体。愤怒、恐惧和辱骂之声充满大厅。大公怒不可遏，脸胀得通红，两眼直冒金星，唰地一下站起来，冲着杜林克嚷道：

“把你的礼物从我们眼前拿走吧，卑鄙的东西！你想为谁效劳？为我？你以为，我干不了你这种勾当？我可以杀死我的敌人，但你却宰掉了你的主人，你的恩人的儿子，真是忘恩负义！我没有下令你去除掉他，而是希望你按道义行事。你理应保卫他，可是你对他干了些什么？还想来领赏？好，给你奖赏吧，给你一件厚礼吧。你听着，三种处死方法，任选一种：跳悬崖，在大树上吊死，或者用你自己的剑自裁。”

杜林克听了怒愤的大公的判决，吓得面如黄蜡，两眼低垂，走出大厅时，以颤抖的声音说：

“天哪，这我可真没有想到！”

但是，没有任何人怜悯他。杜林克离开城堡，自缢在路旁一棵赤杨树上。从此，人们称之为杜林克赤杨。

三

从那个时候起，维舍堡对面的山崖上长满了神秘的参

天大树，它的影子笼罩着阴暗的深谷。怪神摩拉妮的可怕的偶像竖在布满青苔的磐石上，超度人们进入永恒的彼岸。漆黑的森林和周围的原野就是她无情统治的地盘。野草丛生的无数坟墓杂乱无章地立在死者的灰烬之上。

山坡下面，博季奇河边，有一家小小的坟墓，藏在枝繁叶茂的树下，掩埋着珍贵的骨灰。

在竦竦作响的大树的阴影下有一座石块砌成的坟墓，安葬着这个国家许多首领。其中有给国家奠定了法制和秩序的聪明睿智的普热米斯尔.他是最先葬在这里的。还有继他之后的所有大公：奈扎米斯尔，姆纳达，沃延，弗尼斯拉夫，克热索米斯尔。内克兰大公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安葬在这里。

他死后，部族的首领、长老聚集在叶塞尔卡泉附近的森林中，推选霍斯迪维特为大公。人们在喧闹的行列中将他拥带到维舍堡，请他登上大公的宝座，戴上普热米斯尔的桂冠。

过了若干年，他去世了，葬于下边的墓中，同先辈们长眠在一起。

基督教时期的传说

我见到了已逝去的
时代的影子……
——沃尔赫利茨基①

古老时代的传说讲完了，多神教时代优美的故事结束了。

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许多新奇的故事值得人们铭记在心。新的时期开始了，基督教国家的先辈们来了，他们好象黎明的曙光照耀大地，使人们认识了唯一的上帝。

摩拉维亚那边，密林深处响起了歌声，斯拉夫人的钟声传来了：

“选择上帝作我们的救星吧，恭恭敬敬地聆听他的启示吧。

“向天父高唱新的歌，向你们民族传播他的光荣业绩吧。”

看哪！从边境的森林，经过利托米什尔城堡和赫鲁多夫城堡，唯一的上帝的传教士美多德主教与他的同道和学生来到了摩拉维亚。是他首先同圣徒西里尔兄弟将文学印刻在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多神教徒的心田上，给他们播下

① 沃尔赫利茨基（1853—1912），捷克诗人。

了神圣学说和懿行美德的种子。

美多德从摩拉维亚人那里来到捷克人身边，摩拉维亚人这个名称是按那个地区的名称取的，他们的语言同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相同，因为他们属于同一个民族。

大主教美多德来自著名的维列堡，一进入捷克国土，就为它祝福，开始从事上帝的事业。在边境，在利托米什尔城堡，所到之处，都是如此。他和其他传教士还前往别的地区传教、办学、宣讲圣经、传播知识。

捷克人听到用本族语言讲述上帝的事迹，非常高兴。他们涌向内心燃烧着耶稣纯真的爱的美多德，听他传教。他宣讲说：

“我用圣洁的水给你们洗礼，冲掉你们崇拜的偶像和身上的罪孽吧，只有上帝怜悯你们，将你们的罪恶沉入深渊。”

人们喜欢听他传教，听教堂的歌声，接受他的洗礼。博希沃伊大公和他的妻子卢德米拉——普肖夫斯基首领的女儿也是如此。每当祷告上帝的钟声齐鸣，用斯拉夫语宣讲圣经、演唱赞美诗的时候，人们就集合起来，在这里恭恭敬敬地祷告，以虔诚的心情跟着传教士唱着“主啊，怜悯我们吧！”和其他歌曲。

圣徒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传教，那里就建立起教堂，以显示上帝的光辉，纪念圣克利门特。第一座教堂建在利托米什尔的大公城堡，第二座同名教堂建在拉贝河上的赫拉德茨城，第三座修在萨茨基，第四座在维舍堡，第五座位于莱维堡。

神圣的灵光，透过边境浓密的森林，照遍全国，一直深入到多神教徒神秘晦暗的丛林之中。多神教泯灭了。信奉新宗教的人们来了，击败了多神教。他们打破偶像，砍伐神圣的树丛，用火烧毁了。

他们咒骂多神教，吩咐人们不要把新生婴儿放在火上做祷告，不要祭祀火神，孩子直到死也不需要那些神灵的保佑。他们还吩咐：不许祭祀凶神恶魔，不要将死者埋葬在森林和田野，不许在三叉路口为安息的灵魂作祷告，不许为死者举行假面舞会，不准呼唤虚无缥缈的幻影。

维舍堡的贝鲁纳①神像被砍倒了，凶恶的莫拉尼②神像没有人害怕了，它在斯卡尔卡的凶神恶煞的雕像被推倒了，还有许多偶像也被砍倒和砸烂了。

森林神，山神，风神和夜神，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不愿放弃用水洗礼的人因此十分悲伤，而巫师、卜卦者和魔术师，态度最为坚决。他们带着一些老年人和神像逃往深山峡谷老林。留下来的人都齐声诅咒他们，同时对新的上帝献奉祭礼，进行祈祷。

上帝成了强者。

教堂洪亮的钟声响彻广阔的原野，在蔚蓝的天空下燃点着香的拱顶教堂里，演唱圣诗的声音更为嘹亮。在装饰着精美壁画的祭坛前，在金碧辉煌、雕梁画栋的教堂里，举

---

① 贝鲁纳，指雷电之神。

② 莫拉尼，指死神。

行种种宗教仪式。

新的世界开始了，它带来了许多新奇的值得记忆的故事。但这些也逐渐被人遗忘，只残留着一些古老的讯息。

啊，我的捷克国土上亲爱的兄弟和儿女们，听吧，听听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圣神的兄弟会成员干出了什么样的事业，他们受到了整个捷克部族和斯拉夫人的交口称赞。

请听听摩拉维亚和捷克国王和大公们的事迹，听听我们部族和人民的英雄行为吧，听听关于金色的布拉格——母亲之城，祖国的摇篮的故事吧。从中你们将会知道，编年史家为你们和后代记下了什么，通过人们新鲜的记忆，代代相传下来的又是些什么。

好，让我们从那过去的传说讲起吧。

斯瓦托布卢克国王

维列堡教堂的讲经活动结束了，人们唱起了圣诗。歌声在空中回荡，大家的目光都转向圣坛。大主教美多德亲自主持的弥撒开始了，仪式十分隆重，因为这是圣徒彼得和保罗的重大节日。

祭坛上的蜡烛点燃了好大一会儿，美多德还没有来。教堂里的人等着，等着，默默地祷告。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太阳已爬上半空了。金色的阳光照射到圆顶教堂的窗口和地上。所有的圣徒像，教徒，善男信女和年老人的头部，姑娘和儿童的金色头发，顿时都被照亮了。

在光的海洋中，一支残烛散发着微弱的红光。人们交头接耳，低声细语，东张西望，惊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悄悄地提问，悄悄地回答。主教也在等待着国王。因为国王吩咐过：他不到场是不能举行盛大的弥撒的，必须等他到来。

“国王在哪里？在哪里？”

“为什么不来呢？”

人们相互打听着。有个人说道，今天天刚亮，国王带着卫队和猎犬外出打猎去了。这句话使大家不胜惊讶，目瞪口呆。这么隆重的日子，怎么能闹轰轰地去打猎呢！

严肃庄重的美多德突然到来，人们寂静无声。已经到了

最后时刻，弥撒无法推迟了。传教士，执事，所有的人都身穿教袍，跟着大主教走向祭坛。大主教开始祷告，执事和传教士在一旁伺候。他们把香点着，唱起了赞美诗。

有的人跪着，有的站着，双手合十，观看烛光照耀下的美丽的祭坛。传教士的教袍、雕塑和绘画，也闪耀着光辉。人们静静地倾听着祈祷和拱形圆顶下回荡的传教士们的赞歌。人人都理解圣经、祷文和歌词，个个都欢欣鼓舞，无比虔诚。他们的神思似乎已飞到了上帝的身旁，把国王忘得一干二净。

这时候，从荒凉暗淡的远方有一种混乱嘈杂的声音传到教堂。它是那样奇怪而急骤，如同风暴的轰鸣。其中混杂着粗野的人声，号角声，狗吠声和马嘶声，声浪象暴风雨般地涌向教堂，激起了雷鸣一样的回响。这场风暴的主宰者跑进了教堂，到达祭坛旁边。走在最前面的是斯瓦托布卢克国王。他戴着帽子，拿着宝剑，身后跟着一群卫队和猎犬。

传教士们的歌声哑然而止。人们愣住了，不停地退缩，挤到墙根和柱旁。但国王目中无人，挥舞着宝剑，冲向祭坛，粗野地向大主教吼道，为什么不等他来就走上祭坛。但国王在祭坛台阶前又突然止住了脚步，以愤怒的目光盯着前面的圣徒。圣徒直对着国王，伸出右手。

"不许再向前一步！"他象神一样愤怒地说，"愿上帝别在这里惩罚你！你象魔鬼一样横蛮无礼，企图要我对你的恣意妄为俯首听命，不去遵循上帝的法规。你亵渎上帝的教堂，所以必将受到诅咒，上帝会使你低头的！"

国王的脸一直红到耳根，极度的愤恨使他铁铸一般地站着，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主教的话给了他当头一棒，主教犀利的目光终于使他屈服了。他进退维谷，不知所从。但还是转身跑出教堂，猎手和猎犬也跟着他出去了。

但是，一回到城堡，骄傲和固执又重新控制了他。他不愿承认自己的罪过，恼羞成怒，悔不该屈服于主教的言词和目光。他立即派人去向主教传达旨意，不许他再来到自己的面前。圣徒照办了，尽快离开了维列堡，到各地传教，成了人们的精神领袖。他处处宣传、增强和巩固基督教的信仰，终生不渝。

不过斯瓦托布卢克没有逃脱惩罚。美多德的预言实现了。强悍的国王失去了幸福，遭到咒骂，从四面开始了对他和他的人民的军事进攻，有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德国人，捷克人也纷纷暴动，不甘屈服于他的统治。所有的人都无耻掠夺和蹂躏他的摩拉维亚国土。

国王动员全部力量，抗击众多的敌人，使王国免遭灾难。但是，风暴连着风暴，一个打击接着一个打击，国家濒临着毁灭的危险。

国王意识到报应终于到来了，他的国家遭到的一切不幸都归罪于他，归罪于他的骄横跋扈。他常常想到美多德主教，感到对主教犯了罪，因而怀念他，为之深感惋惜。

有人报告说，敌人不断增加，国家灭亡在即，人民普遍不满。他神情忧郁，五内俱摧，只好召集首领、官员、谋士商

讨对策。因为他冒犯了上帝，谁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会议在营房举行，到傍晚才结束。国王忧心忡忡地独自一人回到大本营。从此，宫廷官员谁也没有再见到他。午夜，卫兵看到他走出大本营，骑马悄悄地穿过沉睡的营地，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前沿的哨兵认出了他。尽管哨兵们感到十分惊讶，不知他深更半夜外出干什么。但也没有对他加以盘问，很有礼貌地放他走了。

谁也没有预料到，国王虽拥有无比的荣耀和权力，内心却长期不得宁静，良心上受到谴责，因为正是他反对了摩拉维亚国家的令人敬佩的恩人，破坏了他所建立的秩序和祷告制度。他长夜难眠，悔恨莫及，思潮翻滚，最后终于决定放弃使他变得骄横的一切：王权和荣誉、部队、宫廷、臣仆、财产和精良的武器以及导致他犯罪的一切权力。他决定放弃一切，使摩拉维亚免除因为他而遭受的一切不幸与痛苦。

他离开兵营，穿过茫茫的黑夜，到达扎博尔山麓，那是一片无法通行的密林，附近有一所教堂，是他赞助三位隐士建立的。

在这僻静的密林深处，他用宝剑刺穿了自己的马的腹部，埋葬了这匹鲜血直流的忠实的马。然后赤手空拳穿过树林，没有丝毫的倦意。他一边走，一边祷告，黎明的时候，才走到隐居者那里。

当时，他们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是谁，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自己也没有使别人认出他来。他希望作一个忏悔者，为上帝和他的门徒效劳，以表示自己虔诚的心愿。他

们接受了他。这位摩拉维亚的前国王斯瓦托布卢克温顺地服从几位普通的隐士。曾经穿貂皮锦缎、住玉宇琼楼的统治者，如今住着简陋的木舍，穿着僧侣的粗布长袍。

他活着的时候，这里谁都没有认出他来。只是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将近的时候，他才告诉隐者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说完，他就与世长辞了。

耶奇明尼克国王

一

斯瓦托布卢克国王无影无踪了，摩拉维亚人酝酿为自己推选新的统治者，看谁最适合登上王位。

当时，普舍罗夫地区赫罗宾城堡有位小贵族，拥有不少的土地，他殷实富裕，颇得贵族官员的尊敬和农奴的爱戴。他待人仁慈，秉公处事，开明通达。贵族官员们说：

"我们当中已经有了人选，何必到别的地方去找呢！"

大家没有摩擦和分歧，一致推举赫罗宾的主人担任国王。举国同意这个人当选，大家为有了新的国王而高兴。

国王为了了解摩拉维亚王国各个地区，外出巡视。人们处处对他表示热情的欢迎，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不管他去到那葡萄熟了的南部地区，还是巡幸哈纳地区或到北部、东部和西部森林的山谷中，到处都挽留他。贵族官员深得他的好感，他们颂扬他，讨好他，给他献礼，为他举办晚会和宴会，好不热闹。回到赫罗宾城堡时，他就感到怅然若失，寂寥空虚，没有什么能够使他高兴，连温柔姣美的王后的亲昵也赢不到他的欢心。他渴望喧闹的娱乐，传旨宫廷官员筹备宴会，宾客如云而至。

贵族官员身穿豪华的绦纹皮衣，美丽的腰带上配着闪亮的宝剑，头戴插着苍鹰羽毛的珍贵帽子，骑着备有宝石马鞍的骏马，来到城堡。全国各地的贵族一齐来了，连整个城堡几乎也容纳不下。整个城市住满了他们的随从和坐骑。大大小小的宴会应接不暇。贵族们顺从国王的旨意，前来赴宴，开怀畅宴，尽情娱乐，真是彻夜不停，耗费了巨额金银。

辛劳的庄稼人傍晚收工回来，赫罗宾城堡已是灯火辉煌，杯觞交错，琴声歌声不绝于耳。待到整天操劳的人们天明从睡梦中醒来，城堡里依旧是一片欢腾。

人们严肃地注视着国王的宫宇，关切地议论说，这样的统治者会带来什么结果啊。他们还挂念着善良的王后，深深地为她惋惜。这一切该使她多么难受啊。她避开那花天酒地的娱乐宴请，对它感到厌恶。

大家的忧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国王对王宫的财富和收入已经不满足了，开始横征暴敛，税收名目繁多，数目越来越大。他对税务官传旨说，任何人不得减税，农奴如拒不交纳，可以进行弹压。

人民对赫罗宾城堡已经不那么尊重和关切，而是怀着满腔愤怒和仇恨，开始责备和咒骂国王了。只是对王后的态度依然如故，甚至以更深的感激之情谈论她怎样为民请命，劝说国王不要这样勒索压榨人民。

他们谈论的是事实。王后孤独无依，暗中悲泣洒泪，她出于担忧和爱护，推心置腹、平心静气地规劝国王，而国王却辱骂她，粗暴地拒绝她，她低头不语，气得全身发抖地离

去，差点摔倒在地上。她两眼噙着泪水，为国王感到羞愧。但是，所有这一切，谁能听到和见到呢？有一回，国王传旨增收新的捐税，王后再次为民请命。这一下把国王激怒了，他抽出宝剑，冲向王后，几乎将她撞到大门之外。

国王一怒之下，传旨立即将她逐出城堡，不愿再见到她。国王还从窗口向大门外望去，看看是否在执行他的旨意。他一看见王后，怒火又重新燃起，于是冲出房间，用宝剑驱赶她，幸亏被王后及时发觉了。

王后没有立足之地，没有护身之所，她悲恸欲绝，举目无亲，环顾四周，只有快要成熟的、一望无际的、上苍赐予的麦田，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沉甸甸的麦穗，无数的麦芒，闪着金色的光辉。

突然，茫茫的麦田掀起了波浪，麦穗随风飘动，王后的金黄色头发同金黄色的麦浪交相辉映，令人难以分辨。她躲进大麦丛中，就好象沉入了金色的河底。这时候，麦浪平静了，麦穗将麦田封闭起来，象未曾刮风一样。国王徒劳地搜寻了一阵，根本看不出王后消失在什么地方。

后来，乡村的妇女发现了王后和她身边的孩子，那是她在麦田里生下的。她们将王后和婴儿带回村子，加以精心护理。因为王后的儿子出生在麦田，人们为了纪念这一件事，给他取名叫耶奇明尼克①。但国王知道了他亲生孩子的避难所，也毫无怜恤之情，甚至下令驱逐王后和儿子。他们被臣仆带到遥远的边境地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去向。但国

① 捷文意为大麦。

王还是心神不宁，可爱的王后那痛苦不堪的表情，他那唯一的儿子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当他厌倦了宾客如云的宴请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时，情况更是如此。

国王悲伤难忍，终于派官员去请王后和儿子返回赫罗宾城堡。但他们已离开了避难之处，不知去向，使者惊骇不已，国王也目瞪口呆。

他立即传旨寻找。第一批人出发了，另一批人又接踵而去，他们都欣然前往，因为这是为了找寻敬爱的王后。国王也率领卫队出发寻找亲人。他走遍全国各地，不放过任何地区。他翻越崇山峻岭，穿过城堡村落、密林岩洞，一直走到萨博尔山的大片林区。

在一个阴暗的山洞附近，他看见一位须发斑白的隐居者。他问这位尊敬的长者，可曾见到他的王后和儿子耶奇明尼克。老人站立起来，用法官一般的严峻目光注视着他，并以预言者的口气说：

"由于罪孽和过错，你有愧于高尚的妻子和儿子。你所毁坏的，你的儿子将为你重建起来。你是摩拉维王国的灾难，他却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救星。人们现在诅咒你，将来却会祝福他。你知道吧，你不可能找到他，见到他。有一天，当祖国摩拉维亚遭到敌人最严重的摧残时，他就会出现。当灾难要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时候，耶奇明尼克就会以巨大的威力赶走敌人，从外国人的桎梏下解救摩拉维亚。但你还是去忏悔吧！"

国王心碎欲裂，回到了城堡。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

心受到谴责，对妻子和儿子的怀念折磨着他的心。他象幽灵一样在城堡里徘徊，避开人们，寻求孤独。但有一天他又宴请群臣贵宾，狂欢痛饮。宾客们尽情的喧闹并未使他得到安慰。他突然离开餐桌和客人，在深夜里到大厅和庭院漫步，心头难以平静，终于绝望地跳入城堡的无底深井。

二

隐居者关于赫罗宾统治者的儿子的预言，迅速传遍摩拉维亚全国，人们一直盼着耶奇明尼克国王。在赫罗宾城堡为他准备了明净如镜的桌椅和卧室，好象他随时都会到来似的。

人们盼望他，等待他，寻找他。城镇和乡下的人年年集合，成群结队，带着武器，走遍原野村落，田畴森林，寻找他们翘首盼望的耶奇明尼克国王，美好未来的希望。

近若干年来，农奴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他们在繁重劳役中痛苦呻吟，只是从关于耶奇明尼克国王和美好未来的预卜中得到一些安慰。后来约瑟夫皇帝①统治时期，农奴负担大为减轻，因此农村的人们普遍相信，亲爱的耶奇明尼克国王出现了，大家所盼望的完全免除劳役和充分自由的时代到来了。当约瑟夫皇帝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简直难以置信。

大家相信他还活着，只是不想见到那些不乐意减轻农

① 约瑟夫皇帝，一七八一年宣布废除农奴制。

民负担的贵族。相信他正在民间和村落微服查访。人们称他为耶奇明尼克。

这就是新国王耶奇明尼克。

可是这一切却不称贵族老爷的心愿。他们惧怕他，担心一些不满分子以他的名义下乡策动骚乱。因此要抓他，全国各个村庄一直都在搜捕那位神秘的国王。

贵族庄园所有的仆役，如猎人、森林看守、账房先生、看门人、打手等，都拿着武器，分赴各地挨户搜查。王室官员和元老奉命提供援助。他们仔细查看每一所住宅、卧室、客房、仓库、地下室，然后绕过村庄，用贵族的钱到酒馆痛饮一番。

但是，谁也没有逮着耶奇明尼克。他继续出没于人民之中，他信任人民，并安慰他们说，劳役必将取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每个村子都有他的知己，他到他们那里交谈，而且总是在深夜官吏们熟睡着的时候。他正当中年，身材魁梧，穿蓝色呢衣和长袍，戴着帽子，穿蓝色长筒靴。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来到某个地方。他穿戴这些衣物，即使在大雨滂沱之中，也总是象镜子一样闪光，身上一点儿也不沾水。此外，他还用不着饮食睡眠，而且，除了他所希望见到的人以外，谁也见不到他。

他在黑暗中出现，穿过紧闭的大门，坐到桌旁，同熟悉的人无所不谈，但涉及最多的是如何对待从事劳役的人。他说，农民的税务将会更重，一切都要征税，连垃圾也不例外。但这将是最后的税收，繁重无理的税务将予以免除，劳

动的收获将归自己所有。

他就这样同人们一起坐着，聊着，不吃面包。谈完了，迅速起身，穿过紧闭的大门，隐身而去，但从不透露他的去向。他不在任何人那里留宿，总是披着具有魔力的外衣，在茫茫的黑夜里漫游。人们所爱戴的人，穿过泞泥的沼泽，不论走什么样的道路，都是那样镇定沉着，无所畏惧。他不只一次碰到带着武器要抓他的人，但仍旧奋然前行。耶奇明尼克国王，他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安慰，一切忠实臣民的希望，摩拉维亚祖国美好未来的信念。这希望和信念，经历了多少世纪风暴的考验，依然存在，依然是那样新颖和强烈，从不辜负人们的期望！

圣瓦茨拉夫的旗帜

一

严寒在夏天出现了！

上帝之子降生一千一百二十五周年之后的一个夏天，刚过了圣灵节，时间正是六月，捷克国土上竟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树木凋零，河中结了厚厚的冰层。更为奇怪的是，在严寒的冬天，一切被冰雪覆盖着的时候，又突然刮起了夏天的风暴，使人们惊恐万状。那一年年底，许多人在圣诞节前，降灵节那天，在慷慨的晚餐时，都听到了雷鸣，见到了闪电。

但接着又是天低云暗，一片阴沉。皑皑白雪笼罩四野。新年的第二天黎明，再度出现耀眼的闪电，可是一忽儿又烟消云散，晴空万里。忽明忽暗的天空，一次又一次的闪电，使人眼花缭乱。

人们划十字祈祷，谈论这不吉利的征兆，说战祸无疑会到来。怎么不会呢，王室内部又开始了残酷的你争我夺。被人们叫做切尔尼的奥迪克大公，前往巴伐利亚和热兹诺，到德意志皇帝那里去了，他不同意让他的堂兄索别斯拉夫按照民族的意愿登上大公的宝座。这一消息经过积雪的原

野，传遍了大大小小的城堡，各个村庄和修道院。

到处都在流传，都在指责，说捷克出身的奥迪克对捷克民族极为不忠，对德意志皇帝和各位大公卑躬屈膝，请求他们支援，并许诺说只要他们去对付索别斯拉夫和捷克人，要什么就给什么。人们预料，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因为他们知道，无需任何邀请，德意志人很快会蜂涌而来抢夺财物、迫使奥迪克实现诺言，好让他们通过战争致富。洛塔尔皇帝①口出狂言，要将索别斯拉夫传到法庭回答：他有何权利接受捷克大公的荣誉，因为唯有皇帝才有权委任这一头衔；还要他在法庭上保证尊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和尊严。这个消息一传开，人们怒气冲天。

但是，他们的大公索别斯拉夫回答德意志人说，上帝将赐给他恩惠，圣瓦茨拉夫和沃伊捷赫将给他援助，捷克的国土决不会置于外国人的强权之下。消息传开，群情振奋，人们的眼里放射出光辉，愉快地表示同意。

“决不会的，保证不会的！”到处都异口同声地坚决地喊着，到处都严阵以待。他们认为，战争将在积雪融化、道路晒干的春天爆发。

冬天闪电不会无缘无故，而且在一个明亮严寒的夜晚又出现了不吉利的彗星。它那阴冷逼人的光芒在不平静的耀眼的群星中闪烁。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彗星，忧心忡忡地问道：这预示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第二天，犹如晴天霹雳，从厄勒山脉传来消息：德意志人已集结起来，皇帝

① 洛塔尔三世（1125—1137）为德国国王，罗马帝国皇帝。

不等到春天，现在就要向捷克进攻了。

从厄勒山到舒玛瓦山，到捷克南部，往东到以克拉德诺城堡为门户的波兰边境附近，往北一直到克尔科诺谢山林区，拉贝河上的卡门①，整个捷克和摩拉维亚，举国震动，掀起了热烈的战争浪潮，迅速进行准备，大家不顾刺骨的冰雪和堵塞的道路，敌人要进攻，就必须保卫国土！亲爱的索别斯拉夫国王召唤人们投入战斗。他接管了奥迪克的队伍，到处号召大家拿起武器。

不论是在利托米什尔城下，还是在赫鲁吉姆，萨茨卡等地，不管顺路不顺路，他都要去教堂同人们一起祷告，告诉人们，不要害怕，要英勇坚定，上帝不允许剥夺人的正当权利；而他作为大公，为了国家和他自己的荣誉，过去和现在都不能让皇帝这样做。举国上下都重复着他在布拉格城堡对贵族官员的讲话："宁可让整个部族灭亡，也不许它受到欺侮和凌辱。"

因此，全国各地，人们纷纷自愿从墙上取下宝剑、长矛、铁锤、弓箭和盾牌等各种武器，富裕一些的人还戴上头盔、铠甲，穿着有金属护胸的皮衣。每支队伍都高擎着大旗，从各路开赴布拉格城堡。他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来自各个地区，穿着也各不相同，但都有一颗坚强的心，都有战斗的强烈要求。捷克人的队伍汇集到一起了。索别斯拉夫大公发出旨令，要牧师取出保存在圣维特教堂②的圣瓦茨拉夫

① 当时捷克的边界。

② 该教堂位于布拉格城堡。

的长矛，明天队伍出发时就用它作抗击敌人的旌旗。黎明时分，牧师，官员，贵族和群众齐集在城堡的教堂里，准备为出征的队伍作弥撒，但大公本人迟迟没有到来。

他在房间里，同他紧急召见的牧师维特在一起。这位牧师刚毅勇敢，热爱国家，虔诚敦厚，深受大公信赖。这天凌晨，大公以激动的心情给他叙述了一件奇怪的事：

"告诉你吧，"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圣沃伊捷赫来到我的床前，要我带着他父亲的旗帜去进行战斗。旗帜保存在弗尔布昌尼教堂。这件事看来有些蹊跷，不过我还是想听从他的旨意。但是时间紧迫，他们都在等我，我们该走了。弥撒结束后，我们就出发。我亲爱的牧师，你按我的意思吧，单骑马到弗尔布昌去查看一下。随身带上武装人员，不能办枪匹马。找到圣瓦斯拉夫的旗帜，就用我的名义取出，然后尽速返回，及时赶上我们。"

勇敢的牧师为这件奇闻感到非常高兴，为能得到天助神佑而欢欣鼓舞。他愉快地、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公的旨令。

弥撒结束，大公的队伍在歌声中出发的时候，牧师已经离开了布拉格城堡。两位官员和几名武装士卒陪同前往。他们快马加鞭，经过捷斯克布罗特，绕过左边的霍通——圣普罗科普的故乡，到达强大的斯拉夫尼克曾经统治的弗尔布昌尼村。一个冬天的白昼消逝了，他们进入了静悄悄的白雪覆盖着的村落。

在舒缓的山坡上，在红色的晚霞中，耸立着一座圆顶教

堂，周围是高高的城墙。正前方有一座高塔护卫着大门。当地的牧师们领着大公派来的使者去寻找圣沃伊捷赫及其部族的旗帜。白天过去了，黑暗笼罩着寂静而神圣的村庄。

维特牧师及随行人员在祭坛前跪拜祈祷，希望能不虚此一行。

他们点燃蜡烛，四下找寻，在祭坛后的墙根发现一口密封的箱子，里面装着绣有丝绸条纹的一块旧布，条纹中分两路，有一颗五角星作标志。

人们喜出望外，一齐跪在祭坛前赞美上帝，说他们将在这面旗帜的庇护下，满怀胜利的希望投入艰难的战斗。

他们和坐骑都没有休息，就策马登程往回奔跑。他们带着宝物，不顾茫茫的黑夜去追赶队伍，松软的白雪照着他们前进。寂寥而令人生畏的天空，无数闪烁的星星，仍然显现出那不吉利的征兆。

二

维特牧师等不顾疲劳，昼夜兼程，沿着捷克队伍的足迹向前赶路。铺着白雪的道路上，人马的脚印和辎重车辆辗过的雪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痕迹十分明显。

他们沿着这条道路毫不犹豫地向北走着，只见前方奔马吐出的水气如同白色的云彩徐徐上升。天气极度严寒，个个冻得脸色通红，骑兵的鬓发上贴满了银色的霜。马的两耳、皮肤和鬃毛也被霜染成一片白色。

白雪皑皑的厄勒山已经映入眼帘，过了特布利采，他们赶上了队伍。维特牧师跳下马，直奔大公的营房。索别斯拉夫见了他，欢喜非常，连连感谢上帝。他听完了牧师的启奏，立即给队伍宣布了这个消息。

令人欣慰的消息，象风一样传遍了营地。人们纷纷来到大公的帐篷观看奇迹。威武英俊的大公穿着珍贵的镶边皮衣，站在高高的雪橇上，人人都能看到。维特牧师同他并肩站着。大公同他一样没戴头盔和帽子，光着脑袋。他将旗帜高高举起，以热情洪亮的声音喊道："这就是上帝仁慈的标志！这是圣瓦茨拉夫的长矛，那是圣沃伊捷赫在长矛上发现的旗帜。"

所有的人，不论老年和青年、贵族和平民都脱帽下跪，划十字祝福。雪橇和大公帐篷周围掀起一片赞叹声、欢呼声和感激声。

愉快的消息从营地传到各个山寨，在那里，人们警惕地守卫着山谷的隘口和低地，还传到前沿岗哨。第二天，他们就从这里报告有关德意志人的动静了。

强大的德意志人已经逼近。最多的是萨克逊人，还有莱因、巴伐利亚等地区的人。无穷无尽的队伍，在白雪茫茫的高山上，黑压压的，好象一条蜿蜒的大蛇，忽上忽下，一直延伸到山顶。队伍走得十分艰难、吃力。山道对人和马来说都难以通行。在雪地里，有的陷入深坑，有的踉跄跌倒。天寒地冻，可是人人汗流浃背，马儿气喘嘘嘘。沉重的武器装备在崎岖的山地显得加倍地重了。

不只一个骑士脱下盔甲，随着马儿步行。步兵已疲惫不堪。但是，走在前面的骑士，勇敢的侯爵，外号名叫熊的阿布列特，还有与他并行的、头发和面庞黝黑的奥迪克在前面挥手鼓动队伍前进。

他们越过山峰，沿着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一直抵达山下。那儿是赫鲁麦克山谷，捷克人的队伍已严阵已待。各种战旗在冰冷的空气中抖动，而飘扬得最高的是圣瓦茨拉夫的旗帜，全军的战旗。维特牧师披带盔甲，将这面旗帜高高举着。近百名捷克贵族，手拿宝剑，同牧师一起，警惕地保卫着这面神圣的旗帜。

所有捷克人的目光都紧盯着前面，那里排列着数不清的敌人，真是一望无边，把整个山谷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头上，无数的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如同浮云蔽日。生死攸关的时刻到来了，在一场艰巨的、力量悬殊的搏斗之前，人们的心头格外紧张。

突然，有谁惊叫了一声，用手指向天空。大家抬头望去，只见一只大山鹰在空中飞翔。它舒展着矫健的双翼，从捷克队伍的头上一直飞向德意志士兵的上空。大鹰一声尖叫，人们吓得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大鹰朝着德意志人飞，对着德意志人叫，似乎预感到可以饱餐他们的血和肉了。

这真是吉星高照啊。快听吧，捷克队伍的头上发出一阵巨响。那是大钟的轰鸣、胜利的赞歌在空中回荡。

人们无不惊奇。神秘洪亮的钟声使他们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两眼闪着光亮，十分激动。维特牧师欣喜若狂，老泪

纵横，激动地仰望着天空，在充满神秘恐怖的寂静中喊道：

“兄弟们！上帝同我们在一起。你们要坚强，要顶住！请看吧，圣瓦茨拉夫在霞光之中骑着白马，穿着白袍，举着长矛和那面旗帜，正在为我们助战。看吧，他已飞升到我们的上空了。光明圣洁的瓦茨拉夫，你是捷克国家的灵魂！”

人们惊讶不已，眼望着天空，手指着天空，高兴得热泪盈眶，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致的喊声：“主啊，怜悯我们吧！”颂扬祖先的歌声响彻山谷高原。索别斯拉夫大公骑在马上挥舞宝剑，士兵们高声歌唱，以急不可待的心情去迎战敌人。

战斗的怒吼声将歌声淹没了。士兵们在山谷中搏斗，杀声四起。德意志人作战骁勇，但是力不能支。捷克人如同潮水般地冲向对方，先进攻主力，接着打击两翼和后备，砍杀敌人，撕掉他们的衣襟，使他们陷入绝境，处处碰壁，进退两难，在疯狂般的厮杀中纷纷倒下。白雪被鲜血染红了。因为严寒，刚流出的鲜血，瞬息之间凝固在白雪、服装、武器和受伤者本人身上。

德意志士兵扔掉武器，开始拼命地逃跑，有的将刀剑插入雪中，乞求饶命，甘当俘虏。麦齐波尔和哈尔伯尔两地的主教，拉罗的伯爵，乃至阿布列特本人也不例外。但是，战争的策动者奥迪克·切尔尼却丧命疆场。敌人伤亡惨重，五百个贵族被打死，其他被杀的人不计其数。

洛塔尔皇帝在高地上看到自己的队伍遭到惨败，感到万分震惊，但是无计可施。他本人也面临着危险，打算同幸

存的人一起逃走。但是为时已晚了。一切退路已被捷克人封锁，他毫无抵抗之力，没有进退的余地。被包围的皇帝同他的残兵败将一起当了俘虏。

除了求和，再没有别的出路。格隆斯基①不得不请求捷克大公去会见皇帝。索别斯拉夫去了，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他谈判。皇帝承认他为大公，承认了他的自由选举的权利，自己才被允自由地离开这里。皇帝率领残兵剩勇，沮丧地返回德意志。整个德国，特别是萨克森地区，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因为该地区的平民和贵族，伤亡最为惨重。

捷克队伍携带着数不清的战利品得胜回朝。喜讯传开，到处都惊讶地谈论着上帝给予的神奇的援助，吉利的征兆——圣瓦茨拉夫和他的旗帜。人们说，他们的祖辈还从来没有赢得象捷克人在赫鲁麦克所获得的这样的荣誉。全国一片欢腾，人们以极其尊敬的心情隆重欢迎英勇的索别斯拉夫大公和他的卫队回到布拉格。

赫鲁麦克战役发生于公元一一二〇六年二月十八日。同年夏天，无比英明的索别斯拉夫大公在日普山重建圣伊日教堂，奥洛莫茨教堂的主教、尊敬的编年史家科斯马斯的儿子兹迪克，为教堂举行了祓除仪式。

三

你们再听听关于我们祖先的另一次光辉胜利的传说，

① 格隆斯基，伏拉迪斯拉夫国王的孙子。

听听斯沃伊斯拉夫的儿子杨在那次斗争中所给予的神奇援助的传说吧。

事件发生在一二六〇年。捷克国王普热米斯尔二世同匈牙利国王贝拉及其王储什捷潘之间展开了一场战斗。在摩拉维亚和摩拉瓦河沿岸的奥地利土地上，两军对垒，相持不下。右岸为捷克人，左岸是匈牙利人和同盟者波兰人、俄罗斯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有鞑靼人、土耳其人等，共计十四万之多，声势浩大，兵强马壮。

捷克王国只有队伍十万，其中骑兵七千，从上到下都用铁甲保护。普热米斯尔二世的队伍中有捷克人、摩拉维亚人、西里西亚人以及从奥地利来增援的德国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等。与国王同去的，有捷克和摩拉维亚许多名门贵族，如捷克王国最高元老罗什姆贝克地方的沃克，负责保卫圣瓦茨拉夫旗帜的布拉格伯爵雅罗什，宫庭大臣赫什曼，最高侍从官巴沃尔，还有布拉格和奥洛莫茨的主教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某些骑士与大公等。

两军就这样在奔腾不息的河流两岸对峙着。谁也不愿意首先涉水对岸，遭受对方的杀伤。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为时已经一周了。国王们达成协议，并以誓言保证，捷克部队于七月十一日撤离河岸，第二天，七月十二日，让匈牙利部队自由横渡摩拉瓦河，第三天，七月十三日，即圣玛尔凯塔日，两军进行决战。

谈判结束，匈牙利国王和大臣以庄严的宣誓确认了协议。但他们并未信守誓言，相反违背协议，选了一个合适的

渡口，当夜进行偷渡，在十二和十三日这两天，用众多的队伍向捷克人发动袭击。

信守协议和誓言的捷克人对此毫无准备，部队尚未集结，有的还成群结队在收割牧草。因此，进攻开始的时候，捷克人的处境非常困厄。匈牙利人完成了半边包围，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发出震天动地的喊叫，骑兵以黑云压城之势扑向捷克队伍，捷克人确实有些惊慌失措。但是，当他们唱起“主啊，怜悯我们吧！”的歌曲、伯爵高举起神圣的旗帜时，他们心中的恐惧立即消失，迅速投入战斗。

身穿铠甲的雅罗什举着旗帜走到哪里，那里的敌人就恐慌、退却、逃跑，而他本人和坐骑却安然无恙。

残酷的战斗开始时已是下午时分了，空气沉闷得如同凝固了一般。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在捷克步兵和骑兵的上空，战旗飘扬的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飞禽。那是一只苍鹰，羽毛比雪还白，头和颈部闪着金光，还有一道光环围绕着。

它径直飞到捷克部队的上空，飞到圣瓦茨拉夫旗帜的顶上。伯爵高举的旗帜不论在彼此厮杀的战场上的什么地方，大鹰总是在它的上空盘旋。

洁白晶莹的苍鹰两翼不断地伸展、扩大，几乎覆盖住整个队伍。翅膀的巨大阴影好象一片乌云，笼罩着所有的骑兵。唯有圣瓦茨拉夫的旗帜还是那样明亮，旗杆上端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芒。在黑暗的阴影里，它以那神圣的光辉，闪电般地照耀着捷克部队。

突然，光芒消失了，洁白的大鹰没有了，炽热的太阳重新挂在天上，照着所有的部队。到黄昏时候，捷克队伍发出的欢呼声激荡着摩拉维亚田野。他们穿过飞扬的尘土，穷追拼命逃跑的匈牙利人。匈牙利人、鞑靼人，乱作一团，如同惊弓之鸟纷纷逃到河边，跳进水中，企图游往对岸。但是都死于汹涌的波涛之中，尸体堵塞了河道。捷克人轻而易举地从沉积的尸体上渡河而过，缴获大量的辎重物资和匈牙利的战利品。

春天到来的时候，斯沃伊斯拉夫的儿子，勇敢的贵族杨也准备参与同匈牙利人的战斗。坐骑、武器和装备已经安排停当，但他却染上了严重的疾病。

他无法上马出征，只好躺在床上。时间一周一周过去，他辗转反侧，极为难过。他呆在宫廷，不能随驾出战，得不到前线的讯息，而且他已不可能等到了。

有一天，破晓之前，整个宫廷还在沉睡的时候，他进入弥留状态。守在床前的朋友认为是他最后的时候到了。他面色惨白，两眼无光，胸脯痛苦地一起一伏。

他奄奄一息地躺着，脸色大变。突然，唇间露出笑意，两眼睁得又大又亮，使劲一下爬起来坐在床上，用充满欢乐的声调说：

"感激上帝吧，象我一样地去歌颂他吧。我告诉你们，此时此刻我看到了什么：我奔赴战场，看到我们的人在反对匈牙利人的战斗中阵容不整。敌人发动了突然袭击，情况

不妙……我真是难过得发抖。但是在一道明亮的光芒之中，我见到了神圣的祖先，首先是身穿铠甲头戴铁盔的圣瓦茨拉夫。他腰间挎着宝剑，金质的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右手举着旗帜。其次是身穿主教道袍的圣沃伊捷赫，手持笏杖的修道院主祭圣普罗科普站立在他的后面。最后是披着道袍的五位殉道者。

"圣瓦茨拉夫环顾左右的圣沃伊捷赫、普罗科普和其他人，并且清清楚楚地说：'我们的队伍正在祈祷，让我们来支援他们吧。'话音刚落，他就用旗帜指向敌人。敌人调头逃窜，我们的队伍一面高唱着'主啊……'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一面勇敢地打击敌人。"

杨·斯沃伊斯拉夫合起双手，床前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说道：

"毫无疑问，上帝给我们国王带来了胜利！"

后来，传来战场的消息，从前线回来的部队，证实了杨·斯沃伊斯拉夫在那天黎明之前十分兴奋地叙述的情景，捷克人确实在摩拉维亚战场上取得了对匈牙利人的光荣的胜利，如同前面所记载的，那是在一二六〇年七月十二日。

四

在袭击我们祖国的一场风暴之后，圣瓦茨拉夫的旗帜消失了，它是怎样破损的，什么时候破损的，已无从追忆。只有一种传说使人感到欣慰，据称那一面旗帜没有遭受亵渎

和凌辱，没有被外国人缴获，而仍然在我们祖国。在它原来的地方，在弗尔布昌尼有围墙的小教堂里。过去，每当我们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就取出它来作为旗帜，激励捷克部队。

但是，神圣的旗帜已不在原来的箱匣中，而是在更加安全、更难发现的地方：教堂地窖的大理石台上。那里是一片沉寂，既没有刀剑的铿锵，也听不到英雄的呼喊。但神圣旗帜的金质旗杆顶端的光芒照耀着阴暗的地窖，在不幸的黑暗时代点燃人们的希望，从天空传来"上帝，怜悯我们"和"圣瓦茨拉夫，捷克的大公啊！"的战歌，鼓舞斗志；旗帜同时证明，后代子孙没有忘记永远保持勇气，不会停止为保卫祖国的权利和先辈的语言所进行的战斗。

布隆茨维克

一

日布西特大公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布隆茨维克即位，统治捷克这块地方。年轻的大公，气宇轩昂，待人公正，但是他没有长期留在自己的国家，心中一直萦怀着先父的英雄业绩、荣誉和光辉。在位两年之后，他决定闯闯世界，去为他的民族争得光荣。

“我的父亲赢得了苍鹰的徽号，我要找狮子作自己的标记。”他这样对妻子谈了他的想法。年轻的夫人听了极为难过，请求他不要走，以免遭到危险。

布隆茨维克对她的话连听也不愿意听。她一面哭泣，一面拥抱着丈夫说，别丢下她孤苦伶仃一个人。布隆茨维克只好亲切地安慰她，说她不会无依无靠的，她父亲将同她在一起，执掌朝政。布隆茨维克摘下手上的戒指，对她说道：

“这只戒指送给你作为信誓和凭证。把你手上的戒指摘下来给我吧。今后不论听到什么消息，见到什么人，都不要轻信，除非亲眼看到你给我的这只戒指。如果过了七年还没有见到它，就说明我离开了人世。”正说着，她的父亲来了。布隆茨维克准备好三十匹坐骑，带着侍从，告别了妻子

诺曼妮亚和岳父，象一位勇敢的真正的骑士，踏上了世界冒险之路。

他和骑士、随从人员一起，经过各种各样的国家，继续往前走着。饮水用完了，没有办法再往前进。他们呆在大海之滨，既不能久留，也无法返回。好不容易弄到一艘大船，他同侍从和马匹一起登上去，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驶往陌生的地方。

他们起锚开航，一路顺风，在海上漂流了三个月。一天晚上，大船突然自动调头航行。茫茫黑夜，海上掀起了波涛。布隆茨维克的航船在暴风中颠簸起伏，一会儿被推上海浪的顶端，一会儿又陷入波涛的峡谷。船上的人个个惊慌失措。当他们透过黑暗突然发现远处的黄色光亮，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奇香的时候，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人们开始抱怨叫苦了。因为他们知道，那光亮和香味是来自琥珀山。夜晚大放光芒的那座山，威力无穷。所有的东西，不论是人、动物，还是船只，只要在距离它五十里的范围内，都受到它的强力的吸引。谁要进入这个范围，就不得不停留在山下，永远、永远也无法离开。

因此，当船员们看到暴风把他们推向琥珀山的时候，真是万分恐惧，叫苦不迭。他们又祷告，又许愿，祈求暴风改变方向。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船的航向没有变化，继续向前航行。当它被风力推到距离大山五十里的范围以内时，真好比离弦之箭，飞速向琥珀山驶去。山上的黄色光芒照射着黑暗，照射着船只，一直照到奔腾咆哮的大海的远方。

船很快靠近了海岛。琥珀山高高耸立在岛的中央。布隆茨维克和随行人员牵着马匹离船上岸之后，海面顿时平静下来，天色已经发亮了。在耀眼的阳光下，只见岛上一片凄凉，杳无人迹，没有任何充饥的东西。

他们走遍小岛，发现沿岸处处是船只的腐朽残骸，在灼人的阳光照耀着的沙滩上，白骨遍地。这种情景使布隆茨维克和其他人极为不安。他们看到那些可怜的人暴骨荒岛，因而预感到悲惨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自己。他们四顾茫茫，无限忧伤。除了苍海上的碧波和那漫天的白云，什么也没有。

风暴过去之后，他们冷静了下来，稍稍休息一阵就想离开这一座岛屿。人们重新上船，扯起帆篷，使出全身气力，不知疲倦地向前划着桨。船离开了岛屿，他们高兴地认为，可以挣脱琥珀山神奇的魔力了。希望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心，划得更使劲了，人人都累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

船在海上行驶着，迅速地行驶着。但是它突然停了下来，象抛锚一般地静静地停着——依然是在琥珀山岛的岸边！

布隆茨维克极其难过，其他人更是悲观绝望，预感到这一回注定会困死在不幸的孤岛。船上有食品的时候，还勉强可以维持。后来，他们又两次试图离开小岛，结果都与第一次相同：船仍然停在岸边。

船上的食物吃完了，宰杀马匹充饥。连最后一匹，布隆茨维克骑的马也给杀掉吃了。难忍的饥饿开始折磨他们，死亡威胁着他们。人们只好绝望地去寻找一点聊以裹腹和

自慰的东西。搜遍全岛，没有发现一粒粮食、一只小鸟，什么可供食用的东西也没有，只好指望上帝的怜悯和慈悲。

当他们确信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都陷于绝望和麻木状态，听任命运的摆布。他们躺在船的旁边，等待死亡的来临。死神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吞噬着他们。

琥珀山下所剩下的人，只有布隆茨维克和一位名叫巴拉德的老骑士了。骑士坐在布隆茨维克身旁，遥望着大海对年轻的大公说：

"敬爱的主人，你的夫人和臣僚如果知道你的不幸遭遇，那……"

布隆茨维克听着悲伤不已。巴拉德接着说：

"我敬爱的主人，别难过，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从这里逃脱，但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布隆茨维克问道。

"不要管我，我年纪老了，一切都无所谓。我注定长眠在这里。你如果幸存下来，时来运转，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忠实效劳。"

"你有什么好主意？"布隆茨维克又问道。

"大公，我的主人，你已经看到，我们在这里的第一年，有一只名叫诺赫的巨鸟飞到岛上来过，第二年也飞来一次，今年肯定还会来的；它似乎习惯于一年来一次。如果你愿意，它会将你带走的。"

"它怎样把我带走呢？"布隆茨维克说。

老骑士指着船上的马皮，要他拿着宝剑躺在上面。他躺

下以后，骑士用皮线把马皮缝上，把马革裹着的布隆茨维克放在琥珀山上。

过了不久，空中发出了嗖嗖的响声，象是一场暴风雨来临。这就是诺赫鸟伸展着庞大的翅膀，飞向琥珀山时发出的响声。它好象一大片云彩，高悬在山巅的上空。诺赫鸟舒展着两翼，在空中休息片刻，突然俯冲下来，象啄取一粒谷似地，衔着布隆茨维克，扶摇直上，向别处飞走了。

琥珀山小岛依然是那样寂寥荒凉，腐朽的船只残骸可怜地留在滩上，它们映在沙滩上的阴影纹丝不动。死者的白骨在太阳照射下发出惨淡的光。

这里唯一活着的人，年老忠厚的骑士巴拉德，饿得精疲力尽，奄奄一息，依着船的残骸，坐在沙滩上，用呆滞的目光悲哀地望着高空中的巨鸟诺赫携带着年轻的大公渐渐消失在天边，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

二

诺赫鸟衔着布隆茨维克，在海上快速飞行了三天三夜，琥珀山被远远抛在后面，已经有几千里了。它飞到荒无人迹的崇山峻岭之后，将布隆茨维克扔到它的雏鸟的窝中，接着又展翅远飞，寻找新的猎获物去了。饥饿的小鸟，一起扑向这个庞然大物，一面叫着，一面撕开那裹着布隆茨维克的马皮。皮囊撕开以后，布隆茨维克立即挥刀杀死了全部的小诺赫鸟。

他脱身了，一会儿也没有休息，迅速从这危险的山峦逃走。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荒芜的高山和杂树丛生的幽谷，到达了一个万丈深渊的悬崖旁边。

他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怒吼和咆哮声，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往回走吧，不行，只能继续朝前走，由上帝去摆布好了。他向山谷走着，直到峭壁下面才停下来。因为眼前发生了一桩奇事：一条凶猛的蛟龙同一只狮子正在进行野蛮的搏斗。

它们拼死拼活地疯狂地撕咬着，咆哮之声响彻山谷，震撼大地。

"啊，我的上帝，该帮助哪一个呢？"站立一旁的布隆茨维克思忖着，"我是为狮子而来的，为了狮子的徽号，我吃了多少苦头。没有别的选择，不论出现什么事，只能帮狮子的忙！"

一经决定，他就拔剑出鞘，向闪着绿光的九头龙猛刺过去。他砍杀龙的头部，狮子退在一旁，遍体鳞伤，呼吸追促，一点气力也没有，只好躺下喘息一会儿。

布隆茨维克孤身奋战，骁勇异常，妖龙被砍得血迹斑斑，但毫不畏缩。布隆茨维克已是全身酸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枪之力。休息片刻的猛狮一跃而上，闪电般地咬住蛟龙，把它撕裂成两段。一场危险过去了。

但是，布隆茨维克又有了新的忧虑，开始感到狮子的可怕了。不过狮子没有向他扑去，只是躺在他的脚旁。他想一走了事。可是他一迈步，狮子就站起来紧紧跟着。他往

前走，穿过了山谷，狮子还是尾随在后面，寸步不离。年轻的大公对此并不感到开心，他对狮子满腹狐疑，总希望摆脱它。

他摘取柞树和榭树果实，爬上橡树枝头，坐在一根粗壮的枝杈上，让稠密的树叶遮挡着自己，等待狮子走开。他等呀，等呀，过了半日，狮子依然在橡树下躺着不动，眼睛盯着大树的顶盖。黑夜降临，布隆茨维克在树上渐渐睡着了。清晨，他饿得醒了过来，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还是狮子。它仿佛是一只义犬，半躺在树下。第二天，狮子还是这样躺着，悲伤地望着树梢。这个夜晚又过去了，它照样没有离开原地。

第三天，布隆茨维克还没有从树上爬下来，悲伤的狮子发出了强烈的吼声，把橡树震得颤动起来。布隆茨维克被可怕的声音吓得一愣，从树上掉下来了，伤势严重，站立不起来。他没有充饥的东西，显得十分虚弱。但他并非孤独无援。狮子从他身旁跑开，不一会儿就叼着一只鹿回来，放在他的脚下。

年轻的大公感到他委屈了狮子。其实它是根本不可怕的。当狮子将头偎在腿上，再次躺下的时候，他顺着蓬蓬松松的鬃毛抚摸狮子，就象对待忠实的狗一样。从此，他对狮子有了好感。狮子也老老实实地跟着他，在荒山野岭、莽原丛林流浪。在三年之中，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狮子都跟随着他，为主人猎取食物并送到他的跟前。

有一天，布隆茨维克登上一座山顶，了望汪洋大海，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座城堡。人间的住所出现在眼前，他真是

高兴极了。因为在此之前，他没有发现和见到这样的地方。他快步向大海那边跑去，祈求上帝让他到达那里。

他越过一道道山，走了十五天才到达海滨。这里是一片荒凉，除了沙石，什么也没有。他热切盼望到达城堡，于是用刀砍伐树木，搬到海边，编成了一排大型木筏下放到水中。这时候，狮子正好捕食去了。他不希望狮子跟着，怕它碍手碍脚，所以想独自离去。

年轻的大公乘木筏离开岸边时，狮子带着猎获物回来了。它看到主人离开了海岸，立即将食物扔掉，一声怒吼，跳进水中，去追赶主人。它纵身一跳，前腿扒住了木筏，吃力地贴着往前漂游。这种忠诚的精神感动了布隆茨维克，他帮助狮子从困境中登上木筏。这样，他们又同舟共济，在海上航行了。布隆茨维克站在前面，狮子守住尾部。

他们在木筏上游了九个昼夜，大海经常捉弄他们。布隆茨维克不只一次掉进齐腰没颈的水中。他们在茫茫黑夜中航行，不辨东西，不知去向。只有忧伤不已的布隆茨维克观察注意到，他们已不是在辽阔的大海上，因为从朦胧的夜色中已经能够辨别出左右两边的山的轮廓了。

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卡邦古尔山下。明亮的山以红色光芒照耀着他们，使他们脱离了黑暗。在明媚的阳光下，一座城堡映入他们的眼帘，那就是布隆茨维克在山顶上所望见的城堡。他在狮子的伴随下登上海岸，进入奥里布留斯国王的宫堡。国王是个非常奇异的人，两只眼睛，一只在面部，一只在脑后。更令人惊讶的是，国王的官员大都是一只

眼，一条腿，但生着好几只角。有的长着两个脑袋，甚至是狗脑袋；有的人皮肤红如狐狸，有的灰白相间；有的身材大如巨人，有的矮若侏儒，在巨人的两腿之间窜来窜去。

布隆茨维克在这里感到并不自在，一心想离开。奥里布留斯国王挽留他，问他是如何到达此地的，是本人心甘情愿，还是由于无可奈何。

"离开祖国我可是心甘情愿，来到这里则是无可奈何。请帮帮忙，让我重返故乡吧。"布隆茨维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国王回答说：

"你只有通过几道铁门，才能离开这里。但是，我不会给你开门。你若将我那被妖龙巴兹利谢克拐去的女儿解救出来就放你回去。"

布隆茨维克没有办法，只好留在怪物王国之中，为救出国王的女儿决心与龙王巴兹利谢克决一雌雄。奥里布留斯国王给他准备了船只。他带着忠实的狮子，乘船向强龙盘据的岛屿和城堡驶去。

三

到达那个岛还算顺利，但要进入城堡比登天还难。城堡有三道大门，都有凶恶的怪兽把守。布隆茨维克不得不一一同它们较量。搏斗非常艰难，一道门比一道门更牢固，更可怕。如果不是忠实的狮子帮他一把，打通城堡之路是不可能的。

每当主人在搏斗中力不能支的时候，狮子总是一跃而上，同妖怪交锋，让布隆茨维克喘息一会儿。他们就这样轮番厮杀，终于闯进了城堡的宫殿。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布隆茨维克看到了奥里布留斯的女儿，一位俊美秀丽的姑娘，但是她从腰部到脚下被蟒蛇紧紧缠着。

姑娘见到勇士大为惊讶，简直难以相信他能够进入城堡。她想，也许是凶神恶煞的看守睡着了。她请求布隆茨维克不要陷于更大的危险，趁着时间来得及，快快离开，因为即使杀死了每一道大门的看守，也敌不过龙王巴兹利谢克和它的爪牙。时间紧迫，姑娘要他赶快逃走，因为可怕的龙王爷巴兹利谢克随时就会来到这里。

但是，当巴兹利谢克的虾兵蟹将发出吱吱的叫声涌到大厅时，布隆茨维克全无惧色，岿然不动。千奇百怪的闪闪发亮的龙蛇动物一群群、一堆堆、一团团，潮水般地涌来，不一会儿把大厅塞满了。

布隆茨维克兴致勃勃地同它们厮杀。夫人的戒指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真是以一当十，锐不可挡。一想到要救出那可怜的姑娘，他杀得更加勇猛。狮子出色地帮助他，用尾巴打，爪子抓，牙齿咬，将这般怪物撕成碎片。吱喳乱叫的妖魔鬼怪，被猛狮的威力和布隆茨维克的利剑一扫而光。年轻的勇士赢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突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可怕的吼声。有着金属般的鳞片，肤色千变万化的十八尾龙王巴兹利谢克冲进来了，用火一样的爪子向对手猛扑过去。

布隆茨维克这时才感到情况不妙，竭力招架、抵挡，龙王被击伤多处，他自己也挨了好几下，鲜血直流，几乎倒在地上。但每次都是狮子上场替换他。狮子没有劲了时布隆茨维克又上前厮杀。从下午开始，经过一整夜，一直打到第二天中午巴兹利谢克才倒下，躯体僵直，一命呜呼。猛狮大吼了一声，布隆茨维克则遍体鳞伤，象死人一样躺在地上。

奥里布留斯的女儿给这可怜的人清洗，包扎和治疗伤口，精心护理他。九天之后，他就可以站立起来了。他带着救出的姑娘，和狮子一起坐船回到她父亲的城堡。他以为，这一回国王将打开铁门，让他回国了。国王奥里布留斯高兴地欢迎他，但是对于铁门的事只字不提，甚至连听也不想听。他说，布隆茨维克必须留下来，女儿阿芙丽卡爱上了勇敢的救命恩人，愿意选择他作自己的丈夫。

布隆茨维克对国王和他的女儿怒火冲天，深深感到他们忘恩负义。可是又觉得孤立无援，别无良策，只好答应娶国王的女儿为妻。可是他心中向往的却是另外的地方，是远方的祖国和他的妻子诺曼妮亚。别离的时间越久，对她的思念越深切。

他常常悲伤地坐在岸边，望着大海，看是否会有什么船只来搭救他离开这里。无垠的海面不见风帆的影子，茫茫的水面没有航船掀起的波涛，没有航船发出的响声，只有青年勇士的哀声叹息。他孤零零地在城堡里徘徊，暗自诅咒国王和他的女儿与臣僚，还有那些魔鬼一样的侍从。

有一回，他满腔心事穿过城堡，一直摸到他未曾去过的

地窖。只见石桌上摆着一把没柄的宝剑，不由得抽出来仔细端详一番。这是纯钢炼出的，锋利无比，教他爱不释手。他卸下自己宝剑上的把柄，安在古剑上，插入他的剑鞘，把他自己的那支剑插入石桌上的皮鞘，然后走出地窖。

在路上遇着阿芙丽卡，他没有告诉她干了什么，只问了问地窖里摆的是一把什么剑。国王的女儿听了大吃一惊，赶忙关上那有九道锁的地窖。布隆茨维克于是更焦急地打听，那到底是一把什么剑，为什么藏得这样隐蔽。

“你可不知道这宝剑的威力！”

可是她不再往下说。布隆茨维克再三恳求，说他反正不掌握宝剑的钥匙，她说了何妨。她于是开言说道：

“你要是想知道，就听着吧：宝剑的威力如此之大，你只要将它拔出剑鞘，念一句：一个，二十个，三十个，一万个脑袋，统统落地，它们马上就会掉到地上。”

布隆茨维克对她的话一笑置之，好象不大相信，但暗中将她的话牢牢记住，并考虑设法证实一下。这时，恰好有几个红毛、灰毛、驼背、双头和狗头妖怪卫士朝着他走来。他抽出宝剑，振振有词地念道：

“让宝剑全部砍下这些妖魔的脑袋吧！”

话音刚落，他们的脑袋就纷纷落到地上。他将那些脑袋扔进海里。一会儿，国王奥里布留斯带着女儿和群臣来到桌旁，布隆茨维克出其不意地拔出宝剑，大声喊道：

“喂，我的好宝剑，把这些妖魔、国王和他女儿的头一齐砍下来！”

他们的头马上都落地了。布隆茨维克惩罚了他们的不义行为，丢下被杀的这一帮家伙，快步走出去，打算马上启程。他打开铁门，将食品、黄金和宝石，装在船上，带着他的可爱的狮子高高兴兴地起航了。大船平安地行驶着，布隆茨维克向着故乡和祖国前进。

四

微风阵阵，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安稳地航行。途中，布隆茨维克没有遇到任何人和船只，也没有发现岛屿。只到第七天，才航行到一个岛的附近。远看这座岛似乎不错，岛上碧草如茵，高大的树木耸入蓝天，前所未见的建筑闪着耀眼的光辉。

海岛上美妙的音乐随风荡漾，欢快的表演正在进行。有鼓声号声，还有男女歌手们迷人的演唱，响彻云霄。布隆茨维克多么热切地希望见到人啊。动人心弦的甜美的乐曲吸引着他向岛上航去。

一登上海岛就见到大型的狂欢场面，见到许多的人，骑马的、步行的、穿天鹅绒的、穿丝绸锦缎的，都是节日盛装。还有那婷婷玉立、眉目传情、花容月貌的淑女小姐。人人无忧无虑，个个喜气洋洋。有的人全身披挂，骑在马上威风凛凛；有的人载歌载舞，尽情地欢乐。布隆茨维克走到近处观看，青年男女一下子簇拥上来，高声地说：

“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不过别管它，同我们一起跳

舞吧！”

“就留在我们这里好了！”

“我们不会让你走的，永远同我们在一起吧！”

美丽的太太小姐们纷纷向他伸出手来，男人们都围住他。布隆茨维克冷静一想，意识到这是一种甜蜜舒适的危险，这样寻欢作乐，意味着他的毁灭。他于是抽出宝剑，大喊一声：

“让靠近我者，人头落地！”

他们的脑袋立刻落地了。其他的人却全无惧色，他们喊道：

“你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终究会和我们一道跳舞骑马的。我们是阿兹莫德人，是善于施妖术的鬼怪，我们威力无边……。”

布隆茨维克听到这些，又拔出宝剑喊道：

“让这些魔鬼脑袋落地！”

顷刻之间，他们的头都掉下来了。布隆茨维克赶忙登船起锚，游啊，游啊，在海上又漂游了一些日子，才望见一座漂亮的城市。他抛锚上岸，带着狮子向城市走去。城门敞开着，不见人影；街头广场一点声音也没有，仿佛是一座死城。但住宅的门都开着，里面布置得十分豪华，铺着台布的餐桌上摆着佳肴美酒，琳琅满目。

布隆茨维克挨门挨户走着，忽然听到鼓乐喧天，好不热闹。浩浩荡荡的队伍进城了，这是国王阿斯特里约卢斯骑着一匹乌黑的马率领卫队入城。

布隆茨维克感到同他们一起不会有好结果，于是转身想离开城市。这时他们发现了，赶忙上前问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不管我是怎么来的，"布隆茨维克回答说，"但你们要知道，我并不惧怕你们。"

人们将他抓到国王面前。国王说：

"答应我们，你永远留在我们这里吧。不然，就将你放在火马上活活烧死！"

"你的威胁吓不倒我。我笃信上帝。每当我遭遇灾难和危险时，上帝保佑我转危为安。这一次他同样会帮助我的。"

国王阿斯特里约卢斯传旨将火马牵来，四个彪形大汉上前将布隆茨维克强行往马背上按。他又一次抽出宝剑，高声念道：

"让这四个人脑袋落地！"

四个脑袋立刻落到地下。狮子扑上去，将他们撕得粉碎。阿斯特里约卢斯万分震怒，冲着一伙士兵大吼起来。他们狂呼乱叫，吹起号角，几千名士兵将布隆茨维克团团围住。他站在中间，全无惧色，纹丝不动，只是将宝剑一晃，高声喊道：

"让他们二十人，三十人，一百人，几千人的脑袋落地！"

顷刻之间，这些人头全落了地，躯体纷纷倒下，将地面都震动了。大家和国王惊恐万状。最后，国王说话了：

"听着，布隆茨维克，看在你的上帝的面上，把宝剑收起

来，不要再屠杀人了，我答应让你返回祖国。”

国王庄严保证实现布隆茨维克的要求，将他、狮子和全部财物完整无损地送往捷克，布隆茨维克才把剑插入皮鞘。阿斯特里约卢斯答应的事实现了。一个星期四的黄昏，布隆茨维克进入边境，顺利达到了他的王国。

五

布隆茨维克到了布拉格城下，象隐士一样戴上面纱，领着狮子向他的城堡走去。这时候，城堡里面人声鼎沸，一片喜庆气氛。他的妻子诺曼妮亚正在举行婚礼。布隆茨维克远离布拉格，在外流浪了七个春秋。诺曼妮亚这些年从未见到他的戒指，于是听从他父亲的规劝，接受了一位尊贵大公的求婚。头戴面纱的布隆茨维克听到城堡里发生的事，真是不胜感慨，无比伤怀。

但是他对任何人也不说什么，不让别人认出他来。他走向一位端着金杯银盏的侍从，将他一直戴着的戒指放入诺曼妮亚的酒杯里。接着他走出城堡，在城门上写道：

“别离七载的人已经到此。”

这一下可引起了一阵惊慌和混乱。诺曼妮亚饮尽了金杯里的酒，看到了杯底的戒指，心里马上明白了。她的心情无比激动，知道这是谁的戒指，布隆茨维克肯定回来了。她的新郎无比惊慌，立即跑出去，骑上马去追捕他的对手，企图把他干掉。三十名骑兵紧紧跟随着，追上了布隆茨维克，

并把他抓住了。

布隆茨维克意识到，这是性命攸关、刻不容缓的时刻。他拔出宝剑，大声喊道：

“让这位新郎和他的卫士人头落地！”他们的脑袋应声滚了下来，无头的身躯倒在马下。战马纷纷逃回城里去了。

布隆茨维克驾临一座大公城堡，召集王公贵族会议。他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同他一道前往布拉格城堡。到达城郊的时候，遇到了诺曼妮亚、她的父亲和随行人员。他们是出城寻找布隆茨维克的。大家再度相逢，十分高兴，而最感欣慰的是诺曼妮亚，她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抵达布拉格时，全体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倾城而出，欢呼雀跃，迎接布隆茨维克归来。大公回来了，带回了一只猛狮，人们无限兴奋。大公传旨，将猛狮的雄姿画在城门上，将红底白狮的标志印在王国的旗帜上。消息传开，举国欢庆。

从此，布隆茨维克同诺曼妮亚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平安地治理国家，为时四十余载。忠实的猛狮一直生活在他们身边。布隆茨维克年迈去世，留下了独生子拉迪斯拉夫。狮子失去了主人，也不愿再活下去。它怀念主人，自己也年老羸弱，最后在悲伤之中一声吼叫，死于布隆茨维克的墓前。

那么，布隆茨维克的神剑呢？

它被牢牢地、深深地嵌在查理大桥的基石之中。桥上竖

立着布隆茨维克的石像，旁边是一头石狮。布隆茨维克临终以前，已经秘密地将宝剑嵌入石桥之中。几百年来，神奇的剑一直藏在里面。一旦捷克王国惨遭不幸，它就会出现。当我们祖国陷于苦难深重的境地时，圣瓦茨拉夫的骑士也会从布拉尼克山前来支援，由捷克国土上神圣的继承者亲自统帅。

这位统帅将走上查理大石桥，他的宝马白玉骢一脚从石头中将布隆茨维克的宝剑踢将出来。在严酷的战斗中，圣瓦茨拉夫将手持宝剑，在敌人头上一挥，同时高声喊道：

“让捷克国家的所有敌人头颅落地！”

敌人将全部丧命，我们祖国将永享神圣的和平与安宁。

奥帕托维采的宝库

一

时候已近中午，在奥帕托维采修道院①学习圣贝尼迪克特教义的一位年轻的神学生向修道院院长禀告说，刚才突然来了一位客人，举止文雅，气宇轩昂，带着两位骑马的仆人，在门前下了马。现在，那位先生已快到教堂里来了。

修道院长，一个严肃的牧师问道，客从何来。

"赫拉德茨城。"

"他说了些什么？"

"没有，随行的人也没有说什么。"

"他什么模样？"

"中等身材，大约四十岁，满嘴胡子，表情严肃，衣冠楚楚，但长袍为黑色，没有花饰，也看不到绦纹。"

院长思忖片刻，就站立起来，走出房间，穿过长廊走下楼去，来到天堂般的寂静的庭院。西下的太阳刚刚将金色的光芒照射到这里，石块地面和墙壁上出现了罗马式圆柱的影子。在这里，丝毫感觉不到八月的酷暑。因为从早上到此刻总是一片阴冷。

① 位于赫拉德茨附近。

古老的建筑之间空空荡荡。僧侣们这时都呆在房间里。修道院长在夕阳的余辉和晃动的阴影下，从冷冷清清的后院来到炎热的阳光充足的前庭。教堂和高塔，还有罗马式建筑物，在蓝天和阳光之下显得分外明亮。

院长朝着大门走去。大门两旁铺着晶莹的石块，上面刻有花卉、枝叶和珍禽异兽。阵阵凉风从教堂深处轻轻吹向门庭。陌生的先生正从大门向里面走着。他没有戴帽子，头发呈棕黑色，前额光秃，面庞宽阔，走起路来略微有点驼背。院长注视着客人那一对深沉的大眼睛。从陌生人谈话的神情可看出他不是普通的贵族。客人感谢主人的欢迎，愉快地接受了午宴的邀请。接着，他们一起穿过庭院空地，走进教堂餐厅。教堂的钟声打破了中午的沉寂，是村庄和地头的人们午休的时候了。

长方形拱顶大厅，中间摆着橡树餐桌。锡制餐具，光采照人。附近还有一排排餐桌，老年和青年僧侣在一旁等待。祷告结束，全体入座，院长陪同客人坐在橡树雕成的靠椅上。

席间，客人举止文雅，谈吐自如，赞扬修道院和教堂，说特别是正门可以同伏拉赫教堂媲美，都是艺术珍品。

院长说，并非如此，这不过是本国建筑，是从卡西诺[1]来的第一批僧侣将原有的小教堂改建而成的。客人说他对原来的修道院也有所闻。他还侃侃谈及伏拉赫教堂、罗马等名胜，使在座的人听得出神，连吃饭也忘记了。

① 罗马西南部的一座修道院。

客人的谈话越是滔滔不绝，院长就越发忐忑不安。先生既然是从赫拉德茨来的，很可能是宫庭的什么人。因为当天清晨已有传闻，皇帝在昨晚带着卫队，巡幸赫拉德茨城。神学生向他通报有客人到来时，院长就想到了关于查理皇帝的传闻：他每到一处，首先总是拜谒教堂。

客人的亲切的谈话、渊博的知识和举止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客人用餐已毕，在闪亮的铜盆中盥洗，人们肃立在壁龛旁边。院长不揣冒昧地上前请问他的姓氏。

客人答应一定告诉他。但要求首先让他们随同院长和两名年长的僧侣到教堂里面看一看。院长欣然同意，于是领着客人从走廊一直进入教堂。高大的建筑、拱形的屋顶，由数根圆柱支撑着。大厅分为三大间，雄伟开阔，但窗户很少，大量的壁画在朦胧神秘的黑暗中，使人无法欣赏。

大家都跪在祭坛前面，陌生的客人站起来讲话了：

"院长先生，愿意知道我的姓氏吗？我告诉你和诸位兄弟吧，我名叫查理，是罗马帝国皇帝，捷克国王，你们的主人。"

院长为接待简谩深表歉意。他承认，虽然他本人预感到皇帝会巡幸此地，但还是不敢相信。皇帝亲切地说，这样正好，他不愿别人认出自己，所以宫廷人员都留在赫拉德茨；他也未告知任何人他要到哪里去。

"我这样做，"他继续说，"是为了更无拘束地同你们谈话。院长先生，这些兄弟都是修道院最有资历、最忠诚的人吧？"

"是的。"

皇帝说：

"亲爱的神父们，在这神圣的地方我告诉你们，为何要到这里来。我曾听说修道院里有个大型宝库。如确有其事，希望不要瞒我。我向诸位保证，不论是我，或其他人，决不会从中取走任何东西。我只想目睹一下宝库，别无他意。"

院长和众位神父大吃一惊，谁也没有说话。过了片刻，院长才启奏说，请皇上允许他们稍作商议。皇帝答应了。商议之后，院长上前奏道：

"恭请圣上明鉴，确有宝库一座，但这里五十五名僧侣都一无所知，唯独我和这两位神父知悉此事。如有谁不遵从上帝的旨意，将宝库的秘密泄露于人，那就是我和两位神父。因此想奏明圣上，我们承担了重要保证，有关宝库的事对外决不能泄露，也不能作任何暗示。而且，要找到它决非易事。对陛下来说，也是如此。"

尽管这样，皇帝仍然要求将宝库的事告诉他，说他将严守秘密，不向任何人透露。神父们只好再度磋商。随后，院长宣布说，指出宝库之所在是不适宜的，答应国王的要求也未必妥当。

"所以，"院长说，"有两种办法，我们任选一种。或者将宝库的地点奏明陛下，但不让观看宝库，或者让观看宝库，但不说明所藏的地方。"

"朕宁愿观看宝库，"皇帝决定说。

他们请求皇帝信守诺言，他答应了。人们把他从教堂

带到圣器室，往下走入一间用砖砌成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室。一位神父用火石点燃两只蜡烛，在暗室里微微闪光。另一位神父给皇帝蒙上面罩。皇帝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搬动砖块的响声。

然后，皇帝被带到一个洞口，沿楼梯跟随他们一直走到最底层，走进漆黑的地洞。他们带着皇帝左转右转，来回走动，使他晕头转向。再穿过一条阴暗的过道。过道里空气潮湿，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腐朽气味，响着他们橐橐的脚步声。皇帝感到，坑道好象没有尽头。突然，他们止住了脚步，给皇帝取下面罩。他发现自己是在一座令人窒息的仓库里，微弱的烛光照在几口铁箱子上。院长打开箱盖，只见全是白银，整块的沉甸甸的白银，有的象圆面包一样大。

皇帝又被带到就近的一座地下室。他在那里看到了大量的纯金条，整块整块未经雕琢的黄金。走到第三个地下室，他更吃惊了。

这是一座最大的宝库，堆金积玉，不计其数，而且都是经过能工巧匠之手精雕细刻的珍宝：精制的链子，酒器，十字架，都闪着金光。稀有的宝石美玉放射出五采缤纷的光芒，使人眼花缭乱。

皇帝目睹这一切瑰宝和无穷财富之后，院长启奏道：

"陛下，这一切珍宝都是为您和您的后代保存的，请随意挑选吧。"

但是皇帝不想要什么。院长觉得，让圣上空手而去，不带点纪念物，未免欠妥，于是挑了一只镶嵌着钻石的戒指献

给皇帝。皇帝满怀感激之情接受了。

他们经过三个地下室往回走时，再次给皇帝戴上面罩，让他左右旋转之后，离开宝库。洞门堵上了，蜡烛熄灭了，皇帝的面罩取掉了，从圣器室回到教堂，在祭坛前做祷告。

皇帝感谢说：

“亲爱的神父，朕再问一件事：可以告知某些友人，说朕在本王国的地下见到了那举世无双的宝库吗？当然，不会透露在什么地方。”

院长和神父俯首同意。皇帝起驾的时候，看着那只戒指说：

“朕将无限珍惜你们的礼物，任何时候，决不取下它来，朕要将它带入坟墓。”

他离开教堂时，已是下午祷告的时间了。圣驾没有久留，辞别了院长和神父，由两位官员保驾，骑马穿过草原，沿着拉贝河回赫拉德茨去了。

宫廷官员从随驾的人那里打听到了皇帝的去处，就问圣上在修道院干了什么。

“午餐，随后同院长和两位神父在教堂进行了长时间的祷告。”

他们没有讲更多的话，当然也不知道更多的事，因为皇帝本人守口如瓶。直到临终之前，他才告诉几位大臣，让他带着戒指安葬，因为这是奥帕托维采修道院宝库的纪念物，而这座宝库是多年以前有人带他看过的。

大臣遵旨照办了。

二

查理四世去世很久很久了，告慰的纪念还留存在人间。他的儿子瓦茨拉夫四世在位的时候，有位不速之客于一四一五年来到奥帕托维采。这就是来自奥波奇诺的杨·米耶斯特茨基先生，还带着两名骑马的侍从。当时正是十一月，圣诞节即将来临。这一天，天色已晚，拉贝河边的原野和百叶凋谢的树枝渐渐隐没在黄昏之中，刺骨的寒风嗖嗖地刮着。

一名骑士来到修道院要求借宿。他解释说，打算去赫拉德茨，但天不作美，分外严寒，朔风似刀，茫茫黑夜，实在吓人。人们听了并不觉得奇怪。

院长彼得·拉佐尔，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殷勤接待骑士，还吩咐给两位随行人员，包括骑士谈到的即将到达的三名陪同者准备正式的晚餐。他们到来时已是深夜时分，脸上冻得通红，饥肠辘辘。他们的主人正坐在燃着蜡烛的修道院里，靠近绿色的大型壁炉又暖和又舒适。

骑士高谈阔论，谈到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杨·胡斯等，讲得最多的是布拉格，说它因为胡斯在耶塞尼采的门徒而遭到诅咒，布拉格为上帝的服务已经终止。他还讲了新教派和布拉格市民的坏话，说他们反对神父，而国王对此竟采取容忍态度。

这时候，又进来一位新的客人，他是贝科夫的奥托先生。他说道路难行，天气恶劣，不得不到这古老的修道院来

暂避一时，希望为他和另外五名随从提供住宿。他看到米耶斯特茨基也在这里，颇感惊讶，但也有几分高兴，说明朝前往赫拉德茨，可有人同路了。

院长对贝科夫来的先生也以礼相待，尽管别的兄弟们晚饭后各回房间去了，他仍然陪两位客人坐着。他们在温暖舒适的壁炉旁饮酒交谈，而室外则是茫茫黑夜，寒风将窗户震得嘎嘎作响。米耶斯特茨基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贝科夫来的先生消息也不少。两人纵情豪饮，金色红色的葡萄酒一杯接着一杯，直至面红耳赤，眼睛发亮。

突然，两人停止谈话，站立起来。黑暗之中传来了军号声，同风声混杂在一起，格外刺耳。两位客人抓住院长的手，米耶斯特茨基严厉而阴险地说：

“院长先生，听到了军号声吧？这是个信号，报告说我们的队伍已经控制了大门，有三十个人已经逼近，他们埋伏在黑暗之处，我们占领了修道院，你们已成为瓮中之鳖。”

院长听了大为震惊，沉下脸来，吃力地说：

“你们想要什么？”

“宝库，你们修道院的宝库！只要把地点讲出来，就没有你的事。我们知道，就在你们地下室。快说出来，它在哪里！”贝科夫来的人威逼着说。

“我不知道！”

走廊上掀起一片喧哗声，叫喊声，刀剑的叮当声。

“不要指望有什么支援，”米耶斯特茨基恐吓说，“我告诉你，那是我们的人。还是快说，宝库在哪里！”

"我不会告诉你!"老院长以颤抖而坚定的声音回答说。

"那就给你动刑!"

"由上帝去安排吧。但我不能告诉你们,也不会告诉你们!"

贝科夫来的人冲出客厅,不一会儿闯进来四名武装到牙齿的士兵。米耶斯特茨基将老院长交给他们。突然,一阵报警的钟声打破了冬夜的寂静。这是一位僧侣在敲钟向附近的村落呼救。但是,钟刚刚敲响,士兵们即一拥而上,给英勇的敲钟者以致命的一击。

修道院里灯火通红,教堂的窗口闪闪发光。房间、回廊、庭院,处处燃起松明火把,如同白昼。抢劫财物的士兵,追逐着逃窜的僧侣,人影杂乱,东奔西跑,又是殴打,又是抢掠。只有院长困在修道院,被绑在地下室里。米耶斯特茨基的随从,在松脂的光亮之中,正在拷打捆在梯子上的院长。米耶斯特茨基和从贝科尔来的人轮番地对着他吼叫:

"宝库在哪里?不说要你的脑袋!"

院长英勇不屈,一声不吭。他们用蜡烛烧他的臂部,他也决不开口。

天亮了,大雾茫茫,天色阴沉,奥帕托维采修道院寂寥无声,满目疮痍。贵重物品、钱币珠宝,不论是藏在教堂,还是别的地方,全被洗劫一空。村民们来到修道院时,只找到了那些遍体鳞伤的僧侣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院长。

修道院损失惨重,但价值连城的地下宝库被院长用血汗和生命保住了。为时不久,彼得·拉佐尔院长即与世长辞。

五年之后，米耶斯特茨基再次来到奥帕托维采修道院。他与同伙所犯下的骚乱和破坏的罪行路人皆知，可是他却逃避了应得的惩罚。他这一次到来，不是作为抢劫者，而是作为保护者。他率领大批齐克蒙特皇帝的雇佣军来效忠皇上，镇压自己的同胞。

他占领修道院，对抗赫拉德茨城胡斯教派市民和奥列布的兄弟会教徒。这一回他没有搜查地下宝库。不久以后，他不得不前往战场，但部队留在原地，一四二〇年十二月在修道院附近，第二年三月在波多尔尚村，两次打败了赫拉德茨的胡斯军，赫拉德茨的首领卢卡什牺牲。四月份，雇佣军撤出奥帕托维采，因为他们害怕布拉格人、奥列布人和控制着库特拉山的赫拉德昌尼人的强大队伍。

齐克蒙特的队伍刚刚撤走，博热克和奥列布兄弟教以及赫拉德茨的队伍开来了，他们以奥帕托维茨人两次败北和多次受挫为借口，对之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古老闻名的修道院被付之一炬。

大厅和其他建筑烧毁了，耸立在拉贝河岸边草原花丛之上的修道院和华丽教堂塔顶的金光闪闪的十字架被除掉了。庭院周围的回廊成为一片废墟。曾经是僧侣高唱圣诗的地方如今是死一般的沉寂，一片荒凉。

在这场毁灭性浩劫中，修道院珍藏着金雕玉刻、珍珠宝石的大宝库却完整无损地深埋在废墟之中，多少个世纪没有被人触动。这个地点一直无人知晓。只有关于它的传说

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即使古老修道院的废墟消失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传说依然存在。

三

经年的风雨冲刷着废墟，使它渐渐消失了。有一次，拉贝河水暴涨，淹没了这块地方。年深日久，河流改道，原来的部分废墟所在地成为河床，沉浸在水底。过去流经修道院附近的拉贝河，如今从它的上面奔腾而过了。当河水又清又浅的时候，岸边的行人还可清晰看出水下变迁的痕迹。

只有部分废墟残留在地上。后来有人就近建造水磨。过去摆设主祭坛的地方长出了一棵菩提树，已经很有些年代了。夏天的夜晚，磨坊手和乡村的青年常常围坐在磨坊旁边，回忆查理皇帝，谈论那座宝库的所在地，要是有人下水打捞，他们还可以帮一阵忙。

有时候，人们沿着古老的菩提树眺望远处。这棵树枝繁叶茂，高耸入云。微风沙沙一吹，一股股浓郁的清香扑鼻而来，宛如主祭坛传来的轻声的祷告和祭品的醇香。午夜，古树的轮廓渐渐清晰，好象初升的月亮将它照亮。树盖上的光辉照亮了全部枝丫，照亮了夜半的天空。看到这种奇迹的人惊讶得不停地划十字。当地的人则如同在祭坛前一样跪下祈祷。有的人这时刻还听到了赞美诗，声音是那样微弱低沉，好象是从远方传来，在菩提树周围回荡，随后又随风传播开去，传到河边，才渐渐沉寂下来。

这块神秘莫测的地方，在白天也会使人们，特别是磨坊主人、磨手和青年人感到惊讶。有一次，在鲁道夫二世的父亲马克斯米利扬国王在位时期，奥帕托维采的水磨在正午时分突然停止了转动。

人们纷纷跑到河边，惊恐万状。轮子不转动了，因为河床下陷，河水停止了流动，但却奔腾澎湃地冲进裂谷深渊。

大约有半小时，水一点也流不进磨坊，水磨象中了魔似的毫不动弹。过了不久，流水回复了原位，照旧向磨坊的水磨流出，它的轮子又开始转动了。磨坊主、磨手和村民们聚集在那水往下陷的地方议论这件奇迹。他们说，河床下陷，是因为下面那座修道院的地下室拱顶倒塌了，河水流入地下仓库，注满了地下长廊，肯定淹没了通往宝库的坑道，从此，谁也别妄想钻进宝库中去了。

但仍然有人跃跃欲试，他们不是本国人，而是外国人。

白山战役①之后，在那悲惨的日子里，有四名意大利人来到奥帕托维采，自称为威尼斯的潜水员，是斐迪南二世皇帝亲自派遣来寻找陷落的宝库的。

没有任何人阻拦他们。他们准备停当，就在修道院废墟那个地方潜入拉贝河底，希望首先发现古建筑的残垣断壁。在水中没有停留多久，有两人即游出水面，另外两个人留在水底。同伴们等着，等着，但有什么用呢，那两人已经回不来了，也许被汹涌的波涛卷走，也许在水下的修道院废

① 发生于一六二〇年，从此捷克完全丧失独立。

墟之中迷失了方向。结果连尸体也没有找到。

同伴们再也不敢下水寻找宝库，只好上马扫兴地离开了。

直至今日，奥帕托维采修道院的宝库依然深深地埋在地下，由流经它的拉贝河警惕地守卫着。

古老的布拉格的故事

……布拉格哟！
你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
优美的歌，
那绝妙的音响，拨动着
捷克灵魂的琴弦，
激荡着人的心田。

——斯·切赫①

一

从前有一天，查理四世在布拉格城堡召见巴杜比采大主教阿尔诺什特、捷克王室大臣、伯爵以及名门望族、著名学者，还有星象学家，同他们一起坐在豪华的宫殿里。根根圆柱上都雕刻着图画，镀着金光闪闪的色彩。壁上悬挂着名贵的法兰西斯圣像画，桌上点起无数蜡烛，造型美观的金银器皿、杯盘壶罐光彩照人。

晚宴以后，大厅的空气，窒息难忍。查理皇帝起身邀请贵宾到外面清凉的空气中稍事休息。他同大主教首先登上

① 斯·切赫（1846—1908），捷克诗人。

餐厅旁边的凉台，群臣和学士紧跟在后，交谈非常活跃。

皇帝一行人走上凉台，俯瞰王城的美景，一下子都被它吸引住了，个个屏声静气，一句话也不说。

夏夜，布拉格沉睡在皎洁的月光和深沉的阴影之中。迷人的夜色笼罩着玉宇琼楼和教堂塔尖。它们的窗户敞开，灯火辉煌，人影绰绰。公园和岛渚的参天大树在天上与人间的微光之中依稀可辨。

一切都显得那样深邃寂静，只有河水的细浪轻轻地拍打着堤岸。沉醉于美景之中的国王和大臣，透过月光和阴影遥望蓝色的佩特希纳山①和它下面的小城区，遥望月光如水的广场和河边的大教堂。教堂的塔顶闪耀着金光。再看看被损坏的石桥和银波荡漾的河水那边，是布拉格的古城。那里的教堂被城墙维护着，塔尖耸立云天。街道和楼房阴沉灰暗，一切都处于光亮与阴影的交织之中。

从古城再往远望，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稀稀落落的住房，中间有圣拉扎尔教堂，圣什捷潘教堂和圣杨教堂。明亮的月光自由地洒在花园和金黄色的麦田里。在地平线上还观赏到乳白色的雾所笼罩的葡萄园。

所有的人都无声地欣赏眼前展现的如画的迷人景色。国王激动地说：

“我的国家真美啊，朕极为欣慰。她好象是我从无数的田园中挑选出的一座举世无双的大花园，园里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布拉格。难道有什么地方能够与她媲美吗？”

---

① 佩特希纳山，位于布拉格市内。

国王的眼里放射着光辉。

“多么美好的城市啊！”阿尔诺什特说，“编年史家将她誉为幸运之城，神圣的统帅对她倍加赞赏，如今又受到国王陛下的推崇，女大公①殿下的预言实现了。布拉格的伟大和荣誉与日俱增，各国大公为之倾倒。她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和荣誉，往后将会更加名扬四海。”

“朕愿在上帝保佑之下让她变得更美，”国王由衷地说，“但是我希望……”说着，他突然转向肃立远望的老星象学家。

“啊，星象大师，这座城市的未来是否美好，前景是否伟大？你为何眉头紧锁，脸色阴沉？你快说吧！”

“国王陛下，恕臣下在此时此刻不能泄露天机。”

“但说无妨，”国王催促着，“朕愿闻天机。”

“尊敬的国王，太令人伤心了。”

“朕愿意听听，说吧。”

忧悒的大师对着国王和焦急的大臣启奏道：

“天机预示：小城区将毁灭于熊熊烈火，古城会淹没在可怕的洪水之中，一切将荡然无存，连石头也不复存在。”

大家听了都惶惶不安地注视着神情沮丧、木然不动的国王。突然，他转过身去对着布拉格城挥手喊道：

“布拉格决不会毁灭，它将永世长存，与日月同辉！小城和古城没有了，还会有新的城区出现。我将建立一座新城，对，就在那里，一个新的伟大的布拉格将屹立在世界上！”

---

① 指莉布谢，见本书第四十页。

他用手指着古城那边的开阔高地、田野、花园和村落。人们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喜色。聪明的大主教向国王表达了大臣们这时的心情，他从内心深处对国王说：

"愿上帝为陛下祝福！"

查理四世一旦作出决定就行动起来，立即传旨着手筹建新城。他亲自规定新城的面积、城堡的方位，亲手给它奠基，确定街道的走向和集市广场的位置。他经常同建筑师商量，巡视工地的进展，同泥瓦工交谈，问长问短，赏赐礼物。工程进展顺利，国王十分高兴。

有一次，他却生气了。那就是他从德意志帝国巡视回来，马上去察看新城，发现设计师在他离开期间擅自增修了一条通往圣英德希赫教堂的街道，在教堂附近修起了民房。

皇帝对此大为吃惊，沉下脸色严厉质问是谁下令修建这条街的。

"国王陛下，无人下令，"建筑师惶恐不安地说，"臣下以为，增修一条道是适宜的，如陛下不乐意，工程可立即停止。"

"让这条街保留下来，"皇帝决定说，"但它应取名为奈卡扎尔卡①，因为没有朕的旨意就开始修建了。"

新城就这样发展起来，新建筑如同雨后春笋。不仅新兴市民，连捷克统治者本人也大兴土木。耗资最大的是修道院和高塔教堂。圣耶罗尼姆教堂建成了，斯卡尔卡的大

① 捷文译音，意为未受命而作的事。

型修道院竣工了。几百年以前，这里是女神莫拉尼控制的林区。据说这所大修道院用的是特制灰泥瓷砖，象查理城堡一样设计坚实美观，几乎将一大片林木都用光了。

教堂和修道院的工程费时二十年，有人说，一座教堂比查理大桥的耗费只少一分钱。

教堂完工之后举行第一次宗教仪式。传教士在祭坛旁边用斯拉夫语唱赞美诗。在捷克教堂用斯拉夫语诵读经文，几百年来还是第一次。

虔诚的捷克国王，从克罗地亚地区请来了斯拉夫传教士，他和人民都为此感到高兴。

大家为它们取名叫“斯拉夫人”修道院和教堂，时至今日人们还是这样称呼它。

“斯拉夫人”教堂开工还不到三年，查理四世在新城最高处的维舍堡对面又打算建立一座教堂。设计人是布拉格的一位青年建筑师。皇帝审阅设计图时，对他的完美的构思感到惊讶。学者和老建筑家们也觉得意外，认为这位初出茅庐的同行恐未必能担负这项重任，特别是教堂的大型拱顶。但是国王相信他，建筑家本人则有志建成布拉格前所未有的建筑物。他兴致勃勃、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

干呀，干呀，教堂的雏形轮廓从平地起来，墙不断增高，装上了造型优美的双格和三格的圆形窗户，雄伟宽大的正门竖起来了，门上镌刻着树叶、头像和花环绕着的十字架。青年工程师设计的新颖的大型拱顶也初具规模。

但是，拱顶还被建筑架遮挡着，它的横梁、柱子和顶板还未全部安装，学者们又开始议论指责，并更加武断地说：年轻建筑师的工程难以成功，拱顶无法支撑，因为这样的建筑前所未有，实现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修建成功，那种大胆设计的圆顶也会摇晃、断裂，最后必然倒塌。

人言可畏，青年建筑师的信心根本动摇了，他开始感到恐惧。人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好象毒蛇一样缠绕和折磨他。在工地上，他再也不那么自信，那么赶忙了，他脸上的欢乐表情已消失，在家中也是孤独一人，难以平静，昼夜冥思苦索，计算着绘图，看拱顶能否支持住。

他焦急不安，彻夜难眠。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呆在工作室。即使躺着也在考虑那些青年老年建筑家的非议、责难和担忧，琢磨他们的关于拱顶难以成功的议论。各种风言风语一再在他脑海中出现。他想，如果拱顶失败，随之而来的就不是颂扬和荣誉，而是讥讽与羞辱。一想起这些他就用双手捧着发胀的脑袋，在房间里徘徊长叹。有一次，也是这样的夜晚，他突然跑出室外，仓卒登上新城。

茫茫黑夜，他的建筑物模糊难辨，没有竣工的教堂还只是一副架子，听不到斧锯的声音，工地上一片寂静，不见人影，只有设计者在那里徘徊，注视着在高空开始架设的拱顶。随后走到未来的教堂的拱架下面，伫立在将来要进行祷告和唱赞美诗的地方。

他透过那尚未安装上玻璃的窗口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凝视那如水的月光，心情沮丧，神思恍惚。但马上又抬

起头来，从黑暗中张望那隐约可辨的建筑架上的拱顶。

突然，建筑家仿佛看见一座设计新颖的全部竣工的大教堂，一座八角星式的椽架和两座支架。教堂的大厅色彩绚丽，金碧辉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他似乎还看到，国王和群臣正以惊讶的神态观看着它的圆柱和顶盖。

他从幻梦中清醒过来时，感到这一切不过是子虚乌有，不可能实现的。拱顶必然会塌掉。想到这里，他又思潮起伏，心绪难平。

不过，他还是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工程会完成的，拱顶也会造好，哪怕是借助魔鬼的支援也会成功的。"这句话果然应验了。魔鬼呼唤他，答应他：査理教堂一定完成。后来教堂果然建成了。建筑家们天天盼拱顶倒塌，它却安然无恙。最后一块石头砌上之后，空前宏伟的教堂拱顶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拆除支架，让这座巍峨的建筑光荣地屹立在人间。但是，泥瓦工和建筑工谁也不愿动手，他们担心支架一旦拆除，拱顶准会塌掉。青年建筑师吩咐大家动手，并答应付给报酬，可是无济于事。他想亲自去拆，那些老年建筑师又加以反对，不许他靠近建筑架。

"我放火把它烧掉！"他按照魔鬼的嘱咐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拥挤在新建筑物旁的人群焦急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建筑师只要烧掉支架，拱顶势必会塌下来。人们看到他来了，都气冲冲地跑出教堂。这

时候，天空好象出现了电闪雷鸣，教堂似乎倒了下来，大地也为之一震。人们惊慌失措，大嚷大叫，乱作一团，东逃西窜，有的还大声嚷道：拱顶塌下来了！

在这种时刻，没有人想到建筑师。他被那震耳欲聋的响声弄得不知所措，面色灰白，绝望地看着教堂。只见一团团泥土不停地从窗口滚下来。

“魔鬼欺骗了你！”他脑中一闪念，响起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上帝的惩罚！”他不愿目睹他的建筑物的毁灭，好象被人驱赶似地逃走了。

一团团泥土散落完了，人们大胆地走进教堂，又惊叫起来了。只见挡板和支架杂乱无章地倒在地上，可是令人叫绝的前所未有的拱顶却飞架在教堂上空。午后的阳光充分显示出它那精湛优美的工艺。大家真是又吃惊，又高兴。

这时候，他们才记起了年轻的建筑师，到处呼唤他，寻找他。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了。他是由于绝望而自杀的。

他满怀疑虑地进入教堂的那天晚上在幻梦中所见到的、想到的，如今都成为现实：教堂建成了，装饰完工了。首次进教堂的人，不论是国王还是大臣，首先都将目光集中在傲然横跨在神圣宽大的教堂上空的巨型拱顶上，人人都怀念着为这项工程献出了生命的不幸的青年建筑师。

那时候，在捷克王国赫拉德昌尼，新的宏伟建筑，圣维特教堂建成了。河对岸的新城不断地扩大。查理皇帝为表

达他对艺术和布拉格城的尊敬和热爱，除了完成以上历史性工程之外，又开始了第三项巨大建筑，即大石桥的建设。

大石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是捷克民族光荣与屈辱的见证。从它建立时起，捷克这个国家历尽沧桑，内部不和，同一血统和语言的人相互残杀，发生分裂。唯独这座石桥在不同时代、在每次风暴中、在国家遭受屈辱和衰落时期都受到人民的敬仰。它是那样坚强不屈，是幸福与光荣的丰碑；对弱小民族来说，又是一种安慰和鼓励。查理大桥是所有大桥中最为坚固的一座桥梁。据说，建这座桥的时候，石灰中都拌有鸡蛋清。为了建成这十六孔桥洞、桥墩和宽大的桥身所用去的鸡蛋真是不计其数。

布拉格市区和城郊收集的鸡蛋不敷应用。查理四世传旨：捷克王国各个城镇务必交纳鸡蛋若干，供布拉格修桥之用。于是，从捷克四方八面，车水马龙，将鸡蛋源源运来，打碎拌在石灰之中。

维尔瓦尔城的人也高高兴兴地运来一大车鸡蛋。他们想：这些蛋可得好好保存呀。当泥瓦工从他们的大车上取出鸡蛋，敲开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的时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又接着敲开第四个，第五个……，把一堆一堆的蛋都打开了。人们无不大笑，泥瓦工，建筑师，所有的人都笑了，整个布拉格都笑了！到处都喜笑颜开地谈论着，维尔瓦尔城人送来的原来是一车煮熟了的硬鸡蛋！

大石桥完工了。桥上没有塑像，只有一个木头十字架竖在桥边，现在已换成镀金的金属十字架了。据说古时候，这

里是执行死刑的地方，同时在这里为死者作最后的祝福。

在联接桥头高塔和十字路口修道院的那一堵高墙上，靠河水的那一面，雕着一尊大胡子头像，名叫布拉达奇①。传说这就是建桥的第一位建筑师。为了永久纪念他，人们在桥墩上给他雕成了这座石像。

从大石桥走向国王城堡可见到右侧有一道垛墙，直通佩特希纳山上。城墙穿过绿草如茵的山坡，急转直下，一直延伸到乌耶兹德城门。这一道墙也是查理四世家族的业绩。

那个时候，物价暴涨，穷人闹饥荒，濒临死亡状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最困难时，布拉格聚集有两千穷人。查理国王从教堂出来，他们就迎上前去，痛哭流涕，请求给他们一条生路；只要有活儿干，能餬口，没有工钱也行，只求不饿死就可以了。国王被他们穷困潦倒的景况感动了，当即传下旨意：让他们明天这个时候都到这里集合。第二天，他们按时来了。国王派人带领他们登上佩特希纳山。他本人骑马跟在后面，吩咐一部分人凿石头，一部分人挖地基，另一部分人砌城墙。从伏尔塔瓦河边经过佩特希纳山一直修到斯特拉霍夫修道院。

干活的人不拿工钱，但面包和其他食品任他们吃饱，还发给他们衣服鞋子。挨饿的人闻讯成群结队赶来，拼命干活。查理国王经常亲临山上看望，给他们分发食品，还说劳动者和他都是一家人。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祈祷祝福。

① 此头像亦可供测量水位之用。

人们搬石头，凿石块，修城墙，这样来得到面包。所以这一堵城墙被叫做“面包墙”，“饥饿墙”，是它给人们解除了饥饿和贫困。查理四世下令给它砌上齿形城垛，意思是使饥民的牙齿能够得到可嚼的东西。

当时，布拉格有一个富裕市民，名叫罗特勒夫，在伊洛维购置了一口报废的矿井，断定它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必定能把它开采出来。他雇用大量矿工，不惜工本，坚持采掘。开支已经不少了，但未采出一点黄金。

坑道全是石头，不见黄金的影子。罗特勒夫挖出了数以百计的土堆，资产消耗殆尽。为了不停工，只好借债。朋友们提醒他，规劝他就此止步，不要弄得倾家荡产，黄金是采不出来的。可是，罗特勒夫坚信能找到金子。他固执己见，不考虑友人的劝告，一点一点变卖家产，继续采掘。他终家产耗尽，无法支付矿工的工钱。他陷于痛苦与绝望，这并不是因为断送了家产，而是由于无法继续挖掘。他再三坚持认为，只要再挖下去，黄金就无疑可以得到了。

人们讥笑他，谁也不相信他。只有妻子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她为丈夫深感惋惜，因为没有办法助他一臂之力。她的珠宝首饰，早交出给他了，还剩下一条金缕面纱，是青春时代留下的纪念，她特别珍惜。因为那是她作为未婚妻时丈夫赠送给她的礼物。如今这条面纱也拿出来了。罗特勒夫带着它马上找商人兑换了钱，赶赴伊洛维矿井，重新开始采掘。

开工第一天就采掘出一条粗大的沉甸甸的纯金，一下弥补了他的全部支出。他不停地开采，采出了大量的黄金。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将这口给他带来幸福的矿井取名为“面纱”。他花大量金钱在布拉格古城区圣哈维尔教堂对面兴建了一幢全城首屈一指的豪华建筑。它有三道大门通向庭院，还有地下大厅，楼顶上是小巧的高塔和精雕细刻的天窗。罗特勒夫的住房摆设华丽。这楼房和大厅后来转卖给查理大学。雄伟辉煌的大楼是靠金矿修建起来的，后来它本身也成为矿藏，捷克国内外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得到了采金的知识和各种学问。

一三七八年秋天，著名的查理城堡一片沉默和悲伤，吊桥高悬，国王和宫廷官员没有象往日那样出外打猎。国王的卧室紧闭着。黄昏时候，窗口也不见红色的灯光。只有阵阵凉风，从高塔四周、水井旁边和王宫附近传来机警的岗哨的声音。

“不准走近城堡！”夜晚每个小时都发出这样的喊声。缓慢低沉的声音在阴森潮湿的黑夜中回荡。黎明时分，阳光照耀到森林的红叶和黄叶上，也显不出一点欢乐气氛。

猎人的号角声没有了，猎犬的吠声和猎手的欢呼声听不见了。山上山下没有一点生气。从查理城堡到圣杨教堂的路上，一株老橡树孤零零地耸立着，善良的国王查理四世没有象每年那样巡幸这里和在枝叶繁茂的大树下休息。

村民们到这里来，悲伤地凝望着橡树和国王曾经休息过的地方。他坐过的位子如今空无一人。国王逗留和饮水的“国王井”附近也只有枫树、山毛榉和榆树的凋零枯萎的红叶黄叶在随风飞舞。

从密林深处到查理城堡，到处都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之中。

国王身患重病，受高烧折磨，在布拉格城堡卧床不起。人们议论说，国王生命垂危。他本人也意识到了，正在等待死亡的到来。大主教、王子和王室成员守护在病榻旁边。国王嘱咐他的继承人瓦茨拉夫，要他明治公正地治国安邦，并且用软弱无力的手为他祝福。

圣维特教堂的钟声响了。当，当当，当当当，紧接着就是丧钟声，格外悲凉凄怆。

床前的人全跪了下来。国王的脸上泛起了庄重严肃的光辉。他用温和微弱的声音说："你们听吧，上帝召唤我了！愿我主永远保佑你们！"就在这一刹那，敲钟人十分惊讶地向高塔爬去。塔门紧锁着，丧钟却敲响了！他用钥匙打开了塔门，沿着梯子上去，看到上面的情景，一下子吓得目瞪口呆。

丧钟是自动敲响的！同一时刻，所有的大钟都自动响起来了。圣维特教堂的钟是这样，其他教堂的钟也是这样。洪亮的钟声在悲哀的布拉格上空回荡。悲壮的钟声伴送着光荣善良的国王，祖国之父的灵魂进入“天国的华丽宫廷”，享受永恒的荣光。

二 魔术师日托

查理的儿子在位的头几年，全国太平无事，人人安居乐业。民间一直流传说：瓦茨拉夫国王当政，百姓穿金戴银，不论昼夜外出，无须害怕担心。

国王处事公平，让富户救济穷人，并且亲自对此加以监督。他多次乔装成工人、贫苦手工业者或学生到市上购买面包。如果质量都好，他付了款就离开；若是做得不好，短斤缺两，一经查明，即没收店里的全部面包，分给贫民学生，还要罚面包师的款，或者把他拉到伏尔塔瓦河去淹他一顿。

国王对待屠夫和其他手工业者也是这么办。有一次，他装扮成工人到葡萄园刨地，了解民情。他干了一整天，发现那儿的活儿太重，当即传旨让劳动者中午多休息一会儿，傍晚提前下工。

晚上，他喜欢微服查访布拉格，到酒馆饭店查看买卖是否公平，听听有什么事，人们谈些什么，想些什么。他经常光顾古城"蓝色梭鱼"饭店，同周围的人谈笑逗乐。

国王喜欢看变戏法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把戏。他的魔术师日托为他表演最多。日托是一位机灵的小伙子，擅长魔法，想作弄谁就作弄谁。他特别能变换自己的形象和面孔。例如有一次，他穿上粗呢旧上衣、紧身粗布裤子，来到国王面前。转眼之间却变成了一个身着丝绸上衣和彩色长裤、

脚穿透亮金属后跟皮鞋的花花公子。但是不一会儿他又变了样，身上只剩下一件流浪汉穿的起皱的外套，可是任何人也没有看到他更换衣服。

在国王的活动日程表上有时有杂耍一项。遇到这种时刻，国王的弄臣往往最倒霉。有一日吃午饭，弄臣想用叉子拣一条鱼，刚刚叉住，鱼掉到地上去了。他大声惊叫起来，原来他看到他的一只手突然僵硬了，变成一只角，接着又变为蹄子，而且是马的蹄子！另一只手也是如此。

弄臣吓得目瞪口呆，哭丧着脸，绝望地看着他的两只马蹄。国王和大臣捧腹大笑，笑得流出了眼泪。

国王随即传旨去掉弄臣的蹄子。日托指指点点，嘴里念着咒语，用手划了十字，马蹄子一下就没有了。但是，别高兴，弄臣身上又长出了驴的蹄子，而且一直去不掉。直到弄臣的哭喊声感动了日托，他才施魔法给弄臣去掉了驴蹄。

有一次，瓦茨拉夫国王想外出郊游，院里的彩色马车已经准备停当。车上有四根柱子支撑着华盖，车里铺着坐垫。四匹白色骏马的缰绳闪闪发光，车已经套好，全副武装的卫士骑在马上待命，弄臣也坐着有花纹的牝马在等着，尽管日托也接到圣旨与国王同行，可就是不见他的人影。国王虽已驾到，日托还没有来。国王坐在马上问起他，听说他没有来，可有几分不悦。

突然，附近的庭院传来公鸡叫声，十分响亮，好象是许多公鸡在比赛，看谁叫得最响。一辆双轮马车从院里开过

来了，由三对黑公鸡拉着。头一对个儿最小，第二对大一点，最后一对最大。黑色羽毛象金属一样闪亮，红色鸡冠如同火焰一般鲜艳。每只公鸡的嘴上套了一条皮带，由日托牵着。他象一位车把式，驾驭着这辆奇怪的马车。

国王笑着说，日托套的马比他的还多哩，让他跟在后面吧。国王骑着白马，日托赶着公鸡紧跟着。这支不寻常的车队每到一处都招来围观的人群。后来他们经常出游，每当人们听说有日托同行，就都跑出来观看，或者干脆到城堡门口等候。日托耍一个新花样，很快就传遍布拉格市区和城郊。

一次，日托弄到三十捆麦草，施魔法以后，变成三十头膘厚体壮的大肥猪。他把猪赶到河滩上放牧。一位有钱而吝啬的面包师米哈尔也在那里放猪。他看到日托的一群肥猪，心里有些发痒。听说日托要廉价出售，他马上同魔术师将买卖谈妥，把钱付清了。日托提醒说："我告诉你，你亲眼看见的，这是些喂得多么好的肥猪啊。但要记住，不能给它们水喝！"

面包师可不听这一套，把买好的猪赶到河边。猪钻到水里，很快沉下去了，漂浮起来的是三十捆麦草。面包师还等着猪浮出水面哩，但是白费工夫，水上除了不值钱的一捆捆麦草以外，什么也没有。一毛不拔的面包师沿岸奔跑，大叫大骂，一会儿嚷着把猪还我，一会儿要人们打捞漂走的麦草。

麦草全冲走了。面包师丢了钱，没有捞着猪，只好怒气

冲天去找日托。在宫廷大院没有找着，终于在一家小酒馆发现了他。国王的魔术师正坐在靠窗的壁龛旁边，两腿笔直，头枕在胳膀上，桌上的酒杯空空如也，他正在打盹哩。

面包师一看到他真是怒不可遏，脸色铁青，进门就骂开了。日托若无其事，继续睡着，似乎没有听见有人骂他，好象只是苍蝇在嗡嗡乱叫。面包师野性发作，一把抓住日托的脚板，又摇又晃，但他连眼皮也不睁一下。面包师又使劲扯他的两腿。突然，面包师的脸色刷地一下变白了。

原来是日托的腿关节脱落下来，不听使唤。他象被蜇了一下似地从睡梦中惊起，一声大叫，死死抓住吓得要死的面包师的脖子。于是只好诉诸法庭，有什么办法呢？伤势明摆着，酒店老板和顾客可以作证，是面包师干的。怎么办？除了老老实实求饶，付一大笔赔偿费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日托答应就此了结，把赔的钱装进腰包，他摸了摸自己的脱臼的腿，一下就让它还原了。他作为胜利者，连拐杖也不用，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而悭吝的面包师遭到一阵奚落嘲笑。人们到处都以讥讽的口吻谈论这桩事，由此产生了这么一句谚语："你干的事，象米哈尔买猪一样。"

不久以后，日托经历了几件尴尬的事。巴伐利亚的公爵前来晋见国王瓦茨拉夫，同行的有几名日耳曼魔术师，车上载满了稀奇古怪的玩艺儿。公爵亲自对他们说，要让国王高兴一番。

这几位魔术师技艺高超，走南闯北，非常老练。国王夸耀他们比日托更胜一筹。日托只好尽其所长，向公爵显示一番。但是，他露的几手，日耳曼人全都会。日托无法同他们相匹敌，不胜苦恼。他决心再来一手，让他们手足无措。

正好在用午餐的时候，日耳曼人在城堡庭院的高台上，给国王、来宾、大臣和布拉格市民表演拿手好戏。国王同公爵和几位大臣在大厅最高处就座，弄臣、日托和两名日耳曼魔术师坐在一张特制的桌旁。突然，窗外爆发出一阵德语的喊叫声。坐在窗口的两名日耳曼人站立起来，把身子探出窗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下可就中计了。

窗外平安无事，只有奶牛的哞叫声。日耳曼人想坐下来，但是怎么也办不到，他们的头无法从窗口缩回来，窗口嫌小了，因为他们探身窗外的时候，头上长出了一对角，角粗大而且带有桠杈。他们扭动全身，脑袋摆来摆去，两只角碰得砰砰地响，还是无法进来。

人们笑得前翻后仰，瓦茨拉夫国王更是乐不可支，对日托所成功地耍的这一招非常满意。

下午，按国王的旨意，日耳曼人头上的角被去掉了。他们在台上给国王和上千名观众表演了魔术，在场的人，无不折服赞叹。多么出色惊人的技艺啊！但是日托不知去向，连面也未露一下。场上议论纷纷，说他刚才还在场，一溜烟不见了，八成是技穷无方，不好意思，只好逃之夭夭，免得尽听到对人家的称赞，也许还害怕国王要他再同日耳曼人较

量哩。

正说着，日托的声音响了，人们都鸦雀无声。听到门外说话的是他，全场顿时情绪高涨，大家急忙给这位黝黑面庞，黑色头发，身穿长袍的日托闪开一条路让他通过。他走上巴伐利亚人的表演台，站在中央，两名助手分立左右。他脱下手套，张开嘴巴，而且越张越大。巴伐利亚人感到不妙，急忙往后退，蹉缩在一旁。

日托的助手从中抓出了一位技艺最高超的对手交给主人日托。日耳曼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日托已开始折腾那小个子日耳曼人。首先按住他的腰部，扭他的四肢，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将他往嘴里一塞就咀嚼起来，还用手舞弄他的两只脚。整个人都被他吞下去了，就剩一双皮鞋，日托把它拔掉了。

全场一片欢腾，窗户都震动了。日托的助手将日耳曼人放在台上的一桶水提过来。日托的腹部胀得难受，在水桶旁边，将压挤成一团的日耳曼人一口吐了出来。

那人噗咚一声掉进水中，水珠溅得很高。他象一只落水的老鼠，在水里乱游一阵才爬了出来。

人们鼓掌欢呼，兴高采烈，捧腹大笑，笑得脸部通红，眼泪直流，腰也直不起来。人们笑着用手指那落汤鸡似的日耳曼人，他只好钻到幕布后面躲藏着。

日耳曼人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

谁也不注意日耳曼人，只是盯着日托。他走到国王面前，国王当众夸奖了他一番。随后，胜利的魔术师走下台

来，观众为他尽情欢呼，整个城堡欢声雷动。

这就是日托生活中最光辉的一页。

可是后来，在他生命的尽头，他还是失败了，倒下了。

命运中的魔鬼不仅攫取了他的躯体，也摄走了他的灵魂。

三 国王瓦茨拉夫四世的故事

经过若干年的太平统治以后，捷克的秩序和权利开始遇到麻烦，国王瓦茨拉夫同贵族不和，不关心他们，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更多地听从小贵族和市民中的若干亲信。所以，他们抱怨国王剥夺贵族的权利，毫不尊重他们的呼声。

贵族的意愿未能达到，就同瓦茨拉夫的兄弟，匈牙利国王相勾结，阴谋反叛。长期的、可喜的升平景象结束了，动乱和战争开始了。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当国王从日布拉克城堡前往布拉格时，贵族们袭击他，将他俘获并押解到布拉格古城市政厅，监禁在什平克监狱里。

国王在狱中被关了十五周，非常难过。

当时正值酷暑盛夏，他派遣看守去找布拉格市的要人，要求允许他离开市政厅，到附近的浴池去一次。元老们几经商议，同意国王的要求。这样，瓦茨拉夫国王重新得到了自由，不过时间如此短暂，而且不作为国王，只是一位市民，

只能穿便服，还得由四人看守。

国王在看守的护送下来到布拉格大石桥边的浴池。为了不让他逃掉，一个看守把住大门，一个守住更衣室，另外两人在浴池陪着。国王洗澡完毕，要求到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去凉一凉，因为实在闷热得令人难受。

看守们答应了。他们以为，国王一丝不挂，要逃走是不可能的。国王披上浴巾，从澡堂走上临河边的凉台。河面上微波荡漾，水哗啦啦地流着。对岸绿树成荫，佩特希纳山一片郁郁葱葱。国王城堡上耸立的高塔金光闪闪。晴朗的天空多么辽阔怡人，在太阳光下，一切都这样美好。

国王站在这里，比在狱中更加渴望自由。附近沿岸的古柳树下，静静地横着一叶扁舟，舟上放着桨。正好有一位浴池的侍女走上凉台。国王见到她，就点头向她致意，马上问她是否会划船。她说会划。国王对她说：

“请把我送往对岸，我一定给你重赏，你不会后悔的。可是要快，不然，就有人来了。”

国王快步从凉台下来，侍女紧跟在后。他们登上小船，她迅速解开缆绳，向对岸划去。侍女划船动作急促、有力和熟练。看守们从房间出来时，船已到达河对岸的大树荫下。两人跳上岸，在树荫掩护下，沿河往上游飞跑，一直跑到胡赫尔村附近。

河边上又停着一条空船，两人立刻上去。那位名叫佐扎娜的女侍者又将船划到对岸。他们安全下船，国王脱险了。他们在幽暗的树林中走着，天色虽近黄昏也没有迷路。

因为国王瓦茨拉夫经常打猎，对这一带了如指掌。他们走了两小时后，到达孔拉蒂克林区。这里依山傍水，国王的新城堡高耸入云，它的灯光照耀着四周。城堡的卫队对国王非常忠诚，他们向城堡的总管报告，国王陛下已亲临城下。总管简直难以相信。当他看到真是国王驾到时，就毕恭毕敬地上前迎接，请国王更衣，又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国王瓦茨拉夫邀请女侍者佐扎娜共进晚餐。饭后，他传旨给侍女赏赐一百金币，当着总管的面把钱交给她，并且说道：

"这是开船时我答应给的。此外，我将另有赏赐。"

总管和众人都庆幸他们的国王又得到了自由。

后来，国王也未忘记佐扎娜。他重掌大权，解决了同贵族的争端，即传旨将石桥边的旧澡堂拆除，另建一座大型澡堂。国王召见佐扎娜，将新澡堂交给她管理，年俸二十金币。国王说，这是为了表彰她从狱中救出自己时所表现的忠诚精神。

国王还给所有澡堂的侍者和该行业发布圣谕，规定他们同其他行业一律平等，准许他们佩带黄底蓝条，并以中间绣着绿鹦哥的腰带作为标记。

从那个时候起，石桥旁边的浴池叫做"王家浴池"。桥边古塔的拱顶上有一幅女侍者画像，那就是勇敢的佐扎娜。她身穿洁白的衬衣，左手提着小水桶，右手拿着绿色的花枝。

开朗愉快的瓦茨拉夫国王变得越来越忧悒阴沉了。人

们多次的欺骗和忘恩负义行为，特别是政敌企图毒死他的奸计使他不再信任别人。他被人毒过一次，因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

他虽然活过来了，但从此以后，胸中如焚。为了解脱或减轻痛苦，只好多多地饮水。这样，毒物就溶化到血液里，进入头部。他变得横蛮粗野，喜怒无常，残忍成性。

他内心备受熬煎，忧郁寡欢，提心吊胆。一想起今后更是不寒而栗。他害怕自己的兄弟，匈牙利国王。他害怕贵族，担心有关信仰的争论对于他的统治和他本人会带来不祥下场，想起来就惶惶不安。

有一次，他满腹心事，神色颓丧，睡不着觉，便传旨召见星象大师。忧郁的国王坐在靠窗的床头，望着那空空荡荡的庭院和尚未竣工的圣维特教堂及其建筑架。

宫廷星象大师披着黑色长袍，按国王的示意来到窗前。

"假如你能预卜未来，"国王忧心忡忡地说，"那就告诉我，我的命运如何。"

年迈的大师沉默了一会儿，伸出右手指着耸立在黑夜中尚未完工的教堂塔顶说：

"请陛下精心保护那座塔吧。"

"为什么？"国王惊讶地喊道。

"星象预示，陛下将逝世于圣维特教堂高塔毁坏之前。"

"怎么个死法？塔倒下来压死我，还是石头飞下来砸死我？快说！"

星象学家对此可是一无所知，因为天象未作预示。国

王怒不可遏，大声嚷道：

“我把塔毁掉，看它怎么办！”

“尊敬的主上，这不得而知。”

“星象大师，你听着，”国王狂笑着说，“我毁掉这座塔，它从地上消失了，我也就不会死在它面前了！”

说完立即召见建筑师，不顾他的惊讶和哀求，当即传旨拆毁圣维特教堂，天一亮就动手。

黎明到来，国王带着几名宫廷官员骑马前往孔拉蒂茨城堡。

泥瓦工们遵照国王的旨意开始拆除漂亮的高塔。他们非常难过，勉勉强强地干着，工作进展缓慢。可是高塔还是渐渐地降低了。

国王呆在城堡度日如年，对打猎也不感兴趣。不好的消息从各地纷纷传到深宫，整个王国发生动荡，山民聚会，布拉格群众震怒，一场大风暴眼看要来临了。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使者从布拉格骑马飞奔来到城堡向国王报告：当天上午布拉格发生宗教大游行，杨·热利夫斯基①手捧圣体走在最前面。他们占领了圣什捷潘教堂，从那里又到达市政厅，要求释放最近因宗教骚乱被捕的全体人员。市政厅元老不予理睬，把大门紧紧关上。游行的人冲进市政厅楼上，将元老们从窗口扔下去，下面的人用刀剑截住，元老们就地丧命。

① 杨·热利夫斯基，为修道院的修道士，布拉格贫民首领，主张团结胡斯派。

瓦茨拉夫国王闻讯后，吓得脸色惨白，全身颤抖，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他两眼发红，象猛狮一般大吼一声，中风倒下，不久就一命呜呼。

如同老星象学家所预言的那样，他死在圣维特教堂之前，也就是高塔还没有完全拆毁的时候。国王死了，塔的剩余部分保住了。直到若干年以后才又将塔身重建成功，但那被拆毁的痕迹仍清晰可辨。

瓦茨拉夫国王死后也没有得到安宁①。几年之后，才安葬在圣维特教堂那比他幸运得多的父王身旁。国王的墓地、整个教堂和周围象死亡一般静寂。锯木声、砍削声、敲打声全没有了。砖窑空空如也。运沙石的车轮轧轧声、工人的抗唷声也听不到了。由查理四世所动工、其子瓦茨拉夫继续进行的宏伟的教堂建筑工程完全陷于停顿。

马捷伊、彼得等人所建筑的圣维特教堂的著名工程好多年都未能完成。

但是人们深信不会永远如此。那项工程必定象查理四世本人所设想的那样出色地完成，必定有一位坚强杰出的统治者来实现这未竟的事业。圣维特教堂完工之日就将是土耳其人被永远赶出欧洲之时，君士坦丁堡将被攻克，圣索非亚教堂将重新举行基督教的仪式。

罗马帝国皇帝兼捷克国王利奥波尔得②得知了这个古

---

① 因城市动乱，他死后长期未能安葬。

② 利奥波尔得（1657—1705），捷克国王。

老的预言。他希望将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所以他想实现预言的启示，把工程继续完成。查理四世的工程已奠定基础，各项准备已经就绪。可就在这时候，土耳其向匈牙利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这危险的袭击，皇帝不得不将准备用于维特教堂的经费作为军事开支。圣维特教堂还是未能完成，土耳其人也就继续留在欧洲。

四　古城的自鸣钟

不论贵族和市民代表会议，还是他们的全体会议，都不在老城市政厅召开；重要的法庭审判也不在那儿进行。但是，人们还是成群结队地拥向市政厅，并且不是一刹那，而是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凡是到这儿来的人都流连忘返，站着，等着，等上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尽管很不舒适，拥挤不堪，也愿等着。

人们挤呀，挤呀，尽量想离市政厅的塔顶近一点。大家说，塔上有一座奇异无比的新的自鸣钟。布拉格各城区、国王庭院、贵族官邸、居民住宅、酒馆饭店、街头巷尾，处处都在谈论老城的自鸣钟，说它是新颖奇特、闻名远近、世上罕见、无与伦比的古钟。

市民、手工业者、老年和青年妇女、学生，都挤在高塔之下，踮起脚尖，翘首引颈，目不转睛地盯着自鸣钟。只见自鸣钟的字盘刻着二十四个小时的数字，字旁雕有金色的圆圈和线条、号码和各种奇怪的记号；字盘之下的圆板上绘有

十二幅天象图；右边是一尊塑像，衬着一簇嫩叶；最显眼的是一个奇怪的土耳其人，带着钱包的吝啬鬼死去的形象。市政厅的前面，人声鼎沸，好象哗哗的流水，不知疲倦，永不止息。

塔上的自鸣钟响了一下，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只是偶尔有人叫喊一声，有人用手指着圆盘上的死神如何在扯铃敲钟。突然，人们惊讶地注意到，自鸣钟上的两个小窗口打开了，里面出现了圣像，一个接着一个，共十二人，象走马灯似的由西向东，每个像在窗口都转身向观众打个照面，最后是耶稣出现，向观看的人们祝福。观众中，有的脱帽致敬，有的划十字祷告，有的则指着那位死神，指着犹大等。死神身旁的一位老人正摇着头，似乎不乐意听那响亮的丧钟。不一会儿，窗口上的公鸡喔喔啼了起来，人们又欣喜雀跃，叫着，笑着。喧闹的人声如同奔腾不息的河水，不知疲倦，永无终止。处处都在谈论制造自鸣钟的大师，称赞这是上帝赐予的绝妙的举世无双的礼物，称赞哈努什大师如何出色和巧妙地完成了这项工程。

身穿黑色长袍和绣花外套的学者和能工巧匠们也站在高塔旁观看自鸣钟，称赞它的制造者。在那儿肃立观赏的人，有的瘦骨嶙嶙，有的大腹便便，有的操拉丁语，有的讲捷克话，无一不是在谈论自鸣钟的圆盘和各种标记。人们对着上面的公鸡、塑像、死神和老人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当死神把丧钟敲响，公鸡喔喔啼叫的时候，人群中竟有一个人以蔑视的口吻当着学者和学生的面说道，这些小丑的形象和

类似的机关不过是供普通老百姓开心逗乐而已。

可是这个人又解释说，除了那些小丑之外，这座自鸣钟使所有的学者，特别是天文学家感到惊讶和珍惜，因为它表现了太阳如何沿着黄道带运行，一年中每天的标记、刻度，日出日落的时间、方位，表现出冬天昼短夜长，太阳离我们远，夏天昼长夜短，太阳离我们近，等等。

元老和参事们戴着无沿皮帽从市政厅出来，学者就不说话了。他们朝着自鸣钟走，大家闪开两旁，包括学者和学生，都把目光转向他们，特别注视着一位身穿黑衣的中年人。这个人面色灰白，表情严肃，头发乌黑，同市长并排走着。

人群中低声细语，无比激动，每个人都往前挤，脖子伸得长长的，想仔细端详一下那位男子。有消息说，他就是哈努什大师，发明创造新自鸣钟的人。

人们和学院的老师纷纷向他表示敬意，他则谦恭地表示答谢。等市长和元老们在自鸣钟前面站定，他就根据他们的要求，解释自鸣钟的各种标记和圆圈的意义。

他谈到星星、太阳和月亮，谈到自鸣钟如何表现月亮的升起，新月、朔月、望月、弦月和月儿的盈亏是怎么回事，还有十二种标志，六种在地上，六种在地下。

哈努什大师还解释说，自鸣钟能指示出全年的节日。十二个月份，在日历上都用金字显示出来。

大家都细心倾听，四周寂然无声。学者们望着大师，频频点头。

哈努什大师讲完了，周围响起一片赞扬声。他似乎觉得这种赞扬不是为他发出的，他请那些老年官员一同登上高塔，看看零件、钟摆和齿轮，因为快要报时了，正好让他们观察一下：大钟的齿轮怎样按规定准确无误地运行。

他们走上高塔，观看了整个机器、大小齿轮、杠杆、钟摆，无不齐声称赞。人的脑子竟然发明了如此精巧的东西，它一切都安排得那样恰当，大大小小的齿轮装配得井井有条，各司其职。

哈努什大师说明自鸣钟的四个方面，即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装有起特殊作用的钟摆、零件和齿轮，观看的人听了更是赞不绝口。人们尤其欣赏结构最复杂、最精密的第四部分和它那表示日历的齿轮。轮子的周围刻有三百六十五条道痕。大师解释说，齿轮一天走一格，一年运转一周。

全部复杂零件运行良好，准确无误，简直象有理智和灵魂似的。自鸣钟表现了大师的智慧，只有他懂得机器的全部奥妙，别人一无所知。有一位名叫杨的元老，过去是钟表匠，当众老老实实地承认，他对这一座自鸣钟一窍不通。这无疑是上帝的安排，他作为一个老钟表匠，对这种自鸣钟的安装、修理和保养，实在不敢染指，要不然，他准会急得发疯的。

查理大学一位学者补充说，他在德国和法国见过各种著名的大型自鸣钟，但类似这样的却未曾见过。

“我不知道，也不相信，”他继续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

方是否还能发现比这更精巧更新奇的自鸣钟。让哈努什大师在别的地方再制造一座这样的自鸣钟吧。”

市长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瞪了元老一眼，这时候，其他的人也都盯着他，担心真会出现上面所说的事。人们将目光转向哈努什大师。大师笑着说，要是能使这件复杂的工程更加完善，他将无比欣慰，并感谢上帝。

市长离开自鸣钟走下来时，不如上去时的心情那样好。他和有些元老们一样，忧心忡忡，担心哈努什大师会在别的地方再造一座大钟，那么其他的城市也会出现这样受到人们交口称赞的工程了。

关于布拉格自鸣钟的传闻，流传到捷克王国的各个地区，流传到国外。凡是到达布拉格的人，都急急忙忙前去观看，并带着对自鸣钟的称赞返回自己的国家。

国内外各个城市的使者纷至沓来，要求哈努什大师为他们制作一座类似的自鸣钟。而布拉格老城的市长和元老们却非常担心，他们不愿意世界上任何地方能享有这样的荣誉，只有布拉格独占鳌头，永远占有这名扬四海、举世无双的自鸣钟。

他们秘密商量策划，一致认为，哈努什大师可能会受到国外的优惠条件和金银的引诱，说不定已开始制作新的更优良更出色的自鸣钟哩，因为他在工作室一直在试验和制造着什么。为了防止万一，他们准备采取一项骇人听闻的行动。

哈努什大师坐在工作间的大桌旁，在摊开的大箱子上设计绘制一架复杂的机器。桌上点着两支蜡烛，窗门紧闭，炉火正红。夜晚，街头一片漆黑和荒凉，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动静。

大师全神贯注，冥思苦索，连外面有人上楼梯的咚咚声也没有听见。直到房门被突然打开，闯进来三个身穿长袍、头戴面罩的男子汉时，他才回头看了一下。大师吃了一惊，正想问问他们来干什么，两个男子汉已经向他扑去，另一个人吹灭了蜡烛。他们塞住他的嘴，将他拖向燃烧着的壁炉旁边。

这座楼房里有人睡着，但是没有听见楼上哈努什大师房间的声音。谁也不知道，三个戴面罩的家伙用私造的钥匙捅开了房门，进去不久就出来了，象幽灵一般地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第二天清晨，人们才看见他们的足迹和所干的可怕勾当，发现哈努什大师象失去知觉似地躺在床上。发着高烧，全身颤抖，两眼被蒙着。邻居们听说了夜间发生的事情，知道是一些戴面罩的人袭击了他，把他的眼睛弄瞎了，都感到非常惊恐。当时他的眼睛是那些戴面罩的人给蒙住的，他本人还不知道，因为在那可怖的一刹那，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罪恶活动的消息使布拉格全城感到震惊。人们愤怒谴责凶手，但找不到，抓不着，他们已逃之夭夭，似乎已经遁入地下。大家窃窃私语，谈起了哈努什大师刚清醒过来时讲的话，说不要去寻找了，哪怕罪犯近在咫尺，也是找不到的。

再多的话他就没有说了。但是人们觉得，他可以透露更多的事，可是他缄默不语，象笼中一只失明的鸟儿，呆呆地坐在他操劳一生的房间的角落。屋子里静悄悄的，一切工具还在，大大小小的锯子挂在那儿无人动它，书籍、图纸积满了灰尘。对他来说，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了，连一丝微弱的光也感觉不到了。他无法接触工作过的任何事物。他忧心如焚，渴望劳动，因为劳动就是他的生命。劳动没有了，他只有渐渐地衰老和死亡。

忘恩负义的行径撕裂着他的心。对他的伟大工程，人们恩将仇报。在他的耳边，一直萦绕着一个戴面罩的人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的声音："行了，你再也制作不成第二座自鸣钟了！"

这就是对他的报酬，对他的全部事业的报酬。他在精神上倍受煎熬，形容日益憔悴，感到快到生命的尽头了。他鼓起最后的气力，在过去的徒弟们的搀扶下，向老城市政厅走去。

市政厅高塔之下挤满了人，等待自鸣钟报时。受人尊敬的大师在近旁走着，人们已经认不出是他了。他已是那样瘦骨嶙峋，脸颊沉陷，面色发黄，满头白发，虚弱不堪。在市政厅前，他遇到几位元老，他们立刻回避开了。市政厅已没有人欢迎他，连他托人传来的信息也没有人愿意听了。他在信息中说，他看了自鸣钟，产生了一个想法，可以检修一下，使钟摆更加自如。

自鸣钟的第四部分是可以改进得更复杂的，但是，所有

这些，包括大大小小的齿轮，弹簧，钟摆对他来说都是一片漆黑，永远也看不见了。他只能从运转的声音来判断自鸣钟走得是否准确，正常。

他双目失明，重病缠身，两鬓斑白，无限悲伤地站在自己制作的古钟旁边，倾听它的嘀嗒声，回想着市长和元老怎样弄瞎他的双眼来作为对他的报酬，以便向世界炫耀，只有布拉格才有这样的古钟，而丝毫不考虑到他的痛苦悲伤，现在对他的生命也全然不顾了。

这时候，钟声响了，自鸣钟报时了，死神在召唤，机器开动起来，圣徒们开始出现了。

哈努什大师全身颤栗，他伸出右手，按了一下机器，然后好象能看见似地，用皮包骨头的手伸到机器里面搅弄了一会，将手缩回原处。齿轮咔嚓作响，机件活动紊乱，发出嗞嗞声，沙沙声，齿轮飞速转动，各种噪音震耳欲聋。这是丧钟敲响了。突然，一切都沉寂下来，钟声嘎然而止，齿轮停止转动，圣徒止步不前，公鸡也不叫了。

外面的人群惊愕不已，他们大声叫嚷，一片混乱。人们从市政厅奔向自鸣钟。只见那里木然不动地躺着自鸣钟的创始者。他脸色灰白，昏迷不醒，刚刚被抬到家里就停止了呼吸。

自鸣钟一直停着，停着，再也没有人能修理这部技艺精湛的杰作了。

五　达利博尔①

若干年以来，圣瓦茨拉夫城堡②显得格外寂寥和凄清。胡斯战争大风暴时期，这里一片荒凉，圣维特教堂遭到破坏，查理四世建造的豪华的王室宫宇也日益颓败萧条。只有当国王从古城王宫巡幸到这里时才偶尔出现短暂的热闹气氛。

国王来到这里，也不愿久留。连年轻的拉·波赫罗贝克及其继承者、令人难忘的伊日国王也常年住在城下。伊日之后，伏拉迪斯拉夫二世统治的最初年代也依然如此。后来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伏拉迪斯拉夫统治了二十年之后，改变了他的驻地。有一回，他在梦中感到古城的王宫不大平安。于是传旨兴建一座耗费巨资、富丽堂皇的高塔。他本人则迁回捷克国王的传统所在地布拉格城堡。他改变了那里的荒芜状态，将城堡重新进行修缮、改建，修起了雄伟的大厅。在圣维特教堂右边大祭坛的附近，还建立了祈祷室，室内以著名的陶瓷器作为装饰。



在教堂，特别是在圣瓦茨拉夫礼拜堂的光秃的墙上，国王传旨安上了帏幕。由于国王的关注和巨额的开支，城堡

---

① 捷十五世纪末农民起义领袖。

② 即布拉格城堡。

内部焕然一新，挂满了精美的壁画和肖像，有的内室全是捷克大公和国王的画像。

国王不仅要将城堡装点得面目一新，而且要让城堡更加坚不可摧。遵照他的旨意，凡是需要的地方，城墙一律加固，还要深挖壕沟，高筑堤坝。米胡尔采塔上竖起一座高架，四周用釉砖砌成，上方为白色圆顶，顶上是一只银白色的猛狮据守着。

不久，伏拉迪斯拉夫国王又传旨在高级官员官邸附近，靠近城堡后门的地方再修建一座圆形高塔，它高踞于一条名为小鹿的壕沟之上，镇守着城堡。这里同时是一个充满悲伤的地方。因为高塔之中设有三层牢房。最下一层在地下，没有窗口，没有阳光，也没有门户。犯人进出，只能通过第二层牢房地板上的洞口，用绳索吊上吊下。

高塔竣工了，但是没关犯人，上层，中层和下层都没有犯人。当时，那座塔还没有命名，按理应该用关进牢房的第一个犯人的名字来命名。为时不久塔就有了名称了。

那时候，农村人民备受欺凌。贵族和官员以新的骇人听闻的劳役对农民进行压榨。他们对此已忍无可忍，有的人于是离乡背井，逃往森林和其他边远地区，从事打家劫舍和其他犯罪活动，另外一些人则起来暴动，反对贵族老爷。

利托米日采地区的农民起来反抗残暴的普洛斯柯夫斯基，因为他绞尽脑汁，通过各种非法劳役千方百计地盘剥压榨他们。农民们捣毁了他的营垒，攻占了围墙，冲进了大

门。凶残的老爷企图反抗，农民将他打伤，让他当了俘虏。为了保全性命，他答应了农民的要求，发誓赌咒，决定放弃他的权利，不进行任何报复。

同普洛斯柯夫斯基相毗邻的地区有一位年轻的小贵族，名叫达利博尔。他出身古老氏族，祖先同国王杨一起，在克热斯恰克英勇战斗过，一起死在那里。从普洛斯柯夫斯基的庄园逃出来的农民投奔达利博尔，愉快地告诉他，普洛斯柯夫斯基的村寨已在他们控制之下，要求他前往接管。他们把他当作主人，甘愿服从他的治理。因为大家知道，达利博尔将是他们仁慈的主人。

人们早已听说过，达利博尔对待他所管理的农民非常亲切和善，不只一次地收留从其他的贵族那里逃亡的可怜的人，为他们讲情，给他们帮助。

达利博尔没有忽视人们的要求，当他知道投奔来的农民将原主人的所作所为都记录在案时，他答应接受他们。可是，原主人一旦逃掉并恢复健康之后，立即要索取他的财产。他极力争取官方当局的支援。各地的贵族认为达利博尔的行为是大逆不道，普洛斯柯夫斯基庄园的农民是犯上作乱，于是纠集利托米日采的全部武装，包括该地区的所有贵族和市民，准备反扑。

人数众多的武装向暴动的农民进行袭击，打死多人，对被抓住的给以野蛮的惩罚。达利博尔和他的伙伴也被俘获。被压迫人民的年轻的保护者被戴上脚镣手铐，押解布拉格，投入小鹿壕沟旁高级官员官邸后面新造的圆形高塔

的第二层监狱。

达利博尔是第一个关进塔下监狱的犯人，因此，这座塔就命名为达利博尔。城堡里面，布拉格全城，纷纷议论这位年轻的贵族和他被监禁的原因，因为他是新塔的第一个犯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贵族幸灾乐祸，人民却为他感到惋惜。

他在狱中无限悲怀嗟伤。圆顶监狱，四壁森严，窗口极小，这就是他的活动天地。过去，他从自家的围墙内遥望辽阔的原野，如今，几乎连一线蓝天、一条野草丛生的壕沟也难以见到了。树叶已渐渐染上金黄和赤橙的颜色，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

高塔内外寂静无声。鸟儿的啁啾声停止了，只有萧瑟的秋风摇动着树木丛林。落叶凋零。清晨和黄昏，浓雾依恋在深谷，笼罩着大地。雨淅沥地下着，不停地滴打在光秃的枝杈上。短暂的白昼在狱中显得那样漫长，而漫漫的长夜简直象没有尽头。悲伤和难熬的时光撕裂着这年轻贵族的心。

他用人们给他留下的一点钱换来一把小提琴来维持自己的生活①。狱卒给他拿来提琴之后，他就开始练习。过去，他从未摸过弓弦，如今是琴不离手。他自学，练习，不断地拉琴，漫长的时光变短了，日子过得快了，他的演奏技巧越来越熟练，拉的乐曲也更加优美动听。

---

① 当时的犯人必须自己设法维持生活。

狱卒和哨兵站在门外听他的琴声，城堡的官员也来倾听这位小贵族在监狱的演奏。满城有口皆碑。先是那些好事之徒，后来连一些不大相信的人也来看看是否确有其事。来的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有的人还在城堡的后门，在圣瓦茨拉夫葡萄园的斜坡上排成长阵等候

春天来了，温暖的南风徐徐吹来，树枝开始发芽吐蕾，伯特希纳山和所有山丘呈现出一片绿色，小鹿壕沟也是如此。到处响起了鸟儿的甜美的歌唱，但这同塔下传出的小提琴声相比就大为逊色了。

当寂寞悲伤的监狱传出柔美甜蜜而无限凄凉的琴声时，人们无不惊讶得发愣。

听众深深被感动了。他的琴声饱含着忧伤和期望，一会儿又奏起了著名的赞美诗。从一颗悲伤的心灵深处表现出了温顺、希望和请求，有时又奏出了市俗的赞歌、情歌和军歌。

达利博尔不只一次演奏了赞颂国王杨、年轻的克利姆贝克等，以及祷念所有同被监禁的音乐家的祖先一起为国王而牺牲在克热斯恰克的捷克官员和贵族的古老歌曲。

布拉格市民在塔旁激动地倾听着。他们看到一条破布袋从监狱的窗口放下来时，便慷慨解囊，施舍钱币。人们以为被囚监的贵族自己可以维持生命，现在才知道他的情况不妙，已经陷入绝境。出身高贵的男子不甘愿到城里乞讨食物，在牢房里又得不到馈赠，只有靠他的一把小提琴了。

从此，只要他一开始拉琴，从牢房里把布袋放下来，塔

下的听众就给塞满钱币、礼物，使他免受饥饿和贫困。好心的太太、邻近的居民给他送来枕头、睡衣、食品和水壶，使他的处境有了改善。为了感谢他们，他在午后和傍晚给聚集在塔下的人群演奏。大家屏神静气地听着。人群离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说道：全布拉格没有任何人的演奏能与这位贵族相媲美。不自由和贫困使达利博尔学会了小提琴，白天他给人们表演，晚上常为自己演奏。

当国王城堡一片沉寂和黑暗，迷人的浅蓝色的高塔屹立在夜际的上空，银白色的月光洒在沟旁树丛的时候，从圆塔的黑暗的牢房传出了达利博尔的小提琴的美妙的声音。琴声和着热泪，充满对自由的渴望和愤怒的呼号。泪水和演奏使他感到稍微轻松一些，但没有给他自由。上帝高不可攀，国王相距太远，贵族老爷又没有同情心。

这位小贵族被长期禁闭在狱中，最后，法庭全体会议作出判决：达利博尔的庄园攫取不义之财，违背贵族身分，无理对抗法律和秩序，危害甚烈，应予斩首。

法庭给他宣布判决，根本不理会他的辩护和要求。他提请法庭考虑，是谁首先违反法纪，激怒了人民，而他本人不过是站在人民一方而已，真正的罪责在那些方面。法院仍维持原判，但不敢宣布行刑的日期。处决的前夕，最后一次响起了达利博尔的琴声。从寂寥的牢房深处传出乐曲声，震荡着平静的黑夜，这是最后的慰藉，是悲惨的黑夜中的最后一线光明，但它也在小鹿壕沟上惨淡的月光中渐渐消失了。第二天，布拉格市民再次走近新塔时，达利博尔

监狱的小窗口已经看不见布口袋了，高塔之中，一点动静也听不见，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人们问道，达利博尔是生了病，还是出了什么事？狱卒回答说，这一下他可万事大吉了，因为凌晨他已在城堡附近被处决。

“他离开监狱之前，”狱卒说，“从墙上取下小提琴，凝视着，同它告别。随后，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他跪着，将鬈发的脑袋靠在断头台上。是的，象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英勇地倒下了。”

狱卒讲完之后，不少的人热泪盈眶。布拉格市民悲伤地离去，不断回首张望寂静无声的达利博尔高塔。

城堡后面高级官员住宅旁的高塔至今仍保留着这个名字，作为对那位不幸的小贵族和著名演奏家的纪念。

六 犹太城区

一

犹太城区是布拉格古城的一部分。它紧紧依着古城，同它合为一体，但还是别具一格。六座城门将该城区同古城分开。耶稣受难周时，城门必须昼夜紧闭。一跨进城门，一切都迥然不同，建筑风格大不一样，显得更为简陋，不大美观，是古代的木质结构，不是石头垒成的建筑物。附属建筑、凉台等，形式奇特，还有灰暗残破的小院落。街道也是另一种样子，狭窄，短小，蜿蜒曲折，污秽不堪，没有石铺的

路。到处都是犹太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和习惯，家庭生活与装束也与别处不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衣服上有一只黄颜色的角，挂着犹太人的礼帽，外衣上还有呢子制作的红黄二色的圆圈。

他们生活在屈辱之中，只允许居住在犹太城区。但他们一代一代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的历史比足以自豪的布拉格城的还悠久，他们的祖先在莉布谢女大公建立布拉格城堡之前已经在这里定居下来了。他们骄傲地说，古老的犹太教堂比圣维特教堂和布拉格所有教堂的历史还要长哩。犹太教堂门前的台阶就是他们同基督教徒辩论旧约时宣誓的地方。

人们都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参观一座古老、陈旧的建筑。它的窗口狭小，屋顶陡削，砖砌的屋顶年久失修，斑驳剥落，孤零零的，象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狭小的街头，是一幢历尽沧桑、破落衰败的纪念物。

犹太人坚信，除了沃姆斯经堂①，这就是最古老的犹太教堂。它的基石有的是由天使从古代的耶路撒冷拆毁的教堂搬来的。据说，天使当时向布拉格年老的犹太人传下旨意：犹太教堂必须保持原貌，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作任何变动。

后来，不时有人试图重建，但从来没有成功，而且还遭到惩罚。不是在动工时摔伤，就是猝然死亡。

---

① 位于德国莱因河畔。

关于犹太教堂的由来和建立也还有另外的传说。开始据说只是用木料建造，材料不够了，老年人才决定用石头在小丘上兴建一座新的更大的教堂。破土动工时，人们在地下发现了一堵全是用大块方石垒成的墙。愈往下挖，他们愈清楚地看出，这墙壁就是古代的犹太教堂。后来在这里发现了羊皮绝书写的希伯莱文，他们对发现了犹太教堂旧址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了。

当时，正好有两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住在布拉格，他们向这里的教友们建议，仿照耶路撒冷的模式修一座犹太教堂。外窗要大，墙壁要厚，里窗要小，要让圣物藏在最深处，只有沿着台阶下去才能看到。因为经书是这样记载的："主啊，我在最深处呼唤你！"他的建议实现了。按照这个办法，据说由建筑师利伦斯基建成了犹太教堂。自古以来，教堂一直保持原貌，未作变动。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祈祷、唱赞美诗。

不信犹太教的人曾闯进教堂，用暴力亵渎犹太人的神圣的地方，两次熄灭了长明灯。愤怒的基督教徒还捣毁了用珍贵的帏幕覆盖的圣坛。

第一次是国王杨统治时传旨挖掘埋在犹太教堂下的犹太人宝库，抢走了数以千斤计的金银。国王的孙子瓦茨拉夫二世时，这里还出现了流血事件。当时正是复活节，犹太人遭到屠杀，他们痛苦绝望的叫喊声、哭泣声震动了十六根大柱所支撑的拱顶大厅。他们的鲜血喷射到古犹太教堂的四壁，喷射到希伯莱文的圣书上。

犹太城在长时期内仍然以恐怖的心情回忆那个可怕的复活节，后来每逢和解日，为纪念那恐怖的日子，在犹太教堂都朗诵迫害事件的目击者犹太牧师卡罗所作的哀歌。

古老的犹太教堂一直是对那些日子的一个纪念和见证。从那时起，它的墙壁就从未粉刷，也无人清扫过，因而越来越暗淡，终于成为一堵乌黑的墙壁。犹太教士不允许人触动它，因为上面留着教友们的斑斑血迹。当时和后代的人们都把这视为殉道者流下的血，对它满怀着敬意。

古犹太教堂后来又经历了一场风暴和危险。三百年以前，犹太城发生了一场大火，全城一片火海，犹太教堂却岿然不动。大火吞噬了周围的一切，到处弥漫着窒息的浓烟。但是，教堂连一颗火星也未碰着，屋顶上连一块砖也没有掉下来。

黑色的教堂屋顶上一直站立着两只洁白的鸽子。熊熊的烈火、刺人的浓烟也没有将它们驱走。它们一直在那儿站着，等到大火熄灭，危险过去，才展开雪白的翅膀高高飞起，消失在云端。

二

四百多年前的一个秋天，犹太城的市长伊扎克牧师要从他管理的一个小镇返回布拉格。穿过森林时，他和马夫都不认得路，在十字路口迷失了方向。走了好久才发现走错了，可是一直上不了正路。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密密的森林里，黑暗笼罩了一切，所有大道小径都看不见了。但在前方的树林里出现了闪烁的蓝光。看到这种景象，两人踟蹰不前，马儿也止步不走了。前方的蓝光变成了熊熊的火焰，使马儿焦躁不安，它两耳竖起，鼻声扑嗤，前腿举起。

马夫惊慌失措，市长还比较镇静，吩咐车夫将马的两眼蒙住，就地等着，他到前面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穿过树林，径直向发光的地方走去。在一小块空地上看到了一个奇迹：成堆成堆的金币银币！两位长着灰白胡子的矮人不停地从金银堆里扒着，把他们的钱包塞得鼓鼓囊囊的。

那两个人是那样聚精会神，丝毫未注意市长的到来。市长看了片刻，就问他们这是给谁装钱袋。话音刚落，一个矮人瞪了他一眼，恶狠狠地说：

"反正不是为你装的！"

说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堆堆金银和装满了的钱袋也不见了，只有几枚扔掉的金币在地上闪光。另一个矮个子还在原地。好奇的犹太人又问道，钱袋是给谁装的。

"反正不是为你的！"

"请问是为谁呢？"

"为你们中间的一个人，"矮个子回答着，并且补充道，"但你不应该问，一问就坏了我们的事，你也伤害了那个人。"

"那个幸福的人是谁？请告诉我好吗？"

"不能。"

“既然不讲他的姓名，说说模样、特征也行。”

“我什么也不能讲！”

“只问一件小事：什么时候此人能得到这些财宝？”

“当你闺女出嫁的时候。”

市长吃惊了，但还是继续追问：

“女儿，我的女儿？她同这有什么关系？”

“那你是想象不到的。”

“这样多的财宝！全能的主啊！我却一无所得！让我把地上的几枚金币拾起来行吗？”

“我可不能白白给你，”矮人严厉地说，“你如果想要，拿东西来换。”

他们成交了。市长拿出三个钱币，然后蹲下去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三块金币。他站立起来之后，眼前的东西全没有了，闪光消失了，矮人不见了，森林里一片漆黑，只有凛冽的寒风在夜空里呼啸着。伊扎克牧师快速跑回原地，关于他所见到的事，对车夫守口如瓶，只是催促车夫尽快动身。说起来也怪，马儿也不再惊慌，它们奔驰得更快更稳了。不一会儿，四周已现出一线光亮，景物依稀可辨，他们已走上正路。在一马平川的路上，走了整整一夜，到晨曦初露时才到达犹太城下。

伊扎克牧师回来时，满腹疑团，那个获得大量财宝的幸运儿是谁呢？矮个子谈起了他的女儿，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反复思量，仔细察看从森林中捡回的三枚金币，但一无所得。强烈的好奇心折磨着他。最后他想到，也许从某个现

象，某种征兆中能弄个水落石出。他将矮人的金币各用一张纸包着，将其中的一枚从窗口扔到街头。

他本人坐在上面注视着，谁将拾走这个金币。临近市长住宅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是谁也不去注意那个纸包。一天的光阴快过去了，市长已打算吩咐人下去把钱币拿回来。这时候，一个衣履褴褛、满身尘土的小伙子走了过来，畏缩地看着地面，突然一个箭步向前，捡起金币就跑开了。

市长非常失望，这么个倒楣的肮脏人将金币拾走了，不会给疑难带来答案。第二天，他又将一枚金币用纸包着扔到街上，一直没有人注意。到了傍晚，又是那个年轻人来拾走了。第三天扔的最后一枚金币，结果也是如此。

这样看来，事情已决非偶然，它肯定显示出某种征兆。市长没有看出究竟，心情很不愉快。他想知道，那个小伙子是个什么人。于是他向全犹太城宣布：他，一市之长，丢失金币三枚，请拾者将物归还原主。消息刚一宣布，那位贫穷的青年立刻带着金币来找市长，但是只有两枚。他请求市长原谅，第三枚金币留给了他的母亲做点生意，让她赚几文钱，一家人好生活下去。他还说，本来想立即归还，但不知失主是谁。这三枚金币得来十分蹊跷，因为接连三夜都从梦中得知，要他去到市长住所旁边，在那里可以发现纸包的金币。

伊扎克牧师听了大为惊诧，但他深信，这位名叫莫德海的穷孩子，贫苦犹太人沙卢姆的儿子就是那中意的继承人。

牧师称赞他忠厚诚实，把两枚金币送给他，还要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供给他衣食，使他受教育，就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年轻的莫德海欢喜非常，但却婉言谢绝了。因为母亲整天看守着小店，父亲双目失明。

“他一个人，没有谁能把他从教堂送回去，他一天要上三次教堂。”男孩补充说。

“我雇一个人送他。”市长提议说。

“外人总不如自家人照顾得好。”

年轻的莫德海并没有留下来。不久，市长去走访他的父母，要他们把儿子送到他那里，一天至少呆几小时，教他学经商，使他比父母的生活过得优裕一些。

“我喜欢你们的孩子，”市长说，“他很好，只要一直保持下去，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有钱的市长登门拜访，使沙卢姆和妻子受宠若惊，听了这一席话，更激动得手足无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市长的建议，并郑重其事地说，关于伊扎克市长的想法暂不告诉任何人。

就这样，十五岁的莫德海来到了市长的家中。但他每天照例送父亲去犹太教堂，尽力帮助母亲。在学业和经商方面成绩优异。二十岁时，伊扎克牧师把女儿嫁给他，她真诚地爱着年轻的迈兹尔（即莫德海）。

婚后的第七天，市长吩咐驾车到布拉格市外郊游。他带着年轻的女婿到达六年前出现奇迹的那片森林中去。他没有告诉迈兹尔去到那里是为了寻找装满金银的口袋。他

们在森林里呆了一夜。直到黎明，既没有见到闪光，也未发现矮人。伊扎克只好败兴而归。但他并未失望，认为下一次会碰到好运。但是没有。去第三次的时候，也依然如故。过了一阵，市长又带着女婿去到那个地方，这一回还是一无所获。市长因此断定，那一次所见到的一切不过是地狱的迷惑，魔鬼的欺骗，让他将女儿嫁给一个穷光棍。想到这里，市长真是怒气冲天。

他已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快。平时对女婿百般称赞，这时也不大欣赏，甚至明显流露出愠色。他对女婿的态度日益冷淡、生硬。年轻的迈兹尔艰难地忍受着。最后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市长的家。年轻的妻子没有阻止，两人一同搬走了。

迈兹尔接过了母亲的铁器店，后来成为犹太城和全布拉格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年轻的商人苦心经营，上帝赐给了他幸福。迈兹尔一跃成为富商，但并不骄横，心肠依旧是那样善良。他从未忘记贫困，对人乐善好施，经常营救无辜的穷人和负债者出狱，给他们救济。有一年夏天，收获之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到店里来选购崭新的农具、大小镰刀。农民说，夏收以前，他手头艰难，要求好心的迈兹尔把这批货赊给他。迈兹尔感到这个人诚恳老实，同意他欠债。农民高兴地说：

"啊，你真好，相信了我这个陌生人。你知道，我家有一口老铁箱子，重极了，费多大的劲也打不开，我要着没用，想搬来还你的债。"第三天，箱子抬来了，的确非常笨重。农

民不仅用它顶了债，还得到一些现金。

黄昏过后，迈兹尔想打开铁箱。凿斧刚一下去，箱盖自动地开了。快看吧！迈兹尔惊讶得发呆了，满箱的黄金白银使他眼花缭乱。青年商人高兴了一阵，马上冷静下来，把盖子合上、关好，对别人，包括妻子在内一句话也不透露。他一日，一周，一月地等着那位农夫记起这件事，前来索取宝箱。但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儿音讯。迈兹尔不认识那位农夫，不知他从何而来。一年的光景过去了，他才将宝物视为自己的财产。

首先，他作的一件事是到主祭牧师那里去捐献一笔巨款，作为建造新教堂之用，条件是：不让任何人知道，钱是他提供的。等到新教堂建成了，牧师才在这里当众宣布，是谁捐的款，同时指着谦卑地站在角落里的迈兹尔。

所有的人都涌向他，赞扬他，向他表示祝贺。第一个祝贺的是他的岳父，伊扎克牧师。现在，他同女婿握手言和了，女婿同他讲了农民和铁箱子的事，市长肯定地说：

“不要等那位农夫了，他一定是两个矮人中间的一个。”这时，他才告诉女婿许多年以前在森林里发生的事情，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结婚之后几次到森林中去。

“谁能想到结局竟会是这样呢，”伊扎克牧师大声说，“多么神奇的事啊！永远去歌颂全能的主吧！”

迈兹尔离开人世以前，一直是富豪之家，但他并不吝啬，总是帮教友们的忙，为他们做了不少好事。由他捐款建立的教堂至今还沿用他的名字。此外，他在犹太城建立了

市政厅、女浴池、犹太人养老院和孤儿院。犹太城的弯弯曲曲、泥泞肮脏的大街小巷铺上了砖石，也是他的功劳。他还扩大了墓地，时时处处为贫民着想。直至一六〇一年去世，他始终是这样做的。

三

鲁道夫二世①统治时期，布拉格犹太城住着一位耶胡达·劳·本·贝扎勒尔牧师，他富有才学，阅历较深，身材魁梧，被称为“高个子牧师”。他不仅精通犹太经书，希伯莱神圣哲学，而且掌握了数学和星象学。他对未曾揭示的大自然的奥秘颇知一二，擅长异术，他的魔力常引起人们的赞叹。

关于他的事迹流传很广，一直传到圣瓦茨拉夫城堡，传到鲁道夫的宫廷。国王宫廷的星象学家蒂霍·德布拉赫很尊重有学识的耶胡达·劳。国王本人与他相识，则是由于一番奇遇。

有一回，国王在官员陪同下，乘坐马车巡幸古城，当时正好颁布了所有犹太人务必迁出布拉格的圣谕。劳牧师代表教友前往王宫求情，没有成功，警卫不放他去晋见国王。现在，他在大石桥中间等候，因为他获得可靠消息：圣驾将路过这里。

桥上的人们看到国王的四马彩车，缰套精致发亮，随从的骑兵威风凛凛，叫嚷着要牧师回避。劳好象若无其事，仍

① 鲁道夫二世（1576—1611），捷克国王。

然站立在国王车座必经的路上。

有人开口辱骂他，向他扔石块泥土，可是花儿也纷纷落在他的衣上、头上和脚下。

国王的车队走近了，牧师在桥中间寸步不移。马匹没践踏他，自动在他面前停住了，尽管驾驭的人没有让它们停下来。

直到这时，牧师才动弹一下，光着头，身上满披着玫瑰和各种鲜花向马车走去，跪在国王面前，请求宽恕他的教友。国王对他的出现和眼前的一切感到大吃一惊，传旨让他到城堡里去。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

不久，他晋见王宫，得到了圆满的答复。

犹太人未遭流放，他们的劳牧师从此成为国王的座上客。国王召见他，是要他用魔术来为自己消磨时光。有一次，鲁道夫国王传旨要牧师显示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雅各的儿子们的形象。牧师劳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答应满足国王的意愿，但要求在这些祖先的圣像出现时，谁也不要发笑。

国王和群臣答应了，他们在侧面的大厅里迫不及待地盯着窗户旁边的壁龛，那儿是个暗处，正肃立着魁梧的牧师。不一会儿，他似乎消失在茫茫的雾霭之中，一个高大的形象从乌云中显现出来了，比真的人还大。他披着带穗的披风傲然而立，轮廓清晰。人形稳健地移到人们眼前，一瞬间就在乌云中消失了，这就是亚伯拉罕。随后出现了以撒，雅各和他的儿子犹大，鲁宾、西缅、以萨迦和其他人，一个接

着一个。国王和群臣安静而严肃地凝视着犹太民族的祖先。当雅各的儿子拿弗他利，火红头发，满脸雀斑的人从云彩里出来时，举止匆忙，似乎不愿多停留一会儿，要去追上其他的人。国王看到这种情景，忍俊不禁发出了笑声。乌云和所显示的情景顿时全消失了。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惊愕和恐怖之声。

群臣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纷纷向上观望，用手指着绘有图案的天花板。

天花板开始幌动起来，脱离了上梁，不断向下坠落。高高的大厅越来越低。官员们吓得面如土色，想朝大门跑去，但一个个都动弹不得，好象冻僵了似的。他们高喊着牧师，国王也呼吁他让天花板停止下降。

牧师从壁龛中走出来，伸开双手，口中念念有词。他刚刚念完，天花板就停止下坠了。国王对下一步的事不再关心，匆匆忙忙跑出大厅，其他官员也全都跟着跑了出去。

但是，天花板并未上升到原来的高度，它降到什么部位就仍然停在什么部位。后来，国王再也不进这座大厅了。它的大门一直紧闭着。

劳·本·贝扎勒尔牧师并未因为这件事而失宠，国王鲁道夫还亲临他家访问。这是犹太城从未享有的荣誉。劳牧师对此感激不已，因而给国王和大臣们表演了许多奇迹。

劳牧师的住宅外观不雅，破旧而矮小。国王和随行人员从矮小的大门进入客厅后就感到十分惊讶了。这不是普通的大厅，而是有着精心设计的拱顶、装饰华丽的王宫一般

的宫殿。别处的台阶由木板铺垫，通往大客厅的台阶却全是晶莹闪亮的大理石。如果不是铺上珍贵的地毯，大理石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他们走过台阶，没有进入大厅，而是到了挂满壁画和壁毯的漂亮的小厅。从旁边敞开的房门可望见许多精致的内室，其中有的还是陈列意大利作品的画廊。

劳牧师恭恭敬敬地陪同国王和大臣进入大客房。筵席已经摆好，他请国王入席。国王就座之后，牧师以盛宴款待他们。这样的宴会可以同国王的宴会相比。牧师通过神奇的魔法将小小的陋室变为金碧辉煌的宫殿，使国王十分开心。他在这里度过了宝贵的时刻，离开时非常满意。他向富有学识的牧师表示明显的好感，大施恩宠。牧师为了纪念圣驾的巡幸，在该建筑的标志葡萄旁边，雕刻了一只猛狮。

比祖先在城堡显现更为神奇的是耶胡达·劳牧师的泥制仆人。这是魔力强大的牧师自己用泥土制作的。他往泥人嘴里塞进一块希伯莱文的咒语牌，泥人就获得生命。

有一天，劳牧师准备到半新半旧的犹太教堂作礼拜，忘记了从泥人嘴里取出咒语牌。他刚刚走进祷告室，开始唱圣诗时，他的住宅的人和一些邻居便惊慌失措、吵吵嚷嚷地跑来报信：不得了，泥人在家暴跳如雷，不许任何人靠近，不然，他要打死别人。

牧师犹豫了片刻。因为在礼拜和演唱圣诗刚刚开始时去干别的事是罪过。但是圣诗还未唱完，正式的礼拜没有

开始时他还是站起来，迅速跑回住宅。还没有到达大门口，就已经听到了沉重的敲打声。他径直朝里面走，人们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牧师进门一看，满院狼藉，一片恐怖，家具被捣毁了，桌椅东倒西歪，木箱七零八落，书籍遍地皆是。很显然，泥人搞了一次彻底的大破坏，这时它还在院里"干活"哩，鸡鸭猫狗全被宰杀，粗壮的菩提树正被拔起。泥人满脸通红，黑色的卷发遮住了整个面孔。它拔一棵树桩如同拔篱笆上的一根小杆，不费吹灰之力。

牧师冲着泥人走去，眼睛紧盯着它，用手一摸，泥人就全身颤抖，两眼鼓起，直看着牧师，好象被牧师具有魔力的视线镇住了。牧师把手指伸到泥人的嘴里，一下子取出了那神奇的"牌牌"。

泥人好象挨了一刀，立刻仆倒在地，僵硬硬的，原来不过是一个泥制的玩偶，一团死的东西罢了。所有的犹太人，不论老少，高兴得叫了起来，勇气百倍地走到泥人身边，取笑它，辱骂它。牧师深深吁了一口气，一言不发，返回犹太教堂，在蜡烛的光亮中，重新唱起赞美诗，开始作礼拜祷告。

神圣的礼拜六过去了，劳牧师再也没有将牌牌放进泥人的嘴里。泥人从此已无法站立起来。作为泥制偶像，在古犹太教堂的土地上，成为一抔黄土了。

四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犹太城几经沧桑，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结束。城门消失了，城市本身改变了，街道、住宅和居民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只有不新不旧的犹太教堂和街坊之间的所谓“死者花园”依然如故。从远古时代尚不存在布拉格的时候起，一直到犹太区及其居民衰败、没落，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葬礼时为止，古犹太城的世世代代的人都埋葬在这里。

在丁香和灌木丛的阴影之中，墓碑林立，有的是粗石一块，有的精雕细刻，有的象竖立的匾额，有的如同拱形屋顶。墓碑上都铭刻着象征犹太人起源的葡萄，象征勒夫族的后代在此安息的脸盆和象征阿隆氏族的手。根据死者的名字，碑上还刻有少女、狮、狼、鹿等等形象。

石碑上刻的是希伯莱文，繁简不一，记载着死者的姓名、部族、死亡年代和材料。从中你可以读到各种奇怪的姓名，有希伯莱的，德国的，有古代的，十六世纪的。那时候，许多犹太人倾向于我们民族，因而用了不少捷克姓名，如“犹太人克拉萨在此安息”，还不时出现捷赫，切尔尼，犹太妇女斯拉特卡，恰尔卡，玛米拉，莉布谢等等[①] 名字。

古时候，犹太人在这里安葬的时候，活着的人给死者暗暗地在墓旁放一些钱币，这些死者多为碍于情面不愿乞求救济和施舍的穷苦人。直到现在，有的碑旁还放有一些小石子，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教徒们瞻仰墓地时，往往放几颗石子，这说明死者仍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得到人们的怀念和祝福。

---

① 均为捷常见的男女人名字。

古犹太城里世世代代的人，不论是贫穷的，富裕的，活着受人尊敬死后被人遗忘的人，都埋葬在这里。他们之中有：学识渊博的牧师卡洛、国王瓦茨拉夫四世时著名战歌的作者，沙卢姆之子、教友的大善人迈兹尔，光荣的劳牧师和其他著名犹太人。

他们都长眠在清香扑鼻的灌木丛中，不受尘世的纷扰。但是，有一个人即使在这“死者花园”里，也未能获得轻松的休息。“你安息吧”这样虔诚的祝愿声随风吹过他那孤单寂寥的坟墓也无济于事。

这个犹太人在青年时期背弃了自己的宗族，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成了一名神父，作了圣维特教堂的副职传教士。临死之前，他想到自己的出身，希望安葬于犹太城里的“死者花园”。那里还葬着他年轻时爱过的一个犹太姑娘。他作为犹太人死了，他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他那亲爱的姑娘的旁边。生前，他的灵魂没有得到安宁；死后，在墓中也难以获得安宁。每个夜晚，他从墓中走出来，必须去到伏尔塔瓦河边，一只小船和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瘦骨嶙嶙的船夫在那儿等候。

不论是夜色茫茫还是明月高照，他们都将船划向对岸。背弃本民族的基督教神父下了船，由船夫陪着登上城堡，进入圣维特教堂。犹太人神父坐到管风琴旁，瘦削的老人替他踩风箱。表示忏悔的恳切的宗教之歌在寂静黑暗的大教堂里回荡。神父以感人肺腑的琴声表示忏悔，乞求上帝的宽恕。但他那痛彻心脾的悲切的请求没有人能够听到。圣

维特教堂高塔的钟声，报告了午夜的来临，琴声戛然终止。悲伤的管风琴手朝着河边怏怏走去。

瘦弱的老头又将他划向对岸，神父返回他祖先的墓地，钻入自己的坟中。第二天夜晚，他又得动身渡河到圣维特教堂去弹奏那忏悔之歌。

七　伤心的地方

一六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深夜，布拉格城笼罩着惊慌和悲哀的气氛，人人忧心如焚，到处是死一般的沉寂，家家关门闭户，没有人敢走上街头。只有外国雇佣军在全城巡逻，沉重的脚步声和刀枪碰撞声在街头回荡，显得格外森严恐怖。

黑夜的古城广场停着四轮马车，从车上卸下的木板横梁被运到广场中心。有木工在那里操作。斧砍声、铁锤声，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黑暗中，在松油灯闪烁的灯光下，一座木架不停地在加高。天将黎明，在阴冷的微光之中，一座用红布覆盖着的木头十字架在一旁竖立起来了。

这是绞刑架！暂时还空空荡荡的。太阳一出，城堡里响起了炮声，这是即将开始行刑的信号。皇家的步兵、骑兵在广场列队摆开。绞架下面站着身穿黑衣、头戴面罩的掘墓人和刽子手的助手。不一会儿，刽子手本人杨·米德拉什也到场了。

皇室官员就座了，开始传呼被判决的市俗官员的姓名。

这一夜，他们被监禁在古城市政厅。什利克先生出来了，英勇不屈地走上刑场。

军中响起了鼓声。整个城市，所有住宅一片寂静，无比悲伤。忠贞不渝的捷克人难过得全身发抖，痛哭流涕，为即将在黑色绞架或它的旁边死去的捷克贵族和官员们祈祷，遇难者共达二十七人！

在古城广场行刑的那块地方，铺有十六块正方形的大石板，来到这儿散步的老年捷克人从来不从石板上走，甚至连碰也不碰一下，总是和石板保持一段距离，或者小心翼翼地绕过这块伤心的、凝结着捷克族官员的鲜血的地方。据说，被害的捷克贵族和市民的魂灵，每年在行刑的那一天的前夜都在这里显现一次。他们聚在一起，由将近九旬高龄的、年岁最长的卡普利什先生领头，尖下巴、白胡须的布多维茨先生紧跟在后，还有柯尼茨赫卢姆斯基，柯汗，哈朗特，切尔宁，什利克，奥托，霍什加勒克，叶森斯基，沃德尼扬斯基，沃卡奇，热契茨基，柯布尔，伊兹比茨基等。其中最年轻的古特劳乌尔，年纪不过四十，他是唱着歌英勇就义的。他们在遇害的地点集合，悄悄通过广场，进入廷斯基教堂，跪在圣坛前，虔诚地用两种方式接受圣体，然后隐去。

当时在牛马市场①中间有几幢房子，其中有一幢面朝着新城市政厅，从这所房子到市政厅方向大约三十步远的

① 牛马市场，即现在的查理广场。

地方有一块将近五尺见方的石碑，上部刻着十字架，下部是一位死者的头像，年代为一六二七年。

石碑所在的这块地方据说是古代在夜间行刑的场所。一六二七年，几位牧师在这里被刽子手处死。一七四三年，又有几位捷克贵族遭杀害，原因是他们投靠了巴伐利亚大公阿尔贝托夫，此人同法国人一起占领布拉格，自封为国王，在圣维特教堂举行了加冕典礼。

这块石碑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新城市政厅有一条地道通到石碑旁，从这里沿着牛马市场再往上走，就是浮士德宫了。

八 浮士德宫

这座古老的建筑座落在牛马市尽头斯卡尔卡街，面对着斯拉夫人修道院的拐角处。很久很久以来没人居住，因而显得残破衰败。红色的屋顶熏黑了，墙壁剥落，窗户被雨水和尘土浸蚀得昏暗不明，布满了蜘蛛网。沉重的橡树门被大铁钉固定着，从不打开，连门上的小孔也紧紧关死。任何人也不在门前逗留，不敢去碰碰那铁制的门环。

大门之内，寂寥荒凉，没有狗吠，没有鸡鸣；大门外面，乱石遍地，野草丛生。

建筑物后面的花园面对着斯拉夫人修道院也是一片荒芜，人迹罕至，看不见花畦草坪。曲径被毁，到处是野草，高高的野草，连古老的枫树和菩提树桩也淹没在荒草之中，

长满了苔藓地衣。

只有春暖花开的时候，野草被金色的蒲公英覆盖着，香芹菜之类的白花点点，这里才有几分欢乐气氛。但是一到秋末冬初，落叶满园，烟雾弥漫，天幕低垂，寒风抖动着光秃的枝杈。刚近黄昏时分，室内室外一片漆黑！

从花园和建筑物里吹来阵阵悲风，一种莫可名状的哀愁袭击着人们的心。这是个遭人诅咒的地方。夜间，浮士德博士的幽灵在这里游荡。他死后同生前一样，灵魂得不到平静，这座楼房是浮士德很久以前住过的。他在这里要弄魔法，研究巫书，招神弄鬼，连自己的灵魂也赎给魔鬼了。为此，魔鬼替他效劳。凡是他所希望和想到的，魔鬼都给办到。但当期限届满的时候，魔鬼说话了："已经够了，跟我去吧！"

浮士德当然不甘心，便以各种方式竭力反抗。他咒骂、抱怨，但都无济于事。魔鬼扑打他，用爪子抓他，他仍然极力抗拒，挣脱出来，不经过大门，而是钻过天花板逃到室外。浮士德自作自受，既然已卖给了魔鬼，魔鬼还是将他带走了。他在天花板上钻的洞孔却保留了下来。人们修补了几次，第二天早上还是裂开，洞孔依然存在，就只好由它去了。大家十分害怕，特别是因为浮士德的幽灵已开始在这座楼房游荡。每天夜里，他的幽灵都在这里出现，格外吓人，连最胆壮的住户也不敢在他的住宅久留了。

从此，再也无人搬进这座楼房。古老的建筑空无一人，深邃空荡，无人敢进。特别是在傍晚和深夜，人们都宁愿离它远一些。但是有一年秋季，天近黄昏，一个青年学生在浮

士德宫前面停了下来。从他头上破旧的三角帽、褴褛的衣衫、满是补钉的袜子和磨光的鞋跟，可以看出他境况不佳。

他穷得象一条无立锥之地的丧家之犬，靠乞讨为生。他付不起房租，只好被人轰了出来。跑遍布拉格，想求得一个栖身的处所，但哪里也不愿收容他。整天的奔波使他筋疲力竭，他于是来到了浮士德宫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到这儿来的。

天色已晚，正下着毛毛细雨，又刮起阴冷的风。这学生用破旧的衣领护着脖子也御不了寒，那双不象样的鞋子也湿了。他冻得全身直发抖。雨下得更大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这样的秋夜，到哪儿去借宿呢？

他没有地方安身，举目四望，眼光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上。“这儿是不会赶走你的，”他这样想着，心头不是滋味。稍微犹豫片刻，他用手抓住门柄，门自动打开，他已站在回廊的过道之中了。这里不潮湿，没有寒风。既然大胆进来了，就继续往前走吧。

他沿楼梯来到走廊，右边的壁龛上摆着几座奇怪的塑像，走廊很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走廊两边，有许多通向各个房间的门。这里是那样寂静和深沉。但是，从庭院和荒芜的花园传来了风声。

学生思量了一会儿，大胆地抓住了身旁一扇门的把手走进了房间。拱形天花板下面已显得很暗淡，那黑暗越来越浓，因为墙壁有一半用橡树板遮挡着，所有的家具，如老式桌、柜和墙边的板凳都是深色木料制成的，桌旁的高靠背

椅也是深黑色的。

他伫立了片刻，又往前走，坐到靠背椅上张望着，等待着，倾听着。但里面既没有动静，也不见人影，只有嗖嗖的风声和淅沥的雨声在震动着窗户。学生在靠椅上等着，听着，疲惫不堪。风雨停止了，他也入睡了。

他一直睡到十一点，睡到半夜，睡到天明，没有什么东西来打扰他。早上，他觉得奇怪，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想起自己是多么平静地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夜晚时，也就无所畏惧了。他没有逃走，而是满怀兴趣进入邻近的房间。这里摆设着家具，墙上悬挂着几幅陈旧褪色的图画，只有几位大胡子的画像还依稀可辨。他的思想总摆脱不开屋子的原主人浮士德，但是未见到他留下的纪念物。学生走进第三个房间，这儿有一张旧床，上面铺着灰白色的床单，破烂的枕头被扔在地上，两个积满尘土的桌子和书架也倒了，一本散开的书用发黄的白皮套包着。天花板上还有一个洞！深不可测，好象是用强力突然顶穿的。

这一下学生有些紧张了。他回想起过去听到的传说。眼前的景况，确有些象魔鬼带走浮士德时的样子。当时可能是浮士德推翻桌子，扔书本去打了魔鬼。学生连碰也不敢碰一下地上的书，也不愿在此久留，于是到了隔壁房间，但未见到什么异常现象，只看见天花板上吊着一个梯子。他登梯而上，直到天花板拱顶上的天窗口。这时，听到身后发出窸窣的响声，他又惊又怕，只见梯子象纸似的缩成一团，一会儿就消失了。天花板上面却是比他所见的还要大

得多的房间。他惊诧莫名，以至忘记了梯子，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上来的。

房间十分宽敞，拱形天花板上绘有太阳、月亮和其他天体，靠墙有一个深色书架，摆满了大本大本的古装书，有几张桌子，摆着各种金属、玻璃器皿和装着红、黄、蓝和浅绿色溶液的瓶子。房间的中心放着一张交叉腿的长方桌，上面铺有绿色台布，摆设着黄铜和青铜器以及各种各样的测量用具，旁边放着有字的和没有字的发黄的皮革纸和普通纸。锌制的烛台上，蜡炬已尽。灯台旁摆着一本摊开的书。一切都表明，房间的主人早已离开这儿了。

他在这间房里逗留的时间最久。当他返回到上楼的天窗口，踩着它的边缘时，木梯又自动放下来，因而他能自如地下去。他没有走进浮士德的卧室，而是从另一道门进入前厅。这里有一位背着鼓的美丽的男孩塑像。学生走上前去，将鼓碰了一下，塑像立刻象活人一样地动了起来，开始击鼓。只见鼓槌飞舞，鼓声咚咚，几乎震动了窗户。男孩不停地敲着，学生吓得一个劲儿地往走廊跑。

从走廊跑到过道，跑到荒凉的庭院。院子的旁边有一口井。黄色的苔藓、地衣布满在方石板上，枫树、菩提树的黄叶落满了一地，连那妖魔似的破损的石雕像上也是一身落叶。

学生穿过花园，但是也没久留。

在那阴霾密布的秋天，站在古树和密林之下是没有快乐可言的。他又走进室内。这时已是一片沉静，鼓手不敲

鼓了。但学生没有走近鼓手，他再度进入拱形房间，看看那皮革纸和普通纸。在纸张下面发现了一个光滑闪亮的黑色大理石盘子，里面装着一块纯银币，白光闪闪，象刚铸就的一样。

他又惊又喜，站立片刻，思量着怎么办。他身上已是一文莫明，饥肠辘辘，万一碰上浮士德的幽灵或者魔鬼，如何了得！

他踌躇再三，顾虑重重，但还是拿起银币进城去了。晚上返回时已吃得心满意足，不过还是有些担心，不知夜间是否会出现魔鬼。他同昨天一样，坐在靠背椅上准备入睡。但不象昨晚睡得那样早，夜里也几次醒来。可是并没有出现浮士德的幽灵，魔鬼也没有光临。

他再一次观看书房和桌上的用具时，黑色大理石盘又有一枚银币。昨天那唯一的银币，他拿到城里兑换用了，口袋里还剩几个零钱。现在，黑色盘子里突然又有一枚乳白色的银币。必定是浮士德或其他人在救济他。学生这样想着，又把钱取走了。

快到中午，他才离去，直到晚上才返回来，口袋里又装着用第二枚银钱时所剩的零钱。他还是睡在那个房间，象昨天一样宁静。早上他直接去到书房的大桌旁，盘里又有一块纯而又纯的银币，象刚刚铸造出来似的。他毫不迟疑，认为这是给他的，于是拿起就走了。

就这样，他每天在那里发现一块银币，用也用不完，剩下的钱便积攒着，给自己添置衣服、礼帽和鞋子，生活够阔

绰的。他也不必为住房发愁，住在浮士德宫里，再也不提心吊胆，他已习惯了这寂静的住所。这里，有一个幽灵在关心他。冬天，院子里多的是木柴。他升起炉火，痛痛快快地烤火。下面的卧室，上面的书房，炉火都烧得吱吱作响。浮士德书房、卧室里摆满了书，他开始翻阅。卧室的书，他好久才敢去阅读，而所得也最多。书中记载着许多魔术、奇怪的符号和咒语，他怀着恐惧的心情读着，有时简直吓得毛骨悚然。

有时候，他也感到孤独伤感，但又不想离去，这里多么安静舒适，什么事也不用干，每天可以得到银元！他离校这么久，学院的学生颇有些惊奇。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前后判若两人，简直成了花花公子。当学生们打听到他目前的住地之后，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他邀请大家去，谁也没有这样的胆量。由于好奇，后来终于有人被吸引去了。他带领他们到处参观，从过道到楼上、前厅、书房、卧室，一处也不漏掉。卧室的铺盖整整齐齐，因为如今成了他就寝的地方。天花板上的洞孔已经用毯子塞住。他还带领他们游逛花园。让他们看了这座古老建筑的一切。

他们在一起，无比惊讶地谈论这充满神奇和奥秘的房屋，击鼓的男孩，能轻声歌唱的奇怪的塑像，用水浇塑像的金属女孩，碰一下就冒火星并给人一击的神奇的门柄，天花板上的自动梯子和它所通向的大厅，桌上稀奇古怪的工具和魔术书，他们还谈到了通往地下室和黑暗长廊的铁门。

关于银币和黑盘子，大学生则未敢炫耀。大家提醒他

不要在这里久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凶恶的魔鬼迟早会下手的，他却一笑置之。

人们的话并非没有根据，黑色的盘子的确设置了圈套。

大学生一天得一枚银元，无忧无虑，无所事事。他习惯了这种安逸生活，开始想入非非。他追求享受，讲究穿着，用度增加。盘里的银币一天只有一枚，对他已是入不敷出了。

他丢掉了俭朴精神，忘记了刚来时的窘况，不想再从事劳动，整天迷恋于大厅和卧室所收藏的叙述咒语、招神唤鬼秘诀的书籍。但是，魔鬼至今没有显现，没有干扰他的安宁，他本人一直也未曾呼唤他们。他害怕，不好意思。但是，对黄金的贪求驱赶和紧逼着他。一个银币不敷应用了，整盘的银币也不够用，他需要黄金，于是求助于那些书本。

有一天，他在布拉格城恣意挥霍，纵情豪饮，连借来的钱也花光了。在灯红酒绿的宴席上，他对贫苦的朋友同窗一边吹嘘，一边劝酒：喝吧，喝吧，别吝惜，明朝会有更多的钱，而且是黄金，全是黄金，这钱不是借来的，而是自己的。他还说，要迫使一直为他效劳的魔鬼送金币来，不要那不值钱的银币。

快夜深了，他才回到浮士德宫。几个醉醺醺的朋友要同他一起走，他没有答应。今天必须只身回去，这一夜非同小可。人们在后面盯着他，看他如何进去，沉重的大门如何关上。他进去之后，大家再也见不着他了，任何人也见不着他了。从此，他在学院和那一伙穷朋友当中再没有露面。

一些到过浮士德宫的熟人去那儿寻找过他，但没有见着人。室内空空荡荡，杳无人音，看不到这学生的一点痕迹。只见卧室里铺盖零乱，枕头被扔在地上，衣服撕成碎片，椅子打翻在地，一本散开的魔术旧书摊在地板上，旁边是倒下的已经燃尽了的烛台。

这好象是搏斗过的样子。天花板上，那条毯子已经被扯下来，破烂不堪。黑漆漆的洞口显得深邃无比。旁边似乎还有喷射的血迹，它并不是深黑色，而是刚刚流下的鲜红的血。

大家不停地祷告，万分惊恐，拔腿跑出了浮士德宫。他们的朋友死得多么惨啊，说起来真吓人。这无疑是他呼唤了魔鬼，傲慢地对待它，恶魔认为时辰已到，就象以前带走浮士德一样，将学生拖着从天花板上的洞口跑掉了。

布拉格，我的母亲，关于你的大量的古代传说就讲这么多了。

我们最先回忆的就是你，你是我们祖国的首脑和心脏。你的光荣和屈辱就是整个民族的光荣和屈辱。你对所有忠实的捷克人都无限亲切。你作为我国各城市的母亲，自古以来傲然挺立，历史给你增添了优美的篇章。

在太阳的光辉之中，你是那样姣美秀丽，雄伟端庄，象话一般使人倾倒，象月光中的梦那样轻柔。你历尽沧桑，令人心碎。

再见了，我国历代国王的都城，我们向你致敬！

我们要接着往下走了，讲一讲我们祖国的其他地方，让我们踏着历史的足迹，去倾听古老传说的回声吧。

布拉格，我的母亲，我们向你致敬！金色的布拉格，斯拉夫人的布拉格，再见！

日　什　卡*

一

首先，让我们到捷克南方去吧。

这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旁边有座孤零零的庭院，名叫特罗茨诺夫。附近有草地、田野、橡树和灌木林。再往前走，在那太阳落山的方向是蓝色的克鲁姆洛夫山峦。

森林里，有一座木制的小院落，房顶上长满了苔藓，是一个小贵族的。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和统帅就诞生在这里，并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他的青春。

离村子不远，在缓缓的山坡上有一个小池塘。附近的森林旁边屹立着一棵高入云端的橡树。杨·日什卡就出生在这棵橡树下面。那是个夏收季节，特罗茨诺夫的女主人下地监督女仆们干活，刚走到树下就生下了她的儿子。他长大之后，在意志与精神上同那棵橡树一样坚强。

他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成人，变得身强体壮。听说当地的青年可以到普拉哈迪茨城求学，他也去那里读书。每天沿着布拉尼采河来回步行。走累了就坐在一块大磐石上休息。这块石头至今还在那个地方。

---

* 十五世纪捷克胡斯起义军的杰出统帅。

杨·日什卡成年之后，继承了他父亲在特罗茨诺夫的产业。但好景不长，不久即同南部地区权势显赫的统治者英德日赫发生纠纷。这家伙仗着国王的庇护，态度横蛮粗暴，无视邻近贵族的权利。特罗茨诺夫年轻的主人以独立和尊严为重，拿起武器与那位统治者以及就近的德国人进行对抗。

双方力量悬殊。财力微薄的小贵族无法战胜强大的统治者和富足的王城①。日什卡想方设法要报仇。敌人烧毁了他的庭院，破坏了他的产业，他只好逃往森林，继续进行寡不敌众的战斗。他的朋友收留他，替他在国王面前讲情。

一四〇九年夏天 他得到国王瓦茨拉夫四世的赦免，到布拉格王宫任职，给王后若菲娅当侍从官。他不久前往波兰，同波兰军队一起反对日耳曼骑士团。一四一〇年七月十五日，他同捷克和摩拉维亚人一起在波兰塔嫩贝克附近同骑士团作战，使它遭到惨败。日什卡作战英勇，据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这次战斗中受伤失明的。在波兰过了一段时间，他仍返回祖国给王后当侍从。他经常陪同王后到布拉格伯利恒教堂聆听传教士杨·胡斯②讲道。特罗茨诺夫的小贵族对胡斯的学说极为赞赏。日什卡是一位深思熟虑的人，他听到传教士谴责当时世俗与教会的种种穷奢极欲和胡作非为的现象时，从内心表示同意。

因此，当虔诚的传教士被戴上镣铐，投入野蛮的康斯坦

① 指享有国王赐予的特权的城市。

② 杨·胡斯(1371—1415)，捷宗教改革家。

茨监狱，被活活烧死，使捷克民族蒙受屈辱的时候，日什卡怒不可遏，胸中烧起愤怒之火，决心奋起反对杨·胡斯的所有敌人，特别是在国内的敌人。他把杨·胡斯等人的惨死永远记在心间，难以平静。他经常在国王城堡徘徊，痛苦地思考着。

国王看到这种情景，问他为何愁眉不展。

日什卡回答说：

"尊敬的国王，我感到遗憾，从内心深处感到遗憾。我们捷克人和忠诚的领导者被非法活活烧死，这样公然违抗皇帝的诏书，谁能高兴得起来！"

国王说：

"亲爱的杨，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如果有办法，就去解决吧。我祝你成功。"

日什卡记住了捷克国王的话，表示一定照办。后来他果真行动起来了。

二

当时，所有布拉格人和大多数捷克人都赞同胡斯传教士的学说，同意做弥撒时用两种方式[1]进行。布拉格的神父们反对用两种方式同领圣体和圣血。但是米古拉什骑士

① 胡斯主张，教徒和教士做弥撒应同领面饼（象征圣体）和葡萄酒（象征圣血），而不应按当时通行的办法，一般教徒不能用圣杯领葡萄酒。这体现了宗教平等的思想。

率众到圣阿波利纳教堂附近去晋见国王，请求恩准多数教堂的人以两种方式接受圣体圣血。

人群的喧闹声使国王大为震惊。他将米古拉什赶出布拉格，派人占领新城市政厅，传旨在圣马丁节那一天，布拉格居民务必将大刀、长矛、弓箭、盾牌和一切武器当着国王的面交到维舍堡。

市政官员对国王的旨意甚感不安，担心人们不服从圣旨，激怒国王。再说官员们也不愿交出武器，削弱自己的势力。在他们感到左右为难时，日什卡提出了个好主意：由市政官召集市民大会，公开宣布：收缴武器的命令并不是他们发出的，而是国王的旨意；同时让全体市民携带所有武器，前往王宫城堡，教国王亲眼看看，要他们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是行不通的。人们按照日什卡的主意办了。

圣马丁节这一天，布拉格市民全副武装，集合在维舍堡。日什卡一身骑士装束，作为统帅，带领着他们。在太阳光下，旗帜飘扬，刀丛剑树，寒光照人。国王在窗口一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市政官员鼓动日什卡说：

"兄弟，讲话吧！"

他走出人群，来到国王面前说道：

"尊敬的国王！我们作为你的臣民，全副武装来到你的面前，这是遵照你的旨意办的。武器全在这里。我们尊敬的国王，请传旨该如何处理吧。不论国王将我们派到哪里，为了对付敌人，我们都欣然前往。为了保卫国王陛下，我们将英勇不屈，直至流血牺牲。"

国王听了十分满意，微笑着说：

“兄弟，你讲得好，我相信你，让他们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吧。”

人们秩序井然地列队返回市政厅，带着武器各自回家去了，并没有使国王震怒。这应该归功于特罗茨洛夫小贵族的巧妙主张和善辩的口才。从此，日什卡在布拉格市民中赢得了名望。

一四一九年，国王瓦茨拉夫去世，日什卡的威望更高了。

当时，形势险恶，许多敌人阴谋策划反对捷克民族。元凶就是瓦茨拉夫国王的兄弟，匈牙利国王齐克蒙德。他公然宣称：匈牙利国土可以交出来，但是要让捷克国土上不存在任何捷克人。

在关系到我们王国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了不起的捷克小贵族，刚毅坚强的一目失明的日什卡挺身而出，举起了圣杯①的大旗。

他遵照上帝的意志，率众出征，迎战捷克民族的敌人以及与敌人相勾结反对胡斯的人；同时也对付那些反对用两种方式领圣体圣血的人。他到处号召人们，不分老幼，拿起武器立即行动起来。他鼓励大家，在反抗敌人的时候应该勇敢顽强，不要悲伤气馁，不要以为这是以弱对强、以寡敌众、以低劣武器对精良武器的战斗。

---

① 见本书第二二〇页注①。大旗上的圣杯标志，反映了胡斯的宗教改革的平等精神。

他的队伍的基础是农民。在以往的战斗中，他和他们一起击败了身穿铠甲的骑士和训练有素的雇佣军，一寸土地也未曾丢失。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士气和指挥艺术提高了，还学会了用计谋消灭敌人。

一四二〇年三月，他的队伍从比尔森开赴塔博尔营地，人数不足四百名男女步兵，十二辆战车和九匹坐骑。匈牙利国王的贵族官兵，一部分从比塞克跟踪追来，一部分从比尔森地区向他们进逼，形成两面夹攻的形势。

日什卡的队伍到达苏多米耶什沼泽地时，敌人追了上来。日什卡已无法向后撤退，避开占有优势的对手。围追上来的兵力，仅坐骑就达两千，这些“贵族铁军”个个身穿铠甲，令人望而生畏。但日什卡指挥若定，率领为数不多的以连枷作武器的队伍，退到荒芜的什卡热迪湖边，用战车组成一道防线。

他还命令队伍中的妇女在松软的沼泽地铺上野草、芦苇、头巾、破布、外衣等。

刚刚布置就绪，“贵族铁军”就逼过来了。草地，湖边，到处都是强悍的骑兵。他们刀光闪闪，人喧马啸，战旗飘扬，好不威武。

圣母升天节下午祷告时，“铁军”从四面八方向日什卡的队伍冲了过来。他们欢喜若狂，狂呼乱叫，以为弹指之间，骑兵一冲一踩，兵不刃血，就可将日什卡踏为齑粉。

可是，他们的骑兵无法接近防线，只好下马而行，越过湖区。在那松软的泥土上，“铁军”寸步难行，东倒西歪，不

断有人倒下。腿上的马刺，被泥中的乱布破衣缠住了，越使劲拔，缠得越紧，一点儿也动弹不得。前面跌倒的人越来越多，后边的队伍不断涌上来，进退两难，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顿时一片混乱。日什卡的兄弟们动手了，用铁锤、连枷狠揍他们，将铠甲头盔打得叮当直响。

一场可怕的厮杀开始了。贵族军队惊恐万状。这时还是下午，但突然天昏地暗，太阳好象被击落了，提前下了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贵族们吓破了胆，乱打一气，自相残杀，有的仓皇逃窜，损失惨重。他们伤心而又愤怒地说：

"长矛刺不中他们，剑砍不着他们，连火枪也不好打了。"

日什卡通宵达旦坚守在战场。黎明时分才向塔博尔开拔，一路上十分顺利。人们在这里热烈隆重地欢迎他。

还有一次，他让士兵将三棱尖刀倒插在地上。敌人冲过来，刀尖扎进马蹄，那些马儿一下子都成了瘸腿，有的痛得受惊，竖起前腿，离开队伍，后面的马也惊叫起来，队形大乱，不堪一击。

日什卡还经常施用巧计迷惑敌人。比如，行军时将马掌倒钉着，诱使敌人沿着马蹄印朝相反的方向奔去。他的最有名的、威力最大的绝招是使用战车。根据情况需要，用战车组成一道防线，掩护他的农民队伍，他们大多数是步兵。

日什卡训练他的队伍掌握战车和辎重车的排列、整队和并拢的方法，根据敌人的兵力和作战地形，使车轮紧挨着车轮，组成坚固的屏障。用农民所熟悉的农具，如铲、耙、镰

刀之类作为信号，进行队形变换。如果情况紧急，队伍又据守在高地，就给粮草车装满石头，摆在战车的最前排，还不让敌人发现。等敌人攻到山下，日什卡一声号令，载满石头的大车滚滚而下，越来越猛烈，震得地动山摇，势不可当。一声巨响，石车闯进敌人的队伍，压死、撞死、砸死的不计其数。车子本身当然也碰得粉碎。乘敌人晕头转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日什卡已下令冲锋了。一四二四年夏天，马勒什附近一战就是这样取胜的。

日什卡本人乘坐一匹白马，当时已接近老年。他中等身材，但体格健壮，面部开阔，左眼蒙着绷带，褐黄的胡须修剪得很短。作战时，身穿铠甲，手持指挥锤，坐在马上。平时，头戴镶边圆形皮帽，脑后拖着长发，上穿坎肩，下系裙子，脚穿皮鞋。

当他在部下的簇拥下外出时，由一位牧师领路，牧师手持节杖，节杖上擎着圣饼盘。作弥撒时，他的牧师必须穿教袍。他不喜欢塔博尔的牧师穿普通裙裤和皮鞋作祷告，取笑他们是鞋匠。而那些人却给日什卡的牧师取外号叫生意人。

他攻克了许多城市和城堡，缴获一律分给士兵兄弟，自己分毫不取。据说只留下一些鱼网。在夺取的城市里，他常说，让兄弟们去找战利品，他本人在此收网。他们把火腿腌肉一概集中起来，装上战车一起运走，以便急需时供他和兄弟们使用。

三

日什卡兄弟是胡斯教派的严峻的复仇者。他将敌方的许多教堂、修道院和城堡，毫不留情地夷为平地。但他也有恻隐之心。一次，在布拉格，他带领人马进入圣安娜修道院，准备将它彻底捣毁。一位修女与他沾亲，跪在门前哀求这位大叔可怜她和其他修女，不要毁掉这座修道院。日什卡怜惜和赦免了她们，使圣安娜修道院保存下来了。

古特拉霍拉大修道院的遭遇可就坏多了。日什卡下令把它拆毁，但又指示该院一所有艺术价值的精美的小教堂应予保留。但有一名士兵爬上教堂放了一把火，使整个教堂陷于烈火浓烟之中。日什卡极为愤怒，追问是谁放的火，如赶快承认，可赏给大量黄金。纵火者不知底细，连忙承认，还大肆吹嘘。愤怒的统帅说给他黄金，但首先必须将黄金熔化，再倒进那个家伙的口中。美丽的教堂被烧毁了，日什卡非常惋惜。

有一回，日什卡的队伍包围伏尔奇尼茨城堡，遇到巨大困难，久久攻克不下。胡斯派教徒在这里曾遭到西里西亚人残酷的拷打和屠杀。

该城堡位于两条小河汇合处的悬崖上。这里丛林密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还有魔法保佑，炮弹打不透它的城墙。胡斯起义军用火炮瞄准射击，昼夜不停，附近的森林都震动了也无济于事。发射的炮弹象豆子似地从城墙和

高塔上被弹了回来。

他们无可奈何，只好停止攻击。炮声沉寂下来，日什卡兵营的人听到了从城堡传出的音乐，原来有个人在高塔窗口拉小提琴。炮火声正隆的时候，那个人已在那里拉琴了。这是在施魔法。日什卡命令一位最优秀的射手，弯弓搭箭，嗖地一声，琴声戛然而止，琴师也从窗口消失了。日什卡决定从四面攻城。第一批炮弹把城墙炸裂，顿时石砖下陷，开了一个大洞。日落时分，兄弟们已开始欢呼攻克伏尔奇尼茨城堡的胜利了。

他们放火焚烧城堡，火光冲天，把附近的森林和山丘都照亮了。一夜大火使城堡的一切，连同用魔法保佑它的琴师都化为灰烬。

剩下的一片废墟，经过风雨的浸蚀，森林的覆盖，如今已经面目全非。曾经响起神秘的琴声和日什卡的隆隆炮声的地方，如今只能听到树叶的飒飒声了。

日什卡兄弟转战南北，同齐克蒙德国王的同盟者作战。不少城市向他投降，许多城堡被他攻克。一四二一年，他的队伍团团围住了拉比城堡。这座城堡他曾经攻陷过一次，但没有据守。这一回他又率众攻城。守城的士兵乱箭齐发，射中了日什卡的另一只眼，使他受了重伤。据说射箭的人名叫柯佐夫斯基，是个贵族。另一种说法是：攻城的时候，一棵树被敌人射中，树上的刺飞入日什卡的眼中，使他受了伤。日什卡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被送往布拉格治疗。学识渊博的塔博尔地方官卢达陪同他去，据说还将日什卡安置

在古城区他自己的家中。

医生取出了日什卡眼中的碎片。可是他从此双目失明，再也看不见上帝的阳光了。

后来，有人在他遭遇不幸的拉比城堡的大门上绘制了一幅画，左边是全身披挂、手握大锤的日什卡骑在马上，带领队伍前进，右边是柯佐夫斯基在高塔上持箭弯弓待发。画的下面写着他同日什卡的对话：

“你是日什卡兄弟吗？”

“是的。”

“护着你的面部吧！”

从那以后，日什卡已不能骑着马上前线了。但他在指挥战斗方面同以前一样出色。他高高地坐在战车上，头上竖起以圣杯为标记的大旗。他的亲密副手，忠实的兄弟会成员，波捷布拉德人维克多林、布兹丁卡和孔尼什坐在他的身边。他们为他制作战图，指出悬崖、高地、森林、草原、谷地、平川和山丘的位置。作战前，向他详细介绍情况；作战中，及时报告战况和敌情。

日什卡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指挥战斗，打败了匈牙利国王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同盟者。一四二三年十月初，他带领队伍出发，打击齐克蒙德国王。

他带着四列战车和许多火炮越过捷克王国边境，翻山越岭，直捣匈牙利。每到一处，都洗劫一空，对匈牙利人及其国王于一四二〇年在捷克的暴行施加报复，妇女和婴儿也未能幸免。

日什卡的队伍往南一直到达多瑙河柯马尔诺和奥斯特日霍姆之间的那个地区。匈牙利人见他们来了，都牵着家畜到处逃难。队伍得不到给养，特别是缺乏肉食。多瑙河附近有个村庄也空无一人，老百姓都乘坐小船逃往河中心的小岛上去了，家畜也一起带走了，村子里只剩下无法游水的小犊和猪崽。

逃到小岛的匈牙利人非常庆幸，牲畜保住了，没有被捷克人抢走。他们高兴得忘乎所以，在小岛上对着村子大声叫嚷，嘲笑捷克人：过来吧，岛上有的是牲畜。他们明明知道，胡斯军没有任何船只可以渡河。

可是，日什卡不用船只，他另有妙计对付匈牙利人。傍晚，他命令兄弟们将村子中留下的小猪小犊赶到河边使劲抽打，用各种办法让它们拼命乱叫。

凄厉的叫声闹得人们两耳发聋，从岸上一直传到小岛。母猪母牛听到了急得狂奔乱跳，发疯一般地冲向水里。匈牙利人不论怎样叫喊，谩骂，追赶也阻挡不住。叫骂尽管叫骂，一群群牲畜照样豕突狼奔地钻到河里，向岸边游出。日什卡的队伍从河里打捞起一头头水漉漉的牲口，赶到熊熊燃烧的篝火旁边，人群中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匈牙利人无法抵御日什卡，阻止他前进，于是想方设法引诱他深入内地，然后以强大兵力包围歼灭。日什卡意识到不能再前进，因而回师北上，向摩拉维亚开去。

困难的行军开始了。拥有强大炮火的匈牙利骑兵，从各方面压过来，寻找日什卡就地决战。更糟糕的是，前面有

条河挡住了日什卡队伍的退路。双目失明的统帅用巧计粉碎了对方的圈套，击败了敌人，安全返回摩拉维亚。

这次出征匈牙利是日什卡所指挥的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战斗一开始，他就陷入最困难的境地，但是人们说，“上帝保佑他从匈牙利安全撤回来了”。

从摩拉维亚返回捷克、途经利托米什尔时，他命令部队停下来。这时正是午休和开饭时间，他非常疲倦。士兵兄弟们给敬爱的统帅准备一个好地方，供他休息和就餐。

每个士兵都用头盔装上泥土，倒在选择的那块地方。不一会儿，平地上堆起一座小丘。日什卡被带到这里就餐。饭后，队伍继续前进，泥土堆起的小丘却保留下来了。直至今天，小土堆还在原地，附近的人们称它为“日什卡餐桌”。

四

日什卡回师摩拉维亚途中，包围了普日比斯拉夫市和城堡。他这时在营地传染上瘟疫，身上脓肿，但病的时间不长。他预感到自己会一病不起，就嘱咐自己身边忠诚的捷克人维克多林、孔尼什和布兹丁卡，要他们永远捍卫上帝的真理。

在那悲伤的时刻，书记官劳达特和孔德尔也守护在他身旁。圣哈维尔节那天，星期三，他在梨树下逝世于孔德尔的怀里，正如古老的预言所讲的一样。但也有人说，他出生于橡树之下，去世的时候也是在橡树下面。

巨大的悲痛撕裂着人们的心。连那些坚强的大胡子好汉也流出了眼泪。日什卡部下许多人如丧考妣，给自己取名为“孤儿”。

统帅的遗体安葬在拉贝河畔赫拉德茨城圣杜赫教堂，后来迁往恰斯拉夫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圣坛的一根大柱旁边。

墓的对面是一块石盘。有人说，日什卡曾用它当餐桌。也有人说，他的牧师做弥撒，曾用它以两种方式分领圣体圣血。

杨·日什卡，这位苏多米耶尔战役、古特纳山战役和许多战役的胜利指挥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他攻占了那么多的城市和城堡，从未遭受重大失败。他不仅是为上帝的圣谕而战，更是为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解放而战。

他去世以后，赫拉德茨人将他的像绘在旗帜上：他骑着白马，一身骑士装束，手握铁锤，好象活着一样。赫拉德茨人擎起这面旗帜作战，从来没有败阵。

捷克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没有人象特罗茨诺夫的英雄那样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人们牢记着他去世的那块地方，被称为日什卡园地，从来没有人去耕翻。后来有人想去耕那片地，玷污我们光荣的英雄，只耕了几下牲口就倒毙了。

因此，日什卡园地一直是块处女地。后来开满了丁香花。花丛向外蔓延。这块土地的主人打算铲除花树，刚挖了第一下镐头脱落了，砸在主人的脚上。若用斧子砍吧，手一挥动，斧柄就掉了，斧头砍伤了伐树的人。所以，丁香花

在那里一直盛开不败。特罗茨诺夫那棵橡树下面是日什卡诞生的地方，人们一直怀念着。几百年来，对它充满敬仰之情。白山战役后，捷克进入黑暗时代，人民的日什卡被敌人描绘成无比残忍、嗜血成性的食人生番。

可是，人民怀念他，将他视为具有超自然力的无往而不胜的战士，把橡树下他的出生地点当作力量的源泉。人们常常来到这里，砍一根橡树枝作斧头和铁锤的手柄，说这样斧头铁锤就更为结实耐用，威力无比。年深日久，橡树枯萎了，只剩下一个树桩。铁匠和村民纷纷跑来给它钉上一个铁钉，认为这样自己就变得更勇敢坚强。有的还将树桩砍一截回去作手柄。因此，一棵粗壮的大树，开始还剩下树干，最后连树干也没有了。即使如此，人们还要拾走一点碎片回去作楔子，使斧锤的把柄更牢固一些。现在，那棵树连一点痕迹也不存在了。三十年战争[①]所破坏的修道院和城堡都被认为是因日什卡所显示的威力而倒塌的。人们对此一直深信不移。不管是哪里的残垣断壁，即使是古代留下来的，也被认为是日什卡时代的遗迹。

在卢热附近有一堵古墙，有人就说是日什卡那时候留下来的。如果你去参观柯比德尔纳附近的故垒，问问当地居民，这座遗迹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告诉你："日什卡在这里战斗过，这是捷克历史的光荣。"凡是日什卡行军经过、战斗和休息的地方，人们都铭记在心，一代一代流传下来。

① 指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间在欧洲发生的一场战争，捷人民深受其害。

里赫姆布克附近有一个池塘名叫斯帕利尼茨①。其所以叫这个名字，据说是因为日什卡曾下令在此烧死了几个被俘的修道院僧侣。还有个地方叫做日什卡悬崖，非常陡峭，隔一条峡谷，与那边一座城堡遥遥相望。传说日什卡曾将悬崖从中部掏空，修筑工事，向城堡猛烈开火。城堡的墙上至今还残留着胡斯军火炮发射的两枚石弹。远在捷克北部的布尔尚有一座小山，一直叫做日什卡山，因为特罗茨诺夫的统帅可能在那里扎过营。捷克边境有一块诸侯领地，当时隶属捷克，那里的森林中有座悬崖，上面有块石头，形状好象一个戴着头盔、蒙着一只眼睛的人头。到现在为止，不仅捷克人，就连曾经在那儿居住的德国人也把悬崖称为日什卡头像。

纳霍达有一个日什卡圆桌，是在城堡白围墙外面的高地上，实际上是砂石堆上的一块圆形石板。有时候，石板桌旁还有一条石凳。传说日什卡从摩拉维亚回师赫拉德茨时曾在石板上用餐。那一次他没有进攻纳霍达城堡，只是从远处瞭望了一下，说去捅那个马蜂窝未免太不上算。

此外，赫拉德茨地区还有一个日什卡餐桌。在森林附近的霍莫尔高地上野草丛生，高地的四角，各有一株菩提树，中间长着一株花楸树。日什卡向赫拉德茨进军时在这块高地上停歇过。当时，卫队布置在四周，在最高处为统帅摆了一张桌子，是金子做成的，餐具是银的。日什卡在桌旁

---

① 捷文意为被焚烧的。

就餐时，士兵们围着唱歌。午饭后，按照他的命令，餐桌和餐具都埋入地下。队伍却开走了。

金桌子和银餐具至今还深埋在那里，没有人能够挖掘出来。但是，挖出了许多“日什卡式的”马掌。只要是从地下挖出来的马掌，人们都相信是日什卡那时留下来的。他们一定是根据马掌上的小孔辨认出来的。那时的小孔是圆形的。

有日什卡餐桌、悬崖和堡垒，还有日什卡树。最多的是菩提树，统帅疲劳时常在这种树下休息和乘凉。人们知道的就有克尔奇纳和其他地方的古老菩提树。

古代编年史家关于杨·日什卡的预言实现了：

“他的事迹将传遍世界许多遥远的国家，流传到久远久远的年代。”

古特纳山的矿工

一

日什卡在世的时候，古特纳山城划归捷克管辖。据说，那时候在伏拉什斯基庭院①铸造钱币，一面刻着捷克雄狮和“捷克人民钱币”这几个字，另一面刻着十诫图、圣杯和“献给为上帝荣誉而战的人”这样一句话。

莉布谢女大公有关矿山的预言又一次成为现实。老矿得到振兴。尤其是在伊希国王和亚格龙尼茨国王②统治时期，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一条条矿脉被发现了，一个个新矿区建成了，原有的许多坑道加深了，连石山之中也凿开了不少坑道。矿工增加了，矿区一片繁荣景象，人们为矿区唱着虔诚的赞歌，各个城市也为金属矿的开采祝福。矿区兴旺了，住宅建成了，环境变得更美了。雷塞克在这里兴建了有名的圣巴博里教堂。贵族们纷纷到矿区定居，外商接踵而来。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最繁华的地方要算伏拉什斯基庭院了。

① 即意大利庭院，是国王瓦茨拉夫二世于十四世纪初按照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式样建造的铸钱厂。

② 伊希于一四五八至一四七一年间为捷克国王。亚格龙尼茨于一四七一至一五二六年间为捷克国王。

捷克王国的铸钱官、矿场经理、行政长官、录士和其他官员，都来到这里办公务，税务官在这里建立了办公室，国王有时也来巡视。

在各个办公室和国王豪华的行宫下面藏有大量金银，设有铸钱作坊，冶炼白银，铸成白花花的捷克钱币。

繁荣的古特纳山城成为仅次于布拉格的一座城市。伏拉迪斯拉夫二世统治时，市区的矿工非常怀念那些忠实的捷克人。这些人因为用两种方式领受圣体圣血，被统治城市的德国人残酷地、活活地埋在坑道里。从古老的矿井，特别是库日姆城矿井挖出了许多捷克人的尸骨。人们隆重地重新安葬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是，有一具尸体虽然残缺不全，但据说散发出树脂般的纯正扑鼻的芳香。

这一下可轰动了全城！人们议论纷纷，说埋在地下这么多年还发出奇香，这一定是上帝的恩典。还说这无疑是库日姆的牧师霍德克的尸体。他同千百名捷克人一样，是在受尽严刑折磨之后被扔到这里的。

这件奇闻发生在一四九二年。继这桩神秘震惊的事件之后，又传来惊人的消息：古特纳山城掀起了风暴，在那矿坑的底层，人们愤怒了。穷人以繁重的劳动创造的财富，都给有钱有势的人享用了。他们从地下开采出那么多矿物，都被王室官员占有，少数人中饱私囊。矿区的官老爷没有将全部白银运往布拉格，此外还克扣矿工的工钱。他们贪得无厌，对国王和人民都犯了罪。

在那深沉黑暗的矿井里，身穿短袄的矿工在冒着黑烟

的矿灯的微弱光亮下使用铁锤和钢钎，艰难而不知疲倦地开采着。他们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从事繁重的劳动，似乎忘记了烦恼。在昏暗的灯光下，有时也不由得停止干活，耳朵贴着坑道，听听是否有什么人的声音来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或者以悲伤缓慢的声调喊叫谁的名字。他们有时也张望一下深深的坑道的另一端的矿工，他们腰间挂着矿灯，手里拿着镐头，两眼闪着光辉，一面和善地作个怪相，一面拖着矿石往外面运去。

可是现在，矿工们却为另外的事情操心。矿主残酷的欺凌使他们不堪忍受，愤怒已极。劳动是那样繁重，矿主所给的工钱却不到过去的一半。靠这点微薄的收入，一家家已难以餬口，贫困正在袭击着他们。

真是人心浮动，怨声载道，谁也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不能让自己越来越穷，当官的和矿主越来越富。人们也为国王担心。开采了那样多的矿，炼了那样多的白银，可是给布拉格运去了多少呢？

开始，矿工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但矿区官员、老板和元老不予理睬。不仅如此，他们还对矿工严加镇压。矿工们集会提出申诉，市政官竟然带领监工和雇佣军驱散他们。矿工们只好秘密决定派遣代表去晋见国王，国王当时正住在匈牙利布丁城堡。

矿工们焦急而愤怒地等待代表的归来，期望国王听取申诉之后，至少进行一番调查，使法律得以执行。

悄悄离开矿山的代表又悄悄地返回原地，那是在一四

九六年七月一个夏天的晚上。

人们迅速前往伏拉什斯基庭院，井上的人，包括妇女们也一起去了。不少人兴高采烈，以为官方这一下会变得老实一点。

但是官员们并未驯服。尽管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对矿工不利，但矿工们也不示弱。国王没有接受矿工的任何要求，甚至根本没有听他们的代表的呼声，官员们不许他们去见国王。这就是从匈牙利传来的消息，出乎人们的意外。代表们说，有人在国王面前诬告他们，使国王对他们不高兴。宫廷官员说，你们赶快回去吧，小心在这里要坐牢。

代表们的话没有说完，人群已是一片喧嚷声，如同晴天霹雳。他们充满失望和愤怒，挥舞拳头，大声吼叫，威胁说要砸烂伏拉什斯基庭院，成千上万的人痛斥官员和主人是罪魁祸首，撒谎者，强盗，只会干些榨取和诬陷的勾当。

有个官员爬上城垛，想给大家讲话，结果被狂飙般的喊声轰跑了。铸钱总监本人也束手无策，只好呼吁大家解散。人们冲着他喊道，要他安排晋见国王，给他们以应得的权利，否则他们就丢下矿井，让老爷们自己去开采。

全城都关门闭户，一片恐慌，人们几乎整夜没有合眼。

矿工们通宵聚在一起紧张活动，妇女、儿童和井下的师傅全被召集来了，准备出发。

庭院官员和矿井老板无法制止和驱散他们，武装的士兵也难以对付数以千计的暴动的狂热群众。城市长老，庭院官员和市民感到欣慰的是，矿工都走掉了，不然很可能会

发生流血事件，使城市付之一炬。

黎明时候，古特纳山城的大街上，矿工们举起大旗，背着铁锹，有的还携带武器，如同滚滚洪流，向城外涌去。他们震天动地高唱着“忠实的基督教徒，要求耶稣给我们晚餐吧！”的歌曲，根本不理睬国王禁止大声唱这首歌的旨意。

六千名矿工离开城市，到达什比茨贝克的一片高地。遵照年长者的意见，他们就地安营扎寨，挖掘壕沟，构筑工事。

古特纳山城平静了，但人们仍然惶惶不安。有人担心无人采矿，会使矿区遭受重大灾难。庭院的贵族和矿区老板认为矿工们犯上作难，令人愤慨，企图强迫他们回来复工，更希望对他们严加处置，迫使他们就范。于是赶忙起草公文，派人快马加鞭分送到全国各地。

二

一天，两天过去了，到第四天，矿工们仍然呆在营地上等待矿山老板派人来谈判他们复工的问题，说不定会答应作一些改革。可是谁也不来，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第五天傍晚，全副武装的矿工仍在四周警惕地守卫着营地。

营地上的矿工，特别是老年人忧心忡忡，难以入睡，预感到矿主们一定在策划着什么。这样呆在山上是不行的，再说粮草储备也快完了。过了很久很久，老人们才睡着，但天不亮就醒来了。

清晨，远处传来了叫喊声。前沿的岗哨也大叫起来：有

队伍开过来了！老人们急忙跑上前去，在朦胧的晨曦之中，只见黑鸦鸦的一队队步兵骑兵逼近了。他们是午夜从柯林出发的。

营地的另一面也传来沸腾的人声，又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是从恰斯拉夫开来的。数不清的队伍，从城市、矿区朝着矿工们滚滚而来。他们擂着战鼓，吹起军号，举着旗帜，从附近的城市涌来了。

很明显，这些队伍是来对付矿工的。他们从四面八方而来，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恰斯拉夫和柯林的市民之所以来，是因为他们听说矿工要进行大屠杀，要毁掉矿区和矿井。

他们的队伍开到山谷，摆好了阵势。这些队伍装备精良，其中还有来自波捷布拉德的骑兵。天亮了，山上的矿工们清楚地看到：山下的队伍是由王室驻波捷布拉德城堡司令卡门尼茨基率领的。

矿工们设在山上的营地被包围了，山谷中挤满了敌人的队伍，他们四千人结成一个战斗群。按照老年人的部署，矿工们也拿起武器和铁锤，集结在前沿，严阵以待。他们决定不首先发动攻击，但也决不屈膝投降。

有人提出进行谈判，不是同矿区老板，而是同波捷布拉德的司令谈判。他是国王的大臣，当然也就等于同国王陛下谈判。卡门尼茨基肯定不了解矿区发生的事态，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逃到这里。如果将真相全部给他说明，他可能会支持矿工，协助安排他们去见国王，或者由他本人向国王

陈述他们的意见。

但是，波捷布拉德的司令却全身披挂，从队伍中走出来，直盯着矿工的战壕！矿工队伍中的老年人走上前去，其中有一位胡须灰白的人是修道院的主祭，每次都代表矿工讲话。这位老人对司令解释说，他们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只想保持自己的权利，请代为向国王陛下奏明一切。

“如果是这样，”司令说，“那就请诸位随我去波捷布拉德，本司令将按你们的意愿，在国王陛下那里作出安排。”

“我们乐意去，”主祭回答说，“但是担心会掉脑袋。”

“保你们平安无事，听我的话，走吧。”

老年人听信了他那君子般的诺言，决定同他一起前往。他们将商定的事告诉矿工，告别了家属就离开了。他们是：主祭和他的弟弟维克多林，西蒙和普鲁沙两兄弟，杜赫克，切尔尼，古热尔等。其余的矿工带着家属返回矿区，等待国王那里商谈的结果。

几位老年矿工同卡门尼茨基等人一起前往波捷布拉德，他们不止一次地回头遥望矿区。真是心事重重，狐疑满腹，一点把握也没有。他们已经在贵族官员的掌握之中了。

不过他们以为，司令会信守诺言。

到达波捷布拉德以后，司令将他们交给警卫室，作了一切必要的布置。他们在城堡里，可以自由行动，但不允许也不可能离开城堡，进入市区。吊桥整天高挂着，根本无法通行。

两天以后，司令简单地问了他们几句话，答应马上派两

名使者，带着呈文，骑马去禀奏国王，要他们耐心等待，国王一有消息——愿上帝保佑是好消息——，立即通知他们。

呈文送走了。由于司令接受了古特纳山城的贿赂，因此，他的呈文同矿区里官员的奏折内容并无区别。卡门尼茨基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矿工是危险的叛乱者，古特纳山城、国王陛下和全捷克王国的这颗明珠将因为他们而毁于一旦。矿工的代表还在城堡等待结果，司令已经回到矿区，以感激的心情告知贵族，他办了些什么事；还说，国王见到奏折以后肯定会给矿工判死刑，请贵族为矿工代表准备寿衣。

贵族们真的动手了，首先当然是给波捷布拉德的司令赠送大量白银，随后偷偷地为老矿工们制作十三件白色的死囚装殓服。司令离开波捷布拉德时，使者从匈牙利回来了，他们是夜间到来的，矿工们一无所知。第二天，司令召见矿工霍利、涅迈茨和克尔赫尼亚维三人，要他们到克日沃克拉特去，看看那里扔下的矿石是不是还有价值。

被骗的矿工们信以为真。告别亲友，就起程了，以为上帝还会让他们回来团聚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再也见不到亲友的面了。带领他们的人身上藏着给当地伯爵的信，要他在赫拉德克将他们处死，车上已准备好三件死囚的衣服。

这三个人走后第三天，使者从匈牙利回到波捷布拉德，司令又召见十名矿工代表。这时矿工代表们还完全蒙在鼓里。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月桂节后的第一天。老矿工

们奇怪司令为什么这样早就召见，也许是三位代表回来了。他们这样想着，颇有点高兴了。

但是，他们没有被引进办公室，而是带到了附近的凉台上。八月的早晨，金色的阳光已照射到庭院、高塔和楼顶上。院子四周布满了士兵，个个全副武装，戒备森严。

几位老矿工被命令站在凉台前的院子里，感到势头不对，越来越惊讶了。不一会儿，卡门尼茨基从办公室来到这里。他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系着金丝穗的黑绒礼帽，身穿黑外套，黑裤子。后面跟着王室驻波捷布拉德代表日贾尔斯基和其他官员。

司令手拿名单，威严地对矿工宣布：国王陛下传来旨意，所有站立在此和被带往克日沃克拉特的人均以暴乱论罪，处以极刑。

全体矿工，不论是年老的，年轻的，都气炸了肺，个个目瞪口呆。这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对这种滔天罪行表示极度愤慨。司令原来是这样厚颜无耻，阴险毒辣。有人叫喊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怒吼了。多么卑鄙的背信弃义啊！贵族说话也这样不算数。

卡门尼茨基脸色阴沉，无言地点点头，士兵将矿工押回警卫室。两名刽子手已等候在那里，一个是城堡的索霍尔，一个是市政厅的科卢赫，还有几个帮手。判处死刑的人必须穿白色囚衣。两名牧师走过来，准备为他们作刑前祈祷。

到上午九时，士兵们将矿工两人两人地捆在一起，带出城堡。卡门尼茨基司令骑马走在卫队前面，宫廷长官日贾

尔斯基率领卫队紧跟在后。

城堡发生的事迅速传遍全城，人们成群结队，跟着那悲伤的人群。

大家都抱怨这样的判决，尤其痛恨那位司令，并为被判决的人深感痛惜。矿工代表们穿着白色囚衣，光着脚，痛苦而缓慢地走着，两眼发黑，好象模模糊糊听到了丧钟的响声。

他们走着走着，眼前似乎出现了一片阴森可怖的景象。可怕的结局这样突如其来，谁也未曾料到，因为司令一直安慰他们说，会有圆满结果的。

但是，人们得到的，除了无权，就是死亡！只剩下了孩子，可怜的孩子和妻子！这太残酷了！不行！要起来反抗。可是随之而来的是镣铐，白色的囚衣和丧钟的响声。——但这一切也许不过是一种警告，是企图用死亡进行威胁。将他们押到刑场后，司令也许会宣布赦免的。他们这样想着，从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中得到了慰藉。

他们走过拉贝河上坚固的波捷布拉德城堡，跨过大桥，穿越丛林，来到两个村庄之间的一片草地，那是个令人伤心惨目的地方。一棵古老的大梨树的阴影笼罩着它。附近还有一棵大橡树，粗壮的枝桠向下弯曲着，几乎垂到草地上。

队伍走到橡树下面停下来了。司令立马在橡树旁，对着刽子手科卢赫大喊一声：

"开斩！"

简短一句话使人们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矿工们意识

到再也回不去了。周围的一切已是严酷的现实，决不是吓唬人的。这里是最后的路程，最后的一站，然后，就永远安息了。

愤怒、悲伤和惋惜撕裂着矿工代表们的心。他们的灵魂将离开人世，升到天国。只有在那里才会有正义。他们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跪倒在地上虔诚地祷告：

“天父啊，你洞察人间的不平，请洒下天国的甘露，涤荡我们无辜者的血痕吧！”

这感人肺腑的声音打破了深沉悲哀的寂静，使人们倍感惋惜，连刽子手科卢赫也不例外。他将出鞘的快刀晃了一下，扔到地上，愤怒而激动地喊道：

“我不能开斩！”

另一名刽子手，不敢对抗长官，上前去执行了长官的无情的命令。

首先倒下的是年迈的西蒙。枝繁叶茂的橡树，象帏幕一般覆盖着他。刽子手的刀光一闪，鲜血喷向高空，洒在枝头上。鲜红的血如同暴雨后的水珠，从树上一串串滴下来。

接着倒下的是西蒙的弟弟普鲁沙，然后是切尔尼，主祭和他的兄弟。十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了。当最后一位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晴朗的天空突然出现一片乌云，迅速延伸、扩展，一会儿工夫遮满了整个天空。漫天乌云，似乎是上帝在震怒。霎时间，雷声大作，暴雨袭击着古老的梨树、橡树，树枝剧烈摇晃，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人们在断头台下为苦难的矿工祈祷，看到这种情景，吓

得连忙划十字，纷纷逃了回去。他们惊恐万状地嚷道：

"上帝的裁决，这是上帝的裁决！"

"上帝听到了这些无辜者的声音！"

死去的矿工还没有掩埋，暴雨越下越猛。司令快马奔向城堡，在城门口跌了个人仰马翻。

暴雨整天整天地下着，一连九天没有停止。泛滥的洪水淹没了田野，冲塌了波捷布拉德和古特纳山周围的山岩峡谷。

当时，克日沃克拉特的屠杀也在进行。但是三位矿工并未全部牺牲。克尔赫尼亚维在两位同伴被杀的时候挣断了绳索，用一块大石打懵了刽子手，逃到树林里，才幸免于难①。

三

但是，残酷非法处置矿工的人并没有逃脱惩罚。

国王伏拉迪斯拉夫——同时兼匈牙利国王——由匈牙利回到捷克，从富有正义感的人那里了解了波捷布拉德判决的真相，立即起驾前往古特纳山城，住在伏拉什斯基庭院，召见城防司令卡门尼茨基，对他和矿区官员严加审讯。死里逃生的克尔赫尼亚维也被带到现场提供贵族处决可怜矿工的证据。卡门尼茨基等官员拒不认罪，被绑在拷打架

① 据说那个时候，谁抗拒刽子手，就可以免遭追捕，逃脱死亡。

上。王室的司令经不住拷打，当场死去；其他参与罪恶活动的人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无辜的矿工被残酷处死之后，没有多少年，矿山破产了。矿工遇难的地方出现了奇迹。行刑的地方那棵橡树结出了奇形怪状的果子，样子就象矿工的脑袋。这种果子只是生长在溅有死者鲜血的那根树枝上。那树枝自行刑之后长着鲜红的树叶。

歉收的时候，整个大橡树没有结出果子，唯独在鲜血染过的枝头有果子出现。人们从远道来观看这稀奇的果子，摘回去作纪念，有的人还把它放在金银盒中保存着，有的当作护身符挂在脖子上驱邪防祟，求得万事如意。

其他任何地方的橡树都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只有古特纳山矿工被害的地方的橡树例外。这棵大树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被一场可怕的风暴刮倒，它的另一棵同类在一八四二年也被连根刨掉了。

白衣女魂

春华秋月，年复一年，最后是死亡的到来。它有时在门外伫立等候，一下子破门而入；有时只是通报一声，人就短命夭折。过去有这样的迷信，说将死的人有一种预兆，能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临终时刻的到来。

猫头鹰的尖叫、神秘的扣门敲窗声也预示着死亡的临近，这是众所周知的征兆。有些家族在亲人离开人间的时候，据说还有特殊的征候。

斯特罗耶蒂茨基家族的人死亡时，有白乌鸦出现。普日霍夫斯基族的人去世，可听到猎人的号角声，狗吠和马嘶声；德卢霍维茨基等地的人要死去，拉比城堡会突然出现一口黑箱子，自动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切尔宁地区的人临死以前会听到抛撒沙粒和碎石的声响；洛布柯维采人会听到钟声；柯洛伏拉特人停止呼吸时，查理四世等著名先辈的坟墓所在的教堂里，墓碑会冒出水珠。

有的家族的人死亡时则会出现白衣女魂。贝克、利巴、什瓦姆贝克、特别是赫拉德茨和罗日姆贝克各地，情况就是如此。特尔奇、贝欣、克鲁姆洛夫等地也常常见到白衣女魂。

只要白衣女魂一出现，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喜事悲事都有。不是有人出生，就是有谁死亡，或者有人举行婚礼。她

显现的时候，总是穿着一身白衣，披着纱巾，身材修长，象一位遗孀。只是在发生悲惨的事件时，她才戴上黑手套。

她在不同的时间出现，有时正午，最多的是夜间。赫拉德茨城堡的人就是在正午看到她的。当时，她突然从窗口进来，一下闪到又古老又破旧的高塔之上。塔中的木梯早已烧毁，人是无法登上去的。城堡和市里的人们惊讶地注视着这全身素裹的幽灵。人们用手指向她，她并不立即隐身而去。只见她站在窗口，逐渐缩小，一下子从塔上落下来，越变越小，最后消失了。夜间出现的时候，也是一身白服，披着白纱，举止庄重，不教人害怕。她要么在走廊来回踱步，要么带着她身边的钥匙快步从一个房间穿到另一个房间，她锁上一道门，又打开另一道门。她不伤害人。她悄悄散步的时候，有谁遇见她，向她问好，她也郑重其事地以沉默、点头或话语表示谢意，声音沙哑，象飒飒的风声。

她对生前有亲属关系的赫拉德茨和罗日姆贝克的所谓红黄玫瑰家族表现了特别的关注和照顾。

一五三九年，克鲁姆洛夫城堡的身患重病的约什特得一幼子彼得·沃克，这个孩子是该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一直由保姆和奶妈抚养，实际上他还有一位对他关怀备至、和蔼慈祥的照顾者。

每天夜晚，当伏尔塔瓦河上雄伟的克鲁姆洛夫城堡的一切、连保姆也都沉睡了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现，那就是白衣女魂。小彼得房间的窗户和门紧闭着。但是说时迟，那时快，白衣女魂突然出现在房屋的中间，她是那样的明

亮，宛如照射进来的秋天的月光。

白衣女魂站在四根圆柱所支撑的天花板下的摇篮旁边，揭开纱巾，俯身看望摇篮里的罗日姆贝克古老家族的最小一代的子孙。

奶妈和保姆坐在旁边打盹，纹丝不动。小男孩哭了，白衣女魂把他抱起来，逗他，摸他，吻他，对他微笑，让他安静地入睡。然后她悄悄地消遁而去，月光也随之消失。

可是有一回，保姆惊醒了，吓得说不出话来。她浑身战栗地望着那神秘的幽灵。不过她立刻想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白衣女魂。但因为害怕，一点也不敢动弹，只是在一旁观察这新来的护理人，看她是不是会伤害孩子。一会儿，白衣女魂就突然不见了。保姆叫醒了同伴，战战兢兢地将刚才所看到的情景告诉她，然后一起向摇篮跑去。只见一切都平安无事，小主人睡得正酣，脸蛋红润润的，到早上才醒来，他活蹦乱跳，一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保姆们紧张地等待着第二个夜晚。同前一夜一样，她们将小彼得安顿睡下之后，仍旧在摇篮附近坐着，连眼皮也不敢眨一下。她们等着，等着，紧紧盯着门窗。一点细小的声响都会使她们吓一大跳。突然，塔上响起了钟声，已是午夜时分，房间明亮起来，白衣女魂已站到银白色的月光之下。

她走向摇篮，朝里面看一看。孩子哭了，她便把他抱起来，摇晃他，抚弄他，使他又入睡了。接着又象昨晚一样飘然而去。两位保姆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不知道白衣女魂是怎样出去的。她们只感到，她在墙上的什么地方消失

了。孩子却平安无事，象睡在天堂里一样。

恐怖缓和了。两位妇女后来在夜里就不那么紧张了。一切都同前两夜一样。白衣女魂出现，照料孩子，然后消失。保姆也很快入睡，不象前两天那样紧张，一直守到天亮。白衣女魂每夜都来照顾孩子。保姆们已不再等候她，而是安心睡觉。她们对白衣女魂产生了信任，丝毫不感到害怕了。

一天，有个保姆生病，另外找了一名妇女替她。到了夜里，那位妇女紧紧盯着白衣女魂，吓得不敢吭气。第二天早晨，她把所见讲给女伴们听。大家安慰她，要她别胡言乱语，安心睡觉就是了，白衣女魂会替她照料的。但那位保姆不听，还说她不相信那个幽灵，万一小主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上帝和老爷。

因此，她第二天也没有睡觉，焦急地等到半夜，看白衣女魂是否会来。象前几次一样：她来了，径直向摇篮走去，将孩子抱在怀里。

新来的保姆象母鸡护着小鸡，一下子跑到白衣女魂面前，从她怀里夺走了孩子。白衣女魂没有阻拦，她伫立不动，十分难过，对着莽撞的保姆说：

"真粗野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是孩子的亲属，有权照料他！往后不许你再来干涉我。"

保姆靠墙盯着她。白衣女魂在墙上划十字，墙壁裂开，白衣女魂消失在里面。灯光熄灭了，室里仍是一片黑暗。

保姆慢慢清醒过来，吃力地将孩子抱到床上，吓得两条

腿直打哆嗦。

从此以后，她和同伴们再也没有见到白衣女魂。白衣女魂也不来照料小主人了。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听说他有过一位神秘的抚养者，而且还听说她是怎样从摇篮旁边消失的。人们常常谈起这件事。有一天，彼得先生突然心血来潮，想砸开他小时候白衣女魂从中消失的那堵墙看一看。泥瓦工拆毁墙壁，发现里面有一个大型宝库。

这是祖先的遗产。彼得先生一面收拾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一面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白衣女魂，是她指出了寻找宝库的道路。

白衣女魂也为赫拉德茨家族的后裔雅希姆先生效了劳。

一六〇四年，雅希姆先生身患重病，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已面临死亡。那是在冬天，一月的一个晚上，寒风怒号，门窗震得嘎吱地响。雅希姆的忏悔牧师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有人呼唤。他唰地一下从床上起来，急忙穿上衣服，打开房门。黑暗中，只见白衣女魂已出现在他面前，严肃地说：

"快跟我走吧！"

牧师想打火把灯点燃。

"别找火了！"白衣女魂说着，手握灯座，朝玻璃罩上一吹，灯就照亮了整个房间。她提着灯快步往外走，穿过长廊，直奔教堂而去，牧师紧紧跟着。一进入教堂，牧师楞住了：教堂的灯火，圣坛上的蜡烛，象作弥撒时一样通明。白

衣女魂向牧师点头示意，要他带上圣水，随后便领着牧师去雅希姆的卧室。但是，刚刚走到卧室门口，灯就灭了，白衣女魂也消失了。牧师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急忙走进室内。照顾患病主人的女仆都酣睡着，而主人正在作垂死挣扎。牧师为垂危的病人作了最后的祈祷。

在因·赫拉德茨城堡，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纪念白衣女魂，用“甜粥”招待穷人。红塔中的大型厨房每年复活节前和过节那一天，为全庄园的穷人施舍食物。庞大的炉灶燃着熊熊烈火，鼎式锅架上安放着大铁锅，从早到晚烹煮着，做得最多的是鱼类。厨师们把炉火烧得很旺，灶中的烟柱穿过屋顶上的烟囱袅袅上升。烟囱口是按照圣杯的形式建造的。

复活节的早晨，七点到八点之间，古塔钟声齐鸣，召集附近城乡的代表、护林人等前来分发食物，维持秩序。在城堡周围、街头巷尾聚集着身穿皮衣和布衣的村民。人们从四面八方拥来，达四、五千之多。在贫困的年代，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达到九千人。

人群里活跃非常，喧闹的声音一直传到城堡里面。

九时正，第二次钟响，宣布前来帮忙的人已各就各位，准备就绪，周围更是一片嘈杂声。接着古钟第三次敲响，人们好象决堤的洪水，汹涌澎湃，从各个方向奔向城门。部分人被放进第一道庭院，所有城门立刻关闭，由岗哨守卫着。

进到第一庭院的人们分到了长面包、满罐啤酒。他们还被领进厨房，每人分得一份粗面包、一块蒸鱼。这些贫苦

的客人然后在后院进餐，喝汤，吃鱼子酱，酱肉，最后一道菜是甜麦粥，新鲜啤酒，带油脂的蜂蜜等。

第一批人吃饱之后，被放出城堡。城门戒备森严，不让他们任何人再进来。同时，又打开第一道门，放第二批人进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让所有的人分到食品，吃饱为止。

据说，第一次这样的施舍就是白太太生前，还未作为女魂在城堡游荡之时以主人的身分进行的，当时她是一位对人体贴入微的太太和主人。

那时候，古城堡正在进行部分改造。白太太在工地督促检查，鼓励工人们加劲干活，完工以后，每人能吃到一次"甜粥"。不仅如此，她还答应今后每年这样招待一次他们所有的后代，以纪念他们勤劳的祖先。晚秋时分，工程竣工，白太太按照她的允诺，宴请了大家。

有时，来的人太多，地方不够，就坐在院子里就餐。有一回，天下大雪，甜粥和雪水就拌在一起了。

于是白太太规定，以后的宴请定在春初复活节举行。从此，这一惯例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白衣女魂已经很久没有显现。复活节那一天，赫拉德茨城堡寂静无声。只有古老的拱顶厨房和给穷人分发"甜粥"的钉着十字架的窗口，还使人们回忆起过去招待穷人的传说。

这里还有一个地方使人们怀念白太太，那就是城堡第三道庭院的、靠近女主人房间的华丽的圣母马利亚教堂。有一道古老的大门通向它，教堂里面挂满了壁画，有的画着

美丽的金黄色头发的圣母和天使，面前跪着善男信女，有的画着圣徒。蓝色拱顶和墙壁上还悬挂着贵族的族徽和字迹模糊的古捷克缘饰。

据说，白太太也曾跪在这安谧的教堂中装饰着雕刻的祭坛前面祷告，为本氏族向上帝祈祷。她死后，对本氏族的爱也未曾减退。这种爱使她走出坟墓，到她的后代的住处，照顾小孩，预言凶吉，昭示人们归天的年月。

小玫瑰园

滚滚的麦浪之中有一块小小的平地，几株小松树零零落落。这是一片小草地，二十步长，十五步宽，周围盛开着鲜红纤细的玫瑰花。它品种奇异，是别的地方所没有，也无法生长的；移到别处就立即枯萎死去。有的人想铲除它，将它连根拔掉。可是一年之后，它照样发芽吐蕾，鲜花满枝，连草坪的中心也是红花遍地。

这块孤零零的小园地可是饱含着虔诚的祖先们的悲伤啊！小玫瑰园的名称就是从中得来的。它位于莫拉希采村附近的高地上，从利托米什尔往西，足有一小时的路程。

站在小园地上俯瞰四野，遥望那高耸于丛林之中的马科斯基高塔，绿草如茵的村落，特别是东边的特热波瓦附近的山岗和绿树成荫的小丘，还有那利托米什尔富丽堂皇的城堡，真是使人心驰神往，美不胜收！

四百年以前，那里还只是一座简陋的城堡，住着从波斯图比采迁来的柯斯特克族的主人，他们是捷克兄弟会①的忠实保卫者。兄弟会建立在城堡附近的市镇里，当地的居民大多数是兄弟会的成员。

① 信奉胡斯宗教改革学说的宗教团体，它反对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

斐迪南一世①镇压了世俗贵族的反抗之后，剥夺了柯斯特克贵族的财产和城堡，周围的兄弟会成员被迫流落他乡。兄弟会头目杨·奥古斯塔被俘。原来他化装成农民躲在利托米什尔附近，结果自己暴露了自己。他忘记了他的农民装束，竟然从胸前掏出一条红绸巾擦额上的汗珠，被利托米什尔城堡行政长官、王室贵族谢诺哈的仆役发现了。他们抓住奥古斯塔，押到利托米什尔，将他同兄弟会成员比勒克一起，送往克尔沃克拉特城堡。

他们关在那严酷的监狱里整整十三个春秋。

斐迪南的儿子，马克西米利扬国王统治时期，形势比较缓和一点。兄弟会的成员从流亡中返回，重新住在利托米什尔及其附近，不过并没有享受多久的自由。一六一八年风云突变，宗教战争，特别是白山战役之后，捷克国土备受熬煎。

凡是不信仰天主教、不放弃其他宗教的人一律被驱逐出国境。兄弟会的成员也被从利托米什尔及其近郊赶走。他们在离散之前约定所有成员集合一次，进行祈祷，共同告别家园。公开的自由的祈祷已被禁止，只好在森林中的莫拉希村附近找一块草地作为集会地点。

为了安全，他们在深夜聚集到寂静、漆黑的密林中。永恒的天空群星闪烁。他们最后一次在敬爱的国土上用葡萄酒和面包两种祭品祭奉上帝，唱赞美诗。

---

① 斐迪南(1526—1564)，捷克国王，属哈布斯堡王朝。

然后相互告别。不少的人从故乡的土地上带走一抔泥土，亲吻故国的土地。他们的泪水使地下都浸湿了。后来，在泪水的滋润下开出了玫瑰花。这是他们对信仰、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见证。

那天黑夜，祈祷完毕的时候，他们将祭祀用的金杯埋在土中。那个圣杯至今还深深埋藏在这片小草地的深处。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忘却了兄弟会的成员，但是记住了他们告别的地方，对那里满怀景仰之情。从前，草地面积不小，森林显得晦暗深邃；如今，密林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小树，大部分已是光秃秃的。那片小草地也被耕翻不少，所剩无几了。可就连这一点儿草地，有人也要翻耕成田垅，使它同周围一样。因为在一大片耕地中间留下一块草坪显得不大协调，而且碍事。所以应该耕掉。

但是，上苍似乎亲身在照料这块地方。同普热比斯拉夫附近的日什卡园地一样，人们一来翻耕这块草地，不是犁头被折断，就是耕马摔倒。

但有人还是在它上面种植亚麻。它发芽，开花，成熟了。人们来拔麻秆，浸湿，晾干，剥皮。可是突然发生大火，将亚麻烧得一干二净。主人晾麻的房间和附近的住宅被焚烧殆尽，连他的年轻女儿也被烧死了。

从那时起，再没有人敢来翻耕这小玫瑰园了。

一八一三年，俄罗斯人同拿破仑一世作战，行军经过这里，问起小玫瑰园的事。有人介绍了之后，他们都跳下马，屈膝而行，到小玫瑰园作了虔诚的祈祷。

古老的预言也谈到这块园地，说这里要发生可怕的战争，血流成河。

后来，七位国王在这里聚会，缔结永久和平。战争与流血的反对者也曾在这玫瑰花丛之中告别祖国。

小小的草原上，玫瑰花开得正艳，旁边的田地麦浪翻腾，沙沙作响，如同流动的羊群。这儿是那样安适亲切，但你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古代的祖先。当他们在这里泪痕满面、痛伤别离、流落他乡的时候，当他们的泪水洒在大地上的时候，心头是什么滋味啊！这时候，你会更加形象地理解捷克流亡者的诗句：

上帝祝福你，捷克的土地，
我多么悲伤啊，同你分离……

可怜的流亡者们，在流放途中两眼噙着泪水，回首遥望和祝福那亲切的原野，那里就是：

他们的家乡，
可爱的祖国。

上帝的法庭

一

舒玛瓦山区的森林里有一条从多玛日利采①到德国的通道。自古以来，由骁勇坚强、足智多谋的霍特人负责防守。他们的村落是：尔霍塔，波青诺维采，基乔夫，麦达科夫，特卢马乔夫，斯特拉什，乌耶兹德，德拉热诺夫，波斯特舍科夫，霍多夫和现在的小镇克伦契，即过去王室林区的边缘。这些村镇，有的在山谷，有的位于高原，在边境通道和隘口上，组成一条六里长的地带。

霍特人就是古代捷克的边民。他们在边界上巡逻防守，不让邻居的日耳曼人侵占，非法砍伐捷克森林和在林区狩猎，一句话，不让他们在那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敌人入侵时，霍特人坚守大小通道。他们破坏交通，设置障碍，维护界碑，在该县和附近不停地斗争着。

他们用的长柄斧就是精良的武器，后来还有长短猎枪。健壮强悍的狗是他们的可靠助手。捷克王国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准携带武器，他们却可以枪不离肩。

捷克国王巡幸他们这个地区，霍特人总是手持武器，举

① 位于捷克西南边境。

着旗帜，对国王表示欢迎。他们的旗帜为白色，绣着狗头的标志。他们按照传统习惯，献上一小桶蜜向国王表示敬意；在边境山区组织仪仗队，保卫国王。

在完成艰难危险的使命时，霍特人享有特殊的照顾和权利。他们一直是自由民，只有国王才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不必服劳役，也没有其他义务。在自己所守卫的林区可以任意砍伐和打猎。

霍特人在多玛日利采城堡建立了自己的法庭。首席法官由国王指定的霍特人担任。多玛日利采城堡有他们自己的旗帜和官印，享有杨·卢森堡斯基、查理四世、瓦斯拉夫四世、伊希·波杰布拉特茨基等国王所赐给的特权。

一六二〇年，霍特人最后一次完成他们的生死攸关的使命，那是在巴伐利亚边界上的一个地方。霍特人在舒玛瓦山的密林深处发出了最后的呐喊，捷克边民战士的头上最后一次飘扬起绣着黑色狗头的白色旗帜。

接着就发生了白山战役。

巨大的灾难也波及到自由的霍特人居住的偏僻山区。布拉格古城广场大屠杀的四十天之后，根据皇宫大臣卡雷尔[①]的指令，从今以后，霍特人归王室成员沃尔夫·威廉·拉明格尔管辖，而这个人正是制造一六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骇人听闻的惨案的皇室大臣之一。

九年以后，霍特人被以五万六千金币的价值转卖给拉

① 驻捷克总督。

明格尔，完全成为他的财产。新的主人不愿意承认、而且也没有承认他们的自由和特权，对待他们象对待服劳役的农奴一样。可是，英勇的霍特人并没有沉默，他们不能就这样不经过斗争，放弃自由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权利。他们不承认新的主人，一直在法庭上进行争辩，为时很久。拉明格尔死后，一直到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扬时，争论才告结束，但这个人获得了胜利。

对霍特人的判决是：他们的要求永远无效，他们的特权已予以废除，今后他们只能在严厉的刑罚下永远保持沉默。

这是一六六八年发生的事情。

法庭的判决深深刺痛了霍特人，使他们惊讶万分。在长时间内，这里象死一样地沉寂。但是，沉默毕竟是不能永久的。霍特人没有忘记自己的权利和过去的自由。他们的主事人将捷克国王赐给他们先辈的证书作为最珍贵的宝物收藏着。只要证书还在，他们就认为事情并未了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要求自己的权利的。

特尔汉诺夫的贵族获悉霍特人的心事，便命令他们将古老的证书交出来。这一下子使霍特人更加强硬。他们说，王朝赐给的证书至今仍然有效，为什么主人要另有所求？因此他们拒不听从，不交出证书。主人用暴力进行威胁，用强力夺走了霍特人藏在乌耶兹德的特权证书。但有的还没有被抢走，两份最重要的证书还保存在霍特人手中。他们象同拉明格尔交涉一样，开始与特尔汉诺夫的贵族进行争辩。

首先，他们于一六九二年派代表赴维也纳晋见皇帝。接

着传来消息说，皇上亲切接见了使者。霍特人的情绪因而更加高涨，相信他们将会重新得到权利。判决没有宣布以前，他们拒绝为特尔汉诺夫的主人服务，不服劳役。主人提出控告，指责他们的行动实为暴乱，十分危险。比尔森地区长官霍拉被派往霍特人的住区。

各个村落的霍特人被召集到特尔汉诺夫城堡的院子里。他们穿着没有领子和钮扣的上衣，戴着黑色的宽边帽，羊皮帽，人挨人地挤在一起，焦急地等待长官的宣布。大多数人坚信会有好消息，争端会得到顺利解决。

只见靠近院子的窗口上，一位披着长长的假发、身穿绣着金丝的外衣的主人出现了，地区长官同他并肩站着。一位官员走到窗口，向焦急等待的人们宣布当局的裁决：霍特人的权利早已作废，他们已被命令永远保持沉默。但是他们无视王法，因而获罪，理应惩处；如从此痛改前非，可既往不咎。

这样的判决使霍特人大失所望，愤怒已极，差点儿要上前去将主人狠揍一顿。人们正在思考着，一位名叫扬·斯拉特基，又名柯齐纳的青年农民说话了。他极力坚持霍特人的权利，冲着地区长官说他不相信这长官所宣布的裁决，因为它违背了霍特人的一切权利。

霍特人没有屈服，继续为自由而斗争。他们的申诉被转到布拉格上诉法庭复议，当局指令他们派七名合格的正式代表前往布拉格上诉法庭。七名代表中除了年老的地方官克里什托夫·赫鲁比外，最重要的还有扬·斯拉特基即柯

齐纳。但是，布拉格上诉法庭根本不同他们谈论过去的特权，而只是叙述他们不服从主人拉明格尔，指控他们日益寻衅闹事。霍特人则引援证据，申述自己的权利，并且出示了他们保存下来的诏书，以兹证明。但是，法庭扯去了文件上所盖的大印，撕碎了羊皮公文，宣布这一切早已作废，要求七名代表服从主人拉明格尔，效忠于他。他们不答应，于是被投入监狱。

拉明格尔的管事柯什完全按照主人的意愿行事，他的粗暴的行为激怒了霍特地区的农民起来袭击他和他的仆人。柯什强行冲进赫鲁比的庄园，企图夺取维也纳的使臣送来的公文。他在乌耶兹德也想这样干，村民们起来反对他了。管家柯什吩咐主人的猎手们向人们开火。但是，该村的霍特人解除了猎手们的武装，连贵族也被他们俘虏了。管家柯什骑着马侥幸逃掉。这一下帮了拉明格尔的忙。他立即要求出动军队。军队果然派来了，首先开进乌耶兹德。

军队开到之前，乌耶兹德人已经撤离了村庄，进入哈姆尔林区。附近村子的霍特人也到那里同他们汇合。官兵人多势众，霍特人只好退到波青诺维采，同追赶的官兵展开战斗。

二

为了自古以来的可贵的自由，不少霍特人流血牺牲，但却徒劳无益，他们被对方的优势压倒了。许多人被俘，其中

有七十多人被关进比尔森、迪纳和斯特日布罗监狱，象强盗和流浪汉一样遭到拷打。其他的霍特人在收割农作物之前，挨村挨户被召集到特尔汉诺夫城堡。所有的人，包括农民、佃户，被迫对着神圣的福音书发誓：他们和自己的后代将永远作为高贵的主人拉明格尔家族及其子孙的仆人，承认他们从前的特权和证书作废，并表示服从对他们发布的永远保持沉默的通令。

到达特尔汉诺夫的道路是多么难行啊！沉默痛苦的霍特人在办公室前等待召见。他们痛不欲生。不在场的人也清楚：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他们用低沉的声调念了誓言，有的泣不成声，有的声音颤抖。他们的代表柯齐纳、赫鲁比和其他人一直被关在布拉格新城市政厅。贵族们对他们也施加压力，要他们效忠主人。他们知道了家乡发生的事情之后，也只好答应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年迈的赫鲁比就没有签字画押，柯齐纳也没有，他对贵族老爷们说：

"主人可以强迫我们服劳役，但是我们怎么能宣布自己的权利作废呢？我们的权利继续有效，让上帝给我们作主吧。"

签字画押的人可以回家了，年老的赫鲁比和他的侄子柯齐纳继续关在狱中。

但是，拉明格尔这时候仍然不满意。上诉法庭给霍特人所作的判决未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向决定生死的法庭提出控告，这一下又得逞了。法庭判处赫鲁比、柯齐纳和奇特维拉克这几名首要的暴乱者以绞刑，其他主要的霍特人被

戴上枷锁关进监狱，以消磨其锐气。

维也纳批准了这项判决，但是将受绞刑者由三人减为一人，但是，年老的克里什托夫·赫鲁比，霍特人地区最受尊敬的地方官，当时却死于布拉格监狱。现在存在的就是处死奇特维拉克还是柯齐纳的问题。法庭决定处死柯齐纳，因为他“擅长辞令，是个危险人物，而且最为顽固，不愿请求宽恕”。

他被押解到比尔森，准备处决。行刑的日期临近了，拉明格尔命令附近村落六十多名霍特人带着小孩到比尔森观看处死柯齐纳，让他们和孩子们记住，并且一代一代传下去：对特尔汉诺夫贵族的反抗和暴乱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拉明格尔本人也到达比尔森，以便亲眼看到柯齐纳死去。柯齐纳英勇就义，视死如归。他欣慰地认为，贵族虽在人间世俗法庭上获胜，但他将在上帝的法庭上获胜，因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是无辜而死的。

一六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行刑的那一天，附近的人们都来到比尔森。大家拥向被判决的人。他的家属、同乡、六十八名霍特人，大多数魁梧强壮，身穿褂子和皮衣，但是没有带长柄斧。人们牵着孩子，悲伤而怜悯地望着不幸的柯齐纳。他虽然在监狱里受尽折磨，但是在士兵的押送下，依然昂首阔步，坚定地向前走去。

成群的人从城里拥向郊外。用黑色裙带系着的大鼓发出悲伤、低沉的响声。鼓声同令人伤感的丧钟声交织在一起。绞架竖在城外的一片高地上，四周士兵林立，中间站着

市政厅官员、贵族，还有骑着马的军官，地区长官霍拉、拉明格尔就在他身旁。

他们将柯齐纳带到现场，全场一片寂静，只有他的家属和同乡在悲痛地低声抽泣。年轻的农民站在绞架下面，吻了牧师递给他的十字架，最后一次环视自己的乡亲和人群。他从骑马的军官之中，一眼看到了拉明格尔——全部事件的策动者，于是挺直腰杆，紧盯着他，用洪亮的、震撼寒空的声音喊道：

"主人老爷，主人老爷！一年之内，我们将一起站在上帝的法庭上，在那里将见分晓，看看我们谁将获得胜利。"

这时候，指挥官醒悟过来，抽出指挥刀在空中一挥。刽子手将柯齐纳脚下的踏垫踢倒，他的声音就不响了，永远不响了。扬·斯拉特基，即柯齐纳离开了人世。

拉明格尔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灰白。他看了柯齐纳一眼，迅速调转马头，跑回城里去了。霍特人和其他村民跪在周围，痛苦而愤怒地为死者虔诚地祈祷。不仅霍特人在哭泣呜咽，外地人也是如此。他们激动地重复地喊道，这位霍特人把特尔汉诺夫的贵族老爷请到上帝的法庭上去了！

三

拉明格尔离开比尔森，并没回到特尔汉诺夫城堡。他派人迅速去给他的妻子传话，说他将不在比尔森等候她。一年之后的秋天，他才返回特尔汉诺夫城堡。凡是见到他的

人都说他变了个样，说他面容消瘦，心情忧郁，而且更为严厉。他也不象从前那样一个人外出，现在总要有人陪同。他对霍特人一点儿也不信任了。

他在家里常常独自一人，在室内来回踱步，心头不得安宁，总在沉思着什么。他睡眠也不安神，入睡之后被恶梦折磨得大喊大叫。柯齐纳的话使他不得安宁。他计算时间，一年快过去了，还是平安无事，因此感到有些宽心，以为那个农民所讲的话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可是不久他又想起了那个农民，在梦中见到了柯齐纳：柯齐纳面色铁青，两眼迸发出锐利的光芒，吆喝着要拉明格尔到上帝的法庭去。

为了排解心头的苦恼，拉明格尔举行大规模的宴会，邀请许多宾客到特尔汉诺夫城堡来，显得十分热闹。但却不放霍特人进来，他们必须服劳役。主人同客人一起打猎，霍特人就得为他们围圈驱赶动物。可是霍特人的前辈在这块地方曾经是同主人一样打猎的呀。十月过去了，十一月来临了。

一天晚上，拉明格尔打猎完毕，同客人一起坐在一块木板旁边。外面乌云密布，暴雨即将来临。拉明格尔情绪很好，因为他近来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柯齐纳的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到现在为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只要挨过十一月份，一年十二个月就可平安度过了。他几杯酒下肚，情绪更高了，开始大声谈起他过去从未提到的柯齐纳给他的限期，并对此加以嘲笑。他甚至狂妄地喊道：

"啊，柯齐纳，你是一位糟糕的预言家！一年过去了，你在阴间，我还是在人世！"

但是，他突然一下子倒在椅子上了。

刹那间室外暴雨大作，大树哗啦作响。主人的房门被吹开了，窗户震得嘎嘎直响，一个面色惨白的人缓步走进了餐厅。

特尔汉诺夫的主人说不出话来了。他失去了知觉，两眼发白。他离开人间，到柯齐纳传呼的地方去了。在座的贵族和夫人们吓得目瞪口呆，全身颤抖。

拉明格尔死亡的消息传遍了霍特人居住的地区，到处都欢呼上帝声张正义，人们满怀激情地怀念柯齐纳，并一再地高呼：

"上帝的法庭！上帝的法庭！"

贵族拉明格尔被埋葬在克勒尼奇小教堂的墓中。霍特人的咒骂声不绝于耳。拉明格尔安葬以后，他的未亡人带着女儿很快离开这里，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了。不到一年，她将这里和附近的庄园全部卖了。

勇敢的扬·柯齐纳永远留在同乡的记忆里，受到人们的称赞。他死后，人们在白褂上佩带着黑色绶带，以示悼念。时至今日，霍特人还流传说，柯齐纳"被无辜处死了，但他成了圣人"。

杨诺西克

一

在赫隆河流域那块风景优美的低地上，有一大片森林，附近耸立着高高的国王岭，这是一座值得纪念的山。雄伟的山顶上没有树木，空空荡荡。在高空阳光照耀下，山风几乎从不停息。强烈的日光，凛冽的寒风，茫茫的大雾，有时还加上雷鸣电闪。就在这样的国王岭上，有一块形状象方桌一样的石板立在杂草、帚石兰和小松树丛中。石板上长满了青苔，显然它已很有些年代了。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个旅店，非常热闹，连匈牙利的统治者，愉快的国王马捷伊也亲自光顾过这块地方。

每当国王到利普托夫山地兹沃伦林区猎取熊和野猪的时候，这里都布置了大批卫士。国王身穿猎人服装，挎着金号角；王公大臣穿着华丽的、佩有绶带的外衣，系着闪光的腰带，顶着饰有羽毛的珍贵皮帽，手持长矛，腰佩短剑。他们面庞黝黑，油滑光溜，蓄着浓密的胡须。这一行人来到以后，便在石桌周围坐下。成群的猎狗，如黑犬、狼犬等，躺在他们的脚旁，急促地呼吸着严寒的空气。仆人和当地的居民用背篓将食品美酒运到桌上。国王和群臣开怀畅饮，

然后心满意足地欣赏四周的群山、山下的密林和那阳光照耀着的绿色低地。沐浴在日光中的古堡城墙，洁白闪亮的小教堂，矗立在村舍庭院之间的红楼，将斯洛伐克一望无垠的美好江山装点得分外娇艳。

马提伊国王当政的那时候，情景就是如此。

他去世之后，国王岭昔日的繁华消失了，石板桌很久很久无人问津。山下的深谷和平原也变化沧桑。王公贵族们在城堡教堂恣意妄为，在农村加重劳役，横行霸道，使人民备受欺凌。贵族官府横征暴敛，抽丁派夫，弄得青年人坐卧不宁。

情况已坏到极点。青年人为了逃避官府的欺压，离乡背井逃到山区，由农奴变成了"山林好汉"。他们以森林为家，在喀尔巴阡山的广阔地区自由驰骋。

在那黑暗的年代，国王岭又活跃起来了，石板桌旁又围坐着队伍和首领。但已不是国王，而是特伦青的"山林好汉"杨诺西克；陪坐的也不是衣冠楚楚的王公贵族，富豪绅士，而是十一位健壮年少的"哥儿兄弟"。他们穿着没有领口和钮扣的外衣，绿色衬衫和白绒裤，系着宽腰带，脚穿长筒靴，没有佩带宝剑和珍贵武器，腰间只挂着刀鞘、匕首和两枝小火枪，手持长柄斧，背着自动猎枪。他们是：苏罗维茨，阿达姆奇克，赫赖诺哈，波图奇克，加赖，乌霍奇克，塔尔柯，穆哈，朱黑察，米哈奇克和聪明的风笛手伊尔奇克。

他们不仅在秋天来到国王岭，围坐在石头桌旁，而且从春到冬都到这里来打猎。杨诺西克以绿林好汉的方式带领

他们，不许他们有越轨行为，并且总是保护贫苦不幸的人们。他深深同情斯洛伐克处于农奴地位的居民，他本人也来自他们之中。他想，如果不能帮他们忙，至少也应该为他们复仇。

当然也要为自己报仇！他和他的父亲尝尽了贵族老爷的血腥暴政所造成的灾难。父亲从来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希望儿子的生活比他强一点。因此，他遵照一位当牧师的亲戚的主意，把聪明伶俐的儿子送去念书。据说，杨诺西克在凯什马罗克学习拉丁文和别的课程，指望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父亲省吃俭用，为他积攒一点学费。

但贵族主人对此却十分恼火。一个年老的农奴居然想让儿子成为老爷，摆脱对主人的依附，这还了得！他于是挖空心思压榨这个农奴。那时候，主人对农奴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欺凌，没有人来追究，没有人来判罪。

当扬诺西克的父亲在自己的一块地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常常被迫突然扔下自家最急的农活，如割晒牧草，收割麦子，因为主人发话了，农奴们必须到他的地里去干活。这一干起来就没完没了，农民自家的土地上的牧草霉烂了，割下的麦子发芽了。交纳租税也是花样繁多，麻烦已极。他们不论怎样做都难以合主人的心意。每次去送交鸡鹅都被赶了出来，因为主人嫌家禽太瘦太小了，要求弄一些喂得又好又肥的送去。

主人们就这样用各种办法压榨年迈的农夫。老农为了孩子，一切都忍耐着。每当他感到痛苦不堪、不知如何是好

的时候，就把小杨诺西克当作安慰，说他将来会成为主人的，人们对他就不敢怎么样了；再说，儿子以后也会照顾老人，让爸爸至少在临死前过几天好日子。

小杨诺西克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但有一天突然从学校跑出来了。事情是这样的：从他家乡跑来一个人，要他回去，说他母亲病危，马上要死了，教他快回去同母亲告别。妈妈是多么盼望儿子回家啊。

年仅十一岁的杨诺西克一听立刻动身。一回到家里，就到房间里去见他的妈妈。面孔黝黑、蓄着胡须的管家也跟着进去了。管家厉声地说：明天早上，父子二人，一个农民，一个学生，统统到主人的地里去晒牧草。杨诺西克望着垂危的母亲，心痛欲碎，根本未理睬那个粗野的管家，更没有注意他的吩咐。

年老的父亲可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以往他对主人的每句话都是听从的，这回也有些犹豫了。心想妻子危在旦夕，管家是清楚的，他回去肯定会告诉主人。仅只一次不听主人的话，而且事出有因，或许不会坏事。小杨诺西克呢？他想，自己被从城里叫回来，可不是为了去服劳役；他是个读书人，眼看就要当牧师了；再说，母亲重病在身，主人至少也该有点同情和怜悯之心吧。

可是主人并没有表示怜恤。

当天中午，管家又跑来了。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几条大汉子。他们大呼小叫，骂骂咧咧，一点儿也不顾及室内有位垂危的妇女。他们当着病人将父亲和儿子绳捆索绑，带

到附近城堡的一个拱顶房间里。那里摆着一排长凳，凳上放着胡桃树条。主人老爷早已在那儿等候。他一见到他们父子俩就怒气冲天，破口大骂，吩咐将二人用皮带绑在长凳上，然后命令：

“打吧，管家，你数着，每人鞭打一百，重重地打！”接着转身对杨诺西克粗暴地嚷道：“你，等着瞧吧，就让你这样学拉丁语！我就这样教你成为主人！”

奴仆们无情地抽打着，没有基督教的宽容精神，一直将老人打得昏迷过去。管家还没有数到一百下，老人已被痛打致死了。儿子受住了毒打，但是已经站立不起来。他们将他和尸体一起装到粪车上，运到他的家里。母亲已经气息奄奄，看到丈夫和儿子的惨状，心如刀割，一会儿就去世了。

杨诺西克的身体刚刚有一点儿好转，就从村里消失掉了。他没有去到城市，也没有返回学校，而是径直上山去了。

他躲在牧羊人孤零零的小木舍里，得到了神奇的帮助。

一天，杨诺西克从小木舍到一口井边去打水，他从家乡带来的唯一的东西，忠实的狗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岩石下的井水象镜子一般清澈。井的周围生长着密密的荆棘和山楂。杨诺西克跪在井旁打水，他的狗却对着树丛又叫又咬，还用爪子拼命乱抓。杨诺西克往四周一看，感到似乎有谁在丛林中呻吟。他往前一跳，叫了一声，把狗赶开，自己钻进林中去了。

在那密密的野玫瑰丛中，他看到了一位“白衣姑娘”，娇美俊秀，逗人喜爱。姑娘站起来，脸色发白，感谢杨诺西克

替她赶走了恶犬。接着她问漂亮的小伙子有什么要她干的，她乐意效劳。杨诺西克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力量！"他需要力量啊，因为他准备惩罚那对人民犯下罪行的残暴的主人老爷。仙女送给他一条具有魔力的腰带和一把能抵挡百人的长柄斧。他只要手拿斧子，任何人都敌不过他。

二

从此以后，杨诺西克到处漂泊，四海为家，以"绿林英雄"的造反方式为自己、为苦难的斯洛伐克人民报仇雪恨。人们因此把他和他的"兄弟们"称作"好汉"，处处给他们方便。

在危急时刻，人们将高山和谷地的木舍村落给他们作为安全的藏身之所。当天寒地冻、枝叶零落、大雪纷飞的时候，"好汉们"作为雇工，被善良的农民们掩护着。一旦春暖花开，绿树成荫，他们就进入山区，继续"造反"。杨诺西克并不是嗜血成性的人，他自己从不乱砍乱杀，也不许别人随便杀人，他只是反对豪门富户。

"灵魂交上帝，钱币交我们！"他们这样威胁着过路富豪，一边还挥舞着刀枪。杨诺西克主要打击那些残害人民的主人老爷和贵族官员。只要碰到一个就下手，并且大声喊道：

"老爷们！过来吧，尝尝这被压榨、长满老茧的农民的双

手的滋味吧!"

得到或者抢到财物之后，杨诺西克总是一份一份分给每个兄弟，他把自己的一份分给最需要的穷苦人，或者藏入山谷、岩洞和古树之中。他们藏了不少金钱、呢绒和武器。据说他还将大量硬币埋入地窖，不让财主们知道，也不许兄弟们使用。他经常在瓦波尔山岩洞逗留，在那儿他也藏着珍宝。传说从瓦波尔山到诺维山寨架有皮带缆绳。他就是那位于悬崖峭壁上的山寨的座上客。他爱听歌声和音乐。晚上在木舍里，同牧人们坐在一起尽兴欣赏牧笛。听到姑娘们在草地上唱歌，他也非常高兴。没有人唱的时候，他请她们唱，然后给以大量的赏赐，甚至黄金。

有时候，只有他和好汉们在一起时，他们就在森林、深谷或那高高的国王岭上燃起一堆堆篝火，而每次他都要吩咐聪明伶俐的伊尔切克吹奏仙笛。伊尔切克拿起声音清脆的笛子吹呀，吹呀，夜阑人静，笛声响遍群山丛林，所有的兄弟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之中，只有杨诺西克在一旁抽着用鱼骨黄铜制作的烟斗，神态严肃、忧郁。

但在这样的深夜里，国王岭上有时也显得比较沉静，那就是有谁带来了从树林里抓到的过客或流浪的学生。每个好汉都这么干过。因为他们了解杨诺西克对学生的态度。被抓来的学生，不论年纪大小，一看到荒山的石板桌旁的火光中那些全副武装的好汉，听到旁边凶恶的狼犬发出可怕的叫声时，都吓得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但是，狼犬一会儿就不敢叫了，伊尔切克把笛子放在石板上，好汉们也不吭声

了。只听得杨诺西克在同学生谈话。他不发怒，不吼叫，象个牧师似地用拉丁文讲话，对学生进行盘问和测验。看到学生表现惊讶犹豫，他感到高兴；学生回答不出来，他就大笑；回答圆满时，则夸奖一番。如果学生比较有学问，他就让他给"好汉们"讲经布道。

小伙子们上前团团围坐，篝火的烟雾和烈焰直冲黑暗的天空，照亮了黑暗的崇山峻岭。学生不管愿意与否，也得登上岩石讲话。他严肃地讲述基督教徒的生活、善良的行为和永恒的报应等。

周围象教堂一样肃静。群山之中，星空之下，竟显得象讲经堂那样庄严肃穆。当宣讲人谈到死亡，谈到一切皆终结的问题时，在如此虔诚的气氛中的小伙子们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们的首领则低头沉思。讲道一结束，人们都说一声"阿门"。杨诺西克还要讲几句话，规劝兄弟们，说既然聆听了上帝的话，就更应该留心自己所负的责任，不无故伤害任何人，不作不公正的事。

然后向学生表示感谢，好好地款待了他。第二天早上放他走时，往他的帽子里塞满钱币，或者让小伙子们给他量制新衣服。他们搬出整匹的呢绒，以一棵古树到另一棵古树的距离为尺度，裁给他大量的呢子。这样的厚礼，讲道的学生几乎无法带走。

杨诺西克最爱呆在国王岭上，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他在这里同派来抓获他的三支贵族老爷的爪牙队伍交过锋。他们没有抓住他。杨诺西克单枪匹马，用他那以一当

百的长柄斧对付他们，他们狼狈逃跑了。

有时候，他也住在别的地方，如普罗塞克和里马夫斯克低地。他在里马夫斯克的战斗中杀死了一名率领六百个士兵的将军。将军倒下了，全军土崩瓦解，四处逃散。杨诺西克经常化装外出，有时扮作乞丐，从一个村子转到另一个村子；有时化装成牧师，到城里活动，还不止一次地穿着贵族服装、骑着马、大摇大摆地进入城堡，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招待，随后便夺取他所要的东西，甚至惩办那骄横残暴的财主。事后，又同装扮成奴仆和打手的"好汉们"一起而去。他行踪无定，神出鬼没，今天在利普托夫发出通缉令，明天他就会跑到人们想象不到斯洛伐克其他的地方活动。

如果在什么地方画像悬赏捉拿他，他就会象一条泥鳅似地溜走，或者呆在附近村子的小酒馆里同小伙子们逗乐，同他们一起饮酒唱歌，然后突然消失。等到贵族们知道他刚才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但要捉获他真是易如反掌时，他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他就这样在山区辗转多年，劫富济贫，保护受压迫的人。那时候，不止一个教堂、一个城堡对被奴役的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善，这不是因为贵族大发慈悲，而是担心杨诺西克报仇。

直到后来有人叛变，才使他失败了。他的仙笛手向贵族告密，讲出了他躲藏的地方，并且告诉他们怎样才能逮住他。一个农民为了象犹大那样得到银币，也出来帮叛徒的忙。这个农民同杨诺西克相识。有一年冬天，他邀请这位

"绿林好汉"到他村庄作客，并亲自去迎接他。杨诺西克相信了他，同他一起坐到车上，没有意识到这里有人在出卖他。下车以后，农夫将杨诺西克的大斧拿在手中，屋子里早已埋伏着打手和士兵。

杨诺西克一走进室内就滑倒了，原来地上已铺满了豆子。士兵们向他猛扑过去，把他绑了起来。但是他一鼓劲，绳索全断了。他挥起拳头，痛打周围的士兵和奴仆，还取笑他们说："来吧，看我一次收拾几个大兵！"他们见事不妙，纷纷退到门口。这时候，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突然尖声尖气地喊道：

"快砍断他的腰带！"

一个士兵立刻上前砍了一刀，把仙女赠给他的有魔力的腰带斩断了。他没有了腰带，气力也小了，长柄斧被人拿去，终于敌不过众多的士兵。这件事发生在迪索夫采附近一个农夫的家里。杨诺西克被人们绑起装上大车，押进了监牢。最初他被关在赫拉霍夫一座古教堂里，后来转移到圣米古拉什附近的伏朗诺夫古堡。在那严严实实的监牢里，他被牢牢地拴在墙上，挨拷打时他们也不给他松开。

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他悲痛不已，忧心如焚，这不是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而是挂念他的伙伴，特别是苦难的人民。他忧伤地怀念兄弟们，怀念那逝去的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候，他同好汉们一起在国王岭上，在红霞满天的早晨，星光灿烂的夜晚，一起在阳光照耀之下，在皎洁的月色之中，穿过森林，爬过大山，飞越低地。那种情景，多么值得回

忆啊。可是当他一想起人民，就无限深情地说：

"啊，可怜的人们，谁在保卫你们呢？你，全能的主啊，保佑他们，解救他们吧！"

直到被带往圣米古拉什法庭受审判之时，他仍是如此悲伤难过。一七一三年三月十三日他将被判处死刑。士兵们将他押赴刑场。他告别了高山丛林，告别了太阳。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要与人世诀别了。不过他没有消沉，而是昂首阔步，勇往直前，正气凛然，在绞刑架下还多次挥动手臂，向贵族老爷们显示他对死亡毫无所惧。

杨诺西克，一位"善良的绿林好汉"，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三

那么，杨诺西克具有魔力的大斧呢？

贵族们拿到手之后，如获至宝，偷偷地藏在深宅大院，锁上了七道门。

但是大斧并没有让人们禁闭着。它自动劈开大门，一道又一道，到第七道门时，士兵们正好押着杨诺西克上刑场。等到劈开第七道门，时间已经晚了，杨诺西克已被处死。神斧消失在高高的山上，自由的山上，杨诺西克曾经乐于停留的国王山上，"同白杨树紧紧连在一起了"。

其他好汉们怎么样了呢？

结局很悲惨。杨诺西克不在了，他们抵抗不了敌人的

优势，一个一个被捕入狱。有的死于狱中，有的象他们的首领一样牺牲在刑场。死得最惨的是苏罗维茨·雅库布。敌人把他绑在车轮上，给活活地碾死了。他自制的双筒火枪曾经连发射击，吓得敌人胆颤心惊，这回也无济于事了。

“绿林好汉们”倒下了，但是他们的名字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而最受人缅怀的是他们的首领杨诺西克，连他所走过、住过的地方、小道和山洞也受到人们的怀念。而在人们中间流传最广的是他埋在深山古树之下的宝藏，有的说在白峰山的橡树下，有的说在悬崖边。

斯洛伐克农村，有的家庭在玻璃窗上还画着“好汉们”的形象。他们一个个身穿绿衬衣，系着宽腰带，穿着白长裤，手拿长柄斧，肩上还背着火枪。冬天，长夜漫漫，年老的农民在一起回忆往昔，尽情叙说着那些“好汉”，还用手指着墙上的图画，指着仙笛手，指着挥舞长柄斧的苏罗维茨，在大树林间纵身跳跃的赫赖诺哈和其他的人，而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杨诺西克。一位老人谈到他的一身的大力气，他所经受的苦难，他怎样为自己的人民报仇，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贵族老爷们将他害死了。

屋子里是那样安静，人们屏声静息地听着，为“好汉”的一切感到惋惜。两鬓斑白的老农摇着手又说：

“天神会保佑他的！他是为保卫斯洛伐克人而出生的。孩子们，相信古老的预言吧，杨诺西克会再一次出来帮助斯洛伐克人的。他一旦出来，日子可就好过了。愿他早日到来吧。”

古代预言

当你们的眼眶充满泪水，
当艰难的日子降临在你们的头上，
我献上一束希望之花，
那就是我的预言在天空回荡。

——爱尔本①

这一本讲述古代传说的书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些传说闪烁着往昔的光辉，也通过低沉的声音显示了过去的风暴和灾难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岁月如流，黑暗时代的阴影依然存在，时至今日，还经常感到它尚在游荡徘徊。

捷克王国在历史上常有不幸、痛苦和悲伤，特别是当人们承受着繁重劳役的时候，处境最为恶劣。人民没有自由，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劳役煎熬着他们，吸尽了他们的精力，使他们备受屈辱，抬不起头来。他们希望寻求一线光明，减轻身上的重负。

在农奴制时代，绵连的战乱、劳役和饥荒使农奴痛苦不堪，连他们自己的语言也遭到歧视、限制，几乎濒临灭亡。

过去的境况是那样恶劣，人们是那样痛苦，甚至于绝望，于是只好乞求上帝帮助，盼望出现奇迹。关于美好未来

① 爱尔本(1811—1870)，捷克著名诗人。

的古代传说使人民心中希望的种子得到了复活。在那古老预言的神奇的国土，生长出了新的嫩芽。

夏天的夜晚，正当农民们在古菩提树的阴影下为自己的苦难叹息的时候，鲜嫩的幼芽萌发出来了；冬天的夜晚，当老爷爷在忧郁的黄昏或微弱的炉火前叙说往事的时候，鲜嫩的幼芽萌发出来了；在茫茫黑暗般的时刻，或者在礼拜日肃穆宁静的下午，当年迈的读书人预示，在新的美好时光到来之前，国家和人民还将遭受灾难的时候，鲜嫩的幼芽也萌发出来了。

谁听到这些，内心都感到颤动。但在悲伤之中，毕竟开出了那令人慰藉的具有奇香和魔力的花朵。在那令人迷离恍惚的神秘的预言中毕竟有一股沁人心脾的清凉的风；而长期遭到压抑的对祖国的热恋之火也决不会熄灭。

来自斯塔迪茨犁旁[①]的预言之声，热情洋溢的莉布谢女大公所发出的预言，西比拉[②]的讲话，还有青年盲人对未来所作的预见，以及对捷克国王神圣继承者所怀有的希望，这一切给受苦受难的人们带来了欢乐、安慰和力量。

请听听这些预言吧！听听从我国风化的山岩里迸发出来的象喷泉一般的预言吧！它们代代相传，象雨露似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使那在艰苦年代的煎熬中已接近枯萎的灵魂重新苏醒、振奋。

大家来听听这古老的预言吧！

---

① 指普热米斯尔大公，见本书三十四页。

② 西比拉，能预言未来的女王，详见下篇。

西比拉的预言

一

西比拉是萨巴城①的女王，机智而又开明。她听人说沙拉蒙国王绝顶聪明，因此对他一往深情，盼望能与他见面，听到他的讲话。她决定启程去耶路撒冷找他。

大队人马，服装艳丽的宫女和全副武装的卫士护送她动身。她传旨给骆驼驮上大量的珍贵礼物，然后启程。

她的王国和萨巴城离耶路撒冷有二千零四十一里路，离非洲海岸不远。她从萨巴城出发，经过黑人的国土、埃及、红海沿岸、阿拉伯沙漠，一直到达沙拉蒙王国。

抵达耶路撒冷之后，年轻的女王下了车，赤着脚往前走，因为她认为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女王赤着脚一直走到塞得隆河边。河上有座小木桥，可是她没有象其他人一样从桥上走过去，而是跪下来亲吻了木桥之后，涉水过河到达对岸。

随后到达各各他②山下，她万般悲痛，两手合着十字躺了三个小时后才站立起来仰望各各他山，哭泣着喊道：

① 位于今天的北也门。

② 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传说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地方。

"圣地呀,祝福你!从现在起直至世界的末日,你永远是个神圣的地方!"

沙拉蒙国王听说萨巴的女王驾到,立即骑着骏马,前去对她表示极为隆重的欢迎并亲切地接待了她,给她以崇高的荣誉。沙拉蒙说:

"欢迎你,尊敬的贵宾!"

女王同国王一起走进庭院,打开宝箱,把大量的黄金、宝石、精美工艺品、名贵香料和含有松香脂的树枝等珍宝敬献给国王。

女王在耶路撒冷住了九个月,国王在宫殿里给她安排了豪华的大厅,馨香的卧室,室外还有幽静的花园,给予她以应有的款待。从多次交谈中,国王感到年轻的女王秉性聪慧。女王常常谈论未来,因此国王请求她对未来发表一些预言。

他们坐在景色宜人的花园里,古老的雪松、橄榄和柏树的阴影映在他们身上,心怀无比舒畅。西比拉开始谈起了黑暗的未来。

她首先对国王谈起他的王国,说他去世之后,他的王国将一分为二,臣民与国王都会背离上帝;随后是外族入侵,全体人民和国王沦为俘虏,被送到巴比伦国。

耶路撒冷的光荣将消逝,沙拉蒙所建立的教堂将同整个城市一样成为废墟。但是,许多年之后,一旦以色列人真诚忏悔,呼唤他们唯一的上帝,情况就会好转。他们将重返祖国,再建耶路撒冷和它的教堂。

"但是，人们不会拥有自己的国王，而是由外来的、信奉多神教的人当国王，最后将是罗马族的人来当国王。告诉你，国王呀，到那个时候，救世主就要降生了，他会创造伟大的奇迹，可是得不到自己人民的理解，相反会遭受凌辱，被处死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首先要由他自己将十字架背到各各他，即髑髅地。十字架是用生长在天国的亚当树做成的，树的木头现在还搭在赛德隆河上。由于救世主的死亡，许多地方被称为圣地，如各各他山，救世主在这里将灵魂交给了天父。

"救世主遇乱之后，复仇之神将降临耶路撒冷。你在教堂里摆设的宝石圣器将作为战利品运往罗马城，但是，耶稣必将战胜多神教统治的罗马，他的教义将传播各国，直到世界毁灭为止。"

西比拉讲到这里就停下来了，那一天她再也没有说什么。她走开之后，国王一直在琢磨着这些预言，随后召来录事，记下女王所讲的一切。国王将记录和自己的书籍收藏在一起。

二

第二天，国王沙拉蒙再度同西比拉一起坐在花园里，要求女王告诉他，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其他的国家将是什么样子。

西比拉说：基督教徒将大大增加，他们将拥有自己的帝

王；犹太人将会减少，他们的统治权会被剥夺。不过基督教徒也会发生骚乱，犯下种种丑行。

"他们之间将缺乏信念和信赖，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权利将被出卖，穷人将遭受压迫、欺凌和遗弃。上帝给予人们许多启示和范例，要大家弃恶从善。可没有谁听从，天父便把他的启示撤销了。"西比拉解释了这些启示的意义，然后回到房间里去。沙拉蒙又传旨将她所讲的话记下来并妥为保存。

第三天，西比拉再一次进入那舒适的花园，在红柳、柏树和橄榄树下见到了沙拉蒙国王。当时已是早上，太阳刚刚从东山升起。国王又谈起未来。西比拉本人要求将录事召来，记下她所讲述的一切，永远保存。

一谈到未来，年轻女王的表情就不同了。她身穿素服，眼神大变，闪着预言家的光辉。她登上大树下的讲坛，满怀激情地说：

"国王啊，上帝赐给你智慧，使你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为明智的国王。你将统治一些新的帝国，其中一个帝国或者王国将举世闻名，丰衣足食，那就是捷克国家。那里会盛产啤酒花和葡萄。人民将建造许多城市，其中有一座规模宏大，楼房林立。

"帝国的首脑将闻名世界。而该国境内会有许多国王，他们的罪恶与丑闻屡见不鲜。他们将不法横行，直至天父剥夺他们的王位称号，授予异族人。而新的国王将会对人民横加迫害，使他们热切盼望有一位本民族的国王。

"成群的外族人将蜂涌般地来到捷克，带来重重灾难。他们每一个国王，都会用沉重的劳役压榨人民。农民每周要为主人干活四天，只有两天留给自己。其中有位国王在治理国家上将有所创新，人们会颇为满意。但在推行新法后，有些人的权利将被剥夺。农民虽会称赞国王，贵族僧侣却会不满意新的一套。这位国王不大喜欢宗教，宣布每人可以自由信仰，许多教会和教堂的庄园将被取消。

"国王还要丈量全部土地，减轻人民的劳役。但是，他很快就会去世。他将死于病床，而不是在战场。人们对他的死将感到惊讶，将会一直怀念着他。

"继他之后登基的国王将会废除许多新法。这个人统治不久，将由一位年轻的国王继任，爆发一场大战。①农民将被迫无偿缴纳谷物，全部收成几乎都得交给官家。不少人将被征入伍，每五个人当中就将有一人当兵，由人民供给衣食。

"在这个时期，捷克将严重歉收，上帝使这个国家发生多次火灾、风灾、雹灾、雪灾和水灾。

"国家的景况会一天不如一天，男女老幼将都为生活担忧。大战一旦发生，许多农民的最后一个儿子也会被拉上战场，老百姓将怨声载道。

"尽管这样，人们并不会改恶从善，丑闻将不断发生。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服装和风尚将会变化很大。上帝因此激怒，给他们降下惩罚，几乎所有城市将被毁灭，只有塔

① 指拿破仑战争。——原书注。

博尔、乌斯季、索别斯拉夫和米耶尔尼克等城市，如能奉公守法，可幸免于难。古特纳山城将衰败泯灭，比尔森、日阿特茨、克拉洛维、库日姆和恰斯拉夫以及其他王城将被敌人夷为平地。

"布拉格受到上帝的惩罚将尤为厉害。火灾水灾接连发生，敌人的破坏将使它几乎遭到毁灭。在一片废墟上，草木丛生，狝狸横行。昔日的光荣之城将荒无人烟。有位马车夫将在大石桥上挥动长鞭，打破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对他的儿子说：'这里过去可是大城市布拉格，那边曾经是古城的市政厅。'

"这种悲惨的日子到来之前，还将经历一段惶惶不可终日的痛苦时间。那时候，必将出现各种征兆：白昼缩短，太阳转暗，冬天漫长，麦收时节还得穿着皮袄。

"接着就是战争，横征暴敛日胜一日，人们无法交纳。专制者于是用监牢和皮鞭施加压力。人民无可奈何，只好说道：'主人老爷，我们所有的东西全都交给你了。如今我们一无所有，都给你们拿走了，连孩子们餬口的一点东西你们也没有留下。'

"但是，讲这些话有什么用呢？老爷们照样无情地榨取租税。只有老百姓才相互支持。他们说：'老爷们，你们替我们纳税吧。从我们长满老茧的手上，你们聚积了大量的财物。我们再也不交租税了，因为我们一贫如洗。'老爷们因而会把许多男子关进监狱。但老百姓还是会起来进行流血斗争，高呼'宁愿在斗争中战死，也不能守着孩子饿死'。

“上帝将惩罚贵族，因为他们向农奴征收的租税太多。

“当这个国家一片动乱、人们进行反抗和斗争的时候，强大的敌人将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来包围和入侵捷克。全国各地将发生战争。一场血腥的战斗从布拉格一直延伸到布拉尼克山，战祸从此开始。

“但是在这以前，敌人就会开始向布拉尼克山挺进，对不信神的人进行屠杀。只有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人能幸免于难，剩下的人一辆大车就可以装下。

“战争将在一个明镜般的大湖滨进行。在这之前，所有的鹳鹤水鸟都将从它们栖息的水草和芦苇丛中迁徙而去，因而这里早已是一片荒芜，水源枯竭。战争一爆发，就会血流成河。人们喊声震天，战马嘶鸣，战鼓隆隆，火炮火枪的响声一直传到几十里以外。这场战斗将持续十二个整天。到第十三日，上帝给他的忠实信徒送来援助。在布拉尼克山上，上帝的队伍将从天而降。敌人将惊恐万状，开始溃逃。上帝的战士将奇迹般地驱赶敌人。他们逃跑时，将布拉格夷为平地。可是，这些人本身也将被赶出捷克国土，一直逃到莱因河畔的科隆，布拉尼克的天兵在那里会突然消失——只有上帝自己知道他们的去向——，从此再也不会回到布拉尼克，人们也无法见到他们。布拉尼克战役之后，湖水将再度干涸。十六天之后，侥幸活下来的忠诚于上帝的人们将重新聚到一起，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为上帝这般保佑他们而感到惊讶。他们一起走到湖滨，将见到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死去的士兵和战马无人掩埋，尸体已经腐

烂，正在被凶猛的鹰隼啄食着。忠于上帝的人们将聚集在那里，牧师站在湖中心的一个树桩上做祈祷，人们将齐声赞美天父。

“随后，各自将回到自己的住地，和睦相处，真诚相待，同心协力，君王和百姓都如此。这样一来将出现五十年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捷克王国的货物将非常便宜：一袋大麦值七个格罗什，一袋小麦值十二个格罗什，一大杯啤酒值两分，一磅鹿肉两分。物品将应有尽有，到处是一片升平景象，领受着上帝的祝福。”

西比拉讲到这里，沉默了下来。沙拉蒙焦急地希望知道全部预言，又要求女王明示，末日什么时候到来。西比拉回答说：“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上帝对天使没有透露。但是，国王，我告诉你，你的臣仆有优有劣，你把恶劣的也当作优秀的人吗？”

“优秀者事之以礼，卑劣者绳之以法，”国王回答说。

西比拉说：

“你回答得好，国王。人们如果循规蹈矩，上帝就会延长造物主所规定的寿命；要是触怒上帝，则缩短他的时日。关于末日的事，我知道的就是这些。还有，今后在上帝显现之前，在太阳、月亮、天空和地上将会出现许多征候和异常现象。”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

“沙拉蒙国王，这就是我的预言！请保存着吧。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话将得到应验，后代人将确信：西比拉给你

作出的预言真实可信。”

聪明老练的沙拉蒙国王向站立在舒适花园的红柳、柏树和橄榄树下的讲台上的年轻女王点头致意，一阵微风和清香掠过这里，朝霞在他们上空放射着光芒。

青年盲人的预言

一三六二年，罗马帝国皇帝兼捷克国王查理四世从德国经由纽伦堡回到祖国，途经舒玛瓦森林区时，听说离多玛日利采不远的库特村有一位青年，生来双目失明，具有虔诚的信仰，能够预知未来，很受周围的人尊敬。

查理四世亲临库特村，到达盲人住的小木屋旁，马上进入室内，只见盲人正在桌旁坐着。

“你好，尊敬的年轻人！”国王对他说。

青年人感谢他说：

“皇帝陛下，神圣的人，我们的国王，你好！”

“为什么称我这个有罪之人为神圣的人？”皇帝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皇帝？你双目失明，不可能知道我要来访问你。”

“你真正是上帝的人，”盲人回答说，“因为你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你所治理的贫民证明了这一点，你已经和正在建立的雄伟的教堂也证明了这一点。你作为捷克民族的仁慈之父，使这个国家日益繁荣。你关怀这个国家，关怀她的语言，但是将有三百年的时间，捷克民族和语言将要蒙受欺侮和凌辱。”

他说完之后，请皇帝到桌旁就座。查理四世坐下来，同

青年盲人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说道：

“亲爱的年轻人，我认为，上帝之所以让你失去视力，是为了使你能够洞察黑暗的未来。因此，请告诉我，我可爱的祖国未来的命运如何，我的王国的光荣将持续多久？”

青年人一句话没有讲，只是用粉笔在桌上写下了一排字母：

K.V.Z.A.L.J.V.L.F.M.R.

写完以后，他说道：

“几个字母，就是代表几个国王。这些都是你的继承人的名字。你去世之后，你的儿子执政的时候，将发生大规模的流血战争，但他在军事上会获得辉煌胜利，夺得大量战利品，捷克国家没有灭亡，它保住了自己，同敌人进行了光荣的战斗。

“但是从此以后，捷克人将陷入松散状态，互不和睦，在道德上开始严重堕落，对外来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他们反而感到更亲近。捷克人将穿上奇怪的装束，招摇过市，自以为了不起。市政厅元老将征收赋税，法纪沦丧，法官仅仅根据人们的地位、财产和尊卑进行审判。

“穷人的声音将沉默下去，无人理睬他们，秩序将全被打乱，使上帝也感到震怒。农夫们虽然照样在地里耕作，面包却不会增加，因为捷克国家得不到上帝的祝福。那时，苛捐杂税，劳役苦差将会骇人听闻，战争将连年不断，妻子失去丈夫，父亲失去儿子，都将被强迫拉上战场。市俗官吏、教会僧侣将对捷克民族和语言采取仇视态度，德国人将成为

布拉格的统治者，许多捷克人将忘掉和背弃自己祖国的语言，以讲捷克话为耻辱。

“那时，库目姆地区一座山上的森林将枯萎，人民要遭受饥荒。紧接着，数不清的敌人如同狂风暴雨和脱缰的野马，会一起来袭击捷克人。只有乌帕和奥尔利采之间的那块地方相安无事。谁挨过这场灾难，谁就有幸福的日子。”

年轻人讲完了，查理四世说：

“亲爱的小伙子，你预言的那些事真教人伤心！但请你告诉我，你写的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尊敬的国王！这些字母的意思是：

K.这指的是你本人。

V.瓦茨拉夫，你的儿子。

Z.齐克蒙德，你的次子。

A.阿尔布雷赫特，奥地利人，前者的女婿。

L.拉迪斯拉夫，阿尔布雷赫特之子。

J.伊希国王，捷克人。

V.伏拉迪斯拉夫，波兰人。

L.卢德维克，匈牙利人。

F.斐迪南，西班牙人。

M.马克斯米利安，捷克人。

R.鲁多尔夫，前者之子。”

“那么以后呢？”青年盲人讲完之后，查理四世问道。

“以后将风暴骤起，王国动荡不安。而最坏的情况是：王族没有继承人，由女王即位，遭到许多政敌的阴谋反对。

捷克王国濒临衰败。贵族老爷更为凶残，对老百姓的压榨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帝将对这个国家进行惩罚。”

查理四世非常难过，仰面长叹。

“要是能免除这场灾难，”他说，“那就好了。为了我的王国，我愿献出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上帝啊，难道是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成了这场浩劫的祸根吗？”

“我说过了，”年轻人说道，“你是上帝的人。忏悔吧，到查理城堡去斋戒，为你的人民祷告吧。你是神圣的，你的宝座也是神圣的，任何不配的人，即使是你的儿子，宝座都不会接纳他。”

青年盲人又拿起粉笔，写了几个字母：

P.P.V.F.

并接着往下说：

“P.指入侵捷克的北方民族，它对这个国家将进行骇人听闻的掳掠抢劫。

“第二个P字代表南方的民族，指土耳其人和其他不信教的人，罗马帝国皇帝将同他们进行多次残酷的战争。捷克人在其中将支持皇帝，为他流血牺牲，耗费巨款。

“V.代表强大的东方民族，它将同邻国共同战斗，但不会给捷克王国造成任何损失。

“F.最后一个字母表示数目惊人的士兵潮水般地涌向捷克，他们是法国人、德国人和其他西方人。这将是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战斗。痛苦不堪的人们将向上帝乞求保佑。

“上帝体恤捷克王国，将给予支援。从布拉尼克山上将出现骑士一般的队伍，来对付捷克王国的所有敌人，圣瓦茨拉夫将骑着白马，率领布拉尼克山的骑士，进入可怕的战斗。这次战斗将持续数日，外来的敌人被歼灭，残存下来的被赶走。少数潜藏下来的，也将被圣普罗科普的拐杖一扫而光。捷克王国将清除所有敌人，得到解放，重新获得自由。

“随后将出现神圣持久的和平，全体捷克人将归于统一，和睦相处，受到排斥和歧视的捷克语言，再度得到复兴，任何人也不会忽视它的存在。所有的人都会为善于自卫的本民族和它的祖先感到自豪。他们再也没有悲伤，工作无比顺利，也无须为国牺牲。他们说得少，做得多。而这都是出于真诚的爱。啊，国王，你也是因为真诚的爱，才使祖国变得繁荣昌盛！”

查理四世叹息着说：

“尊敬的上帝啊，让捷克王国现在就享有幸福吧。”

他站了起来，拉着青年盲人的手说道：

“同我一道到布拉格去，到我的城堡里去，在那里你会得到妥善的安排。”

青年人完全同意，同查理国王一道前往布拉格，在他的宫廷度过了一生。

帕夫拉达的预言

在克尔科诺什山下维索基镇附近，有一位一百一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帕夫拉达，正处于弥留之际，子女、孙子和曾孙站在床前。老人给他们祝福："孩子们，朋友们，我将同你们永别、离开人世了。我已经活够了，上帝赐给我一百一十五岁的大寿。在这漫长的年代里，捷克国王弗拉迪斯拉夫统治时期，真是人寿年丰，歌舞升平，我积攒了许多钱。

"孩子们，你们也存一点钱吧。因为今后将会流行瘟疫，物价空前高涨、十五年之后，又会出现新的流行病。情况将很严重：山民纷纷倒毙，狼群窜到村子里，窥视窗口，横行肆虐，如入无人之境。

"再往后，将发生更大的瘟疫。从冬季的谢肉节到圣诞节，许多人将丧生。地里的庄稼成熟了也没有人收割，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同时，捷克将发生比日什卡时期规模更大更可怕的战争。捷克人将自相残杀。斐迪南将被推举为国王。陌生的民族，除了德国人，还有意大利人，尼德兰人和法国人，都将蜂拥般地进入捷克，掠夺钱财，到我们的山区搜寻宝石。

"大灾难到来之前，捷克王国内部将互不信任，营私舞弊，贵族老爷会无情地欺压农奴，主子和管家将无法无天，

为所欲为。他们还会亵渎上帝，说什么一点点权力比一口袋正义要重要得多。

“农民们将起来反抗主人，把他们赶出城堡，狠狠地揍他们。大灾难之前，气候将变得反常，冬天会冷得可怕，暴风雪会接连不断，冻冰将比我在罗基特尼采烧木炭时更厚，那时狗熊在树林里冻得呆不下去，跑到我的木炭堆旁边来烤火。

“那时候，黑夜里寒冷彻骨。狗熊在炭火的一边取暖，我站在木炭的另一边，还把面包撕碎扔给它吃。第二天夜里，它又来了，我还是用面包喂它。它吃饱了，非常驯服。第三个晚上，熊又来了，我给它准备了白树藤。

“我扔面包给它吃，抚摸它，用藤条穿住它的鼻子，把它牵到我们维索基镇，后来又带到布拉格，布罗什与我同行。当时已经相当冷了，可是今后比我年轻时还会要寒冷得多。

“我对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悲的是，我讲的话人们会亲身经历，他们将体会到我说的是真话。

“捷克人遭受这种惩罚和灾难完全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当中将发生惊人的变故，他们不遵守良好的秩序，心中没有上帝，忘记了那可怕的世界末日。亲爱的孩子们，弗拉迪斯拉夫国王统治的时候，你们还会有几年轻松的日子。往后将是斐迪南即位。

“从他统治的时候起，艰难的日子就会开始，到马蒂雅什国王和弗里德里赫国王统治期间，景况最为恶劣，人们简直不愿活在这个世界上。

"安贝斯塔斯这个人任国王之前，战争从不会停止。他上台之后，将出现比较好的时期。人们将称赞这位国王既善良、又虔诚。"——帕夫拉达关于未来的战争、不和以及各个国王的情况，就讲了这么多。

预言种种

波茨廷城堡的废墟下面，有一块巨大的磐石。这块大石屹立在奥尔利采河的激流之中，如同中流砥柱，日日夜夜经受着流水的冲击。附近的人，在春汛和秋旱季节，都借石块来衡量水的涨落。大石有时呈红色。有一次，从大石头的小孔里冒出了红水，象鲜血一样。这下子可把人们吓坏了。因为红色的水预示着不幸的时代、战争、饥饿或者瘟疫。

那块大石头在奥尔利采河的浪涛之中已经很久很久了，不过它也会有完结之日。

"有一天，会跑来一只斑纹母牛①，将大石踢碎，捷克于是产生贫困，敌人开始入侵，随之而来的是压迫和疾病。"

古老的预言就是这么说的。

一八六六年，波茨廷庄园修建一座建筑，需要大块石料，管家吩咐将河中古城堡废墟下的大磐石炸开。老年人为这块年深日久，长满青苔的磐石感到惋惜，认为这样干决不是好预兆。

果然，为时不久，普鲁士人打进来了。人们又记起了古老的预言，觉得它完全应验了。有斑纹的母牛踢碎了磐石。

---

① 这种动物被认为是偷盗的象征。

管家的名字，正好是斯特拉卡[1]。战争爆发之后，疾病开始流行。

很久很久以前，奥尔利采河上的一块地方，也就是现在的科斯特列茨城，耸立着一座辉煌的教堂。教堂的高塔上悬挂着一口金钟。因为人们严重触犯宗教诫规，教堂、高塔和大钟都深深地陷到地里去了。

当这个地方再度出现一座教堂、又一次响起金钟的时候，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就将开始。但是，这样的时代出现之前，微风把种子吹撒在河坡上，松树苗将破土而出，这里会出现一片稠密的森林。等到边缘的一棵树枯萎，根部腐烂之后，有一头黑毛猪将跑来，拱起树根，金钟就将从地下露出来。

奥什科布尔赫，是一座平地兀起的小山，山上是翠绿的丛林，洁白的岩石，橡树、枫树、柳树、榆树、白杨、栲树、槭树和白桦树，满山皆是。灌木丛中，长满了奇花异草，可以医治百病。

山顶旁边，曾经有个木制的台阶，莉布谢大公过去就是经过这座台阶，从利比采城堡到达山顶上的。山的内部藏有秘密：一队天兵沉睡在其中。捷克人一旦遭受苦难，沉睡的士兵将惊醒过来，从黑暗的山洞里一跃而出。

附近的原野上将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将从北面的普

---

① 意思即为有斑纹的母牛。

鲁士打进来，残酷地压迫捷克王国。但后来他们将在波捷布拉德几乎全部被歼。这将是最后的战斗，普鲁士国王将遭到惨败，狼狈逃跑。

普鲁士国王带领残兵败将从捷克逃跑时，在边境附近纳霍德城外的一棵松树下休息。队伍所剩无几，用不着打鼓来发布号令。这将是他们在捷克的松树下最后一次逗留。从此以后，捷克王国再不会遭受他们的侵犯。

但是，还会发生风暴和斗争，血流成河。但捷克王国终究会实现和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当小玫瑰园①四周鲜花盛开的时候，就会实现这种理想。那时候，七位国王将进行会晤，在小玫瑰园的花丛之中达成永久的神圣的和平，我们将国泰民安。

但一切都不是永恒的，世界也是如此。它的奇迹有朝一日也会完结。当索尔尼采附近山岗上的石头十字架一天一天下沉、最后全部陷入地下的时候，这一天就会到来。

在边境的一座悬崖上有一尊石雕像，那是一位年轻女郎，膝上放着一件尚未完工的衬衣。每年耶稣受难日、教堂高唱赞美诗的时候，石雕姑娘就在衬衣上缝一针。

一年缝一针，直到衬衣的最后一针完成时，太阳光下的一切就会死亡，世界末日就会来临。

---

① 见本书第二五六页。

布拉尼克的骑士

请听听青年盲人给查理国王讲述的值得铭记的最后一段古老的传说和预言吧。

布拉尼克山被森林覆盖着，严肃而忧郁地注视着周围寂静的原野、荒丘和贫瘠的土地。山的顶端平坦开阔。人们总是以探寻的神情紧盯着它。它若阴沉灰暗，就预示着风云变幻；它若蔚蓝明朗，则意味着大好时光。

在布拉尼克山上的山毛榉、冷杉和枞树的阴影中，古代的残垣断壁还依稀可辨。它上面长满了青苔，周围全是灌木丛，石头城墙所守护的木头城堡早已没有踪迹了。

城墙下面的山洞里深藏着武装骑士“圣瓦茨拉夫的队伍”。他们沉睡着，一旦捷克需要支援，将立即被召唤出来参加战斗。

布拉尼克山的东坡有一块岩石，形状如同拱顶，那是上山的入口处，有清澈的泉水喷出。每当明月高照，布拉尼克的骑士们下山到林间空地时，往往在泉边饮马。在这样的夜晚，橐橐的马蹄声，咚咚的鼓声和号角声，响遍四野。等到天色黎明，一切声音就戛然而止，骑士、战马全都消遁在石门之中，隐藏在神秘的山的底层，只有林间那块空地还残留着杂沓的马的足迹。

不止一个人到圣瓦茨拉夫的队伍沉睡的石窖里去过。

有一次，一个姑娘在布拉尼克山下的草地上悲痛欲绝。突然，一位骑士站到她的面前，请她一同上山，稍事休息。姑娘毫不畏惧，跟他一块儿去了。通往山洞的门敞开着。只见拱形的岩石大厅，粗大的圆柱林立，上面挂满兵器。这里象教堂一般寂静，但可以见到微弱的黄色光亮。一排排备好马鞍的坐骑靠墙站着。石桌的一边坐着骑士们，他们都伏在桌上沉睡。马儿头不晃摇，蹄不动弹，连尾巴也不摆一下。

姑娘进去了，看看周围，一切都纹丝不动。她把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时也没有谁理睬她或同她说话，没有谁醒过来。

她怎么进来又怎么出去了。回家之后，人们问她，在什么地方呆了这么久的时间。

姑娘奇怪了。她说，象平常一样，只出去了一刻工夫。人们却说，她离开草原已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她听了万分惊讶。她讲述了她所去的地方。人们明白，为什么对她来说一年只是短暂的一刹那。可是第三天，姑娘就去世了。

卢尼奥维采有个铁匠同她一样，被一位素不相识的骑士请去钉马掌。铁匠去钉完了，他们给他一口袋废料。他十分生气，将废料倒到山下去了。回到家里，看到人们在为他哭泣，因为他已失踪一年，杳无音讯。

他也叙述了所发生的事情，随后摇了一下口袋，里面竟掉出来三枚金币。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赶忙跑

到布拉尼克山洞门口他倒掉废料的那个地方。但是有什么用呢？既没有看到废料，也未发现金币。

还流传着一位牧羊人的故事。他为了寻找一只丢失的羊，自己也迷了路，跑到布拉尼克山上去了。还有一位青年，同牧人一样，也进入了那座山。他们在山上度过了一年，自己竟全然没有意识到。

可是很久以来，布拉尼克山一直是那样沉默严肃、忧郁地注视着孤寂、偏僻的山区，似乎沉浸在哀思之中，又好象是在长眠不醒。圣瓦茨拉夫的队伍也在其中安息。还不到他们醒来的时候。等到最危急关头，当无数的敌人侵入我们祖国、整个王国横遭敌人的铁蹄蹂躏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出来。

到那个时候，会有征候出现的：布拉尼克山上的森林将枯萎，山前的老橡树会返青，岩洞的泉水将暴涨，洪水沿山滚滚而下。在布拉尼克山和纳切拉德茨之间的广大地区将展开一场大血战。在古树返青的普斯蒂湖畔，将血流成河哭声震天，到处一片悲伤绝望的气氛。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捷克人将英勇抗击。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布拉尼克山将裂开，全副武装的骑士们一涌而出，圣瓦茨拉夫将乘坐白马，率领他们去帮助捷克人。

敌人一下子会被吓得束手无策，晕头转向，朝着布拉格溃逃。在那里将有一场激烈的搏斗，鲜血从斯特霍夫一直流到查理大石桥。圣瓦茨拉夫骑着白马，举着大旗，将外国人和捷克王国的所有敌人一齐赶出国境。圣普罗科普，手

持权杖的萨扎瓦的修道院长，也都前来助战。

然后将出现神圣的和平，捷克国家可以休养生息。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捷克人虽然为数不少，但留下来的人个个英勇刚强，他们认识到祖辈和自己的错误，决心坚守岗位，再不允许敌人侵犯国土。

关于我们国家的古老的传说和预言就讲到这里为止。

亲爱的祖国，祝愿你繁荣，祝愿你的后代日益强盛，战胜一切敌人，维护神圣的传统：祖国的语言和他们固有的权利。

祝愿你的后代用劳动和激情使你更加强大，象磐石一样坚强，永葆青春的活力。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伊拉塞克选集　捷克古老传说
作者＝万世荣译
页数＝３１０
ＳＳ号＝１０９７９１９３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目　　次